

目 录

1936 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	1
1937 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	67
1938 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	279

1936 年丙子

民國二十五年

七月一日 星期三

阴。上午9:30—11:00 棣^①来,着蓝色巴图鲁长衫,言将赴香山。宓谓暑中亦不离平。K约慈幼院回家节后,以详情报告宓。宓约为棣择定翻译之书籍,以充毕业论文。棣乃持其白盔帽,欢跃而去。宓以前所作日记示棣。

下午,乘3:00汽车入城。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坐待。4:30 杨葆昌来。6:00 罗正暉来。张清常^②来。7:00 张敬^③来。而陈仰贤来电话,辞不至。(原拟与贤谈彦事,而贤不来,宓殊失望,然未宣示。)乃邀诸君至东兴楼晚宴,目的为杨葆昌与张敬女士介绍。

席散后,宓乘9:00汽车回校。

七月二日 星期四

晨,电黎宪初^④,其母言,赴宁、沪未归。陈昌年^⑤来。

11:00 偕陈昌年、刘述真^⑥同入城,宴二君于西四牌楼,西安门

① 高棣华(1916—),女,北京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7年毕业。曾在岭南大学、华南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任教。

② 张清常(1915—1998),贵州安顺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毕业。1938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1940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6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1957年借调内蒙古大学,1973年回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81年11月起,任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外国留学生二系系主任。

③ 张敬(1913—1997),女,原名清徽,贵州安顺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北京大学研究院肄业。成都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国文系讲师,台湾大学教授。

④ 黎宪初(1911—),女,湖南湘潭人。黎锦熙的女儿。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2年毕业。

⑤ 陈昌年(1911—),江苏泰县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6年毕业。

⑥ 刘述真(1911—),字异亭,湖南邵阳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6年毕业。

外大街香积园素菜馆。1:00 至北海五龙亭，二君约茶叙，待王文琬等二女士，不至。（刘君有诗七律数首，陈亦有作。）

4:00 渡湖，至漪澜堂。待杨葆昌、罗正暉，并借金树荣^①来茶叙。杨谓“昨见张女士，其人甚好。”杨、罗二君今晚即南行。

6:00 急赶行至北海后门内，待陈绚宜珍。来，同至五龙亭晚饭。不见绚多日，伊拟以作小说自遣。近且丧其弟云。9:00 回校。

七月三日 星期五

晨，复敬函。言介绍杨君可望成功，宓心殊慰云云。

晚，与叶企孙散步。

上午 11—12 叶麀来，甫由欧美归者。

七月四日 星期六

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潸潸也。

上午 10—12 再复敬函，详述宓之所苦。大抵以宓实无负于心——及彦，自己牺牲一切，重重让步吃亏，而世人乃犹责宓负心——而又负彦，与心一牴牾，而对彦舍弃不婚。不知宓之伤心，非人所晓。论者何不察事实，不以宓之行事，与今世之人，以及每日报纸所载之新闻比较，其持论实至不公，宓感愤已极，决迟早自杀云云。此函去后，敬未复我，疑敬之怨我深矣！

下午 3:00 叶企孙以汽车来，邀同入城。先至东城芳嘉园斗母宫凌其瑞塏之姊，与塏最相得。女士尚夫人，今寡。女名尚蕓，肄业贝满初三级。

^① 金树荣(1907—)，后改名谢荣，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旧制部 1929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学士、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

宅,谈堽之生平,并介绍叶麀来居此宅。

4:30 陪企孙至北总布胡同3号金岳霖宅,并见林徽因、沈从文等多人。值陈总宴客,团体中人轮流。企孙与宓亦被邀至同和居晚宴。宓心念薇^①不置,亦思及彦。10:00 乘企孙汽车回校。

七月五日 星期日

晨作《依韵答沧萍见怀》诗一首,初稿录此:

夏虫何事语寒冰,说道言情梦上腾。

独立徘徊一作蹒跚。折翼鸟,长劳应接在家僧。

心摧坐见舆图改,爱毁仍愁世网膺。

未丧典型师教在,明诗化世君能胜。

上午11—12 石璞^②由朱自清陪导来,赠宓以杭扇及杭茶,宓因忆杭游访彦之旧事,甚喜,即邀璞午宴。旋悉璞来为考留美,谒宓即为此图;心殊不悦,即取消请宴之举。时叶麀亦正在此也。

下午微雨。作一法文短函致棣,言拟不来香山,静待他日棣到清华时晤叙。

4—5 苏迪 Sod、陈仰贤挈其女婴 Ousa(晓天),及陈耀庭、吴楚华女士、邱安敦、暹罗医生某君同来,旋分途去。宓伴贤抱孩,在校园散步,时雨濛濛,宓为贤持伞,至大礼堂、中等科一带游步。贤语及叶崇智,似犹依依,而注意惟在婴孩 Ousa。偶语及沙鸥告伊以彦将抵平,

① 指欧阳采薇。

② 石璞(1908—),女,四川成都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3年毕业。后久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

伊不拟见彦云云。宓心颇怒贤之对宓冷淡，不肯助宓与彦接近。遂强忍，若不介意者。盖知贤即将归暹罗，永别之前，毋伤友谊为善，然宓心甚悲矣。6:00 归宓室，陈绚已来。Sod 等亦至。乃以西餐款待贤及诸暹罗友作。

贤等匆匆乘 7:00 汽车回城，时雨甚剧，严景珊^①、周叔昭^② 夫妇已至。宓设素席（便宴）为之饯行。（南行，旋止）。9:00 与绚同别去。

七月六日 星期一

阴，微雨。晨获敬复函，怒责宓。知敬盖喜宓，不得宓爱，则必与宓绝，而不免自苦，且将坐失杨君之良缘，此实极不幸之事，而殊负宓心者也。

9—10 往见王文显君。知（一）决聘王友竹为助教，月薪 \$ 80，授《英文作文》二班，兼改翻译班课卷。（二）宓下年改授《第二年英文》，兼授《浪漫诗人》《翻译术》，此外准增授《文学与人生》一课，二小时（共十一小时）云云。宓甚喜，得此殊便，决当努力研究。将尽我之所能，使《文学与人生》一门之内容充实，对学生有益，而毋负学校与国家待宓之厚也。

11:00 棣^③ 电告：熊、毛^④ 夫妇今晨到津，即来平。棣以英语电宓，音调丰朗，充满生机。熊、毛北上消息，连日报纸屡载。宓苟到济

① 严景珊，浙江余姚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曾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从事银行工作，卒于台北。

② 周叔昭（1908— ），安徽东至人。数学家、诗人周达（字梅泉）的第四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抗战胜利后赴台湾，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③ 指高棣华。

④ 指熊希龄、毛彦文。毛彦文已于 1935 年 2 月 9 日在上海与熊希龄结为伉俪。

南,同车返平,不难于火车中会见。然如此亦无趣,且不便,故止。

下午3—5 绚来,谈甚详。绚已知宓不能爱绚婚绚之意,不以此望之宓,故甚能客观的了解而同情宓。宓亦无术以助绚。绚多才,或可有办法也。

5—9 方秀贞(铮)来,在此晚餐(素饌)。铮言明日将至香山观光,细察彦之种种,归而报告宓云云。

七月七日 星期二

阴。是日为香山慈幼院回家节及集团结婚之日,宓感触特深。晨铮派人送译稿来,附函云即赴香山。

宓原决于今年暑假居清华养静读书,不赴他地游访。乃熊、毛复以香山此会回平,报纸又如去年春之竞相登载。连日平津各报新闻插画,熊、毛侧影,屡见不一。宓深受刺激。因之心情又极烦苦。是夕宓遂作诗一首,题曰《七月七日晚作》,云:

一抹西山映晚霞,芳邻咫尺又天涯。
雪中私到窥池馆,月下谁同泼乳茶。
七夕长生嗟后约,十年幽恨叹无家。
清华水木宜消暑,畏偻楚氛去住差。

七月八日 星期三

半阴暗。读 Hoernlé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Metaphysics”^① 深佩且喜。以为宓于哲学思想,如从一家之说,奉为圭臬,当从 Hoernlé 先生,实所心悦而诚服者也。

① 贺恩勒《当代形而上学研究》。

10:50 学淑来，盖宓招其假中来此小住。午饭后，宓陪导学淑至校园各处游观，又寝息。

6:00 邀王友竹来，同淑晚饭。饭后陪导淑在校园散步。而宓于晚 7—9 赴 Miss Anna Matilda Bille 招宴。客为叶麀、吴达元夫妇。宓又动感怀。归后即寝。

七月九日 星期四

晴。 上午 9:00 送学淑乘汽车回城中去。宓原拟多与淑接近，而亲为多方之教导。乃淑以无伴，不乐居此。且如淑之嗜读侠义小说，亦宓所不喜。念宓以离婚之故，致淑不获完美家庭之教育，久久以此伤心。惟近者万缘俱淡，一切概不系心，亲属观念亦力使之薄，故于淑之去也，亦无甚戚戚。

得李素英(曾特夫人)快函，求假 \$150。即于 11:00 入城，至兴化寺街 35 号寓宅访之；面付借款如数，并在其处午饭，谈诸友婚姻恋爱之事。

1—2 乘人力车至东单牌楼凌风馆剪发。

3:00 至青年会，因赴香山之市政府公共汽车将至，乃即登该车，拟至香山访棣。车中仅三客。一女客，年二十许，着蓝色巴图鲁长衫正同 K 上次所着者。携行李，赴香山，而不肯购票；声言该汽车公司有负伊之事，欲以此报复。少年之售票生，愿出 \$0.80 代伊购票，以符规例，伊以坚不受票，相待唧唧不休。宓疑其人必为政界要人之宠姬或戚眷，有所恃以逞威，心甚怒之，乃出而劝解，勗其购票。伊乃迁怒于宓，对售票生言：“我未预料与乘客谈话。我无此义务，苟三十乘客皆来谈话，我将何以应付？”其时车中另一客，系一西人，老教士，赴卧佛寺夏令会者，以英语力劝宓不必干涉，谓：“我了解君之感情，但中国到处凡事皆如此，皆不合法。君之

干涉，徒对君有损，而对公事无益。”必乃止。车行至西直门站，站中人又召该售票生往聆局中上官之电话，不知是否有所训饬，该售票生怨叹而归。旋一查票员登车。该妇竟接受售票生所垫购之票，承认为伊之票。……经此波折，必游兴索然。且车已一再停顿而为时已晚，遂决定不往香山，而由燕京下车。售票生引为己责，再三致歉，且力挽必臂，劝勿中道改辙。必答以家在燕京，因时已晚，非缘此事而中止前行。售票生乃深表感激之忱，握手而去。其时张肖虎^①君，正由燕京站上此车，尽见其推让情形。必思张君之赴香山，恐即为访K，是则必之因受此意外而中止不往香山，匪特不为损失，且幸事也。盖必虽欲与K接晤，究以师生名分地位，不如同学交际之自由。而一举一动且皆可为妒我者或仇我者攻诋中伤之资。吁其难哉！于是乘人力车回校。

夕作函致K，述其事。

七月十日 星期五

阴。读书。

夕，方秀贞(铮)来。6—9在此晚饭。为必述七月七日在香山会中之所见。言与周元玉女士偕往，坐前排，故观察极细，大抵(一)熊、毛似皆快乐，且其为伉俪亦似合宜，不觉有不自然或奇怪之处。(二)毛君丰韵甚美，而举止大方，远观尤可悦。其人似一有才而善交际

^① 张肖虎(1914—1997)，江苏武进人。1931年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课餘习音乐，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进修作曲理论，并任清华大学管弦乐队及军乐队队长，助理指挥等。毕业后留校任西乐部助教。1937年起，在天津耀华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工商学院任音乐教师，创办音乐学校。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音乐室主任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后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者。以上乃铮之言。宓闻之别有伤心，亦未能语铮也。

上午接黎宪初函，知已归平；即电约其来清华。

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读书。日前曾与华敦德 F. Wartendorf^① 教授言，拟结伴游山。是日下午 1:30 W 君忽来宓室，邀出游。宓决赴香山，乘此见 K。即电 K，未及久待，遽出，偕 W 步至燕京，再电 K，约定迎候。宓喜甚。与 W 由燕京乘 2:44 之市府汽车行，清华罗凤超^② 君等同车。车中售票生，即前日之人，与宓握手，称宓曰“吴先生”，意甚恳切。宓于此获一友，亦佳事，然亦可见今日中国人之违法寡情至于何等也。为诸君略述其事，罗君曰：“应当如此干涉，君所为是也。”罗君年少，故意气犹盛。彼年老之外国人，亦深知中国社会者，未可即厚非也。……

3:18 抵香山，K 已迎候于汽车站，询悉熊、毛伉俪尚留居此间。K 导宓与 W 登山，先至慈幼院学校各部分，入内参观一过，礼堂教室（日前开会之地）均到，见幼年男女学生多人，甚可爱。熊、毛夫妇即住学校后半之私宅，未敢行近。即出院，登山，入双清别墅（现租借与人居住），绕墙行一周，颇忆二月雪中之旅。次至香山饭店平台茶桌

① 华敦德 Frank L. Wartendorf 法兰克·L·华敦德罗夫，美国著名航空专家。1936 年受其师、美国航空泰斗 Theodore von Kármán 西奥多·冯·卡门的委托，来华帮助清华大学创建航空工程专业。1937 年七七事变后，受当时代理校务的叶企孙托付，将校内仅余的美金支票 30 万元及镭锭等秘带南京交梅贻琦校长保存。途中受镭锭原子辐射致疾，返美治疗。1939 年出任美空军航空研究所所长。大战任美国空军科技顾问团主席冯·卡门的助手，曾创设北大西洋联盟航空发展顾问组，帮助西欧各国恢复航空研究事业。1986 年病逝于美京华盛顿。

② 罗凤超（1908—），广东兴宁人。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1 年毕业，留校任教，后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

坐,饮桔水等。遇李辑祥^①等。

4:45下山,复在汽车站之茶座中坐息,仍饮桔水。遇孙惠方^②等。5:30汽车开行,K始归院。宓与W至燕京后,步行回校。W洵彦之关系,宓略述一二。

今日之游甚畅,然宓感慨甚多,悲喜交集。盖宓一方省记二月份偕K与纪^③雪中来游;一方又回忆1934八月偕彦阴雨中竟日之游。是日遍历玉泉、碧云、卧佛诸寺,饭于香云旅社,夕在颐和园门口茶肆作别,彦哭泣不已。……而1935四月宓独游灵光寺而至香山,由此路归,无人伴语,则又似介于二者之间。呜呼,此香山一隅之地,其系吾之情如此之深!初偕彦来,不知有K。今来访K,不得见彦。宓爱彦既深且久,失彦后乃复爱K。岂天使K来代替彦而继承彦以为宓爱之对象耶?抑彦于冥冥不知不觉之中,以K介绍于我,以使我情有所寄,且对彦之缺陷及错误,今于K悉可得而矫正弥补之耶?总之,香山之灵魂与主宰,彦与K也。彦去而K来。宓是否即当遵天命,顺吾情,与彦告别,而竭诚以欢迎奉侍K耶?抑一世已完,良缘不再,与彦既成终古之恨,慎毋再以不祥累K,更增悔恨耶?类此之思感,纷至沓来,最后决定:应即以最真诚、最自然、最明智之态度及心情对K。结果,能互爱而有成绩固佳,否则亦不存丝毫之芥蒂,庶可以不负K,不负彦,又不负宓自己矣。……

6:30抵校。是夕宓在室中设素席,为离去清华之叶崇智、叶摩

① 李辑祥(1903—),字筱韩,陕西长安人。清华学校1925年毕业留美,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时任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兼代理系主任。

② 孙惠方(1909—),女,安徽寿县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毕业。时将入清华研究院学习。

③ 纪云秀(1911—),女,山西阳高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

夫妇钱别。宓归时叶麀君已在宓室。席间叶崇智仍健谈可爱。闻言杨宗翰已以某故辞川大校各职,即回平云云。

七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 上午 11:00 黎宪初来,即在宓室中用午膳(西餐)。知(一)玮德^① 柩已运回桐城,尚未安葬。(二)宪初此次南游京、沪一月,颇感失望。(三)薇(亦如贤)既为母,忙于抚育婴儿,无时无心陪待故友。又薇于宓,仅偶一询及而已!

下午 1—2 赴北院 9 号浦江清宅,邀其来此。偕浦君陪宪初乘汽车(燕京 \$ 5.50)至香山。为时之迟早久暂,均与昨同。询悉熊、毛伉俪仍居此。宓等登山,绕行双清别墅内墙一周。亦在香山饭店小坐,进桔水,由东路下山。时正 5:00,宪初即乘市立汽车入城去。宓与浦君乘原车回校。今日至香山,虽未访 K,顾仍念 K,乃于晚间作一英文函致 K,内容即叙昨日宓之感情,尽告 K 知之。

按宓现今所接近之诸女士中,(一)敬与宓在精神思想(文学艺术)上,最相契合。(二)绚于事务及实际生活,最能帮助宓,使宓舒适。(三)铮^② 日常与宓晤谈过往之机会最多,对宓最熟习。(四)宪初如昔之薇,可称社交美人,且又具历史之关系,恋爱痛苦之同情。然宓爱以上诸君皆不如 K。宓爱 K 正如昔之爱彦,而 K 之年少活泼天真处则又似薇。然若论(1)年龄之相差;(2)师生关系之受攻诋;

① 方玮德(1908—1935),安徽桐城人。诗人。1928 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并开始创作新诗。1931 年与徐志摩、陈梦家创办《诗刊》,同时在《新月》《文艺》等刊物发表诗作,为新月派有影响的诗人之一。1933 年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1934 年返回南京。次年病逝于北平。著有《玮德诗集》《玮德诗文集》等。

② 方铮,女,字秀贞,山东济南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 1935 年毕业,在燕京大学任职两年,1937 年赴山东邹平乡建学院工作。

(3) K 友朋甚多,而不易取得;论此三点,则 K 似若最不适于宓之爱。……然事实上,则宓之爱 K 胜过其他诸君,此亦未可如何之事。

K 而外,则为宪初。正如肯爱彦之时,亦颇系心于薇也。但宓与玮德为知友,则恒视宪初为吾友之妻或吾之弟妇(以未亡人守节)。又与黎锦熙先生为僚友,则又视宪初为世姪,为通家之晚辈。此二观念,反使宓不能对宪初亲近。合以上种种,在宓之寸心中,宪初实不抵 K;此则由真切之经验及感触而可知者也。

是日晚 7:00 王锡冀请宴于其叔王正黼(子文)家,宓已复云准到,乃今午又电辞之,殊觉不合。后此于不愿参加之事,宁先辞之为愈也。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晨杜秉正^①来。陈昌年来,求写横幅,立为书写以去。周珏良^②来,在此午餐(西餐)。饭后,又同散步。而缪钺(彦威)来,宓倦甚,强勉支持。5:00 偕缪钺步行,经朗润园至燕京,访刘节,不遇。在常盛合馆晚餐。步归,访叶麀,又同访浦江清,并见张荫麟。10:00 归寝。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陪缪钺早餐,并谈。韩文佑来。正午叶麀请宴,宓以倦甚,未陪钺往,而在室中独餐,并寝息。

① 杜秉正(1912—),浙江黄岩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曾任中学英文教员,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② 周珏良(1916—1992),安徽东至人。1940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6 年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1947 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研究英国文学。1949 年回国,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1975 年调外交部任翻译室副主任。1980 年回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

4:00 铎归,与宓谈中国民族盛衰变化之史略,甚精实,可佩。又言郑康成注经,多针对当时实情而为议论,应以史事与注对读,方合。

5:00 再偕缪铎至燕京散步,仍在常盛合晚餐。复在燕京大门内荷池畔座谈。铎读书多而行道笃,极可敬佩。惜宓连日倦甚。9:00 回校。宓以宓半年来所为《人生哲学》讲义稿示铎,并略加讲解。10:00 寝。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 9:00 缪铎别去。

下午,偶触手翻阅 1928 年之日记,深为感动。

晚饭后,7—9 F(方秀贞)来,艳装,着乔其纱衣,盛施脂粉。宓尝以“丰容盛鬋”四字评 F。其人肌肉丰莹,有充实之美,而性情亦忠诚和厚,对宓表情极明显,而宓则自始明告以“愿为兄妹”,不能相爱,此 1935 七月事也。嗣后 F 恒来过从盘桓;且凡宓托办之事, F 皆迅速遵照办理。宓则力劝 F 或与济南之王君结婚,或另求爱。宓愿为顾问或参谋,以助成 F 之幸福云云。

是夕,适值顾宪良^①来,坐甚久,盖亦来考留美者也。

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晨 7—10 贺麟来,早饭,并散步。特为宓述见彦之详情。共见二次:(一)七月十日晚,关瑞梧^②慈幼院小学主任。偕其夫请宴。

① 顾宪良(1915—),名良,江苏川沙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5 年毕业。曾任《书人》月刊主编,《华美报馆》秘书兼专刊主编。抗战后去美国。

② 关瑞梧(1907—1986),女,广西苍梧人。1931 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为研究生。1933 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平香山慈幼院第一校主持工作,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授课和指导实习。1946 年在燕京、清华、辅仁等大学授课,同时任北平师范大学保育系教授。1952 年后任该校教育系教授。

麟与熊、毛夫妇皆为客。徐客皆慈幼院重要职员，如查良钊等。是晚彦所表示者，为对熊公异常亲爱，处处体贴关切。然似有意为之，不甚自然。又席散后，众偶及蒋梦麟，彦乃谓“蒋身后，其财产应如何分配于其前夫人与陶曾毅夫人之间，实一难题。”由是知彦之注意于财产。此语使熊公难堪，而熊公以淡语撇开之。（二）七月十一日，上午10:00麟偕其夫人，如约，至慈幼院内熊、毛寓所，而二人均未起。见毛辅文及其孩（徐葆炎子）。直至11:00彦始装成出见。坐谈时，适有“清华女生高小姐（按即K）来谒毛。片刻即入内谒熊。又片刻即去。其人甚好。”……彦询宓近来如何情形？麟答以尚平安，静居读书，虽有女友，不过寻常往还而已。彦又询陈仰贤，谓甚思一见。彦深怒宓为陈慎言^①之《虚无夫人》小说供给材料。谓伊见此小说后，即函毛準，未有结果。此小说熊公未寓目。又云，熊公屡欲购读《吴宓诗集》，伊皆力阻之，伊亦未读，仅见报上所载宓之诗而已。……旋熊公出见。适有人送酒席来，乃留麟夫妇午餐。下午乃辞归。（按此即宓到香山访K，偕Wattendorf参观之日。）

据麟所观察者如下：（1）熊公虽年老，而身体精神皆如少壮。其人思想甚新，态度亦真爽，不愧为中国近世维新先进之人物。惟仅有政治社会之眼光与才力，而无深至之哲理与宗教之热情以为之基。至其对人处世，愉快活泼，而能大度包容，且一切事皆擅长。平心而论，足以匹配彦而无愧也。（2）熊公仍热心于社会教育事业，兴致勃勃，而彦则甚感厌倦。彦所注意者，仅为家庭生活之安享，而视此等事业皆为不得已而敷衍之工作与应酬（按此层心事，宓早知之）。故由一方面言之，熊公似尚比彦年少。以麟推断，熊公至少尚有十二年

① 陈慎言（1887—1957），名尔简，号慎言，福建闽侯人。近现代小说家。清末留学法国，习海军。1911年回国，改行入京任铁路局工作，业余写小说投诸报刊。

之寿，即 1948 年必仍健在。(3)彦乃一聪明人，亦一可怜人。彦富有浮表之才华，善于应世，而不深沉，无中坚之信念以为基础，故其决断仍不免错误。前此彦之痛苦固深久，目前之生活固佳，亦非十分快乐，久亦不免厌倦。而彦晚年更必有最痛苦之时期。其时期乃在熊公之身后，彦事实情感皆孤立，恐尚有其他之厄遇也云云。

以上撮记麟之所谈。宓闻之极为伤心：(i)惜彦终未能了解宓精神人格之高处。(ii)恨宓以今日之冷静和平之性行，得彦与任何女子皆易易，而昔爱彦追求之时，反为过度之激切，遂以债事。今宓已改革完善，却无追求或相遇之机会矣。(iii)为完成宓对彦之真爱，应专诚独身，以俟熊公百年之后，然尔时(最近)彦已 52，宓亦 54，况此时熊公恐仍健在，而即熊公身后彦是否知我爱我归我，以度其老年之理想的伴侣生活，抑寄“友情”于许君，……其不复宓二月初之函，似可证熊公身后，彦未必能幡然与宓为觉悟后临别(死)之爱侣也。……凡此种种，使宓刺激烦扰不安。

麟意，由友请宴，席间宓得见熊毛夫妇，事亦可行。惟如此会见，恐无意味，反滋不便。会见必须由于偶然之机缘。尤如(假设)二人皆臻老境，熊公早歿，其时彦适遭大灾祸与痛苦，或宓大病垂危，甲方电告乙方，而乙方急速赶来，相晤仅十分钟，甲方即死去(宓按此正即《老妇谭》中故事之结局)，如此之会见，乃臻完全美妙之境云云。以上皆贺麟之言。麟又谓彦每见麟而熊公不在侧者，必谈及宓。彦之不能忘宓，恐亦如宓之不能忘彦。目前彦固安乐，而非如何美满。他年彦或尚有需麟援助之处也云云。

麟谈毕即去。宓以此深动感触。关于 K 及宓游香山事，宓未尝告麟。

麟去后，宓旋作函(英文)告 K。又作函(英)致 Sod 及贤夫妇，言彦欲见贤，而贤不见彦，宓对此失望云云。

午饭后，周玉良来。下午为严量珊、周叔昭夫妇写纪念册。录宓

旧作之诗，亦与彦有关者。

6:00 访景珊、叔昭于其宅，以纪念册送交。即至常盛合馆，赴F请便饭。毕，偕其同宴之客廖君，步行，经燕京，至蔚秀园中各部游览。又至廖君室中小坐。9:00 乃乘人力车归校。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日来甚热。又杂客颇多，静居读书，亦鲜成绩。作文更无心，写信尤不乐为。

是日下午3—5 梁宗岱^①来，托借书。岱每见必诋毁盛成。宓非不知成之学疏而行佚，但成亦有岱所不及之长处。且成于其刊布之文章中，屡称道宓与碧柳，且赞宓为“感而后动”，实获我心。此其对宓，即非岱所能为者矣。

又下午2—3 邵循正来，言其妹邵幼章慈幼院职员。曾在香山见宓往游云。

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夕雨。上午读书。

下午6:00—9:00, F来，淡妆，益见丰盈光泽。F述济南王峻岑君，爱伊已五载，今又来电表示疑愤。宓力劝F即接受王君之爱，而先去电安慰王君，并约其来平。F勉允照行。

①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1924年赴欧洲留学。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学习法语。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哲学。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德语。入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学习意大利语。1931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兼清华大学讲师，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主任。1945年办西江学院，任教务长兼教授。1950年任广西省政府参事。1955年任中山大学法语教授。1957年加入作家协会，任理事。1979年当选9届文联理事。1983年改任文联顾问。

七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旋大雨。上午读书。

晚，函约 Wattendorf 君，拟同作香山之游，藉便访 K 云。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一

阴。雨。近顷静居读书，虽学识无进步，而心境则甚为冷静和平，盖由静息默养之益也。

午饭后，Wattendorf 君来，知近日甚忙，但愿于二十二日陪宓游香山。下午 2:00 正计划兼游八大处之行程，作函告 K。函甫发，而 K 来电告，谓熊毛夫妇准于明日离平赴青岛。又谓不日即回校。近日身体不舒，宓等到香山恐不能伴游云云。

晚，雨甚。约 Wattendorf 在室中晚餐（中餐）。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热。广州学海书院寄来聘书，聘宓为导师。又北平师范大学亦来聘书，聘宓为外国语文系讲师。以故均暂置未复。

上午 11:00 F 来，言明晚回济南家中去，宓力劝其留此候王君来，但王君又不即来。F 在此午饭（西餐）。下午 1:00 乘汽车入城，宓送至大门。饭时，K 忽来电，言接宓昨函，明日来否祈早决，因若邀游八大处，则拟预约纪^①为伴，K 不拟独往云云。宓答以容再与 Wattendorf 君商酌，始定来否。其时，F 颇注意，而宓忽忽不乐。

下午 1:00 F 去后，宓乃又电 K，（先已写去一函，明日始可达。）谓 W 事忙，且行将以事赴津久住，此一二日内甚忙，故香山之游作罢

^① 指纪云秀。

云云。盖 K 既不日回校,在此可见,则宓何必远游,且以种种关系,宓与 K 之接晤,必须慎密,不宜过多,尤不宜使众周知,致多妨害。以此为今后之方针可也。

上午,接丘安端函 (Antony T. Chiu) 附寄各件,知 Sod 与贤已于 July 15 匆匆离平。为赶轮船,不及晤辞。明日,又接 Sod 自上海新亚酒店来函,情意诚挚,至极可感(函系英文)。宓以 Sod 与贤之去,恐今生无缘再见。忽忽若有所失。又不及叙别,亦增怅惘。然 July 5 在清华之会晤,及与贤雨中游步,并丘君寄来诸人之合影,亦最美丽而适宜之别离纪念也。Sod 寄来两年中电话收据及详帐,并餘款 \$ 15.53,清晰真确,丝毫不苟,亦自可感。中国男女朋友中,如 Sod 与贤者,实未之见也。

晚饭后,与 Wattendorf 及赵访熊^①、涂长望^② 散步。访熊赠宓七月十九日之《世界画报》,上有彦与其友张君之合照。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阴。 上午作长函致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君,关于彦事。宓因胡徵函言朱君曾费一日夜之力,读《吴宓诗集》,又甚同情。故宓情不自禁,一时郁闷难遣,遂作此函。

① 赵访熊(1908—1996),江苏武进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哈佛大学算学研究所硕士。1933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1956 年至 1958 年去苏联进修。回国后,仍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副校长。

② 涂长望(1906—1962),湖北汉口人。英国帝国理工研究院气象学硕士,并入利物浦大学地理研究院研究地理。1934 年归国,先后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理事兼秘书长,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48 年 10 月避居香港。1949 年 5 月回北京;年底,筹建全国气象机构,后任中央气象局局长。

下午，得阮中立君秋生。寄赠石印《西泠酬唱集》一册，中多卢葆华之作。即复一函，贻以一诗，并论葆华婚刘君之可云得所。

晚饭后，与 Wattendorf 及涂长望君散步。西园环形荷池，花叶极盛。而阴欲雨，天空作深蓝色，反映白色之气象台与碧白之生物学馆，实甚美丽。宓是日郁郁，又思于明日至香山访 K，兼访麟。中夜失眠，倦且烦。为访 K 事，欲卜之，翻苏东坡诗，得“……晨起不待铃索掣。未嫌长夜作衣衾，却怕初阳生眼缬。……”认为明晨不必电约，即可径往之意。又久读始寝。

是夕 4—6 陈芳澜^①来，求为保证欠缴校费；遂谈中国现时政治及校内政治情形，及吾等拟取之态度，甚详。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晨起，拟赴香山，8:00 电 K。K 谓在彼不便晤见，K 今明日即回校，回校第一件事即来访宓云云。宓甚欢慰，即决留待。宓已约定在校静候，而连日行止屡改，接洽太多，持以较 K，实远不如 K 之 sensible^②，况 K 对宓实甚真诚。宓恒诵《石头记》“当时所见诸女子，其行止……一切在我之上。我虽须眉，实不若彼裙钗。”彼作者与其姊妹行之闺秀，年尚相若。宓且比诸女士年长二十馀岁或十馀岁，而如贤，如彦，如雪梅^③，如 H，如敬，如 K，皆有为我所不及之处，尤可愧也。

读 Robert Shafer “Christianity & Naturalism”^④。近于万事均不系心，惟拟乘暇读吾心爱之佳书，以自遣而已。

① 陈芳澜(1912—)，名鹤瀛，四川江北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6 年毕业，时将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

② 明智的。

③ 即卢葆华。

④ 罗伯特·谢非尔《基督教与自然主义》。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读书,但患客多。上午10—11熊庆来来,就商《数学会报》格式。11—12张振先^①来。周珏良来。邀二君及高文源、武三多^②在西餐社午膳,送至校门。又偕周珏良来室中略坐。

下午3—5读书,甚苦。

5:00—5:30 K来,衣红花西式长衫,不袜。知昨夜回校,但与燕京某女生偕(贝满同学),必因终日陪客(下午2—3武三多来),读书极倦,见K反无多言。K谈女生宿舍饭食极非劣。古月堂又不许学生用西餐,故其母命K不日仍回香山,母处饭食较佳云。必力言西餐之有益于身体。又劝K致力于英、法文。K皆首肯,旋去。

晚饭后,7—8偕Wattendorf君至朗润园散步。归途,在朗润园东之大路上,遇K,与其燕京女友,皆白衣黑裙,骑小驴赴燕京。必意,今夕散步,必可一遇K。诚然。

晚8—10熊庆来又来,心殊厌之,遂不礼焉。叶麀来,示以必近作之诗,旋悔多此一举。

是日,得杨宗翰航空函,知确已辞蜀校职。庞俊亦难再维持云。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晨函约K偕纪云秀来午饭(未来)或于今晚赐访。

^① 张振先(1912~1968),北京人。北平师范大学英文系1935年毕业。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英语教员,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1948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1949年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

^② 武三多(1903—),字祝唐,宁夏人。清华大学1928年毕业留美,习教育,芝加哥大学硕士。时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服务。

上午读书。午饭后，忽不乐。读《石头记》凤姐托巧姐于刘老老，及宝玉出家等段，大悲泣，泪如流泉。盖宓多年经历，伤心实太深矣。于是极有意出家，为天主教僧侣。对世中之人与事，一切均极厌鄙。今与宓言救国益世，如对宝玉言科第功名。盖恋爱乃宗教之初步与过程。必极聪明而又多情之人，始足语于斯二者也。宓读西洋宗教及哲学书，所得既深，一已经验又繁，夫然后，乃益赞赏《石头记》一书之伟大，以其为人生全体之真切悲剧也。

晚 6:00 K 电告，今晚不能来，乃约明日上午来。又云，甫接宓晨函。宓窥 K 之意似颇勉强。夫以师生之关系，年岁之悬殊，宓爱 K，前途本极困难，而欲 K 之知我爱我，尤不合情理。则对 K 当从此疏淡可耳。宓今之心境已如上述，万缘俱断。任何人与事，均可舍弃，则失 K 亦决不至如昔之失彦或 H 或 J^① 之悲苦深久也。

晚，雨。读书。

夕，章克穆^② 来。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上午，K 竟未来。而 10—11 张骏祥^③ 来。为作函介见洪深。骏素与 K 厚。宓思，以骏之年少，且今出洋，又其人慎敏，深

① Julia 朱利亚，欧阳采薇之英文名。

② 章克穆(1910—)，浙江海宁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清华研究院外文部研究生。

③ 张骏祥(1910—1996)，江苏镇江人。1931 年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36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学导演，获硕士学位。1940 年回国，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后在重庆、成都等地创办剧团，从事编导工作，创作不少剧本。抗战胜利后，到上海、香港等地编导话剧及电影，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市立戏剧学校任教。1949 年进中央电影局工作。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艺术副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

明世故，必可有实事上之成功。K与骏为终身伴侣，未尝非计之得矣。

正午，廉士聪(默)来，盖曾于《国闻周报》中，刊布《读〈吴宓诗集〉》一文。今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二年级生。天津静海县人。父为电料商。而其人喜诗词文学，轻世俗，气味颇清醇。宓款以西餐，不食。下午2—4为廉君述宓公私往事之大略。4—6外出散步于荷花池一带。6:00晚饭，款以素饌。7:00送廉君至校门，乘汽车去。

晚，8—9，顾宪良导王遵明^①来。王君江西人，即将赴美国，习兵工之学。自言甚喜宓诗，尤喜宓《挽方玮德》之诗。求宓立即为写诗笺。并购(\$1.20)宓《诗集》一部而去。

作函致 Sod 及贤。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上午9—10姚鼐^②苍均。率其六弟暨^③清华毕业，现考入日本帝国大学研究院(考古学)。来。鼐又赠宓写画折扇一柄。鼐盖能传茫师之学者，而暨亦气质温秀，不愧名贤遗嗣。

10—11萧涤非^④来，谈山东大学校潮。又为讲述晦师遗诗宓之

① 王遵明(1913—1988)，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毕业，留校任教。1936年赴美国，任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助教。193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0年回国，在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任教授。1946年随校迁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

② 姚华(茫父)之次子，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嗣其叔父姚鼐。

③ 姚华(茫父)之幼子。

④ 萧涤非(1906—1991)，原名忠临，江西临川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讲师，西南联大副教授、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南昌中正大学教授。1947年起，久任山东大学教授，曾兼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文史哲》副主编、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又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考释所得者。

下午，寢息。又在浴室中乘凉读书。4—5 之间，K 忽来。着白色罩绿之西服。时宓衣未齐着，眼镜又折，状极狼狈，且室门又锁，K 立门外久待，无愠容。谈次，知宓昨之疑虑悉误。嗣后不当再妄为猜断，宜以愉快坚诚之态度对 K，尤须先信后疑。……K 言伊与张骏祥无深交。若骏祥^① 则曾趋就 K 云云。又悉前夕与 K 骑驴之女生，乃此校特别生罗慕真，非燕京女友。与 K 谈仅片刻，而萧涤非再来，盖拟在粤谋职事。萧去后，K 观室中之画，旋即去。宓知前疑实误，K 非疏我，甚欢欣。

晚 7—9 赴刘崇铨夫妇夫人乃沈瑜庆(涛园)之五女，林旭夫人之妹也。招宴于其宅，陪缪培基与其法国夫人。肴饌精美。恨宓居清华多年而未得享受如此之舒适家庭生活也。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晨，又函 K。拟得便，约共纪云秀在城中吃饭。

上午 9:00 入城。在青年会晤廉士聪君(已先在)，偕同进谒张尔田先生，承赐自刻所撰之《新学商兑》一部，命宓细读。12:00 出，同廉君至中山公园长美轩午饭，并谈。

2:00 别廉君，宓独至南新华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访晤汪懋祖君。来此，为中政校办招考事。甚苍老，发半白矣。谈此，汪君言及昔年宓离婚时，心一曾函汪君夫妇求职事一层，又拟劝宓与心一复合云云。3—4 至青年会，乘 4:00 汽车回校。

夕，读《新学商兑》，完。

^① 张骏祥(1913—)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经济学系 1936 年毕业。时将入青岛交通银行服务。

晚9—10 韩文佑来。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上午,读书,不多。韩文佑来。

10—11 刘崇铨导王槽亚夫妇及王君之内弟尹君及眷属来。王君言其在美国所生之长子(时宓等亦在美)今年十七岁,将投考清华大学云云。宓恒被人尊为长辈先进,诚岁月易逝之可惊。而宓离婚恋爱,劳苦摧残,而无一成,不克享一日家室之乐。每见清华同学眷侣往来,辄不胜其伤痛与忌嫉也。

下午6—9 方秀贞来,谓将从此永别,盖下年已就山东大学农学院职,将居济南,后日即去平矣。宓亦不胜依恋。盖宓虽未能爱F,如其所望;然F为人忠厚和平,恒来看我,长谈,其所与宓之慰藉,在此一年中为独多。是晚F在此晚饭。宓复为细诉宓离婚而不能断绝心一,恋爱而未得彦斯须热爱之双层苦痛。F颇同情。并云,将永久为宓之友,婚后仍不忘我云云。大雨。F九时乘人力车去。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终日读书。上午10—11 颢来,即约颢正午来此午饭(西餐)。下午,仍读书。

夕5—6 独至荷花池散步,极感孤寂。

是日胡徵来函,以妻医药费为名,求借\$200。复函拒绝。按徵自1929年春,参与彦事,即索去\$120;又私以宓存款\$1600借给碧柳,已使宓深知徵之不可信托矣。1934年,徵由湘移沪,求借\$150,宓赠与\$50。1935年,又以编译音乐书,求借\$200,宓拒之。今兹又来,盖徵与其他朋友,总以为宓不婚,应有多金,

可供彼等敲剥取用，其间毫无情意之可言。宓尤不满于徵者，则以徵于对彦事，并未尽力，即强索酬金。此次宓曾托其了解彦与熊公是否融洽，徵遂先来索酬。故宓除复函拒绝外，且函中对彦深示怨愤，谓今已明知彦一向纯以机诈对我，其嫁熊公乃由积久图谋，我绝不负彦，故我今惟怒彦，更不欲闻知彦事，请即毋须了解云云。按彦事，实为宓终生之致命伤。即论友朋因此而失和，金钱因此而损失者，真不知凡几矣。此皆宓之伤心，不可告人者也。

熊毛夫妇，昨日始离平，今晨到青岛，各报皆详载。宓每于极不经意处皆见此新闻，而无遗漏，殆 Emerson 所谓 the eye is placed where one ray should fall……（“Self Reliance”）^① 之“前定和谐”耶？噫！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半阴晴。雨。晨，颌来，托带 \$ 100 与心一。

10:00 K 来函（英文），拟与纪云秀今日来此吃饭。即复一函。而 11:00F 自燕京来电话，宓初误以为 K，旋即约 F 来此。F 遂偕其友金问兰于 11—1 来此午饭（西餐）。宓去年底见金女士，即觉其可爱。是日，仍觉金之可爱。其人灵敏而健美。面虽有旧创痕，而唇圆细而红，甚为 sensuous^②。金谓“社会中人皆注意宓，虽其注意之性质，与胡适不同”云云。宓虽觉金之可爱，但其人为 F 之友。宓不忍弃 F 不取而反与金接近，恐 F 伤心也。

① 爱默生所谓“把目光放在光线应该照射的地方”（《论自力更生》）。Ralph Waldo Emerson 拉尔夫·瓦尔都·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家和诗人。

② 激发美感的。

下午,复郭见恩^①函,示以应读之书,但不允校改译文。

5:30—7:30 纪云秀偕 K 来。纪着淡黄绸长衫, K 着白绸西服。二人在此晚饭(西餐),不拘礼节,食甚欢畅(K 自云甚饿)。纪谈及祁志厚^②君家庭情形,及祁登荃^③(其女)曾细读宓《诗集》云。K 因宓谈及 Wattendorf 君,询 W 是否知宓之恋爱各事,答以仅知宓已离婚而昔曾爱彦,此亦实情也。K 又深赞宓室中风景之美,作娇态,谓伊欲住此间。宓答以宓愿迁出,让君等二人居此云云。

晚 9—10 王岷源偕李梦雄^④来。李适由成都来此,述四川大学内外情形甚详。又谈及清华外国语文系事,宓对公超似有失言之处。然公超之不利于清华及宓个人,据王君所告,亦可证其确也。

临寝,以 K 事,翻《易经》,得三三无妄之卦,似甚不吉,殊郁郁。

晚饭时,王友竹来。

八月一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接朱经农复快函,谓以彼所知,熊公对宓毫无芥

① 郭建(1913—),女,原名见恩,湖南株洲人。1934 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 年“一二·九”运动时曾任平津学生联合会常委,参与发起和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1938 年在大后方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41 年“皖南事变”后,撤退到苏中抗日根据地从事财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局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交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② 祁志厚(1892—1971),字定远,山西榆次人。1920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3 年赴美留学,1926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委员,绥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续任“立法委员”。

③ 祁登荃(1912—),女,绥远萨拉齐人。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 年毕业。

④ 李梦雄(1909—),字华宗,四川营山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3 年毕业。四川大学教授。

蒂，海伦亦未对彼表示不满于宓，云云。又求赠《诗集》，未与。宓之深爱，及悲苦，能了解者绝少，朱君亦非其人也！即晁公亦不能，盖中国一般人，其对爱皆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宓→，而彼等←，故绝难了解。宓以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故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馀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下午4—5方秀贞侍其叔方先生来。王友竹亦来，偕行参观校舍。旋即乘汽车去。从此F归鲁，不获再见矣。

八月二日 星期日

昨晚颇思宪初，翻书占卦，得苏轼和陶（赠羊长史）诗云：“……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生在，未免病药俱。……”似指宓年老而仍不能断绝爱情者，今晨电宪初，约其来清华游谈。宪初询以有无特别事故；答曰无，宪初遂以“天将雨”辞不来。

函敬，言荷花盛开，约其来清华园一游。

接心一函，即复，因并以前写成未发之函，一同寄心一。且作一纸之新函，自述心理上之极端痛苦，而劝心一移住南方。盖宓不能与心一复合，而世人每疑宓与心一并未离婚，诸亲友则屡劝复合，其伤宓心至大。宓多年为爱彦而奋斗，今后即不再结婚，亦系为爱彦守节。此种至爱及痴情，无机缘对世人表白，世人乃疑宓又将与心一复合，视宓之爱彦仅为伉俪生活外之偶尔游戏一场；此宓所极愤恨者。譬

诸贾宝玉之出家，岂可云为宝钗，而抹杀黛玉之关系耶？故宓即不再求爱结婚，亦不愿心一居平。若再从事于此，更需先劝心一迁南方居住，盖宓为情感灵敏之人，宓每至城中，欲访晤某女子，一思及心一，必立即不胜烦郁之意，而凄然退休。宓亦知法律上已完全解决，且心一忠厚仁和，亦不能为宓害；然宓心情上之痛苦，有过于法律经济关系之重要者万倍。宓每念及不能使伊及女孩享受安乐之生活，恒为疚心，引为我责。呜呼，宓以性情不合而结婚离婚，自害终生。层层推衍，宓益陷于悲苦之境。即今忧郁而死，世人仍不知宓之真情，责宓离婚为不当，宓身后更为人诬蔑，将何以自辩耶？噫！……

午后及晚，大雨。读书。另有记。

八月三日 星期一

半阴晴。上午函贺麟，述对彦之心情，希望麟尚有关于熊毛之材料告宓。是晨宓又函 K，告以将阅考卷情形，约后会。

上午 10—11 F 由城中来电话，知尚未离平。然宓极劳倦，且 F 言词不直爽，虽知 F 意颇流连，犹盼一晤，宓亦未提议访晤云。

11—1 杨震文来，午饭（西餐）。

下午 2—4 卫士生来，谈及旧事，极使宓烦苦，为久久所未有。盖卫君为重事功而喜策略，溺权利而轻感情之人。其目前甚得意，则于杨开道君等一力诋毁，虽是非难明，亦可见人情之横暴诈伪。卫君对宓，则极不以宓之爱彦为然。谓渠与彦乡里总角之交，深知彦之性情及行事，与宓相差太远，决不能同居共处。宓之失彦，不惟不当惋惜，且当引为幸事。彦之嫁熊，正合伊之素愿，自以财产之掌握为其主要之目的云。卫君又谓日前在石驸马大街熊宅晤彦，谈次曾责问伊之对宓有亏，彦默然，亦不自辩，可见其内愧于心也。卫君力劝宓勿消极，勿悲观，如不愿与心一复合，宜速另择求女子而结婚。又当重整

旗鼓，办刊物，编杂志，作文章，则精神有所发泄，而声名亦可树立。若为爱彦而颓废，如世人传说必将自杀，又神经病已甚深者，殊属不值也云云。

卫君对宓意未尝不善，但彼又诋斥白师人文主义之学说，而主为民族、为社会、为最大多数之最大（物质的）幸福而奋斗，则与宓极径庭者。宓之苦，在厄于二者之间。赞成宓之文学道德主张（思想精神）者，必反对宓之离婚恋爱之行事（生活、欲望）。而赞成其二者又必反对其一。即今者自救自慰之方法，亦不免有此矛盾性。即宓如潜藏内修，致力于精神哲理，则日趋于宗教天国。如是，则实际生活必不能得解决。爱情无成功，身体无享受，生活仍孤独抑郁。而若循第二途以求，则又与精神上所需之进步相背驰。呜呼，宓即终在此矛盾与痛苦中而牺牲者也。

夕 5—9 至槐树街四号（成府）严宅，赴严景珊、周叔昭夫妇招宴，景耀^①、一良^②亦在。又有郑汝铨女士，现任天津女青年会总干事，山东高密人。询知为郑文焯（叔问）之侄孙女。美国 Michigan 大学毕业，因之，又思及彦。饭后，在院中坐谈。郑女士述罗隆基未曾离婚，而其同居六七载之王女士，见绝于母家，名义不正，进退维谷，而

① 严景耀（1905—1976），浙江余姚人。燕京大学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抗日战争期间，加入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抗战胜利后，任燕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二、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四、五届中央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② 周一良（1913— ），安徽东至人。燕京大学 1935 年毕业，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1936 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1939 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院，习日本古典文学。194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日文教员。1946 年秋回国，先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 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1 年兼系主任。1952 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 年至 1966 年兼副系主任。

罗且待之无恩……情形。宓思,我为彦离婚,办理一切,如是忠实,而乃结果如斯,宁不痛心?于是凄然欲绝。……偕珏良步行回校。

八月四日 星期二

晴。晨,函(英文)林语堂,送其出国。以评文未能作成,深致歉忱。又函心一,言居南方居北平,一切听其自决自行,宓不再干涉。但望心一了解宓之心情。呜呼,宓反复忐忑,只恐对人冤屈,而人则丝毫不顾我之痛苦。

自今日起,每日 8—5 在工字厅会阅评入学考卷。本系诸事,由陈福田君负责。宓亦从事甚勤。本年新聘教员谭秀红 Irma Tang 女士(已嫁)及替代 Jameson 之英国 Bernfeld^① 女士,均在场。午饭后 1—3 B 女士来宓室中东间寝息。赵赓飏本校校友。来借钞书报。

代田德望垫缴毕业校友捐款 20 元,款交张元博。收据等件付王友竹收。

晚 7—8 偕王友竹散步,登气象台。遇袁时若,谈甚久。贺麟约赴城中晤谈,以忙甚且倦,未往。

八月五日 星期三

晴。8—5 阅卷如昨。念每年阅卷时之心情及故事(彦等)辄不胜感慨系之。

晚饭时,叶麀(石荪)来辞别,盖以去职,移居城内也。

八月六日 星期四

晴。8—5 阅卷如昨。敬复函,拟于宓阅卷毕之时来访;甚失望。

^① 替代翟孟生之英国伯恩菲尔德女士。

夕 5—6 王作民^① 来, 求为《暑期周刊》文艺征文给奖之评判员。又谈遼事。

7—8 独出散步, 登气象台, 久坐。观日落脚山, 云天艳彩, 金光四射, 如 Raphael 等之画。

八月七日 星期五

晴。晨, 作函复敬, 直述必对伊不即来快快之意——函暂置未发出。

上午 8—12 阅卷。正午偕谭秀红在古月堂随众用西餐。

下午 2—5 汪懋祖来, 索赠《诗集》一部。又约杨树达、陈寅恪来此叙谈。旋 3—5 卫士生来, 言欲在本校任讲师, 以为组织教育委员会取得资格地位云。五时, 送归城中。

昨, 为燕京女生暹罗吴楚华(B^② 等之友) 书写纪念册, 因集《诗经》句云: “隰有萋楚。颜如舜华。” 嵌入女士之名字云。

晚十时, 已入眠, 李振麟^③ 来电话, 促为郑朝宗^④ 谋职事, 将必唤醒。自是辗转至夜二时 2 A. M. 不能入寐, 甚为愤懑。乃作函致李, 谓结果须静待必来告, 祈勿再催问云云。该函亦暂置未发出。

① 王作民(1916—), 女, 浙江长兴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1948 年毕业。1949 年 8 月回到北京, 为第一批回归新中国的留美学生之一。回国后在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出版局前身) 工作, 先后任图书社英文组组长; 《北京周报》专栏作者; 外文局所属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著有《美国万花筒》。译有斯大林女儿著《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等。

② 即 Barbara 巴尔巴拉, 陈仰贤之英文名。

③ 李振麟(1914—), 山西太原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 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曾任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部语言组研究员, 贵州大学外语系教授, 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

④ 郑朝宗(1912—), 字忍行, 福建福州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留学英国, 后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教务处英文秘书, 1938 年后一直任教于厦门大学。

八月八日 星期六

晴。立秋,稍凉。是日无卷可阅。10—12 钱稻孙归,偕陈寅恪来,在室中谈稻公本年职任。

正午,在西餐社午餐。

下午,浴。未多读书。

夕 7—9 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① 浙江。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

每事,右(改革,或维新 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 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纪纲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



作者手绘图

晚 10—11 金克木^② 偕清华学生侯可之来,言将游日本。宓亦怦然心动,思同往游,以舒积郁云。

^① 何炳棣(1917—),浙江金华人,生长在天津。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8 年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及制度教授,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1966 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 年被推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② 金克木(1912—),安徽寿县人。1930 年到北京求学。1935 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后离职,靠翻译和创作维持生活。1938 年去香港任《立报》编辑。1939 年在湖南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任教。1941 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印度日报》(中文版)当编辑。1943 年后在印度学习梵文,研究古代印度哲学和文学。1946 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48 年后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八月九日 星期日

半阴晴。晨 8—9 金克木来，知其东游期尚远，未便同往。9:00 胡蘊辉来，与金君在此共谈现代文学与青年思想。正午，金辞去，胡在此午饭（西餐）。下午谈人生问题，胡君述彼所知中国男女少年之心理与行事，又述韩文佑君泰山之游。etc.。

5:00 偕胡君入城。宓至中央公园柏斯馨赴杨震文丙辰。邀茶叙。见孙祥偈女士、荪荃，现寓机织卫三十七号。电话西局一二二九。单世则君。浙江，艺专校教授，曾为雕塑系主任。又遇郑颖孙君，索《诗集》，又询宓有何好消息。虽应酬戏言，而宓感触甚深。已而大雨。杨君邀在春明馆便饭。邵氏兄妹画展，未及往观。

8:30 赶至青年会乘车回校。

八月十日 星期一

晴。上午 9—12 阅考卷，是日 Winter 亦来，久不晤矣。下午 2—5 仍阅卷。

晚饭后，与学生陈应澜^①、区克昌同散步。

上午，雨，旋止。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步出，遇于海晏。9:14 乘市立汽车赴香山，煤厂村，八号，访贺麟及其夫人。车中遇陶孟和。至时，因误为指引，盘旋始行达麟寓宅，少坐。11—12 麟独陪宓坐碧云寺潭畔茶座，叙谈。麟谓上次见熊、毛后即未再觐。但知毛曾于应酬纷忙中，在

^① 陈应澜(1913—)，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

午饭时，往访毛準子水。一次。告準言，曾于某次某茶会见宓，即走避而未交言云云。按此纯属子虚。或 M 心中尚有我，故见人似宓者而疑其是，麟云。麟又谓熊公之于毛只为得目前生活之伴侣，并不深求；而毛之随熊开会办事，亦只敷衍。其关系止此而已。麟言，熊、毛将于十三日由青岛返平，在香山居住云云。麟述□女士美国旧识。对麟旧爱重生，被拒。麟又言上次在香山熊、毛客座见 K，毛不识 K。K 自陈为清华外文系学生。麟欲询其识宓否，而未果。盖麟深觉 K 对彼印象之佳，谓 K 非“校花”“皇后”一派，然其美殊不易得。且其人似明智而能辨别高下真伪，不至浪用其情，随人摆布（如 J 者）云云。宓闻麟赞美 K 如此，心中极喜。乃以宓爱 K 之意告麟。麟云，其希望必能成功。盖就彼所见，与宓有往还之诸女子，无有及 K 者。苟得 K，足偿宓多年之痛苦，与婚姻恋爱之缺陷矣。宓略述 K 之身世，及宓与 K 交识之经过。麟谓宜于明年 K 毕业而宓休假之期，偕 K 同赴欧洲云云。麟之策，宓亦具此意，但鉴于 1930 之往事，殊忧惧其事之难成，而失望后之不易支持耳。……

归麟寓宅，与其夫人同午饭。仍谈及毛。下午，麟送宓至香山宫门口，汽车站。忆上次 K 在此迎送我与 Wattendorf 君。又想 M 居此情形。乘 2:21 之市立汽车回校。

抵校，得徐士瑚^① 函复，已就山西大学英文系主任职，并为纪云秀女士谋得职业学校教职云云。即函告纪，劝其受聘。并约纪邀 K 来便饭。4:00 纪来，言即赴津谒叔，并谓 K 已于今日上午回家当是返

① 徐士瑚(1907—)，字云生，山西武台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1 年毕业。1933 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赴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与教育学各一年，又到柏林学习德语数月，1936 年夏回国。先后任山西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北方交通大学任教授，1987 年退休。

香山。云云。宓殊怅惘，不得见 K，可谓不巧之极！

晚，7—9 作英文长函致 K。大意言宓近知宓本心益深爱 K，此爱是真，惟爱者能自知其爱之真假深浅，不容假借，而既有真爱，则更当秘密谨慎，以远祸全身，即所以宝爱也。宓惟望 K 以真情对我，或爱宓，或不爱宓，皆无须勉强，而一从自然云云。以上并非故作仁慈或以退为进之言，盖宓由痛苦之经验，益信，必自然而无勉强之爱，方能使局中人欢乐而获益也。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孙惠方来。朱蕴章^①来。

周珏良来。11—1 午饭，又散步。

下午，禀父，言拟来宁省谒。

函徐士瑚，为纪云秀事，并拟介绍 N 与瑚。

武鸿钧来。刘崇铨来，赠宓英国精印本“Selected Poems of Byron”^②一册。有 H. J. C. Grierson 先生序。

晚饭后 7—9 邓文礼^③、区克昌来，询读书疑难。

寝时读 Apuleius^④。

① 朱蕴章(1910—)，安徽怀宁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3 年毕业。久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注册组主任。

② 《拜伦诗选》。

③ 邓文礼(1914—)，辽宁本溪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曾任中学教员，重庆编译局编译，中央工专、吉林长白师范学院及长春大学教员。1949 年去台湾，在陆军总司令部任编译，后转入台北师范大学任教。

④ 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 路西斯·阿普列乌斯(公元 124 或 125 至二世纪末)，罗马讽刺作家。此处指阿普列乌斯的传奇小说《金驴记》。《金驴记》是现存唯一完整的拉丁文小说，讲一个人变成一只驴子的故事，它对小说体裁的发展具有影响。

八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晨，读 Apuleius，知此书所写驴之经历及痛苦，亦即人之遭遇及运命也。比王越^①之《主与驴》诗，似更深澈。起甚迟。10:00 纪云秀来辞行。为作函介见张籛先生及徐士瑚君。

午饭后，蒋恩钿^②来，送考卷，续阅。

下午函心一，仍劝其移居南方。

晚，王友竹来。宓述心一事，竹谓可听其自由，不必过问。李权时^③携其子来游，过访。复董维傑长函，述宓婚姻恋爱之往事，盖董君因熊、毛到青岛董任青岛市教育局办事员。而复为宓不平，来函辞意恳切，宓殊感慰。

晚，雨。甚凉。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上午9—11周榆瑞^④来，谈杨宗翰回任师大教授事。宓

① 王越(1903—)，字士略，广东梅县人。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继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历任中山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暨南大学教授、副校长、顾问。

② 蒋恩钿(1909—)，女，江苏太仓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3年毕业。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助教。

③ 李权时(1895—)，字雨生，浙江镇海人。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留美，习经济、财政。芝加哥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财政学教授兼院长及《上海银行周报》总编辑。

④ 周榆瑞(1917—1980)，字子逢，福建闽侯人。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教员，桂林英国新闻处编译主任、新闻官，重庆美国战时情报局高级翻译员。1946年任《大公报》记者。1949年任职香港《大公报》。1952年回北京。1956年任文化部顾问，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1957年去英国定居，曾任台湾《联合报》驻伦敦特派员。1980年3月在伦敦病逝。

作二函。(一)复女院院长许寿裳^①,却下年 1936—37 讲师《希腊罗马文学史》,二小时之聘。(二)函师大外国语文系主任罗昌,却下年 1936—37 讲师《文学批评》二小时之聘,但荐杨宗翰回任教授,婉托罗君主持进行。

夕 5:00 进城,至凌风剪发,遇卓定谋、叶企孙。次至王府井大街怡喊号,修理眼镜(\$2.00),并购杂物。终至青年会晚餐。乘 9:00 车回校。

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上午王作民来电话,又蒋宪端女士自来,邀宓下午赴文艺给奖之评判委员会。宓始允而终失信,复辞不往,殊歉然。

上午 11:00 入城,先在欧美同学会午餐。正午至黄化门内,廉子库一号,姑母宅中,见姑母家人及张丙昌君。午中。4:30 辞姑母出,至青年会。5—6 于此西餐部,作英文函致 K(香山),函发后,即乘 6:00 汽车回校。

中国科学社等七团体,在清华开会,会员已纷纷来。晚 8:00 电 K,言即将赴南京省父,希望明日能见 K 云云。K 当往请于其母,答谓明日下午回校,晚间来见云。宓心甚喜。

8—9 浦江清来,谈恋爱婚姻之痛苦,及女子之飘忽易于忘旧。

9—11 缪凤林来。谈次,知缪君己身乃注重实际(势,利)者。昔

^①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号上遂,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在日本,与鲁迅合办《新生》杂志。1909 年回国,历任浙江两级师范教务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参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江西教育厅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大学院参事、秘书长。1934 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华西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 年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1947 年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1948 年 2 月 18 日在台湾寓所被杀害。

日为理想、为事业之争执，在宓固深伤心，在缪恐亦不复能为此矣，不禁凄然自悲。（缪君以“法家”自诩）。缪谈楼光来婚姻之痛苦，各人均苦，但所苦不同耳。

11:00 索天章^①来，求招考定案时为力。

八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昨姑母劝谕宓赴南京谒父及爹，兼为个人消遣，遂决南行。连日阅零星考卷始毕。今晨8:30电询注册部，招考会议是否需宓？复言，正在开会，奉校长谕，请宓即往代表外国语文学系；遂即赶赴招考会议，仍如往年之例，直至下午4:00方完。

正午在工字厅公宴。梁宗岱来。

是日录取新生定榜。

下午4—5 绚来，由西山归，赠宓新莲蓬一束。5:00送绚登汽车入城去。5—6 浴。6:00浴毕，归，未着衣，而K来，披浴氅迎入。K仍着白色罩绿之西服，宓乃入室着衣履。出，陪K。隔几坐椅中，共剥食绚所赠莲蓬。K徐谈。大意谓（一）伊希望宓永远以学生及小孩视K。伊仅以最敬礼而最亲熟之教授视宓。（二）伊年今尚稚，不知有爱。盖伊生于1916岁暮，至今年十二月始满二十岁。宓所猜之年龄未确。（三）伊今无爱人，仅有一男友，略有兴趣，今不在此地。伊今亦不急欲求爱人。宓大事尚未办，焉多馀力助K。但如可助，则K于1937毕业后，希望得一微职，仍留清华云云。K又谓伊言之太直，恐伤宓心。然宓曾经沧海，或不至痛苦太甚。K当如旧，

① 索天章(1914—)，北京人，满族。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6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曾在贵阳清华中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教授，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名誉教授。

时时来看宓云云。K 言词婉约，而态度娴细从容。宓闻之中心极痛。但（一）念女子心境变化无恒，未必 K 今夕所宣示便是一成不改者。（二）年龄悬殊，此亦无可如何之事。此爱本难望成，何可伤心逾度。于是强为欢笑，仍以愉快之神情对 K。微观 K 意，似对宓不无恋恋，而言疏情近者。K 谓明日必南行，原欲送宓至车站，但恐遇校中师生，不便。旋及吃饭。宓邀询 K 是否敢在此与宓晚餐。K 云，有何不敢。遂即呼西餐来，与 K 对食。时近晚，未开电灯，食时，亦幸无客来。宓为 K 述 Browning “Last Ride Together” 诗^①，谓此系吾人之 “Last Supper”^②。K 云，未必然。又流连久之，乃于 8:00 辞去。

K 去后，宓心伤实甚。盖自失彦及 H 及 J 后，无如此夕之痛苦者。旋假寐片时，盖竟至投床伏枕而泣。思 “Newcomes” 书 Clive N. 之言^③，决于明日南行矣。又适于今晨，由卓浩然君寄到所裁粘之《虚无夫人》小说一册，于枕上阅毕。描写殊恶劣，而宓心情及彦之苦楚，实未写出，此段情史，材料实为慎言浪用矣。……

晚 10:30 缪凤林来，投宿东室。又 9-10 浦江清陪刘威来。宓皆忍痛招待。

八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雨。晨起，意殊悲郁。

9:00 携巨款入城，拟购火车票，于明晨南下省父。由中央公园步行天安门外犍路，往复甚久。伤今思昔，十分消极悲观。觉恋爱义

① 勃朗宁《最后的共同骑马旅行》诗。Robert Browning 罗勃脱·勃朗宁 (1812—1889)，英国诗人。

② “最后的晚餐”。

③ 《纽克姆一家》中克莱芙·纽克姆之言。《纽克姆一家》为英国小说家萨克雷所著小说。

务,悉不得不断而空之,则不如宁处休息之为愈,乃于10:00乘汽车回校。室门已锁,不能入。乃阅报。午饭,读苏诗。获父谕,言不久或即北游。乃决止,不南下。

下午,雨。1—3 绚来,参加科学社年会。之颢、一诤偕李赋宁^①来,未久坐。浦江清来,亦未留。

4—5 寢息。5:00 绚又来。潘光旦^② 陪全增嘏^③ 来,未入室。待至7:00,何德奎上海工部局会办。率其叔何炳棣如约来。在宓处晚饭(西餐)。王友竹来,旋去。

是晚,绚谈话太多,至于倦极不休,且神情惶忽;致宓无机会与何德奎叙谈,宓殊厌之。9:00 何君等去。雨。乃以人力车送绚至南院宾舍居。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二

阴。大雨。南行省父之念,仍志志于胸中。

11:00 周珏良来,乘人力车,偕赴严景珊夫妇招宴于其宅,送别

① 李赋宁(1917—),陕西蒲城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9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部1941年毕业。194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1948年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195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

② 潘光旦(1901—1967),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曾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抗战时期,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西南联大教授。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学,任清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教授,后又任中央民族学院专任教授。

③ 全增嘏(1903—1984),浙江绍兴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返国后,先后执教于中国公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1947年任复旦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1957年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1933年曾任《论语》主编;1935年任英文《天下月刊》主编。

景耀南行。下午 2:00 乘车归,雨甚。

夕 6:30 又乘车冒雨至新南院潘光旦宅赴宴,为欢迎全增嘏君。
10:30 归。雨仍甚。

是日读 Shakespeare's "Othello"^①, 觉 Othello 爱 Desdemona^②, 而年龄悬殊, 极似宓之与 K 之难合。而 K 固未崇拜宓之丰功而爱宓也, 思之凄惘。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 近日甚凉爽, 似秋令。身心烦郁, 无所为。11:00 水天同来。
12:00—2:30, 在西餐社邀水天同午饭, 又在赵访熊室中共谈, 颇畅。

下午 3—4, 赵紫宸^③ 来。

夕 7:00, 坐室外阶上读书。王友竹来, 立谈。而一男子(西服, 未识)率 K(白绸洋服)由荷花池畔之北小门入, 沿石路, 穿藤架, 南去。K 当必察宓, 宓立感心痛。友竹去后, 即伏枕愁眠。

晚 10:00 作短柬致 K, 告以未南行, 而留此, 便中盼来访晤云云。

是日上午, 张清常来, 知敬恒病。呜呼, 使宓爱敬如爱 K, 岂不一举而三善俱备, 各成其美哉!

下午 4:00 女生戴新民来, 送评判之文稿。为阅一过, 皆宣传之作。

许寿裳院长函, 仍请在女院授课, 即授《文学与人生》二小时, 复允。

① 莎士比亚之《奥赛罗》。

② 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

③ 赵紫宸(1888—1979), 浙江德清人。东吴大学 1914 年毕业。美国田纳西州万德比尔特大学社会系毕业。曾任东吴大学教授、教务长, 燕京大学教授、宗教学学院院长。1932 至 1933 年, 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 兼任燕京大学宗教学学院院长。1941 年受中华圣公会会长圣职。1948 年参加世界教会协进会, 为该会六主席之一。美国协和神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未就。1949 年回国。参加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著有《耶稣传》《圣保罗传》《基督教进解》等。

八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上午写信,办杂务。读 Hazlitt “Spirit of the Age”^①。

正午,赴北院16号朱自清佩弦。陈宝珍竹隐。夫妇招宴于其宅,客为刘咸等。因见朱君之小孩(1933生)可爱,又觉陈夫人之可爱,兼见刘、浦诸君,思及必1930游欧,在牛津待彦,终归空虚之先后情形,不胜凄惻。

3:00归室中,整理书箱。5—6于海晏来。又何治贤^②来。

晚饭后,与王友竹散步。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撰《文学与人生》讲稿。

靳文翰^③伴衣家瑛^④来,借去宓之 Class. Lit. 大纲^⑤。既去,而悔之;知必不免遗污。

10—11,叶磨来,商职业问题。又写信多封。

下午,续编讲稿。N函来,喜见玮德集之评文,又拟来送还借书。即复。

下午5:00入城。先至受璧胡同九号钱宅,见钱稻孙夫人,送交稻公薪金。

① 哈兹里特《时代的精神》。William Hazlitt 威廉·哈兹里特(1778—1830),英国作家。

② 何治贤(1911—),女,贵州贵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8年毕业。曾任贵阳女中、清华中学、贵阳二中、贵阳八中教师,工会主席等。1959年至1987年,任贵州大学外语系讲师、副教授。

③ 靳文翰(1911—),河南开封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35年毕业,时为清华大学研究生。

④ 衣家瑛(1916—1949),女,吉林永吉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8年毕业。曾在重庆歌乐山药专(今南京药学院)任教。1946年返回吉林故里,因婚姻的不幸深受刺激,患精神分裂症,直至去世。

⑤ 古典文学大纲。

6:00 至中央公园,赴叶麀邀叙。旋悉姚士鑒^①从吾。毛準予水。招叶麀夫妇宴于前门外,肉市,全聚德馆。乃偕麀往。本意欲由毛準处探彦消息,而未得闲。客为(一)胡适夫人;(二)胡适长公子;(三)胡夫人之友郭夫人;(四)梁颖文、赵懋华夫妇;宓闻名已久,宓因见彼等而忆及彦,深自伤感。

席散后,乘 9:00 车,由青年会回校。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晴。上午,读 Thackeray “English Humorists”^②。罗昌来函,谓已知宓议聘杨宗翰回任师大教授。又仍敦劝宓为师大讲师,即授《文学与人生》一课。宓复谢,谓若事实有困难,《文学批评》一课宓亦可勉授云云。按宓于职业方面,不可云不成功。众之对我,敬礼而曲从。独恋爱婚姻则失败困难,可胜悲叹。

复韩文佑函。不愿韩天锡来见,以其未先商榷,遽于其《词选》一书中,称宓为师,有渎名义,则见其人俗见之深故也。

下午 5:00 入城。在王府井大街华美药房购物。次至东安市场书摊流览。见莲灯甚多,有作汽车、飞艇式者,因吟旧作“尚见莲灯图鬼钱”之句,而思及彦,心伤久之。

7:00 赴王府井大街承华园酒馆,赴叶麀夫妇招宴。客同昨夕之宾主,惟郭夫人未到。宓今夕来意,欲与毛準谈彦事。而毛君仅谓匆匆见彦一次(未述麟所转述之语)。又谓四十岁之女子,其嫁也,一切心中自皆明白,审

① 姚从吾(1894—1970),原名士鑒,河南项城人。北京大学 1920 年毕业,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3 年入柏林大学研究,习蒙古史及史学方法论。1929 年任德国波昂大学东方研究所汉文讲师。1931 年转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1934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36 年兼系主任。1947 年出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 年去台湾。195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58 年受聘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国家讲座教授。1962 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员。

② 萨克雷《英国幽默作家》。

决而后行。故嫁后,无所谓得意或失望,彦一切仍旧云云。毛君对彦似甚不关心,宓颇快快。旋谈及毛、姚二君求偶事,宓拟介绍N与敬,二君亦愿一见。

10:00 宓独至清华同学会九号小室宿。宓久不住城中,来此一宿,不惟忆彦,且忆及薇等,而伤李唐晏之去,方玮德之歿,回首前游,真成隔世。心悲甚矣。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晨起,乘7:00汽车,由青年会返校。

9:00 K来,衣白绸衫,云为温课,借用宓图书馆之研究室。宓以钥付之,未及谈叙,K匆匆即去。昨晚在清华同学会,离境静思,深知宓对K之无望。然见K则又爱之。又昨夕颇思直函 Mary 女士,致情纳交。今晨又无勇气与决心。甚矣宓之衰也。

下午,浴。晚,严景珊来。

是日为阴历七月七日。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阴。晨,早起。待至8:30 缪凤林率其由南京来赴科学社年会之女生(1)崔可石(2)翟宗沛来。二生皆安徽人,金陵女子大学(1)地理系(2)历史系四年级肄业。明年毕业。皆该校特出之人才。崔为基督教徒,世传。二人皆纯秀,而(1)崔生形貌酷似李铿^①,宓一见即爱

① 李铿(1914—1968),女,北京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文系1935年毕业,到女青年会工作。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派赴四川潼南、温江等县青年会乡村服务队工作。1940年赴美国学习,获俄勒冈州立大学家政硕士学位。1942—1946年先后在山东福山、北平、昆明等地的女青年会工作。1946—1948年在燕京大学家政系任讲师。北平解放后,曾任北海托儿所所长,全国妇联福利部科长,全国妇联妇女管理干部学校科长。1961年调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9月13日含冤逝世。

之。缪君与二生将行李寄存宓室中，即同出游。乘 9:00 汽车至燕京西校门。改乘 9:14 市立汽车，9:48 抵香山汽车站，在茶棚中坐息，食伊等所带葡萄。宓颇念彦及 K。旋乘 10:40 市立汽车赴八大处。11:00 抵该处汽车站（西山饭店旁）。即相偕步行登山。历游（1）灵光寺。见照相馆人，询知老僧去岁圆寂，而洪林和尚于老僧病中即已他去，今不知在何处，无从访寻，深为怅然。（2）三山庵。（3）大悲寺。在此进茶，并坐食莲蓬。（4）龙王堂。（5）香界寺。在其大厅中午饭，进面，甚不易消化。（6）宝珠洞，为最高处。在此进茶，食莲蓬及葡萄。由此沿山左行，而下。原拟至（7）证果寺，而失路，遂直抵山麓，过吴鼎昌圈购之地。遇李景汉。下山后，又至车站南之（8）长安寺。

游毕，5:00 至汽车站休息。6:00 乘市立汽车入城。车中遇国立编译馆长陈可忠^① 清华一九二〇级。君。7:10 抵东兴楼门口，宓即邀缪君及二女士在此便宴。以北辰宫等处，已无地容客，宓乃力邀彼等暂住清华宓处。遂同乘 9:00 清华汽车回校，布置一切。崔、翟二女生住宓之西室中。而宓宿于东室。缪君则卧于中厅地板上。宓以《诗集》示二女士，又托其寻访陆兰君，且与缪谈，至 11:15 始寝。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晨 6:20 缪君先起，二女士亦起梳沐。宓在院中散步。翟女士先妆成出，最后崔女士始出。缪君即率伊等游荷池以东，而不邀

^① 陈可忠(1899—1992)，福建闽侯人。清华学校 1920 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国立编译馆馆长，中山大学校长。后去台湾，1956 年任新竹清华大学筹备处主任；1962 年梅贻琦去世，接任清华校长。1969 年退休后，赴美国定居。

宓偕。8:00 招待彼等早饭(西餐)。缪君旋率二生,乘 9:00 车入城游览。伊等去后,宓殊觉无聊,无所事事。

下午 4—6 陈绚来,谈甚久,剖析一切甚精详,然宓翻觉不悻。

是日接 F 来函,情意绵绵,兼增感伤。宓真在无可如何之境也。

晚 10:00 缪君率崔、翟二女士归,仍住宓斋中如昨云。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阴。晨,缪君与二女士在宓室中早膳(西餐)如昨。二女士购宓《诗集》一部携去。缪君督催收拾行李。宓率吴延增送至大门外,登 9:00 汽车入城去,与二女士从此遂别。宓略办杂务,乘 11:00 汽车入城。12:00 在东兴楼宴客。客为(1)缪凤林(2)许寿裳(3)瞿宣颖(4)浦江清四人(7.00 元)。其请而未到者,为(i)陈援(ii)萧一山(iii)黎锦熙三人。

下午 2:00 散。宓与瞿君略谈,即于 3:00 至北海,入门,徘徊,遇吴世昌^①、杨绛^②等。至 3:30 黎宪初如约来,着深蓝衫,白布鞋,甚

①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北平燕京大学 1935 年毕业。1938 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硕士学位。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编辑,西北临时大学国文系讲师,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授,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师兼主任,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教授。1946 年随校返南京。1948 年赴英国,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1962 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② 杨绛(1905—1957),女,原名季徽,又名杨绛,湖北沔阳人。燕京大学 1932 年毕业后从事写作。曾参与北方左翼作家联盟之创建。抗战时期,任香港版、桂林版《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以《大公报》记者赴福建、浙江、江西进行战地采访;在重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1944 年赴美国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学习,兼任《大公报》驻美记者。1948 年回国,仍在香港《大公报》工作。1949 年去天津主持《进步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秘书,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绛在燕京曾从作者受业。作者曾为杨绛翻译的《傲慢与偏见》作序。

美。遂沿琼岛西岸步入。宓拟坐铁椅，而宪初谓不宜，再进，坐琼岛正西之某园茶桌，临湖，风景极美。于是久坐，直至晚 7:00，宪初始别去。是日宪初赠宓《玮德诗文集》，所谈均关于玮德、九姑及 J 者。宪初甚不喜宓拟介见之姚、毛二君，谓二十八日之宴恐不能赴。宓谓毋须勉强。宪初又谓伊最不喜人之姓毛，宓味其意，不知何指：或系不悦于宓之系恋于 M，然亦未敢遽断宪初之意也。宪初又言叶企孙为人甚好，而宪初父（黎锦熙先生）亦喜科学家之明智而有系统。宪初此言，似含愿与叶企孙为友之意，当更徐图之。……

宪初去后，宓独登琼岛白塔，俯视全城，风景至美。7:30 至青年会，晚餐。乘 9:00 汽车回校。

先是今晨在宓室中，曾与崔、翟二女士面约，下午 4:00 在北海前门内晤会，同游，二女士谓能来即来，过时勿候。及宓与宪初会谈，不克分身，偶视表，已 4:30，过会晤之期矣，虽颇惆怅，遂亦置之。及 9:00 乘清华校车回校，行至北池子南口转角处，忽见二女士（崔前，翟后）乘人力车，由反对之方向，疾驰而过。意者，二女士在北海徜徉终夕，而宓竟不获会晤同游，深为自疚自恨云。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 阅留美专科英文试卷。

夕 5—7 邵循正来，在此晚饭，又同散步，谈巴黎风物。奉父片谕，知将到北平。又云：“昔关西夫子有四知之说。凡人说话做事，不可不恪遵此训也。”此谕盖为 K 事而发。其实宓决不为丝毫暧昧之行。虽有惧祸之心，却无伤德之累也。

接李素英女士（曾特夫人）函，知现住：南京，鼓楼，五条巷，二十二号。

晚 8—10 顾宪良来，谈拟办《书人》杂志。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傅宝春^①来。10—11 张振先来。正午接 K 函(英文),言近日在宓研究室中读书甚便,每入室辄自笑,又将考 Shakespeare 恐挨“pistol”云云。宓思两年前父评敬函中“金鍼”之言,不觉发笑。然得 K 此函殊慰,即复短函,约明日上午往晤。

下午 1:30 叶企孙邀同陈总、熊大缜^②乘汽车,入城,更出彰仪门(外郭曰广宁门),至卢沟桥游览。桥旁亭中,有“卢沟晓月”碑。以永定河水西偏曲流,分而为二,故西面复有一桥,铁栏木板。若旧桥,216 狮柱,则颇类灞桥也。4:00 归至城中。企孙复邀至孝顺胡同美国海军青年会进冰点。5:00 邀游太庙。6:00 别去。

宓至王府井 33 大陆洗染坊取衣。即至东兴楼宴客。客为(1)叶麀夫人邓昭仪。(2)陈绚女士。(3)张敬女士。(4)毛準。子水。(5)姚士鳌从吾。君。其请而未到者,为(i)叶麀。(ii)黎宪初女士。(iii)贺麟夫妇(7.00 元)。绚是晚妆饰甚工,而敬则着红花衣,尤美艳,迥胜平日。谈叙颇欢,宓念,二年前此日,问子水送彦,遂永别,殊伤怀。又念 J 与玮等昔年在此之宴聚,今在座竟无一人,不觉凄然。但宓自言生辰在迩,邀诸客畅欢,宓进酒甚多,暂亦兴奋云。8:30 至青年会,9:00 回校。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上午续阅留美考卷。10:00 至图书馆宓研究室中,见 K

① 傅宝春(1912—),名茵波,辽宁岫岩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

② 熊大缜(1913—),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5 年毕业。时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方独坐，温课。K着宽条杂色（淡红、淡黄 etc.，如椅套常用者）布衫，裸足，木底鞋，薄施脂粉，甚美。而因在小室内，故视若比昔颇长而丰硕。时室外往来人甚多。K立壁间，宓念昨晚归途汽车中黄品长^①君与宓同坐谈话，谓前者（按即八月十六日）晚饭后来访宓，见 Miss Kao 在室内与宓谈，想亦系在宓处作毕业论文者，渠遂未入室云云。宓兼记父谕四知之言，遂未敢逗留，仅数语，即出。在楼上，遇毕树棠。

下午 1—2 写 Shakespeare 讲义及读书笔记，函寄 K 备用。又寝息。夕 4—6 何炳棣来，多所请益，谈颇洽。

晚，甚觉郁郁，悲丧莫解。是日午，又得 F 自济南来函，亦以悲伤为言，惜宓无以慰 F，更无以自慰也。

八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 上午，续阅留美考卷。

下午 3:00 入城。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预邀胡蕴辉来，叙别。

5:30 胡君别去。而宓另邀之杨缤女士（已嫁，住北平，府右街，石板房，二条，十二号），及吴世昌、顾宪良、王友竹、毕树棠诸君来，茶叙，进饼糕。时天雨，于邻座遇卫士生及杨天骥^②君（住北辰宫）。

① 黄品长（1915—），安徽歙县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外文出版局《北京周报》任译审。

② 杨天骥（1882—1958），字千里，江苏吴江人。上海南洋公学肄业。1904 年在上海澄衷中学任国文教员，1907 年后兼任《民呼》《民吁》及《民主》报主笔及编辑。宋教仁被刺后，任北京政府教育、司法、外交等部参事及秘书。1917 年去广州，并参加中国国民党。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王宠惠秘书、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1936 年后脱离政界。抗战时避难香港，协助吴铁城主持港澳党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桂林，再赴重庆。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苏州居住，不问世事。

又遇管翼贤^①君。7:00 吴世昌先去。宓邀其余诸君至春明馆内晚餐,进面饺。

8:00 出,乘电车至青年会,乘汽车回校。临睡,读 Vanity Fair,殊多感痛。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阴,旋晴。是日为阴历中元节。上午续阅留美考卷,完。

10:00 陈绚来,久谈,并在此午饭(西餐)。下午 4:00 别去。绚评敬,谓敬聪明,天真,而任性,热情而不善持家;大抵均确。惟宓心中殊念 K,未尝以语诸人。绚则谓宓如婚,宜婚年长,能治事,而了解宓之女子,……总之,宓已知宓之对 K,绝无希望,今只图暂时之浅缘,能见 K 时见之。不能见而心想 K 时,亦任我想之。过此不敢图谋与想望也。

上午,绚在此时,杨宗磐来。又顾宪良导物理系学生王遵明来,购去宓《诗集》一部(取价 \$ 2.00)云。

晚,心甚郁悲,八时即寝。

九月一日 星期二

晴,颇热。校中补考上学期。上午 8—10 在体育馆偕同僚监考《英文》(第一年)。10—12 在本系主任室偕同僚阅《英文》考卷。

^① 管翼贤(1899—),湖北蕲春人。二十年代起在北京从事新闻活动,任神州通讯社记者。1928 年在北京创办时闻通讯社和《实报》,自任社长。1937 年任北平市政府秘书长。1938 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华北新报》理事长兼社长,新民会全国协议会副会长。1940 年在北平任伪中华新闻学院教务主任兼新闻学总论教授。1943 年代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局局长,兼任华北“剿共”委员会情报处处长、事务主任。1945 年以汉奸罪被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卒。

午饭后,1—4 在赵访熊室中闲谈。陈之迈^① 述暑中旅途之所见闻及关于女子之故事。

晚 7:00 靳文翰伴衣家瑛来请问功课。

《实报半月刊》22 期,封面毛彦文题字,实熊君代写者也。

九月二日 星期三

晴,颇热。晨 8—10 在新体育馆会考。宓考《古代文学》。发卷时,K 到较迟,宓以卷予 K,曰“题纸在内”,如对诸生之言。K 衣宽条杂色衫。但似为红蓝之细线条,淡红底,非二十九日所着之衫。又 K 是日缴卷亦较早,缴卷时,亭亭至公案前,行时略带矜持。宓收卷时亦未敢注视 K,方有所撰作也。

下午,撰《文学与人生》一学科之中英文说明,并选课广告。且手自打印之,至于指尖甲裂出血。学生杨荣春、商福家^②、王真谊来,均为探询分数。下午 3—5 林仲易来,将赴闽。谈及熊佛西夫人璧还扇章事,询宓仍念毛否?答曰诚然,不能自己。送至校门而别。

晚阅考卷,K 之分数大增,成绩猛进,然仍非极佳也。

^① 陈之迈(1908—1978),广东番禺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1934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36 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及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39 年任行政院参事。1944 年,任驻美使馆参事。1946 年,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代表。1950 年台湾当局加“驻美公使”衔。1955 年后,历任台湾“驻菲律宾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兼“驻新西兰大使”,“驻日本大使”,“驻教廷大使”兼“驻马耳他大使”。1978 年回台湾任“外交部”顾问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② 商福家(1913—),字春涛,辽宁海城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抗战时期在云南、四川等地中学任教。1948 年去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历史,1949 年底回国。1950 年在教育部工作。1960 年到中央美术学院任英文教授。

夜中，大雨。

九月三日 星期四

半阴晴，仍甚热。上午续阅昨之考卷，至下午 3:00 始毕事。

晚，以前晚写就致 K 之英文函付邮寄去。

7—8 访赵访熊，并与李谟炽^①谈。

九月四日 星期五

晴。读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

下午 1—3 林仲易来，拟同游松堂，未果。3—5 张敬来，送宓寿礼，计玉佛（寿星）一座，连座及玻璃匣罩。又王梦白绘刻之大方墨盒一个，王梦白绘刻之山林猿啸纸镇一对。共值约十元。又撰写之寿联一副，文云：

莫辜负寿域风光，驰怀天高气爽时节，翫水游山，是前贤散心妙境；
丙子七月 雨僧师寿诞。

且抛开身外烦恼，纵笔藤影荷声馆中，赋诗作论，为后生学步良模。
受业张敬张叙拜贺

予以寿星象征予之年老，心颇不悻。而墨盒上之马，纸镇上之猿，又适合宓与彦之属相，别有感触，神情惫懒。敬谓彼所为，又是错误，不能使宓欢悦，殊歉然云云。宓亦颇觉伤心。敬亦拟在宓课堂中

^① 李谟炽（1907— ），字汉正，湖南浏阳人。清华大学 1928 年毕业留美。密西根大学硕士，主修道路工程学；麻省理工学院硕士，主修卫生工程及公共卫生学。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

旁听。5:00 送至校门而别。

晚赵文凌来，购《诗集》及《碧柳遗书》。杨宗磐来，持示其兄函。

九月五日 星期六

阴，大雨。是日为宓阴历四十三岁初度。晨，接祥弟函，率诸妹及侄女等拜寿。然宓则别有感伤，仍读书。旋奉父片谕，知已于昨日下午抵平，仍寓中央饭店三楼 18 室。即 1934 年所寓者。即乘 11:00 汽车入城。大雨。至中央饭店，谒父。父似较昔年略苍老，而精神仍健爽如前。宓呈款 \$ 200，以备父之零用及施赠戚友。

12:30 侍父乘汽车，至玉华台午餐，食面。毕，仍乘原车，至簾子库姑母宅，谒姑母。宓行礼如仪。旋芝润表妹归。雨愈剧，道路成河。

2:30 归中央饭店，侍父谈。父极关心宓结婚之事。宓亦以父 1932、1934、1936 三度来平，而宓无室无家，不得使父税驾安居，稍尽侍养之情，殊为歉恨。一方又以“Newcomes”书中情事，比喻父与宓之遭际及经历，更多牴触矣。又略谈心一南迁问题。父谓乘便拟与心一谈，且看如何。

6:30 侍父，乘人力车，至东安市场森隆馆晚饭。又在市场游步。步行，送父至中央饭店，乃乘车（又雨）至青年会 9:00 回校。

九月六日 星期日

晴。晨 9:00 拟入城。在校门，遇赵诏熊^① 来访，遂复回至宓室中坐谈。宓近曾荐诏于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任该校英文教

^① 赵诏熊（1905— ），江苏武进人。清华学校 1928 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工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云南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授；事成，而诏又别就。宓以此颇不嫌于诏，且悔宓之为人谋太多也。

10:00 诏去。宓即拟入城，而陈绚、周叔昭、周珏良来，遂约下午之会。同行至校门，宓乘 11:00 车入城，至中央饭店谒父。12:00 父赴姑母宅中，午饭。宓乃至欧美同学会午餐。

电宪初，约会。宪初谓曾有函寄清华，电影已看过，当赴晚饭之约云云。宪初函，直至八日始接到。次至东安市场书摊游观。1:30 至平安电影院，顾宪良助宓购票占座。2:00 陈绚、周叔昭如约来，观《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电影。5:00 毕。宓乃至姑母宅(簾子库)中，为老姨太拜寿，并谒姑母及父等(方与张奚若夫人等打牌)，并见心一及学淑、学文、学昭。

6:30 先至东兴楼，绚与叔昭已到。已而父至。最后黎宪初亦到。便宴。父谈叙甚欢。诸女士亦甚倾服父之为人。8:15 散，各归。宓伴叔昭及绚至青年会，乘 9:00 车回校。是日且饮酒，甚觉欢愉云。

九月七日 星期一

半晴阴。先是宓曾函约 K 于五日考毕后，晚间来晤。及五日上午，闻父抵平，宓即入城，匆匆函 K 告知之。今晨又函 K 言每日上午十一时以前宓在室中，得便祈过访云云。王友竹来，为介绍傅宝春任宣化中学教职。

11:00 入城。至中央饭店谒父。侍父至东安市场润明楼午饭。又在市场游步。下午 2-4 在中央饭店休息。4-6 侍父谈。父终希望宓结婚；今宓年已 43，不宜更待老大，贻悔无穷也云云。

是日午，又发一函，约张敬、叙姐弟明午宴叙。

夕 6:30 侍父至王府井大街中间承华园饭馆晚餐。又游步市场。8:10 至青年会，乘 9:00 车回校。黄品长持毕业论文来见。

九月八日 星期二

阴,较凉。是日同室钱稻孙君归来,仍同居。

9:30 K 来电话,随即来见。着白色薄绒、带穗球之洋服,相见甚欢。K 还所借书,谓宓近所寄二函,均逾日始到。五日之夕,考毕,即二次电宓,拟来见,而宓均不在室。伊将归香山,待宓一见,并还书及钥云云。宓以 K 今夕归香山,(昨青岛董继德君函告,熊、毛定今日返平。)遂言日内拟待吾父游香山,请 K 为导。K 欣然立允(宓甚喜),遂暂定明日下午到香山。又与 K 闲谈。宓告 K,昨与绚等二人看电影,二人将旁听必修课。K 询及 F,宓答以已返济南任职。K 与宓谈时,屡凝视宓。宓顿忆昔年 J 之偶尔如此注视。宓不知 K 发现宓之何种缺点,然在当时,则认 K 之凝视为无意识之爱之表现云! 宓深服父训,宓亦爱 N,然宓见 K,则尤感全神俱活跃飞扬。宓亦知 K 之年龄太稚,相差太远。然宓之爱 K,非以其年幼,实不欲其如此之幼,虽此层殊不合,而宓仍爱,则益见宓爱 K 之真也。而以近顷之接洽,宓认为 K 亦于我有好感,至若年龄悬殊,不宜为婚,则固 K 明见之事实也。是日得见 K,甚乐,未及细谈。10:00K 辞去,宓未留。赶办杂务。

10:15 冯镜^①来,欲得宣化中学教职,告以已荐傅君。

11:00 乘车入城,至中央饭店谒父,而姑母、颀^②弟、学淑先在,拟邀午餐。宓以淮扬春之约辞之。姑母遂决另约。12:00 侍父至淮扬春菜馆,而敬来电话辞谢。宓遂侍父餐。毕,大雨。即侍父在东安

① 冯镜(1911—),河南洛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

② 陈之颀(1913—1985),陕西三原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37 年毕业。曾赴美国西屋电器制造公司实习。1949 年后,先后在东北电工局,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销售局、调度局、成套总局和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工作,任高级工程师。

市场游步,遇(一)李赋宁(二)严景珊等。约近3:00,父归旅馆,必至青年会,乘4:00车回校。雨始止,而放晴。

晚饭,在古月堂,与企孙等闲谈。

是晨,始接宪初前数日所寄之函。原函存。

九月九日 星期三

晨,阴。大雾。9:00电父,请即如约来。旋电香山慈幼院(香山分局九号),而K已在电话处,一若候接者。(宓甚喜。)宓又以昨日大雨,恐K未克返香山,故特命吴延增送一书至女生宿舍,与K,并附函,谓“如尚在此,请与宓父子同车往”。此函目的,盖欲探知K在校抑在香山耳。函去,而仆返,始确知K已返香山。宓殊感K之重视导游之约也。

10:30至校门迎候,已而父偕颜乘清华汽车至。黄伟惠^①女士与Reicher^②亦乘此车,父亦及见之。父在宓室中稍息。11—12侍父游观校舍,益动“Newcomes”书中之感。盖前此父曾于1913年暮春来清华也。12:00颜来,陪父同午饭(西餐)。宓是日形神均疲惫,意兴甚不佳。

1:30颜去,所雇金玉之汽车(\$6.50)来,即侍父乘之出。……宓与K约下午2:00抵。乃2:20始抵香山。侍父在宫门口市立汽车站茶座饮茶。即电K,少顷,K自慈幼院正门行来,衣白纱长衫,上罩淡绿带白色、圆翻袖之毛织衣。似比平日略矜持,而宓亦因父在前,而言动呆滞,不灵活自然。稍坐,即请K导父及宓参观慈幼院、蒙养

① 黄伟惠,女,广东中山人。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巴黎大学研究。曾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法文讲师。1933年—1937年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法文讲师。

② Emile Clement Reicher 爱弥儿·克莱门脱·雷夏,清华大学德语教师,德国籍犹太人。

园,所历所见,与 July 11 偕 Wattendorf 君来时同。惟此次既出蒙养园,未入教保园,即循十八拐之路上山,而由香山饭店之东旁门进入。仍在香山饭店之平台小坐,进汽水等。惟待父谈,殊不如前次之畅适。宓与 K 对坐,屡迴视 K;作微痴笑,K 亦以此报我。久坐,乃至双清别墅,仍绕行一周,见五色金鱼,颇可观。然后下山,至宫门口,与 K 别。(K 托带图书证与张肖虎君)。时正 4:30,市立汽车开行,而父急欲回城中,乃登市立汽车去。宓独乘所雇汽车回校,车中忆 K 又忆 N 也。5:00 抵校。

晚饭时,傅宝春来。

晚黄品长来。李赋宁等来。又汪华东、杨德基^① 历史系二年级生。来。倦甚。已寝,学生尚德三来,为《大一英文》不及格,排闼击窗,将宓惊醒,以此颇愤怒云。(自父到清华时,终日晴。)

九月十日 星期四

晴。晨,取消宓新撰《文学与人生》说明之在注册部张贴者,仍令在外国语文系张贴。上午,学生之《大一英文》不及格者,屡来见,求增改分数,如徐一郎、洪宗华等。宓因此往访陈福田君,而陈君言辞支吾。宓已全权奉交。陈君乃不用宓之平日分数,反委其责与宓。宓以陈握权负责,而不肯居其名,殊非宓之所期望,亦甚感烦闷。

9:00 察哈尔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兼宣化中学校长赵鸿振拙廷,山东黄县。来,宓即命王友竹陪导赵君入城,见傅宝春。下午 2—3 傅宝春来辞行,知己接洽聘定,宓甚安心。徐一郎等,下午

^① 杨述(1914—1980),原名德基,江苏淮安人。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委员,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又屡来扰。

是日读冯著《中国哲学史》。

九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晨8:00入城,至中央饭店,侍父同出。至东华门站,乘市立汽车,10:00开行。出阜成门,11:15至八大处。先游长安寺,次在西山饭店午餐(每人\$1.50,西餐)。遂登山。凡游灵光寺等三寺,而父游兴已倦,乃乘下午2:25之汽车至香山。2:50到,即换乘3:00之汽车,由香山至燕京(3:35到)。游观燕京大学。父旋乘4:15之市立汽车返城中。而宓即归清华。是日游八大处,颇念与缪君同来之崔、翟二女士,而在香山则极念K,兼怀思彦。

夕接逵函。

晚,学生徐一郎等来,仍为分数事。

九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读冯著《中国哲学史》,又办杂务。学生徐一郎等来,宓厌极。致宪初及敬短函,约宴。

下午5:00入城,至中央饭店。父方寝,旋起。侍父至中央公园游步。在长美轩晚饭。园中冷落,未见一相识之人。旋于8:00乘电车至青年会。父赴小雅宝胡同张宅。宓9:00回校。

九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上午,编拟《文学与人生》应读书目。

夕5:00入城,至中央饭店。侍父至东安市场内五芳斋晚饭。归中央饭店。

8:00陈之颐表弟来,邀父观剧。宓乃至青年会即回校。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一

阴。上午 11:00 入城。至西四牌楼同和居(匾曰“旨且多”)饭馆坐待。12:00 父到。另约(一)张敬及清常姐弟,(二)黎宪初;则皆未来。宓遂侍父宴。因此为 1932 年秋屡共 J 便餐之地,因之念 J。

下午 2:00 侍父,乘电车,至平安电影院,观《恩爱今宵》Give Us This Night 剧片。用 Romeo & Juliet 故事,歌唱极佳。宓观此片时,甚念 K。所感如下:(一)宓可比剧中之 Dr. Bonetti^①。(二)K 可比剧中之 Maria。^②(三)可比剧中之 Antonio^③者,则不知何家少年。今其人或已出现,在 K 心中,或尚未知姓名。要之,宓之爱 K,其结局必不能逃如剧中 B 之悲运,则可断言。甚矣,自然之不可违。宓今已老,焉可复贪恋?念此,既憬且悲。读 A. C. Benson“Growing Older”^④一文,为之爽然。宓于剧毕后,伴送父至中央饭店。即至青年会,6:00 回校。

晚,作短函致 K,述今日观电影时之感想(见上)。

晚,接周叔昭复函,谓介绍宪初与煦良。伊于上次晚宴时,得见宪初,即有此意。不知宓早具深心,甚为欣感,当共图进行云云。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二

半晴阴。读冯著哲学史。

上午 10—11 何炳棣来。

下午单世则(次刚,温州)来,导观校舍,又至女生宿舍,欲访张宗瑶,未遇。行至古月堂前,忽遇 K,乘自行车,迎面飞驰而过,点头为礼。K

① 彭尼特博士,电影《恩爱今宵》中人物。

② 马利亚,电影《恩爱今宵》中人物。

③ 安东尼奥,电影《恩爱今宵》中人物。

④ A. C. 本森《变得更老》。

仍着日前在香山之衣。宓心殊喜。至室中,以馄饨款单君,旋别去。

夕,仍读书。是晨,复绚短函,告以功课表。^①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大风。晨作短柬,约 K 星期日来晤。

9—11 上课。《翻译术》K 未到。

正午,姚从吾士璧,河南南阳。来电话,谓宜珍之母,已于本月八日逝世,但婚礼已议定照旧举行云云。

下午 1:10 入城。遇段执政祺瑞。移灵西山安葬,途为之塞。乃偕雷夏 E. Reicher 君,由西四牌楼步行至西单牌楼。宓赴师大上课。

4:30 课毕,大风,颇寒。宓乘人力车,至东城马大人胡同 34 陈宅电话东局一一九四。祭吊宜珍之母。林太夫人。丧位已设,一切铺陈均旧式。宓行三鞠躬礼。宜珍偕嫂、妹哭于帷中,如仪。宓见陈老伯名懋鼎,字微字。致唁慰之词。答言“宜珍忽遭此变,自不愿即嫁。但父母以儿女之心事为心事,故欣从众议,不改婚期。亡妻即在世,亦必赞同此主张”云云。宓言“宜珍妹嫁后,老伯处不免更寂寞。宓当乘暇来陪侍闲谈,为老伯解闷”云云。又言“老伯今同时兼办婚丧事,如偶尔经济拮据,宓愿借助”。陈老伯拱手称谢,言“一时尚无需”。按宓此层似属冒昧提议,然其心殊诚也。遇陈总侄孙。着孝服,言“明日婚礼,伯父不能到场,命我代表主婚”云云。

宓即乘 6:10 汽车回校。按昔 1922 年汤藹林女士,在上海嫁王正序君,因须同赴新加坡任银行职务,故汤女士母虽去世未滿一月,而即结婚,故着素服,临时哭泣不止云云。以上乃黄华当时告我者。去年 1935 二月彦嫁熊公,据鳧公函告,彦母病危。彦奔归江山原籍,母即

^① 作者 1936 年 9 月 16 日至 12 月 10 日日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未归还。

逝世。距婚期甫七日。彦又急赶至上海成婚。故结婚之日，彦殊憔悴而容色惨淡云云。宓因鬼公函云如是，乃有《忏情诗》第十四首“墨经从戎……悲作欢”之作。此诗对彦既怜之，又责之。盖 1931 九月彦偕宓回到北平，以母病，欲南归，故抵平之次日即匆匆南去。其时视母病何重，而嫁熊公之日，其视母病又何轻也！……今宜珍之情形，又适类彦，而为期更短。顾何以不延缓婚期，究有何种不得已之理由，殊费索解。

寝时，读“Vanity Fair”之末章，题曰 Marriage, Births & Deaths^①，以书中人比之实境实事，真觉感慨之无端矣。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无风。是日学生游行，城门时闭，宓甚忧道阻。乃下午 1:10 乘汽车入城，竟得直抵欧美同学会。先见姚从吾君及毛準君。3:00 举行婚礼。胡适证婚。顾颉刚^② 与宓为介绍人。姚君之父及陈总主婚。来宾约二百人。礼毕，照像，即散。

宓至南池子缎库前巷三号汤用彤宅。与汤君及贺麟、钱穆^③ 二

① 《名利场》之末章，题曰“结婚、出生与死亡”。

② 顾颉刚(1893—1980)，字诚吾，号铭坚，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 1920 年毕业。曾任北大助教，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战爆发后，赴四川，任齐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③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12 年任小学教师，后任厦门集美学校、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苏州中学教师。1930 年任燕京大学讲师。1931 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1940 年转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43 年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46 年转昆明五华书院兼任云南大学教授。1948 年任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教授。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赴香港，创办亚洲工商专科夜校；1950 年改日校，易名新亚书院，任校长。1965 年辞职，转吉隆坡任马来西亚大学教授。1967 年去台湾寓居，任私立文化大学教授。

君谈。5—7邀以上三君宴于东安市场森隆饭馆。宓因感触太多,故以饮宴为排解。晚8:35乘汽车回校。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上午读书。寡父。11:00李赋宁来告,张学良兵谏,蒋介石被羁禁于西安,或已被杀 etc.;闻之惕然。中国三四十年来,每一变故,必入不幸之歧途,而去统一益远,贻害于国家无穷。今统一稍有端绪,而忽有^①

及 Thackeray 小说 The Newcomes 中之 Colonel Thomas Newcomes^②,恒拟于自著之小说中,写入吾父,为实际社会中之理想人物,决必为之也。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上午9—11上课。

下午1:00入城,2:30—4:30在师大授课,亦述西安事变之感想。日来群情惶惑。宓感于千古世局之恒乱,及中国人心道德之颓丧,尤深悲悒。4:30课毕,偕周榆瑞君游西单市场,在广东楼晚餐。即乘6:10汽车回校。

是夕,原拟邀请黎锦熙先生酌西。晚宴叙谈,以不得暇辞。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晨作函致黎宪初慰问,并告以周煦良君寒假北游尚未决

^① 此处以下至1936年12月17日之日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撕去批判,未归还。

^② 萨克雷小说《纽克姆一家》中之托马斯·纽克姆上校。

定云云。不见宪初已三月。近读 Fielding 及 Thackeray 之小说^①，益觉宪初为纯厚多情而可爱之女子，甚似“Amelia”书中之 Amelia Harris (Mrs. Booth)^② 及“Vanity Fair”书中之 Amelia Sedley (Mrs. George Osborne)^③。吾今后将以 Amelia 名宪初。而宪初既奉侍玮德不治之疾，困苦于纯挚之爱情者二载。玮德甫葬，宪初又侍父母之疾。今则母病益危，半载日夜侍榻前，焦忧伤感，直可怜可敬哉！昨父谕，以 K 既有男友，宜即藉机进行宪初，切不可再失之。宓于宪初，不但同情，亦实爱之。但以（一）玮德为我之友若弟，宪初终为玮德之宪初，我不应取之。且（二）我曾有心一及彦 etc. 之往事，与 Dobbin^④ 之一生专爱 Amelia 者不同，故宪初虽为 Amelia，而我实不敢自比 Dobbin，故宁愿介绍煦良等好友与宪初。又尝比较论之。宪初乃 Amelia 与 Jane Bennett 一派^⑤ 之女子，而彦与今之 K 则皆 Becky 与 Elizabeth Bennett 一派^⑥。此乃判分其性行之异趋，非有邪正抑扬之意。

下午，拟乘 1:10 之汽车入城，而因入城人多，车皆开去。与杨业治、王力、浦江清夫妇等，直步行至虹桥，始得汽车乘之。入城，3—4 在东单牌楼凌风剪发。

4—6 至后门内，黄化门，簾子库一号，陈宅，谒姑母。知臂痛已

① 费尔丁及萨克雷之小说。

② 《艾米丽亚》中之艾米丽亚·哈里斯（布斯夫人）。费尔丁小说中女主角。

③ 《名利场》中之爱米丽亚·赛特笠（乔治·奥斯本夫人）。萨克雷小说中女主角之一。

④ 都宾。萨克雷小说《名利场》中男主角之一。爱爱米丽亚，但忠诚于朋友奥斯本。

⑤ 爱米丽亚与简·勃乃特一派。简·勃乃特为英国女作家 Jane Austen 简·奥斯汀（1775—1817），所著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人物。

⑥ 蓓基与伊丽沙白·勃乃特一派。蓓基为《名利场》中女主角之一。伊丽沙白·勃乃特为《傲慢与偏见》中女主角。

愈，尚愉快。方与赵世钰夫妇等又麻雀牌。已而心一亦至，加入牌场。宓邀宴颐、颀两表弟，讷、泳表侄、侄女于东安市场五芳斋。

8:00 独至青年会，见售卖 Christmas 物品者，购纸制之灯影戏人物二套。以儿时颇喜为此戏，自比 Goethe 之玩弄傀儡戏也。9:00 回校。

1937年丁丑

民國二十六年

二月八日 星期一^①

晨起,雪,甚喜。作函致 K。言雪如续降,可谋偕游西山云云。8—9 独出散步。雪续降,然不大。10:00 送一函至女生宿舍。拟就计划,约 K 入城,再邀纪云秀、祁登荃,同游西山八大处。

10:15 K 电话来,言此计划不妥,伊不愿遵行。但如能邀喇嘛庙中之美国女士同往,岂不甚善云云。宓即于 11:00 至喇嘛庙,见美国史蒂芬 Miss Irma Stevens^② 女士(其女友罗傑士 Miss Glynn Rogers^③ 已回国矣),邀午宴。伊将入城办公,不能同游西山。宓遂奔至新校门内,电 K,邀其即来庙中游观,并同午餐。K 坚不肯来,宓再三劝邀,不获,未免懊丧。乃归庙中,为挈 Stevens 女士行篋,步至莉莉号(Swallow),午餐。毕,复步行穿过燕京,遇陆志韦^④、陈梦家^⑤。宓送 Stevens 女士在燕京西校门登汽车,入城去。

时仅 1:15,宓乃独步,踏雪,直至颐和园车站,忆此为 1934 八月与彦同来游息候车之地,……宓于此站,乘市立汽车,赴香山。车中

① 作者 1937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日记于“文化大革命”被抄后,未发还。

② 伊尔玛·史蒂芬小姐。

③ 格莱恩·罗傑士小姐。

④ 陆志韦(1894—1970),名保琦,浙江吴兴人。东吴大学毕业。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1920 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1927 年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兼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1934 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47 年复任校长。1952 年转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

⑤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中央大学法政科 1931 年毕业。在校喜作格律派新诗,为新月派成员之一。1932 年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神学。1934 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古文字学。1936 年毕业留校任助教。抗战爆发后,赴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 年升任教授。1947 年赴欧洲收集我国铜器,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 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有清华、燕京女生六人，宓皆不识。车将至香山，遇清华学生谭允义^①、吕桂彤乘自行车来，宓乃下车，偕谭、吕二君，从彼等至碧云寺游观，彼等照相。游毕，又邀至寺外山麓之一小店饮茶，食糖面饼。四时半后，乃别归。宓仍乘市立汽车，于 5:30 抵校。虽未获偕 K 同游，然得赴西山一度，亦觉快适。

晚 8:30 后，正在作函致 K。大意以今日邀 K 游西山，宓所定之计划，太迂折，并不合适，而强邀亦殊非理，宓心甚悔之，希望 K 勿介怀，他日仍在此室中会晤为便，云云。甫写二三行，而 K 电话来，言午间未从宓邀，心甚痛悔。下午屡电，均值宓外出未归。望宓勿怪云云。宓急以函中之意告之，旋 K 即来宓室中，9—10 谈叙至一小时。述午间电谈毕，立悔，拟即往常盛合寻宓与 S 女士，而恐不值，又畏独归 T.H.。旋电宓多次，仍不见宓归；殊焦急云云。宓极力安慰，然心中喜甚。以“Vanity Fair”论文大纲末段授 K。K 去后，宓即寝，以 K 对我真情流露，快意之极。

二月九日 星期二

阴。大雪。昨夜雪不止，今晨雪更大。宓甚快适。宓记得今日为熊、毛结婚二周年纪念，感触在所不免。

晨作函致 K，嘱其今日回香山前，与宓一面。宓乃于 8—9 独行步雪，至西园，登气象台。至 9:30 回室中。旋朱崇庆^②字绛珠，天津人。平寓东四五条，铁匠营十一号，朱宅。女士来，在此午饭（西餐）。由上午 9:30 直谈至下午 6:20，虽多言劳倦，然极为快意。宓为朱女士述宓

^① 谭允义(1914—)，广东开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36 年毕业。时肄业清华大学哲学系。

^② 朱崇庆(1914—)，女，天津人。1933 年毕业于北平女一中。1937 年毕业于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国语文系。曾执教于天津师范学校。解放后在北京作中学教员。

与 M 恋爱之往史，兼及其他女子如 L 及 J 等。朱女士亦述伊之往史，且悉伊已与其同曾祖之堂兄朱崇信^① 君（清华电机工程系四年级生）订婚。宓在女院授课，久已注意朱女士，以伊为鹤立鸡群，又以伊为晴雯一流人物。是日谈时，见其容光焕发，神彩飞扬，双目炯炯，星芒电射，已为倾倒；而其人豪爽俊迈，历经忧患，洞悉人情，故于宓之一切亦深能了解。是日一席之长谈，几如多年之相知。盖宓自陈仰贤以后，与女友谈话之快意，无有如此君者。今后当以朱女士为密谈之友，遇事当可共商互助，实为幸事。

朱女士在此时，下午 1:30 顷，K 来，辞行，送书，将归香山。宓当时徘徊不知所措。卒任 K 去，未及解释。而 K 见朱女士，亦似其踟躇，介绍后，竟屡称朱为 Miss 吴云云。宓于晚间，作函致 K，寄香山，略述朱之情形，及与宓相识经过，藉释 K 之疑云。

二月十日 星期三

阴。 是日为阴历丙子年除夕。

上午 9—10 独出步雪，遇 Reicher，略谈。10—11 赴本学期开学典礼。梅校长演说，述英国某先生训学生之辞，题曰 The Value of the Moderate Man. 即中庸之道。另详。是晨接学淑自苏州来禀，知曾由硕兄挈之游上海，见诸亲长。宓读淑禀，颇觉悲郁。又接周煦良君复函，力劝学习游戏，或以工作为游戏，以祛愁烦。又谓宓可借景珊、叔昭夫妇赴北平舞场游观，以资消遣，藉免病态的心情云云。煦良所箴虽是，宓愧无实行之能力也。

^① 朱崇信（1913— ），天津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37 年毕业。曾任辽东企业公司工程师，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技术研究所工程师，天津市第二轻工业局技术委员会委员。

正午，毕树棠来午餐(西餐)，并散步久久。

下午 4:00 乃步行至燕东园 40 号杨开道君宅，访问其夫妇；同步行至槐树街四号严宅，访景珊、叔昭夫妇。田兴智来，5:30 相偕再至杨宅，即在杨宅晚宴。主客及诸女孩小燕、小菁、小蕙、小英。燃爆竹及花火，且掷响弹为戏。席间劝饮莲花白酒，意甚殷殷。然宓不幸处此欢场，翻多悲感。念宓拙于自谋，且性行乖僻，劳苦半生，未得略享室家之幸福；而与心一牴牾，使学淑等不获如小燕等之乐，又未克与彦结合，使彦亦如杨夫人之指挥欢乐。今虽意中有 K，但乌能达此境界？况身渐衰而年已老，即自己强求欢乐，力争自由，他人亦皆以乖僻轻狂视我，鄙夷攻诋。我焉能有一日之室家伉俪之幸福哉！以是宓屡欲告归，为杨君所留而止。

晚十时，杨君命人力车送宓归舍。时仆人吴延增已受命回家过年。宓独坐久之，乃翻阅旧藏之《大学新闻》一过，读其中朱崇庆女士(绛珠、阿红)所为诗文。于是遂作一函致朱女士，并以《诗集》一部赠之。一时半，灯熄，始寝。

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阴。是日为阴历丁丑元旦。晨 8—10 上课二小时，学生虽未到者多，仍如恒讲授。讲中庸之真义。另详。

正午，李赋宁来，午餐(西餐)，并散步雪路上。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上午撰讲稿，未上课。正午，何炳棣来，留午餐(西餐)。

下午 1:00 入城，至师大文学院上课。4:30 见黎锦熙君。劭西。据云，其夫人仍在协和。之病，近日略有转机，因其女宪初以己血输入母体，故母人见好，一时得延寿命云云。按古有刲股疗亲，今则输血。

凡孝与爱,皆出天性。宪初本多情之人,其赋性如此,故爱玮德若斯之笃。又侍母疾,今乃输血。事固一源,诚可钦敬者矣!

乘电车,至东单牌楼永兴洋纸行,又至王府井大街文兴洋纸行,欲为K购自来水笔。而皆以阴历新年停业,乃于6:00返校。

叶企孙来,晚饭。谈至9:00始去。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上午10—11李铿女士偕其女友汪女士安徽人,习音乐。来,谈未久,即别去。云有事欲就商于我,终亦未言。李铿服装朴素,而体益健硕。昔见犹为girl,今则Woman矣。自述对于乡村工作之兴趣,及思想态度之改变,诚不愧为新中国新时代之健美女子也。

夕,赴北院七号叶企孙宅晚饭,晚8:00归。发一函致K,祝其St. Valentine节^①。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 预备英文教课。

晚6—8,靳文翰来,留晚饭,并进酒。谈诗。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 上午9—10上课。

下午,预备英文教课。

晚,邀叶企孙、熊大缜在西餐社晚饭。又偕张景廉^②君物理系教

① 情人节(2月14日)。纪念圣·瓦伦廷殉道日。

② 张景廉(1907—),字孟勤,浙江余杭人。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员。

员。来宓室中坐谈，试演留声机。又以 Reader's Digest 中之 Popularity test^① 二十五条，为三君测验。8:00 K 来电话，约明日下午 3:00 来访。叶君等于 9:00 别去。

又今日下午 4:00，颀来。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8—10 上课。

11:00 入城，至东单牌楼永兴洋纸行，为 K 购 Parker 自来水笔一支，值 \$ 26.27。次至东安市场五芳斋午饭。下午 2:00 乘汽车回。

3:00 抵校。而 3:10 K 来，谈至 4:20 始去。宓以自来水笔赠之。K 谓昨日下午四时、晚八时曾到此，适宓有客。是日 K 着薄外套，内服黑绿花格而浅粉红花缎里之棉袍，外罩浅蓝绒线织之马甲。是日所谈殊琐琐，不悉记。

宓是晚在西餐社晚饭。李赋宁陪宓散步。归后，黄品长来，言学生中传言宓曾欲自杀，为仆所救止云云。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 上午 9—10 上课。

下午，预备英文教课，直至晚。倦极，而心情复极不适。函 K，约午饭。袁同礼君复函，图书馆不能增聘职员。K 与张宗瑤^② 任职，皆无望。

① 《读者文摘》中之“受欢迎之测验”（栏目名）。

② 张宗瑤（1914—1979），女，江苏桐山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曾任北平中央神学院翻译，培根女中教员，辅仁大学附中教员、教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四十中教师。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 上午 8—10 上课。

12:10 K 来,才下课,如约来午饭(西餐)。服装如前日,但着旧虎皮外套。餐毕,少坐,1:10 即去。宓仍预备英文教课。

夕 5:00 沈履、潘光旦、浦薛凤、钱稻孙诸君来,邀同外出散步。

晚,复绛珠一函。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 上午 9—11 上课。在《翻译术》课中,极感不安,深自愧悔。王友竹来。

下午 1:00 入城,至师大上课,觉甚劳倦。5:00 至黄化门内,新簾子库一号,姑母宅中,拜年,如礼。因颢适由西安归来,设宴欢聚。席间,润示心一来片,又姑母示学淑由上海上心一禀。阅之,亦动悲感。宓之前途,真觉无法解决者矣。

乘 9:00 汽车回校。又深悲郁。

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 上午,作函致 Harriet,未成。而 11:00 张振先来,并留午饭(西餐),至 1:00 别去。谈(一)林慰君女士之身世情况,多有为宓所未知者,并深为同情。(二)杨宗翰君事,宓亦有兔死狐悲之感,不悉记。

下午,办杂务。

晚,续作函致 H。既成,嫌其未尽妥适,暂留未发。宓不复 H 函,今已逾年,深自愧悔。愈急愈不能写就,尤自恨也。

张清常来,赠宓《人谱类记》及《二十二子》等书,原托代购,辱蒙

悉赠。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和，春矣。晨 9—10 张清常又来，述及其父张铁光先生欲移家回贵州安顺原籍。而敬坚欲留北平，其父则不许。宓当为清常细陈利害，力言其父移家回籍之非计，劝其婉抗。并约于日内至高庙宅中谒晤其父。……10—11 黄品长来，于是张清常去。

黄品长伴送宓上汽车。宓遂于 11:00 入城，直至姑母宅中。是日正午，宓宴姑母全家于其宅中（费 \$ 11.20）。又早姑母阴历年节送灯及仆役赏（\$ 7.00）。

下午 2—4 偕润、颢、颢、泳及老姨太，由润邀请，步行，至故宫博物院游览。宓于 1932 春，侍父与于右任丈游此，已五年矣。至永和宫，诵吴梅村《永和宫词》。又恨不能陪 Harriet 游观此地。若 K 近在咫尺，而亦不能来同游。甚矣，世间事多磨阻，而人情矫伪之可叹恨也。……

4—5 至大佛寺，牛排子胡同一号宅，访瞿宣颖（兑之），进洗沙元宵、炒面、炸年糕等点心。宓年年来兑之宅食此，而岁月不居，恋爱无成，今犹为无家之客，老已倏至，于是宓心又大伤悲！兑之出示近作《上源驿行》，藉史事以咏西安事变。诗甚典重，故佳。又谈时局，不悉记。

6:00 自青年会乘汽车回校。①K 先在车中。②座有人占。宓即坐于③之位置。已而②座之人登车，则张肖虎也。宓恒遇张君，且并值 K，亦云甚巧。K 与张皆与宓点首为礼。K 服新虎皮外衣，发颇长，而背影甚美。宓一路思 K，车过北平图书馆，念 K 亦欲在此任职，但届时（即使事成）恐宓又不便走访，仍为第二 Julia 耳！

晚，颢、颢同来，颢宿此。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晨8—9与颢早膳,谈婚姻问题,不甚合。从知宓之痛苦刺激太深,而生性热烈多情,与大多数人士悉别异,而不可相为谋也!

9—10上课。12—2颢、颢来此午饭,西餐,进酒。

下午3—4颢、颢再来。4—6浦薛凤、李继侗^①来,围棋二局。进茶点。宓仍羡彼等室家之乐。

撰印《代售书籍》广告300份,值\$0.80。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上午8—10上课。10—12编讲义。颢来,旋即去。

夕,贺麟来,宿此。盖新由蜀葬父返平者也。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晨餐时,与贺麟谈。麟谓彼于二年前宓与彦分离而彦嫁之后,甚赞成宓托庇于宗教艺术,而隐居遗世,不再谈恋爱婚姻。但今则所见不同,以为宓尽可再从事此途,但他人不能帮助。宓须仍由自己之本性,遵和平正当之途径,苟得一互爱之女郎,虽年二十馀,亦无妨。如得之,可效梁宗岱,与该女郎结伴游日本。乘清华休假之便,居日本一年,一面写撰《人生哲学》一书,一面与所爱女郎共度闲适之生活,则其有补于宓之身心者甚大,可努力为之也

① 李继侗(1897—1961),江苏兴化人。金陵大学林科毕业,美国耶鲁大学林学1925年回国,任教于金陵大学。1926任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先修班主任及生物系主任。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至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57年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常务委员。

云云。

9—10 上课。

日前(二十日)所作致 Harriet 函,凡五纸,卒于今日付邮寄出。又以郭麟阁^①撰之《红楼梦》博士论文(法文)转寄赠 H。且待复音,以定行止可耳。

11:00 偕贺麟入城。宓在青年会午餐。作一函与学淑,即至女院上课。是日并有学生补考。上课前绛珠来见,还书(卢葆华女士所著书),并有写就复宓之函,谓宓苟欲再结婚,亦可,但勿为时代女子所利用。须先细察其人确能知宓慰宓,然后方可以爱情授之也云云。绛珠是日艳容而素装。宓因曾与绛珠独作深谈之故,上课时,于众生中,独注意绛珠,反觉甚不自然也。

3:30 至平安电影院观影片《画圣情痴》Rembrandt^②。见剧中人先盛后衰,晚虽潦倒,而早年则受艳妻爱人之恩惠甚厚,又为宓所不及,而自伤者矣。遇徐锡良^③、王友竹。徐君邀至福生食堂进茶点。步行至青年会,枯坐久之。见肆中卖元宵者甚多(明日为元宵节),心伤滋甚。……6:00 至东安市场五芳斋,赴张铁光先生(初见)邀宴。其女敬、子叙(清常)并陪侍。敬艳装,着咖啡色绵袍。先有邀宴之专函来,对宓意仍似甚殷切者。

8:00 至青年会。9:00 回校。

① 郭麟阁(1904—1984),河南西平人。1928 年西山大学(中法大学前身)毕业后,留学法国里昂大学,1935 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在北平中法大学任教。1938 年在辅仁大学教法语。1946 年任北平师范学院教授。1948 年任中法大学教授兼法语系主任,后兼学院院长。1952 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

③ 徐锡良(1910—),广东花县人。美国波模纳大学学士、加州大学硕士。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专任讲师、副教授,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风。晨8—10上课,甚倦。午饭时,待K不至。初未专约,冀其来耳。机械系学生朱钢来,欲选《文学与人生》课。

下午,办杂务。

晚5:00—7:30,李赋宁、周珏良来,看画片,晚餐。又出散步,以风大,即各散归。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风。晨9—10上课。

下午1:00入城,赴师大上课。陈克孚来见,新任东北教育救济处副主任。在教员休息室,闻同事艾华、马师儒诸君,谈夏宇众(《雾净集》作者)孝于其母,因之续弦迟阻事,必颇有所感。而马君忽言及熊希龄之结婚,以其拥巨资,享高位,不妨年老云云。必更深刺激。……

下课后,即乘人力车至东城青年会,待至6:00乘汽车回校。仆人吴延增以元宵饷我,盖感于昨言,必以晚饭与仆分食。仆之对我,胜于爱情金钱所培植之女友多矣。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风。

上午读书。下午1—2寝息。2:00—2:30 K来,着红色绒线织之手套,似不雅观(但系时尚)。必谈次,及出洋留学问题。K询需钱若干;必讽以相偕同往。K谓此断不可行。……必殊怏怏,从知K方面必无望,非放弃K不可矣。

2:30 K 适去,而张君川^①来。3:00 相偕入城。5:00 同赴无量大人胡同 19 号华南圭夫人主持之国际文艺座谈会。是日由陈绵君主讲《中国之新戏》。座客中,有新由欧洲归来之王蕺芬^②女士。必见之顿忆 1922—1923 时之生活情境。又有林慰君女士,衣黑衣,马甲亦青色。不知何故素服;然如旧妍丽,聪明练达,可爱。伊向宓索《诗集》,宓允赠一部。……7—8 会散,邀张君川至福生食堂,晚餐(\$2.00)。而于 9:00 回校。又是日会中,见沙鸥王亮夫人。萧宗让咸舍我夫人。而思念彦。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上午,作长函复胡徵及潘式。盖日前徵来函,并述式意,为宓悬忧。代筹二策:(一)上策,则再结婚。择一中年而俭朴之女子,与之结婚,而忘彦。(二)与彦不订盟约,而听之自然。他年或复聚,然不预期。今则以声色自娱,涉足花丛舞榭,且最好到上海游乐云云。徵又谓在沪常与熊、毛过从,请求一晤,尚可代达,过此则不能为助云云。宓复函述宓之真实情志。今亦不望与彦晤谈或他年重聚,但祝其生活安适,宓即心安。至宓之前途,当本素志,凭己力,自

① 张君川(1912—),山东惠民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4 年毕业。清华研究院肄业,研究莎士比亚。1940 年至 1949 年在浙江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上海戏剧学院,专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表演艺术培养演员。曾调往中央戏剧学院,后又调回浙江杭州大学及上海戏剧学院,培养莎士比亚研究生,并创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被选为副会长、浙江莎士比亚学会会长,专研莎翁戏剧艺术及表演艺术。

② 王蕺芬(1912—),女,浙江萧山人。北京大学外交系法文组 1934 年毕业。入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研究法国文学,1936 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资源委员会驻海防办事处任职,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市政府参议、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参议员。1948 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去台湾,续任“立法委员”,并先后任台湾师范大学、淡江文理学院、中国文化学院教授。...

为解决,彼等所筹二策恐皆不能遵行云云。宓对于一切朋友,皆极失望。今后除皈依上帝外,惟凭自力。凡事不与任何人商谈。

下午,读书。

晚,在图书馆,见《逸经》24期,有倪某重译温源宁所为英文我之小传,而译其题曰《□□——一个学者和绅士》,不曰“君子人”。译笔亦恶劣。尤可恨者,编者简又文乃赘词曰,使吴君见之,必欣然,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源宁也”。呜呼,温源宁一轻薄小人耳,纵多读书,少为正论。况未谙中文,不能读我所作文。而此一篇讥讽嘲笑之文章,竟历久而重译。宓已谢绝尘缘,而攻诋中伤者犹不绝。甚矣,此世之可厌也。宓以种种中国之男人女人,比较评量,益觉 Harriet 之精神感情见解之高尚浑厚,可爱可敬,真天人矣。

是日又寄林慰君女士一函,探其住址(宣内,保安寺,7号)是否正确,便寄《诗集》与之。

三月一日 星期一

晴,甚和暖。上午9—10上课。11—12赴纪念周,听陈之迈讲《三中全会》。

下午4—6,偕陈昌年步行至王家花园谒张孟劬先生(尔田)拜年,并见张东荪君。

夜十时,翻旧箱,展阅留美数年(1917—1921)中之旧函及日记,感触殊多。又复阅宓致心一之旧函二束(1921—1925),本欲就火炉中焚烧,然仍不忍舍却,故复暂扁置原箱中。翻阅直至夜半1:30 A. M. 电灯已熄,乃始入寝。

三月二日 星期二

晴。上午8—10上课。

下午，读书。4:30 绛珠来，春服，绿衣，外套淡黄色，仅手套为红白相间。艳冶中有轻倩之致。伊已见迅哥，以电话来，宓遂遣在此之黄品长去。比绛珠来未久，贺麟来，旋即引去。绛珠言，上星期三曾来访，而宓适在城中未归。

绛珠是夕在此晚餐，健食酣谈，宾主咸甚欢畅。7:00 送至校门，乘汽车归城中。

三月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9—10 上课。10—11 与贺麟谈温源宁作文讥诮宓事，殊不洽。宓且甚愤懑。盖麟认为温文系诙谐，非恶意。而宓之朋友，在宓生前，不当为宓辩护也云云。宓甚悔与麟谈此事，徒增不快耳。

仍与麟同车入城。宓在青年会午饭。即至女院 1:30—3:30 上课。绛珠来休息室，匆匆一晤，持所作词，命宓改正。4:10 回校。

是夜，多恶梦。若侍父同攀登黑暗之高塔之内侧，达顶，得巨金。宓父子均决定不取此金。但下塔后，记其金之所在地名于某书之页角上。适有某某恶徒，再三探询，宓均未承认。但以其他问题，多言之失，无意中取某书示此恶徒，致于页角上发现所记藏金地址。恶徒即挟逼宓往导取此金。宓拒之甚力，恶徒恫以将伤害吾父，且数人以刃及枪逼我，持我肩背。宓大呼“杀人”。连呼，无应者，遂惊醒。两手横胸口上。知中梦魔，惊魂犹惴惴。独寝之不合生理如是，未知何日可与人共枕席也！

三月四日 星期四

阴。风。晨 8—10 上课，颇倦。晨，曾散步河滨，于韦杰三纪念坟柱之东，见山间势若坟茔，自思且叹，以为我死后能葬此，或立碑

于此，如吴梅村故事，足矣。

下午，得林慰君女士复片，即以《诗集》一部赠之。又致绛珠一函。

夕 5—6 黄品长来。

三月五日 星期五

阴。晨微雪，雨。 上午 9—10 上课。近方撰印《代售书籍》片，而南京国学图书馆复函，竟云《白屋遗书》已售罄云云，殊令宓失望，而不能不咎周光午之溺职玩忽也。稟父。

下午，1:00 入城，在师大 2:30—4:30 上课。是日述西人生活及宓编辑《学衡》往事，似嫌琐屑，又屡发笑，不能自制，致引起某生之婉词质问，殊感不安。

4:30 纪云秀、祁登荃二女生如约来。乃偕至大美番菜馆茗叙，闲谈。6:10 乘汽车回校。

晚，9—10 颢来访。

三月六日 星期六

半阴晴，颇寒。 上午下午均读书，甚觉郁悒不乐，回忆 1926、1928……初春在此室中伏案，在此阶前散步之情景，只觉光阴迅速，倏忽一世，而蹉跎自误，恋爱婚姻，一无所成，且所有亲故友朋，几皆一无可与倾谈，一无足以系恋者，真与已离斯世者无殊也。

上午复雪梅短函，谢其寄赠银耳。

三月七日 星期日

阴。风，颇寒。 上午，浴，读书。阅《世界画报》，知廖书筠结婚。

正午，K 来。着大红绵袍，浅红格外套，而手套则为紫灰色绒线织者。K 谓本拟早来，以同室女生病，且乔女士来，遂不能脱身。K 在此午餐，下午约 1:30 别去。K 是日施脂粉，似甚愉快者。又与宓比身高，曰“身长与吴先生等矣。”此谈均琐屑，不悉记。

下午读书，又整理书物。

晚，施闾诒^① 来，谈碧柳生平事。

三月八日 星期一

阴。 上午 9—12 赴外国语文系考试研究生蔡文显^② 之会。宓主试《文学批评》一门，敷衍而已。

午饭后，金岳霖传言，熊希龄之第二女公子熊鼎冯夫人。（Rose Hsiung）托其致意；欲见宓。遂约于本星期六往晤。

下午 2—3 梁实秋君来，谈白璧德师之学说。

三月九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8—10 上课。

10:00 喇嘛庙中居住之美国 Irma Stevens 女士来，导观校舍，并在此午餐，饕餮颇美。下午 1:00 别去。伊甚悦服中国之烹调，欲研究此道而编著书籍。宓因此君而益思 Harriet，倘 H 能来此共游，岂非至幸？

下午，贺麟来。

接绛珠函，并介绍宓《诗集》文一篇。又接林慰君复片。

① 施闾诒（1911— ），四川泸县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4 年毕业。

② 蔡文显（1911—1984），江西金谿人。山东大学外文系 1934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部 1937 年毕业。长期从事英语及英美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久任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5—6 叶企孙来,邀明晚赴北京饭店之 Elman 音乐会。宓初允而复却之,甚不妥适。

贺麟来,晚饭,又宿此。并谈及宓事,亦不甚合。

三月十日 星期三

阴,风。 上午 9—10 上课。学生作英文,有三四人以宓为描写之题材,立意尚好,描写则太泛。

11:00 偕贺麟同入城,在青年会午餐。下午 1:30—3:30 在女院上课。上课前,绛珠来见,借书还书,未及多谈。

4:00 在青年会门外之汽车上,见 K 偕刘佩兰^① 由校乘汽车来。K 旋由青年会出,至汽车旁,隔窗与宓语,谓将音乐会票留置校中,忘记带来,宓允回校为取得送来。旋熊大镇登车,交宓一信,刘佩兰书。托带交方纲。其内则 K 书写,致张肖虎者。宓抵校,即命仆送此函与方纲。知方已入城,又命仆将原书取回,宓即拆阅,乃另作函(附原书)致 K 同室之女生魏文远,为 K 寻取音乐会票(锁置匣中),以便送往。旋仆归报,魏亦已入城。宓乃电刘佩兰家(刘维城, E 2003)告知。晚饭后, K 由刘宅来电话,宓略述经过。K 称谢而罢。

昨函贝满校长管叶予君,以学淑故,捐赠宓《诗集》一部与该校图书馆。又荐举 K 任该校英文教员。

三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风。 上午 8—10 上课。学生李庭芳^② 借书,二日,未读:

① 刘佩兰(1915—),女,湖南新化人。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7 年毕业。1938 年在成都参加创办清华中学,任教员兼女生舍监。1939 年在西安与李文结婚。1949 年去台湾。1977 年李文去世,移居美国。

② 李庭芳(1915—),字咏芬,河南内黄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

宓责之。旋自悔其急，乃复作函慰谢。

10—11 王作民来，商译事。11—12 蒋南翔来^①，为补选课事。

下午 3:00—3:30，K 来。始知昨日下午，K 电告魏文远，魏即于 5:00 将音乐会票带往城中，留交 K 收。然 K 甚谢宓所办诸事，并将写送诸函均索去。K 是日下午赴香山。

夕 5:00 叶企孙来，邀至其宅中晚饭。8:00 归。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阴。风。是日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放假。

作长函(五纸)致 Harriet。续前函二月二十日。未尽之意。仍为劝 H 来中国游览，或在此留居。但久未通函，未知其近情如何也。

下午，读书。3—5 翻检大木箱之书。欲觅 K 所托借之书，而未得。

5:00 叶企孙来。6:00 邀叶企孙及熊大缜在古月堂晚餐。毕，又偕张景廉及其弟，同来宓室中，聆音乐片，检查乐机，无损。8:00 别去。宓早寝。

三月十三日 星期六

阴，微风。胡徵转来晁公三月八日函，大意对彦嫁后，观察所及，深恶其人，劝宓不必再求与彦接近。有云：“大抵人之根器各有浅深。其应于物者，遂亦各异。根器厚者，周历艰辛，则解悟愈大，悲悯

^①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1932 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33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北平市学委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央青委委员兼中央青委宣传部长，东北局青委书记，青年团中央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国家科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愈深，进德亦愈勇。根器浅者，则愈历艰辛，愈思自卫。浸假而自卫之心，悉流为自私之念，一旦得意，面目全非矣。而在识者视之，曾不如腐鼠之犹为洁也。”鬼公又谓宓所写关于彦事之信函，皆天地间至文，宜郑重保存之。盖皆忠厚惓惓，得性情之正云云。读之甚慰。惟宓对彦事，所见略异。以为假定物之实相，人之真情，为 X 。此 X 断非甲、乙、丙、丁诸人所能见。仅能见模糊影响，与之相似之 X_1 、 X_2 、 X_3 、 X_4 等而已。惟有上帝，能见 X 。而甲、乙、丙、丁诸人，身在局中，则决不能知己知人而得其全真。即如彦与我之情，其真假浓淡，我固不能确知，彦亦何尝自晓，鬼公等更难判断。一切皆同不免“境由心造”也。凌宴池去秋赠宓诗，云：“庐山真面终能识，待到烟消雾散时。”假设他年熊公不在此世，而宓与彦相见，彻诉前情，似已抵此境矣。然届时宓之心情及判断，仍为当晤面时之环境一切所左右也。又如平生所识之诸女士中，宓固最钦崇 H ，谓 H 之识解最高，感情最真。然当 H 不爱宓时，其所表现，固亦极平凡而令人难堪。彦爱我时，其表现又何尝不高尚美丽。故其差别，仍系于有₀爱无₀爱。苟其心中有爱，所言所行，自然超卓。此非可以勉强力致者也。……故宓之与彦，可以力求勿接近，甚或忘之，而决不当怨之。而以宓往者爱彦之深，实不愿，且不忍，发见彦之任何缺点。吾宁为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自乐可耳。……

复林慰君女士一函，引苏东坡诗“知是何人诗句好，已应知我此时情”，论读诗之法。并畧其写出读宓集时之感想，以为后用云。

下午 1:00 入城，在凌风店剪发。又在青年会进咖啡，看报。

3:00 至北总布胡同 3 号金岳霖宅，赴约，晤谈。4:00 英籍俄女 Miss Peacock^① 来。4:30 熊鼎女士(Rose)来。艳装，着黑绒袍，皮

① 皮科克小姐。

髦，盛施脂粉，唇红，耳垂银色双九珠，手上十指亦皆染银甲，与耳坠色同。其面形则颇肖其父熊希龄君，是晨检阅彦婚时之各种报纸记载，感想颇多。操西语甚娴，言谈举止亦甚欧化。已而燕树棠^①亦来。是夕，多系闲谈，未及彦事。宓述 1921 二月在波士顿城筹赈演剧，熊鼎女士尚能道其详。自承于该剧中扮演薛宝钗云。

7:00 金岳霖邀至“一亚一”晚宴。9:00 宴毕，宓先辞出，至青年会，乘汽车回校。

寝后，不能成寐，乃取寻 Harriet 历年致宓之信函，略加整理，依年月日次序，一一细读。重温旧梦，甚感快乐，且服膺 H 甚至。惟读至 1935 八月 H 复宓是年六月之函，则殊为不快，虽怨 H 之详尽直言，然至感痛苦，甚悔是年六月致函 H 之不当。由是，且觉最近连致 H 二函，邀请其来中国，不免重蹈故辙，未改前非。H 必不肯来，恐亦不能来。且无论 H 如何复我，我均不免痛苦与愧悔。诚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者矣。夜半 1:30 始入寐云。

三月十四日 星期日

阴，风。上午郁郁，无所为，略读书。

正午，K 来电话，知己归自香山，约下午寺会。

3:15 步行至喇嘛庙，赴 Irma Stevens 约茶叙，Wattendorf 君已在。4:00 K 骑自行车来。K 着蓝缎袍，褐色薄外套，长发，甚轻俏。于室内进茶点。K 发言不多。旋同游寺中各处。K 意态颇雍容而自

① 燕树棠(1891—1984)，字召亭，河北定县人。清华学校 1916 年毕业留美，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抗战胜利后，回北京大学法律系。1947 年转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曾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监察院监察委员、司法院大法官。1949 年以后在武汉大学编译室工作。

然。5:00 K先辞去。主人甚赞美K,且言其英语之佳。宓留坐谈至6:00始归。

三月十五日 星期一

半阴晴。风。晨9—10上课。

前日,接硕兄函,求借五千元,三月为期,月利1%。尽宓所有,仅得\$4500,于今晨电汇上海,汇费等\$10.10。

将近11:00黎锦熙劬西。先生来,谈至12:00始去赴公宴。知其夫人病已轻减,出院回家调养。又述宪初之婚姻问题,及宪初弟留学法国情形。

下午3:30—4:00间,K来,托借书。宓以贝满复函示之。

4:30—6:00何炳棣介何基^①来,宓为述《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办之实情,及碧柳之轶事。何基为何廉之弟,现为清华历史系助教。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风。上午8—10上课。终日阅《二年英文》作文,描写校中著名人物。见十日所记。夕及晚,与贺麟谈。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风。上午9—10上课。11:00偕麟同入城。宓在青年会午饭。

^① 何基(1906—),字惠廉,湖南邵阳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

下午 1:30—3:30 在女院上课,为 K 借得 Chaucer 全集^①。下课后,绛珠来见,乃约其到福生番菜馆叙谈。必先往,4:00 绛珠来,服蓝衣,直谈至 6:40,二人皆极倦,而兴甚豪。绛珠谈话多,则面颊尽赭,血液涌集,而双目黑炯,其神态极美,宓甚乐对视,实副其名(绛珠)矣。

7:00—9:00 至东安市场森隆馆,赴贺麟招宴,为会晤陈嘉异君,德乘。并有汤用彤兄。陈君谈论甚苦,如昔。惟终不免中国文人政客之习气,以较西方救世之贤哲如白璧德师,及中国古昔之狷介恂儒,殊令人失望云。9:00 回校。

10:00 作短函,约 K 来。

三月十八日 星期四

阴,风。 上午 8—10 上课。午饭时, K 未来。而于 1:30 来, 2:10 去,杂谈诸事。

4:00—5:00 洪谦^②来,谈中国社会人心及行为之恶,不及西国远甚。宓甚为同情。

5—8 李赋宁、周珏良来,在此晚饭。均西餐。晚倦甚,早寝。

是日得林慰君复函。云,未敢作《诗集》评文,又亦未敢自名“玛丽”,恐贻讥也。

① 乔叟全集。 Geoffrey Chaucer 乔弗瑞·乔叟(1342—1400),英国作家和诗人。

② 洪谦(1909—1991),安徽歙县人。幼年赴德国,后在柏林、耶纳、福莱堡大学学习。1934 年获哲学博士后,继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和工作两年。1936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讲师。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任教。1945 年赴英任牛津大学研究员。1948 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 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兼哲学系主任。1952 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外国哲学史教研究主任。1965 年参加北大筹建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所长,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 9—10 上课。10—12 王作民来，共修订其译稿。

下午 1:00 入城，2—4 在师大上课。4—6 偕周榆瑞至中央公园步谈。又在长美轩便膳。

6:00 回校。于前院廊际，遇 K 与刘佩兰、张肖虎行过。

晚早寝。接周煦良函，云将来平。

三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风。 晨 9—10 黄品长来。必作长函致宪初，告以煦良将来平，并嘱勿以（一）必以煦函示宪初；（二）必告宪初，以 \$ 200 贷煦为北游旅费之二事语煦，恐有不便云云。

余岱东来。11:45 K 来，在此午饭。1:30 去，谈及本系助教蒋恩铨将辞，K 欲任此职，已与王文显夫妇谈及。必乃为 K 代草二英文函，上王文显系主任，并婉托王夫人，求任助教职。

4:00 绛珠偕其戚叶太太来，稍旋，即辞去。

5:00 叶企孙来，必邀之至古月堂晚餐。毕，同张景廉、张景和兄弟至其室中坐谈，8:00 散归。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半阴晴，风。 11:00 入城，至欧美同学会赴姚从吾招宴，宜珍未到。读本日《世界画报》，见清华乒乓球队，有 K 像。

3:00 至青年会，4:00 返校。是晚萧蓬夫妇、金岳霖、陈总、叶企孙招宴于丰泽园。必以倦极未赴。归校，读书。颇乐，此亦未易得也。

晚接 K 英文函，谢代草函（见昨记）；并求宓言之于王文显君。宓即复 K 短函，约其来面谈。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 9—10 上课。11—12 赴纪念周。萨本栋讲《美国社会情形》。

2—3 K 如约来，谈求职问题。言拟任职二载，必欲在清华，虽 \$40 亦甘。又言暑假将赴青岛游居云云。宓招 K 来，本欲有言，而至时忽感悲郁，遂止。

3:00 秦善璠来，K 去。璠言，欠宓款 \$442.15 今不能偿还云。

4:00 璠去。而陈寅恪来，5:00 去。宓甚倦矣。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阴，风。大雪。 8—10 上课。上午，致 K 短函，再约其本星期日来晤，并裁寄《校友通讯》示之。

午饭后 1—2 冒雪散步，雪深近尺，而春枝已发，树木盛长，着雪连积，更见繁密条枚之状。湖水已全解冻，映雪，作深黑色，益觉黑白分明。景美不减昔年，而人意则疏淡冷枯极矣。气象台锁闭，未能登眺。4:00 贺麟来。同出散步，此时雪止，且立即放晴，夕光辉丽。遇浦江清夫妇，来宓室中小坐。

晚饭后，又与贺麟久谈。宓告麟，今者宓之浪漫的悲哀已变为宇宙的悲哀 (Cosmic Melancholy)，故比昔尤为愁苦，恐终无术解救。又谈及恋爱问题，麟谓宓甚不难爱上女子，亦不难使女子爱我。但到婚姻须决定之时，则宓往往迟疑，卒以无成。故所谓 Fate 对宓之限制者，可释为“恋爱易而结婚难”之意。又相约暑假同游居日本读书避俗云云。

2—3 毕树棠来。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风,极寒。晨9—10上课。11:00 偕麟入城。宓在青年会午餐。遇张景和,益见其为美少年。

1:30—3:30 在女院上课。绛珠来迟,但是日盛施朱脂,而集中于眼鼻口之连接之处,益觉其尖圆小巧,如一颗樱桃之正熟,更不虚绛珠之称矣。……

4:00 由青年会乘汽车回校。与孙国华^① 夫人袁永懿^② 同座。此亦宓心爱之一仕女也。

室中仍生炉火,煤则自备。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风。仍寒。上午8—10上课。10—11 叔昭偕珏良来宓室中坐谈,言煦良北游招待事。

下午1—2 蔡文显来。4—5 黄品长来。

前日接卢葆华(雪梅)函,知与刘健群又已分离,居杭;且欲与宓结婚云云。深为惋叹,即于昨晚复一长函,语颇切实。大意以雪梅与健群相爱甚深,彼此皆无人可以替代。由于爱之深而责之切,遂致齟齬。而雪梅责健群诸端,雪梅亦太专横任性。雪梅应即痛悔自陈,与

① 孙国华(1902—1958),字敬孟,山东潍县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博士。192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心理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复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专业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② 袁永懿(1910—),女,贵州修水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时任天津南开中学史地教员。

健群速言归于好，相亲相谅。雪梅断不可旁骛，与他人言爱，亦不可长此飘流，仍当终身依赖健群。至宓则自 1935 二月以来，已自视为“已死之人”，与人世绝缘，故决不再结婚，亦不能且不愿与任何人言爱。当仍以妹与妹夫视雪梅与健群云云。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 9:00 敬来，匆匆即去上课。11:00 再来，少顷即入城去。宓有种种意思，欲与敬谈，终未得机会。敬在此时，穆渭琴^①来请示译稿。

下午 1:00 入城。2—4 在师大上课。是日教育部专员谢树英、梁明致君在此视察，与谢君谈片刻。

下课后，4:30—5:30 在中央公园水榭晤宪初。先是宓致宪初一函，告以煦良北来，并约谈。是日宪初尚健和，服洒金蓝袍，外罩米黄色春氅，手套亦如之。盛施脂粉。谈及玮德，仍不免潸然出涕。谈及煦良，宪初谓何不任其暑假来？又谓伊不甚喜交如此之朋友，亦无心交际游览。但谓亦无定见云云。以上似系娇羞自持之态，未必即为不愿见煦良之意。然而宓之揣摩趋承亦诚难矣。宪初又谓何不介绍敬与煦，宓答恐不适宜。宪初谓“先生所想者，容或适得其反”。宓答，自知毫无把握，但尽吾心而已。宪初又叹息，谓今后不再写情书矣；盖仍系心于玮德而伤悼其天逝也。……

是日宓与宪初谈未畅。宪初行时，宓亦未陪送，心殊悲郁不适。宪初去后不久，宓即至青年会乘 6:00 汽车回校。

^① 穆渭琴(1912—)，四川巴县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7 毕业。抗战期间，在军事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随何应钦去美国，遂留美国读书。后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1955 年后下落不明。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风。 11:15 K来,着红缎棉袍,褐色花格薄外套。发略卷为数结。K在此午餐,1:00别去。杂谈琐事。K述赛球之经过,以故未得列入排球队,而以乒乓队获胜,今将续赛云云。又言明日侍其母入城制春蟹。又言陈永龄君^①住址,在宓寄示《校友通讯》后,又已两易矣。末论陈慈^②与黄品长事,K谓决不参与,以免不便。春假中拟游长城,又回香山小住云云。

是夕,国际文艺谈话会开会于华南主夫人宅中。宓初拟赴会,旋止。

夕致刘健群一函,大意同致雪梅昨函,劝与雪梅复合。又函(桂林)广西省党部秘书长阳叔保君。因雪梅言其甚喜读宓《诗集》且已寄赠之也。

读《烟霞草堂遗书》,多有感发。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大风。 读 Marcel Proust^③之小说及传。作函致晁公及胡徵。

① 陈永龄(1910—),北京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赴英国留学,习大地测量学。193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后转赴德国留学。1939年获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教授,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交通部铁路测量总处处长兼总工程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岭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华南工学院副院长,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国家测绘总局总工程师兼测绘科学研究所所长。198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

② 陈慈(1919—1994),女,广东新会人。陈垣之女。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40年毕业后,在昆明欧亚航空公司、缅甸仰光中国银行、印度加尔各答中国银行工作。后赴美国留学,入南加州大学学习法文,获硕士学位。曾任美国南加州大学学生助教,台湾淡江英语专科学校法文副教授,泰国国立 THAMM ASAT 大学中文部主持人。退休后定居美国。

③ Marcel Proust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7卷)。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风。放假。仍读昨书。作中英文函（稿存）上校长，请求休假并赴欧洲留学一年。送本系主任转呈。

夕，致张季鸾君（焯章）长函，祝其五十寿，并述宓年来之情志，甚沉痛。

三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晨 8—10 上课。

下午，接钱鍾书君自牛津来三函，又其所撰文一篇，题曰 Mr. Wu Mi & His Poetry^①，系为温源宁所编辑之英文《天下》月刊而作。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故来函要挟宓以速将全文寄温刊登，勿改一字。如不愿该文公布，则当寄还钱君，留藏百年后质诸世人云云。至该文内容，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其前半略同温源宁昔年“China Critic”^②一文，谓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师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按此言宓最恨；盖宓服膺白璧德师甚至，以为白师乃今世之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释迦。我得遇白师，受其教诲，既于精神资所感发，复于学术窥其全真，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虽谓宓今略具价值，悉由白师所赐予者可也。尝诵耶稣训别门徒之言，谓汝等从吾之教，入世传道，必受世人之凌践荼毒，备罹惨痛。但当勇往直前，坚信不渝云云。白师生前，已身受世人之讥侮。宓从白师受学之日，已极为愤懑，而私心自誓，必当以耶稣所望于门徒者，躬行于吾身，以报本师，以殉真

① 《吴宓先生及其诗》。

② 《中国评论》。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

道。所患者，必近令力守沉默，而温、钱诸人一再传播其澜言，必未与之辩解，则世人或将认为必赞同其所议论，如简又文所云“知我者源宁也”之诬指之态度，此必所最痛心者也。至该文后半，则讥诋必爱彦之往事，指彦为 super-annuated Coquette^①，而必为中年无行之文士，以著其可鄙可笑之情形。不知必之爱彦，纯由发于至诚而合乎道德之真情，以云浪漫，犹嫌隔靴搔痒。呜呼，必为爱彦，费尽心力，受尽痛苦，结果名实两伤，不但毫无享受，而至今犹为人讥诋若此。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彼旧派以纳妾嫖妓为恋爱，新派以斗智佔对方便宜为恋爱者，焉能知必之用心，又焉能信必之行事哉？……

又按钱鍾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必，犹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必之优点，使必尤深痛愤。乃即以原件悉寄温君刊登，又复钱君短函(来函云候复)，告以稿已照寄。近今必沉默自守，与人无争，而犹屡遭针刺鞭挞。几于岩穴之间、斗室之内，亦无必一线生路者，可哀也已！……

4—5 贺麟来上课。必送之上汽车入城，告以钱所撰文。麟谓钱未为知必，但亦言之有理云云。必滋不悻。世中更无一人能慰藉、愿慰藉我者也。

下午2—3 王还^②、王原真^③二女生来，求讲书。商福家来，待王

① (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人。

② 王还(1912—)，女，原籍福建福州，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8年毕业于。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教英语，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教汉语，遂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至今。现在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③ 王原真(1916—)，女，河北束鹿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8年毕业后，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47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研修。1952年回香港，教授英语，后管理行政。退休前，任柏立基教育学院副院长。

荫南^① 函约晤。王寓北平，宣内，后百户庙 11 号。

晚作函致宪初，并述钱文事。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风。晨 9—10 上课。

贺麟来，相偕入城。宓在大众袜厂购人造丝袜一双（\$ 1.50），又欲购帽未成。即至青年会午餐。下午 1:30—3:30 在女院上课。欲为 K 借该院 Metaphysical Poets^② 一书，未得。

与绛珠约会于太庙。而王荫南电约，在来今雨轩坐候。乃径至太庙，遣人力车夫送柬与王君，及 4:10 绛珠来，在内院东边之井旁坐谈。（此宓 1934 年八月与彦会谈之处，遂复思彦不置。）绛珠近颇消瘦，述及其所爱之迅哥，似另眷一中学毕业之富家女郎，但又坚称决不移情。绛珠以此甚忧。据其所述平日爱迅之心情与事实，则绛珠之于迅哥，甚似二十年前彦之于毅。叶鹰君恒称法语 L'Amour est ingrat^③，则迅之弃珠，珠之痛苦，实意中事。爱之必殉也，如是夫。绛珠又谓其经济困窘，负债累累。宓愿借助以 \$ 100，珠亦欣受。时已 5:30 遂匆匆别。出园时，珠无意中与宓行甚密近。宓每认此为女子对男子无意中感激或爱恋之表示。宓得绛珠为友，亦滋乐。目前惟绛珠可与畅谈细论也。……

① 王荫南（1905—1944），名汝棠，字荫南，辽宁海城人。沈阳萃升书院毕业。任中学教员、报纸编辑。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到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爱国人士创办《光明夜报》《光明周刊》，并在东北流亡中学任教。又去张家口，任报社编辑，宣传抗日。1936 年 5 月到张学良将军西北总部任秘书。不久陪友人返北平就医，而西安事变发生，乃留北平任东北流亡学校教职。北平沦陷后，以报馆为掩护，从事抗日活动。1944 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惨遭杀害。

② 《玄学诗人》。指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个诗派。

③ 爱情是忘恩负义的（法文）。

宓至中央公园，则王荫南已留柬来令雨轩而去。宓乃急赴东安市场，而遇江亢虎于霞公府道上，立谈片刻。宓至东安市场，在五芳斋候。6:00 王荫南君来，便饭，谈甚洽。7—8 复至葆荣斋楼上(亦与彦同坐之处)茗叙。9:00 回校。

晚作函致绛珠，附寄支票 \$ 100。

四月一日 星期四

晴。无风。晨 8—10 上课，讲礼运并 Theories of Progress & Decadence^①。又考试学生。

10:30 周珏良来，相偕于 11:00 入城，至中央公园长美轩午饭。次至大陆汽车行雇定汽车(送清华 \$ 3.50，酒资 \$ 0.50，汽车牌 # 90 号)。次至前门城楼上俯瞰。乃至东车站。1:55 周煦良到，即同乘所订汽车至西郊成府槐树街 4 号严宅，坐谈。叔昭并留晚饭。至晚 9:00 乃偕珏良乘人力车回校。

煦良云，李健吾顷著三幕剧(已付某书店出版，在印刷中)曰《新学究》，以宓为题材，描写失实，而讽刺过恶，中述三事：(一)宓因心一不喜读《石头记》而离婚；(二)宓爱彦，同时并追求许多女子；(三)宓借钱与秦善璠，而时时逼索还债，且索重息。……此皆极不合事实。

按李之憾宓，盖因宓未尝出力使李得到清华任教授。古语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此则并无怨毒，而遭人攻诋，且以宓生平行事对友之忠诚，而被描写为类此之人物，实世事之最不公，而为宓所不堪忍受者矣。以此大为郁愤，觉非自杀离世不可矣！

① 关于进步和衰落的各种理论。

四月二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读 Marcel Proust 之书，盖觉 Proust = 贾宝玉；曹雪芹。又 Proust = 吴宓，但恐吾之小说不能作成耳。

昨晨致 K 短函，今午又致 K 短函，告以煦良不住此室，盼仍来见云云。

下午 2—5 煦良来，商定宴聚，介见宪初事。又偕访沈有鼎及珏良，均未遇。杂谈新诗。5:00 顷，别去。

晚黄品长来，详述其与陈慈晤谈之情形，谓慈已爱彼，而彼此皆剖心相示矣。又拟求为英文教员或本系助教。宓因关心 K 事，故略询究竟。

四月三日 星期六

晴。风。 校中已放春假。

晨 9:00 电宪初，约宴。宪初谓任何日皆可赴约。宓恐宪初疑煦不热心见伊，乃略告以煦到此后，忙于接洽燕京英文教授职事。又告宪初以《新学究》事。宪初谓该剧或非指宓，又谓好人必吃亏，宓可毋气苦云云。下午遂发柬函邀宴。本月六日。

上午 9:00 接绛珠平快函，附中学毕业时小照，述其所苦，即复一函慰之，并约后谈。

颀来，知芝润表妹已与汪君订婚，在南京举行，父席间甚乐，至醉云云。

晚 8—9 赴浦薛凤宅，应招而往，围棋二局。

7—8 方在厅中吟法文诗，而仆人吴延增自外来，适当宓背后，宓以其急欲回家，而遽窥宓隐，乘宓不备之时，宓大怒，责斥之。宓以此怒至明晨不息。宓明知宓之怒为不合理，为过度，然宓之性质正同

Marcel Proust, 神经受病, 不堪刺激, 郁积过久, 不克自制, 即强能自制, 则道德之得益而文艺之损失也。然 Proust 犹能一室属彼, 蛰居其中, 不与人接。而宓则多年操劳, 赁庑清华, 地为全校中心, 日夕受学生及人众环伺齐窥, 莫能自由接待朋友, 其感受压迫, 痛苦紧张, 更过 Proust 百倍矣。……

四月四日 星期日

晴。晨 9:00 珏良来过, 而煦良则未来。

接雪梅航空快函, 命宓为修改其寄复旦大学国文教授沈德建君湖南人。诗, 及联。上次雪梅来函表爱, 宓拒之, 实甚是。今相隔仅旬日, 而雪梅并不感见拒之苦, 转而致爱于沈君, 则雪梅之于婚姻, 无异于殉。宓幸始终拒绝二人, 否则宓又将失悔无地。宓即为修改妥适寄去。

11—12 K 来, 服褐色棉袍, 紫粉点外套。发已上卷, 盖皆以手为之。宓与 K 谈黄品长事。K 亦述其所助二人之事, 而谓慈并不爱黄。宓以《新学究》事告 K。K 谓宓之名大于李等。……K 未在此午饭。

下午 2:00 珏良来过。

4—6 学生卞慧新^① 导毕业生陈邈^② 音牧。来, 谈文学及职业问题。二生皆天津人。

6:00 至成府严景珊宅, 赴叔昭招宴。客为陈意女士、吴美饰, 健谈, 而益见憔悴。梁思庄女士、即吴鲁强夫人, 今寡居, 衣黑袍, 不施脂粉, 甚悲愁。杨开道夫人、瞿同祖字天况。及其夫人赵曾玖, 字佩琼, 所生女孩, 名耀简, 已呱呱在抱。曹君。景珊表弟, 燕京学生。主人则叔昭、煦良、珏良。席间进莲

① 卞慧新(1912—), 字伯耕, 天津人。清华大学历史系 1946 年毕业。曾任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② 陈邈, 字宗仁, 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心理系 1933 年毕业。

花白酒。宓强饮一盃，胃热如灼，殊碍卫生。饭后又观诸人斗纸牌。翻阅主人之照像册。

10:00 乘人力车回校，即寝。

四月五日 星期一

晴。春光大好，不能携心侣同游，怅惘殊深。

11—12 偕李赋宁散步，并邀其在此午餐。

下午，亦未多读书。煦良亦未来。

夕 6—8 王友竹来，在此晚餐，并同散步。又赴图书馆，看《时报》所载《虚无夫人》，无术阻止陈慎言之续撰此书，使彦读之，益怒宓，而宓乃更伤心也。

四月六日 星期二

晴。上午复李源澄^①函，谢赠《论学》一、二、三期。

午饭后，遣仆送函与叔昭。下午 2:00 煦良来。5:00 偕煦良同乘公共汽车入城。行至西直门，车坏。幸得后车兼载。6:00 至颐园。宓宴客（\$ 18.00），为介绍宪初与煦良。客如下：冯陈祖怡夫人，姚从吾、陈宜珍夫妇，陈梦家、赵萝蕤^②夫妇，黎宪初女士，煦良、叔

① 李源澄（1909—1958），字浚清，四川键为人。曾在四川大学从廖季平学经学。在开封从邵次公学历算，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诸子及明代理学。曾任教于苏州章氏国学研究会、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勉仁文学院。1949 年任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史地系主任。1950 年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副教授。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 年 5 月去世。

② 赵萝蕤（1912—1998），女，浙江杭县人。燕京大学 1932 年毕业后，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35 年毕业。写有多种题材的散文及新诗。1944 年至 1948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1948 年底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昭兄妹，宾主凡九人。宪初最后到，黑发黑衣，全身皆黑，反映红颜，甚增艳媚。但煦谓宪初笑中时露愁苦之容色。席间煦良为宪初劝酒，宪初即饮其大半。煦谓宪初意已无忤。宓是日饮酒未多，而醉，少顷即醒。8:00 和平汽车行（即叶企孙之仆金玉所办）之汽车 405 来（\$ 4.00），8:30 客散。席间宜珍对宓及众客，殊落寞而沉默，未嫁时力求亲近之情形，不留餘影矣。宓陪煦良、叔昭，乘汽车，至长安春饭店，访煦良之友丁燮和君，久待。10:00 丁归，携其妻之友刘女士，年甚稚，颇艳冶。并师大物理教授张君。丁君邀至北京饭店看跳舞。有美国旅行团。厅中正演儿童武技，殊殊心恶。及舞，煦良与叔昭对舞一场。11:00 宓陪叔昭乘汽车归。煦良留。宓送叔昭至其宅，乃返校。

按宓招煦良北来，本为介绍宪初。而煦良到此后，连日在燕京访其在苏州所识之范氏姊妹，并陪游园。今晚，又往访吴淑英女士，未值。且沈从文妹亦遇于筵次，对宪初殊不专心，亦不表示急切之诚心求识，此殊违宓意，然亦未可如何也。

致绛珠一函，约会。

四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上午 11:00 入城。在青年会午饭。

下午 1:30—3:30 在女院上课。上课前，绛珠来英文系读书室见宓。时另有一女生在室隅，绛珠假意询宓问题，而书“福生”二字于讲义页角，掷于宓前。宓悟。又有女生叶家璋、吴漱兰欲转入清华外文系二年级，来托询考事。

宓下课后，即至福生西餐馆，仍上次坐处，候绛珠。4:00 绛珠来，衣红袍，黄色外套，直谈至 6:30 始别。绛珠自言已与迅哥言归于好。绛珠询宓是否有心爱之女子。宓答以有，在清华。绛珠立猜得

是二月九日在宓室中所遇之人。谓是时见 K 与宓相遇之神情，已心知其然。（但宓未尝以 K 之姓名告绛珠）。绛珠略询情形，谓年龄悬殊，而 K 既未遭受恋爱之痛苦挫折，自必择年少而漂亮英俊之男子，宓殊不易得 K。且 K 之于宓，当以感激倚恃之成分为多，对宓恐不能有爱也云云。宓谓不计成败，不求结果，但尽吾心。单恋 K，而为 K 服役，在我亦甚乐，而不得不为之者也。……

6:30 至东兴楼，赴 Wattendorf 君招宴，客为 Miss Stevens, Mr. Reicher, Mrs. Beattie & Miss P. Beattie^①（母女）。9:00 回校。

四月八日 星期四

晨于枕上，作《赋赠绛珠女士》诗一首（初稿）。

一朵红云绕（映）世尘，绛珠仙草是前身。
多情自古须酬泪，妙慧微窥便识真。
气盛才高欣独（往）步，忘年同病许相亲。
久谈更觉言尤尽，坛庙雪窗亦（皆，记）素因。

即寄阅，越日得复函。又为绛珠写纪念册。

下午 3:00 入城。4:00 在中央公园晤胡蕴辉，步谈。又在长美轩茗坐。6:00 步行至东安市场润明楼，蕴辉约便宴。

8:00 在书摊徘徊。9:00 乘汽车回校，则煦良已在室中，是夜即宿此。但继烛而谈，直至 3:00 A.M. 始寝。所谈要点：（一）宓之爱彦，类煦之爱“三妹”，为今生最真且深之爱，失之至为可惜，实亦由宓等负其咎。（二）宓之爱 K（宓亦未尝以 K 之姓名告煦）殊不合理。

^① 贝蒂夫人和贝蒂小姐。

盖K年龄与宓悬殊，又在校负盛名，为一时翘楚，宓必不能得，徒眷恋而自误所余无多之年光耳云云。宓因谈及旧事，痛苦殊深，心热意沸，久久不能成寐。

四月九日 星期五

晴。宓早起，而煦安眠至10:30始起。上午从煦意，电约宪初游天坛，并在同和居晚宴，所约之期为明日(十日)。宪初即允诺，初接电时，意若甚欣欣。但过顷又来一电话，谓现略患伤风，明日恕不能赴约矣云云。

午饭后，偕煦至校门，宓乘公共汽车入城，在师大2—4上课。宓是日讲世运之升降及宗教问题，甚久而劳。因教授严鹤龄君在课堂中晕倒，仍在教员休息室养息，不能转动。宓殊深兔死狐悲之感。

王荫南君来访，乃于4:00偕至中央公园，在后河边茗叙，共读王君昨赠宓之五占诗数首。谈至6:00，宓乃乘公共汽车返校。

晚，早寝。

四月十日 星期六

晴。晨，散步小河边，观桃李花方盛开。撰讲义稿，未成。旋叔昭以电话来约。乃于11:30乘人力车至严宅，在叔昭处午饭。瞿同祖夫妇同食。瞿夫人仍着黑衣，鬓簪白小球花，盖居丧也。

下午叔昭邀游颐和园，乘人力车往。同游者(一)叔昭；(二)煦良；(三)瞿夫人赵曾玖；桐城籍，是日自言为李文忠公之内姪女，文忠乃其姑丈。又赵曾傅君即其兄。(四)孙增敏女士；杭州人，燕京家政系学生。(五)朱光潜君；(六)范权君；无锡人，协和医生，自言为薛桂轮之甥，曾在长安饭店见过宓。(七)(八)范权之妹范珣及范琦女士；燕京化学系学生。连宓共九人。

先是本年寒假中，煦良在苏州识范珣及琦。其家拟以珣嫁煦。故煦到此后，仍与珣、琦不断接洽，今日同游。以宓观之，则珣极平庸，不及宪初远甚。然亦难借簪代筹也。宓仍深欣赏瞿夫人赵曾玖之美。是日作淡装，服月白色（浅蓝）绸夹袍，青皮鞋，面容映丽，而臂圆肩广，腰厚臀肥，行时摇荡，益增健美。并令宓忆及去年八月之崔可石女士。……

2:30 入园，沿后山至清晏舫楼上坐息，茗谈。范权君沿途照像。诸人各携像机。瞿夫人及叔昭各为宓照一像。盖煦良与诸人荡小舟于湖中，而宓与瞿夫人及叔昭留坐楼中也。5:00 步出。沿湖滨行，至园外，各乘人力车归去。

宓于 6:30 抵校，在古月堂西餐社晚饭。又至洪谦君室中盘桓，至 8:30 方回室。

晚，大风，尘沙骤起。煦与宪初之不偶，殆天意矣。

昨致敬一函。今晚接绛珠来函，即复一函。

四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晨，阴。风。遂未电约宪初，而送一函与叔昭、煦良取进止。

下午 3:00 入城，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叔昭已先在，旋煦良、珣良均来，遇杨为桢、程希孟君。由宓电约宪初。约近 5:00，宪初来，着深紫色小花袍，黄色外套。仍患咳嗽。少坐，同游步。由煦良邀请至玉华台晚饭。进酒甚多。煦良兴甚豪，频劝酒，而宪初亦饮之甚多。窥其情形，似孟光已接了梁鸿案矣。宓是日仍感踧踖，对宪初多失态而且自伤旧事，郁郁不乐。然宓介绍之责已尽，今后煦良与宪初当听其自然发展矣。

8:30 散。宓等乘清华汽车回校。在汽车中与煦良握别。煦良定明日南下。

〔补〕又九日在师大借得“Metaphysical Poets”(Grierson)^①一部，喜甚。即于今日晨送交K备用。附函，请于便中来此晤见云云。

又，日昨接温源宁寄回宓三月二十日所寄去之钱锺书撰《论吴宓之诗》一文。附函，谓半月前钱君曾致温君一函，中论宓诗，命刊登《天下》，业已登入。今此文更详，碍难重登。应由钱君负其责也云云。宓即又以原稿，并温函，寄回牛津钱君收，以了此公案云。

晚 10—11 李旭宇屈庵，湖南人，师大附中及华北大学历史教员，《史地月刊》编辑，曾通函。来访，述其编撰《史地月刊》之经过。宓颇嘉其作事之热心与毅力，乃为述宓昔年编撰《学衡》之往史。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一

阴，颇寒。晨 9—10 上课。11—12 赴系中会议。

接学淑禀。即复，认捐其肄业之景海女校新礼堂椅六架，值 \$ 66。颇嫌其太多，但为使校中人满意，为淑等姊妹三人在该校之便利。宓一身生命将尽，有钱亦无所用之也。

下午为本校学生江西徐干张志岳^②改阅其选录之诗稿。张有函来，并赋呈宓二诗，另录。

3:00 张清常来，赠宓《如此家庭》《江亭恨》合刊一册。并携来敬复函，中述病状，其情则甚显。宓即于夕间重读清常所赠之小说，感触极深。而天雨，甚寒。俯仰身世，觉万分凄凉，几于有生如死矣。

① 《玄学诗人》格思森(教授的著作)。

② 张志岳(1911—1993)，江西徐干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8年毕业后，任昆明昆华女中、昆明女子师范教员。1940年至1951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助教、讲师。1951年至1954年任长春会计专科学校语文教员。1954年调至哈尔滨师范学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88年退休。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二

阴，仍小寒。晨 8—10 上课。

上午，接 Harriet 三月十二日自美国 Florida 省 St. Augustine^① 旅次来长函。知于去年十二月中辞去保险公司职务，奉母南游，至其弟肄业之大学，并历游 Florida 省沿海各地，心情甚为愉快云云。阅之甚为 H 慰。以 H 在保险公司任职，久困而郁苦也。因甚悔宓前者致 H 邀游中国之两函，恐无好结果，反伤害理想之友谊也。

夕，贺麟来。与谈宓之遭遇，仍不甚合。盖麟于实际生活，知用权术，不若宓之实行一己之理想，而动辄得咎也。

读《十力语要》。

晚，施闰诒来。杨知礼^② 来。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晨 9—10 上课。

绛珠来(服装如前，但面容较丰)，在室中坐待，杂谈至 12:30，在此午饭(西餐)，并作种种游戏。绛珠饭毕即去。

下午 2—3 昼寝。3—4 浴。绛珠来，未值。6:30 绛珠又偕其所爱之迅哥即朱崇信君同来，告别，回城。朱君系初见，似甚质伟而老成。时宓正极烦闷，方欲写信与绛珠也。

今日上午，接宪初十二日函，拟约煦良等在北海仿膳宴叙。即于

① 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廷港。

② 杨知礼(1911—)，福建晋江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后回泰国，先后在泰国泰生保险公司、机械工程公司、京都银行、合众银行曼谷分行、国联投资保险有限公司、泰国投资有限公司工作。现任泰国曼谷公寓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任朱拉隆功大学东方语文系特别讲师。

夕间回一电话,告以煦良已返沪等情。宪初似已倾心于煦良。由是益知女子若爱男子,则能为格外之牺牲。若其不爱,则并寻常之词色而吝不肯假。亦可云,女子之于爱,实较男子真切也。

晚,颀来。

四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暖。晨8—10上课。

下午,为卞慧新君别号僧慧,天津人,年三十。本校历史系三年级生。评改其诗稿。卞亦有赋呈宓诗一首,另录。

4—6卞之友张志岳君如约来,款以茶点,谈诗。

是日下午,谭允义来,求写纪念册。又秦善璠来。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五

阴。风。晨9:00入城。赴琉璃厂师大,领取数月来之薪金。11:00至簾子库姑母宅,即在宅中午饭。以\$200借呈姑母,存为家用。芝润表妹已与汪君文定。姑母劝宓纳妾,居住城中。宓以此举殊非宓当年离婚求爱、以道德理想用入男女关系之本意,辞谢之。

下午2—4,在师大上课。4:00回校。

5—6卞慧新来。

6:00赴王文显夫妇招宴。陪美国Yale教授Alexander Dean^①。

7:00又同陪该教授夫妇至后工字厅。该教授为外文系学生演讲,直至10:30始散。在会中,见K,着新制之蓝大衣,发已半卷,颇轻倩。然隔座,未交谈。

^① 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迪安。

四月十七日 星期六

阴。读书。看报。拟讲义稿。郁郁不舒。叶企孙来晚饭。晚，黄品长来。

四月十八日 星期日

阴。终日复阅 K 之毕业论文，详加校改。至夕始毕，即封固送去。而叶企孙来，遂同散步，又至其宅中晚饭。阅冯锐^①夫人所撰冯一生事略，及其被杀之冤状。宓因冯夫妇与熊氏之关系，又思及彦。

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阴。风。上午 9—10 上课。11—12 王文显来，述系中人员更动之计划。(一)陈福田谓学生不满意于王友竹(恐是陈欲用其自荐之人)，下年拟不聘王友竹为助教。(二)陈福田荐黄品长为英文教员，以继王友竹，拟即聘用。(三)蒋恩钿辞职，拟以高棣华继任外国语文系主任室助教。以上宓皆表示赞成。至陈福田又荐郑朝宗，宓则力言其不可。又谈系中教授继任问题。宓荐杨宗翰，王君允相机图之。

午饭后，见王友竹，即具告之。旋商定，王友竹仍留清华，任宓《翻译》一门助教，月薪虽 \$ 30 亦可。乃即具函请求，得王主任复，允办。

^① 冯锐(1897—1936)，字梯霞，广东番禺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及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历任东南大学教育科及农科教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试验区主任，江苏农矿厅技正。1931 年任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后任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局长兼蔗糖营造场总经理，广东粮食调节委员会委员。

下午,复阅黄品长论文。致绛珠一函,详释纪念册中二诗之意。

夕,洪谦来。微雨。

晚,复阅邵景渊^①译 A. E. Houseman^② 诗,至深夜。因王友竹事,并自动身世之感,甚觉悲愤云。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风。晨 8—10 上课。昨日下午,致 K 一函,盼便中来此一晤。

下午 2—3 卢明德、罗懋德来。卢托荐任浙江大学教授,罗托荐任本校希腊文讲师;盖来访者必为俗事,必有所图利者,必深滋不怍云。

4:00 贺麟来。5:00 顷,麟至荷花池散步,而 K 来,着新制之蓝大衣,酱色绵袍。较前消瘦,未及多谈。宓告以麟在此, K 匆匆便去(然仍为麟所见)。宓以久不见 K, K 来又值麟在,深憾麟之在此。但未表示,仍偕麟散步,晚饭。

晚,作短函致 K, 约其日内再来。

麟示报(New York Nation)^③ 载美国与白璧德师齐名同道,而为宓等所最敬奉之穆尔先生 Mr. Paul Elmer More, 已于三月九日逝世。伤哉! 而该报于社论中,撰 The Last Puritan^④ 一条,论穆尔先生之

① 邵景渊(1913—),女,浙江绍兴陶堰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曾在云南大学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② Alfred Edward Housman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1859—1936),英国学者和著名诗人。他的抒情诗以朴实的文字表达了浪漫主义的悲观情绪。

③ 《纽约国民报》。

④ 《最后的清教徒》。这原是西班牙哲学家和文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桑塔亚纳(1863—1952)所写的一部小说名,《纽约国民报》社论以此为题评论保罗·埃尔玛·穆尔先生。

一生，多致讥诋之辞。谓先生持身过严。晚年述作，只阐明禁欲修德之要，而举世注意此事者，不过先生一人。该书不啻先生自己与自己辩证云云。然以宓所窥见，则穆尔先生，虽著书发明身心性命之精旨，其人实极富于诗情及风趣者。昔白璧德师尝言，彼乃一Aristotelian^①，而穆尔先生乃一Platonist^②。此语最得其要。惟然，故宓之受穆尔先生之影响，恐尚过所受于白璧德师者。二先生晚年持论虽有不同，然只方向之差，先后缓急之异，根本全体决无不同。盖白师以道德为言，穆尔先生以宗教为属，二先生皆以宗教为道德之根据者也。……呜呼，自穆尔先生之逝，西洋贤哲中，无足动宓等之热诚皈依崇拜者矣。虽有之，则学者与哲师耳。未能兼具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之性行，悲天悯人，以化民教世为志业者也。宓之崇拜白师与穆尔先生，只以是故，非世俗攻诋我者之所能知能解也。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晨9—10上课。

11:00入城，在青年会午餐。

下午1:30—3:30，在女院上课。女生叶家璋、吴漱兰来见，为投考事。绛珠来，面交一函，内附伊“叛逆的女性”小照，并约明日来清华商谈某事。

4:00回校，倦甚。日来春情难遣，感伤身世，极为悲郁。

张志岳昨呈宓一诗（五律）。宓则草成《清华成立纪念节感怀作》一诗（七律），交张君评正。（该诗另录）。

① 亚里士多德学派。

② 柏拉图主义者。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晨 8—10 上课。

正午，待 K 来。至 12:30，K 果来电话，旋即自至。在此午餐。盖 K 欲入城探刘佩兰病。而女生宿舍厨人备膳迟缓，K 急，遂到此午餐。餐已，即匆匆去。K 是日服蓝色夹袍，外罩蓝大衣。确较前瘦。发仍卷，云仍将短发而不电烫，因其母不许云。又谓春假中，因陪侍由青岛该地大学三年级生。来此之女友孙君贝满同学。游览，故未能来看必云云。

下午 3:00 朱光潜来，稍坐，即往演讲。

绛珠来，直谈至 5:30。绛珠赠我毕业冠服之照像一帧。绛珠此来，盖因其所爱之迅哥，得校中院长及教授之助，代缴或免付学膳费，而可赴美国 M. I. T. 留学三年，只须自备旅费及每月膳食零用之费（三年需至少四千元）。绛珠锐志代迅筹措，拟借之于宓。宓知其意，即先述宓之实情，及以往助友之失望。次则直述宓之不能资借。绛珠辞去。其时，宓与绛珠各皆更佯为和蔼亲近，以掩其实际之失望。然一念男女友生之来接近我者，靡不为得宓事实或经济之援助，纯为道义爱情者固不可期，即只为闲谈或共游乐，而无其他目的者，亦几于无有。呜呼，难哉！

6—7 陈国华来，王友竹陪待，并有林丰、张天开，邀至西餐社共膳。陈现任暹京中华中学训育主任兼教员。宓询 Sod 及陈仰贤消息。据云，Sod 以地位关系，不甚与华侨来往。贤则曾见一次，亦不知其详情云云。

晚，甚觉悲郁。读《蒹葭楼诗》集，反复，甚多感悟。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上午 9—10 上课。出作文题。

坐院中海棠花下,读《蒹葭楼诗》,于晦师之情志益明。

下午 1:00 入城,2—4 在师大上课,写 Shelley 诗句二段,以明吾志。又初讲恋爱问题。4:00 回校。

5:00 K 来,着白黑花格布夹袍,蓝大衣。送复钞之毕业论文,又闲谈。在此匆匆晚饭。6:15 去,云赴燕京迎候城中来客。

晚 7—8 E 友竹来,陈国华赠宓其与汪君合著之《秣华集》诗集一册。宓乃报以《吴宓诗集》一部云。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风。是日为清华成立纪念节之前日(明日为正日),已甚热闹。宓以屡年参与此会,随众周旋,独无妻友,悲苦厌倦已极;而今年校中更请胡适演讲考证学之来源,使宓列坐恭听,宓尤不耐,乃决入城避之,遂于今日上午 11:00 入城。至中央公园长美轩,独坐,午餐,阅报,但心神翻觉爽快。

下午 2:00 至姑母宅,侍姑母谈。宓谓二十年前,宓常来姑母宅中食宿,以此为家。今经过结婚、离婚之一幕,心一南迁,宓仍独来姑母宅中留住,其景象无殊昔年。然一生已耗尽。宓由少而老,可胜悲叹!

4:00 出,至鹿鸣春定菜(\$ 5.10),为明日正午在姑母家便宴。次至青年会便餐,遇方纲等。

5:00 至箭厂胡同 12 号王烈(霖之)^①宅,(电话 E 2951),赴国际

① 王烈(1887—1957),字霖之,浙江萧山。1909 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理科地质门。1911 年赴德国学习地质、矿物及岩石学。回国后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后,随北大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地理地质系教授。1946 年复员后仍任北京大学教授。

文艺谈话会。由王蘅芬女士招待。来宾有孙福熙^①君,述去年有法国女士某,到上海,必欲嫁一中国文士,而终身忠爱以对之;乃卒无所遇,怏怏而归法国。惜必不遇此等异邦女士也!又,是日会中,有汪德耀君携来其未婚妻王女士,年少而貌美,则是黄伟惠女士终被弃矣。他人如此,我则如彼,结果适反,岂能不伤心!旋约定五月十六日由宓邀请会众至清华,而推诗人徐芳女士演讲云。

7:00 散,宓即赶至前门外,煤市街39号,江亢虎宅(电话S. 383),赴邀演讲。先至对门之富源楼酒馆便宴,客共一桌,江夫人卢岫巽亦在。8:00至江宅,即入座,宓为诸生讲《西方中庸学说》,江君所命题。又答问,更与江君夫妇略叙谈。江夫人评宓为scheming^②之女子。……

10:00 江君雇汽车送宓至姑母宅,即寝。寝后,阅江君近撰各文之印册。

是晨电宪初,告以将入城,并告以姑母宅中电话。宪初谓今日下午原拟来清华一游,旋以天气不佳而止,云云。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是日,宓在城中。

上午9—11偕润、颐、讷、洗,步行至北海(由后门入)散步,春景

① 孙福熙(1898—1962),字春荈,浙江绍兴人。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1920赴法国勤工俭学,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习绘画和雕塑。1925年回国。1928年任西湖艺术院教授,主编艺术杂志《飘》,文学杂志《文艺茶话》。1938年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任绍兴稽山中学校长。1939年任昆明友仁幼稚学校校长,同时执教于东方语文专科学校。1940年后主编《呈贡县志》和《旅行杂志》。1948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49年任上海中学校长。1951年调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晚年担任北京编译社编译。

② 富于心计的。

至佳。遇陈寅恪夫妇。念昔居南月牙胡同之时，忽将卜稔，不胜惊悼。归姑母宅中，午饭。必备肴饌佐餐。

下午，风。携洗(二毛)至亮果厂，小取灯胡同 16 号，访郭麟阁君。3:00 后，至三眼井 27 号严既澄宅，知其二子皆患猩红热，未能留。即携洗归姑母宅。与洗嬉戏，洗殊可爱，今九岁矣，即宓离婚之年所生，……又读《北洋画报》旧藏多期。其中左右所撰之《软语》甚好，是能了解爱情而又洞明世故者之作。

在姑母宅中晚饭，晚早寝。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晨起，与润、颀早膳。9—10 偕颀步行，且谈，直至南池口。宓乃至欧美同学会阅报，遇潘渊。10:00 至凌风号剪发。旋至青年会。12:00 回校。

下午，休息。

接李唐晏(仲婴)函，知卢月化女士 Lucy^① 已由法回国，撰 *La jeune fille Chinoise d'après Hong-lou-meng*^②。在巴黎大学得文学博士学位。仲婴盖欲宓助伊在上海、南京谋教职。仲婴虽情意甚殷，然亦可证，诸友非有求托必办理或帮助之事，即不来函也！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小风。上午 8—10 上课。

下午，贺麟来。

4:00 李赋宁来，同至陈寅恪宅，共乘人力车，至燕京西校门

① 露西。

② 根据《红楼梦》(的描写所刻画的)中国青年女性。

外，迤西之吴鼎昌花园(原为庆王园宅)，观海棠，凡四株，极盛大。寅恪昔年有诗咏之。时适吴君之四女公子，及其情郎(二人皆燕京学生)，在海棠花下坐叙，乃并邀宓等另桌而坐，且以茶点糖果款待。

6:00 仍乘人力车回校。邀李赋宁至西餐社晚餐，遇田兴智等。

晚，复读 K 之毕业论文。上次所列示者，K 未尽细心遵改，致宓又细校一过，费时不少，于明晨送去。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晴。上午 9—10 上课。11:00 入城，在青年会午饭。

下午 1—3 在女院上课。吴漱兰来取考题，收 \$ 0.50 元。

3:00 课毕，遇绛珠询宓行止，宓即至青年会，绛珠果来，同茶叙。

4:30 同至中央公园游步，遇夏元璪^① 偕其第二夫人王鹂同游(绛珠云)。旋与绛珠在来今雨轩茗坐。绛珠言，迅自筹款，已得半数。但珠拟助以 \$ 500，仍盼宓设法代借，愿出利息。宓答以当竭力图之。

6:00 出园，绛珠乘电车归去。宓亦乘 6:00 汽车回校。

晚 8—9 方琦德^② 来问译书疑难。

① 夏元璪(1885—1945)，字浮筠，浙江余杭人。德国柏林大学理学博士。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兼教授。1932 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4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36 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同济大学工学院教授。1937 年任上海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

② 方琦德(1913—1972)，安徽桐城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到南京任平津流亡同学会支部书记。后到安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 年，到皖东参加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1946 年北撤到山东。1949 年南下浙江，先后任杭州市副市长，浙江省民政厅长，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晨8—10上课。张志岳和宓纪念节感怀诗(另录)。

10—11周叔昭来,谈及煦良在燕京任教授,颇有望。又述煦良上次北来,三访吴淑英女士,未遇。顷始知系蠹仆未予通报,已严责该仆等情。观叔昭之意,盖极欲介绍吴淑英与煦良。则宪初事恐不能有结果。宓今省识世情,对任何事,皆不能热心而强行之矣。

下午,心甚郁郁,读《小说述略》(英文)。

夕,黄品长来。又叶企孙、浦薛凤来。

日昨得常燕生^①寄示近诗,甚佳。又张济人(正仁)寄示《济人诗存》及《华胥游》两集,俟另评叙。

今午,为毕业论文封面事,致K及王作民各一函。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院中海棠方盛开。晨,方拟撰讲义,而8:30王作民来,折白丁香花一束赠宓,取水,插于壶中,以宓处无花瓶。作民方整理间,而敬来,宓为介绍。敬欲去,宓追留之,作民乃辞去。宓即陪敬谈,9—11凡二小时。因述芝润表妹婚事。宓为敬述婚姻之方术及人生之艰困,敬潸然泪下矣。临行,握手,约再来。

敬去不久,11:00 K来,送还毕业论文,及封面纸,遂即在此同午餐。12:15去。K是日着新制之蓝布长衫,薄施脂粉,而天然健美,

^① 常燕生(1898—1947),山西榆次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北师大附中、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员,燕京大学教授,爱国中学校长,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川康农工学院、华西大学、齐鲁大学教授。1925年参加中国青年党,曾当选为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第一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自饶丰艳。宓是日与K随意杂谈,极觉自然而舒适。K述同学等之周旋情形,宓劝其宜假以词色,同出就餐观电影,K领之。……K又谓某时时出怨言,而伊则甚不乐闻此。按此等心情,宓昔不解,而今则能悉矣。又按宓爱K之心殊真切而自然,明知其不适宜而难成事,顾又未能移此心以爱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

下午1:00入城。汽车中遇黄品长介绍程明洲,即作《给我们自由!》之学生。2—4在师大上课,讲爱情与婚姻问题。

4:00与黎锦熙君谈片刻。即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座,坐待。4:30宪初来,服酱色夹袍,米色外套,5:30去。是日谈话甚从容。宓为述煦良、叔昭等近情。宪初似甚满意煦良。宪初昨夕尚致宓一函,亦询煦良消息,前途或可融洽。鍾建閔(介民)君独在邻座。宪初去后,宓即与鍾君谈,并遇江亢虎夫妇。6:30邀鍾君至颐园晚餐(\$3.30)。鍾君饮白酒,宓饮黄酒。鍾君述《北平晨报》改组之计划,宓允力助。8:20别。

宓至青年会,遇瞿同祖夫妇及叔昭,而赋宁、珏良亦在邻桌。9:00回校。

是晨接刘健(天行)函,及诗。晚接纪云秀函。思宓恐将悬空以没世,惟藉友生之慰情以生耳!

五月一日 星期六

阴。晨,为K写毕业论文封面。又三校论文以归之。

9—12重庆私立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君来,四十五岁。持温源宁介绍函。谈次,始知与碧柳极稔,光午亦夙好。杨君乃一理想的实行家,本其Quaker^①派之宗派信仰及精神,办学治事,甚精勤而有恒。

①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贵格会。

谈甚洽。宓乃自述平生志事大略，杨君谓对宓甚倾服，惟离婚殊不赞成云云。杨君在此午餐，而其乡学生李廷尧来，遂同餐。1:00 辞去。

下午，校阅方琦德译易卜生剧本，以充毕业论文。

夕，施闾浩来。

五月二日 星期日

晴。上午读书。正午陈益^①、蒋恩钿在工字厅行结婚礼。宓初拟往观礼，旋觉悲郁而止；乃赴古月堂用西餐。毕，在李谟炽室中坐谈，翻阅画报。

下午，读书。写信。

晚，早寝。

上午，王友竹来，宓为述所感伤，旋复悔之。今后当自惜精力，勿多纵谈。

五月三日 星期一

晴。上午 9—10 上课。致敬短函，言愿力助敬事。

下午读书。3—4 之间，K 来。着绿绸长衫，白绒空罩褂，黑白鞋，绿黄色短袜，裸跣。K 言，即赴香山，因觉身体不适云云。K 去后，宓反悲郁。盖一年以来，K 对宓实较亲近，常来看宓，而不矜不假，态度极自然；宓亦然。但一思年龄悬殊，师生恋爱二层，则殊恐负 K，不寒而慄。自觉比去年老甚，而亦不若去年之勇敢而热烈也。奈何！奈何！

夕，王友竹来。

^① 陈益(1908—)，字谦受，江苏吴县人。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2 年毕业。时在北平中孚银行服务。

晚,陈昌年、方琦德来。

五月四日 星期二

晴。上午8—10上课。10—11赴图书馆为K查书。

接煦良函,言李健吾之《新学究》剧本已出版,劝读时宜冷静处之云云。珏良来,在此午饭。

下午贺麟来,嘱润色其所撰《族谱序》。

晚,麟迟归,致宓亦未能安寝。每思一己婚姻恋爱失败,栖身无所,不获安居,辄用悲伤。

是晚孙晋三^①、章克桢来。

五月五日 星期三

晴。上午9—10上课。10—11黄品长来,同游步。

11:00入城。在青年会午餐。下午1—3在女院上课。是日小考。陈慧索文稿,为女院季刊用。倦甚,故于4:00即回校。为K在女院借得Chief European Dramatists^②一册。即送往。

晚8—10赴选系指导演讲,潘教务长主席。宓代表外文系,每年之恒例也。

五月六日 星期四

晴。上午8—10上课。

① 孙晋三(1914—),江苏松江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毕业,时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考取清华留美公费生。

② 《欧洲主要剧作家》。剧本选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西洋戏剧》课程用书。

许思园^① 得被命赴欧研究考察一年，闻之甚喜，即复详函，介绍田德望、庄士敦等。又以思园借用宓之 \$ 200 移赠张载人。

下午，休息。4—6 赴教授会。听陈博生^② 讲《日本事情》，极精畅。毕，同诸人赴古月堂西餐社晚饭。（K 来，还书，未值。）

7:30 归，小雨。于古月堂院中遇 K 及张肖虎等亦往用餐，颌首为礼。

五月七日 星期五

晴。 上午 9—10 上课。

致宪初短函，以煦来函封示之。

敬复宓函，堪叹师道凌夷云云。

因校阅王作民女士译之 Shelley's Letters to Harriet^③，遂译成 Shelley "To Harriet" (May 1814)^④ 诗一首（新体）。宓校阅此译稿，辄念及徐志摩、陈遑二君之生平，尤痛感宓之过去。雪莱此诸函中对其妻所表示者，正即宓一九二八秋冬间之心情，刻骨透切。而今译之诗，绝类宓数年前致彦函中之语意，而一念宓之所享受者，尚远不及雪莱，痛苦艰难则有过之，更觉凄惨不胜矣。

① 许思园(1907—1974)，原名寿康，号思玄，江苏无锡人。上海大同大学肄业，游学法国。曾任中央大学教授。1947 年任教于无锡私立江南大学研究院哲学所，并办《东方与西方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

② 陈博生(1891—1957)，字渊泉，福建闽侯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1918 年任北京《晨钟报》编辑；同年 12 月任《晨报》总编辑。1930 年《晨报》改名为《北平晨报》，任社长兼总主笔。其间曾游学欧洲，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1936 年任中央通讯社驻东京特派员，抗战爆发后回国，任中央社总编辑，《中央日报》重庆版社长兼总主笔，第一至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8 年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 年去台湾。1950 年辞去中央社总编辑职务，专任“立法委员”。

③ 雪莱致(妻子)哈里耶特的信札。

④ 雪莱《致哈里耶特》(1814 年 5 月)。

方于午饭后,赶抄所译之诗,以寄示王作民,而夏鼐来见,宓拒之。彼坚欲见宓,乃怒斥之,而去。虽开罪,亦末如之何也已!

1:00 入城。2—4 在师大上课。在师大图书馆,为 K 借得 Chief British Dramatists^① 一册,甚喜。4:00 偕周榆瑞至中央公园游玩,牡丹盛开,藤花尤茂。即在长美轩晚饭。出园略迟。6:10 之清华汽车适已开过。宓殊懊丧。只得乘电车至青年会坐待久久,乃卒乘 9:00 之汽车回校。

抵,即以借来之书送给 K。明日见 K,谓晚归见书,甚喜云云。

五月八日 星期六

晴。上午接吕碧城女士,由香港山光道 12 号,寄来《晓珠词》20 部,索宓《诗集》,遂又寄一部与之。

写旧译 Christina Rossetti 生日诗二首,以贺叔昭生日。

11—12 K 来,穿白衫黑裙之体操衣,上罩蓝大衣。宓告 K 言出洋无望。K 力留宓在此,勿他往,夏间亦勿赴日本,俾助 K 办系中各事。宓谓极所乐为。K 又谓所受宓之惠太多,不知将何以报答云云。K 留现代诗一篇,求宓代作解释之文,以备交卷,而去。

12:00 乘人力车至成府严宅,景珊已归。是日为叔昭生日,蒙招宴。客凡二桌,皆常相过从者。其中仍以瞿夫人赵曾玖为最美,吴淑英亦倩雅可爱。下年,景珊夫妇将赴济宁;瞿同祖君亦留学英伦;即此小团体,类似宓之亲戚朋友者,亦将分散,真不胜离合之感!

下午 3:00 回清华,休息。校阅译稿。在叔昭处,偶阅今日《实报》,知熊、毛夫妇昨由沪到此。

① 《英国主要剧作家》(剧本选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西洋戏剧》课程用书。

晚饭时，叶企孙来言，昨归自南京。熊、毛夫妇由天津上火车，同车（均头等）到平。在车中谈话，多系爪哇之游。企孙又谓熊须发皆白，然甚健旺活泼。毛则比昔较肥较老。至其夫妇间之情形，似为 normal^①，无甚奇异云云。此事又震撼宓之心情，旋函绛珠，约晤，拟与商此事云。

五月九日 星期日

晴。 终日校阅王作民之译稿，所感极多。觉宓之痛苦心情，益似雪莱。

晨 8—10 为 K 撰就 Burnt Norton^② 诗之大旨说明，即送去，并约晚晤。终日校阅译稿极倦。

晚 9:00 K 来，坐不久即去。K 服淡黄色而有小红青点之长衫，外罩蓝大衣。宓本多郁苦之怀，见 K 乃觉不能述说；而 K 亦似因被约勉强来者，故此会殊不欢。宓言及熊、毛来平事，K 若甚怒，云“谁知道若辈将如何！”又云熊、毛将赴青岛（据企孙言，彼等拟住平十馀日）。宓言此室四周，声音太多，蛙鸣蝉噪，夏日尤不易静养。K 谓每夜恒多梦云云。K 去后，宓觉悲甚，从知欢会必出偶然，邀约必乏兴趣也。……

五月十日 星期一

晴。 上午未上英文课。终日未出室门一步，校阅王作民之译稿。下午 4:00 完，即送去。

绛珠来电话，宓复谓星期三再谈。旋又致绛珠一函，述所事，请

① 正常的。

② 伯恩特·诺顿。

其筹思。

晚，致林慰君一函，邀十六日来此赴会。并谓有事必极愿为之尽力云云。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 8—10 上课。校中新购报时电气笛，装置大钟旁，自本日起放演，每日定 7:30、12:00、9:00、10:45 四次。其声粗劣，刺激神经，至为痛苦。宓殊为感愤。午饭时，与古月堂诸教授议，合词反对。乃于下午由宓起草，作函致秘书长沈履君，力斥此器之不合，请即取消。连署者约十人。

上午 11—12 孔繁霭陪李锡恩来，言东北教育救济处本年招考留学生，拟不聘宓为考试委员云云。

下午，读《遐庵丛稿》，叶恭绰著，郑洪年等编。乃 1929 年叶公五十寿辰之纪念所作。宓尤注意其诗中哀悼其亡妾净持之作。盖文人之情必寄托于一女子，惟问其所寄托者为何如人耳。

夕，阅女院小考卷。

晚饭后，在赵访熊室中，与众坐谈。

晚 9:00，电气笛又响。宓愤甚，电询校长、秘书长宅中，知方在工字厅宴会。乃即于 9:30 上校长、秘书长短函，请暂停放射电气笛。于是 10:45 之一次，遂未放射。云校长有命令也。

晚 8—9，田德望之友温锡增（益斋）来，谈田君之未婚妻刘女士（刘仙洲教授之女）出洋事。

五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 9—10 上课。

10—11 与贺麟谈。宓告以熊、毛来平消息。麟谓拟邀宴，且求

熊公写宗祠匾。宓遂托麟乘机求彦与宓会晤一次。麟不愿与彦谈话中提及宓。于是宓乃改请麟带一开口信与彦，信内仅言宓极盼与彦一晤。其会晤之时间、地点、方式、态度等，由彦指定，宓必恪遵。如彦必不肯见，宓亦当不再渎扰云云。此层麟允行。宓乃于 11:00 入城，在青年会午餐，即赴女院，在彼间写就致彦之函，如上云云。即邮寄麟收，备用。

1—3，在女院上课。3—4 与绛珠在青年会茶叙。以上所拟办法告绛珠。伊谓所代筹者亦约略如此；并谓如有可助宓处，愿尽力云云。绛珠谓以前经手学联公款，今需交代，而曾挪用，故求再借 \$ 100。宓立允之。连前共借去 \$ 200 矣。

4—5 与绛珠同乘清华汽车返校。绛珠往访迅哥。7:00 来取款。少坐，即回城中去。

晚 8—9 张景桂来，缴翻译课卷。

宓等之连名函，送交秘书长之后，今日电气笛暂停。

五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 昨夕卫士生来，宿此。宓先寝，未及晤。今晨共早餐。卫君自愿往见彦，劝其与宓一晤；俾宓得安心而资结束。因筹思会晤地点。宓谓可由彦抉择，宓闻召即至云云。

宓于 8—10 上课。10—11 仍与卫君在室中谈。卫言常见熊鼎女士。伊不甚赞成其父，且恒 tease^① 彦。又甚同情于宓云云。卫君又劝宓结婚，谓即年甫过二十之女子，苟能得之，亦毋须迟惑云云。而邵森棣（本系二年级女生，从宓上课）来，因共谈至 12:00。卫君邀邵女士外出午餐。宓赴古月堂午餐。

① 取笑。

下午1—3王作民来,共校其译稿,整理完妥。又谈其出洋问题,及邵森棣之恋爱问题。又请宓讲诗。即日前为K所解答者也。

3—4章克桢来,求谋职事。4—5昼寝,倦极。

5—7靳文翰(Vachel King)来,弈,并留其晚餐。

晚,早寝。

五月十四日 星期五

昨夜大雷雨,今日凉甚。大异前数日之热。

晨9—10上课。10—11方琦德来,为其毕业论文题答。

接绛珠函,即复短简。

下午1:00入城,2—4在师大上课。

4:00回校,5:00抵。旋K来,宓披浴氈而见。K穿绿绸衫,蓝大衣。裸腿,短翻袜,黑白鞋。而右腿膝受伤,施绵贴。K以装订好之毕业论文示宓。又商谈职事问题。

晚8—9赵德尊^①来,缴毕业论文。

五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晨9:00蒋振东^②来,续缴毕业论文。

为学生写纪念册,休息。

正午12:00绛珠来电话,旋即自至。在此午饭(西餐)。直谈至

^① 赵德尊(1914—),辽宁辽中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任中共特委统战部长、地委书记。1943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秘书长等。1979年至1985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政法委员会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② 蒋振东(1915—),河南南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7年毕业。

下午 3:00 始去，往见迅哥。

4—7 李赋宁来，同散步，又进馄饨。又同在此晚饭。赋宁示我李健吾著三幕剧《新学究》。晚 8—10 读之，甚增感伤。细察全剧，盖模仿 Molière's "Misanthrope"^①，目的在讽刺而滑稽，未必专为攻诋宓而作。然取材既太沾实，而叙事则又失真。如剧中（一）康如水即吴宓（二）谢淑义即毛彦文（三）朱润英即欧阳采薇。而谓康助谢留学款 \$2000，竟以此为求爱求婚之口实。而谢径慨然偿还此款。又如康爱谢又爱朱及其他妇女，被人当面揭破，此皆与宓所行全然相反。呜呼，宓一生以道德、爱情合一为职志。今世恋爱婚姻之成功者，其聪明多过于宓，其仁厚忠诚，尽礼尽情，损己为人处，必不如宓也。谁其知我哉？谁其慰我哉？……

9—10 黄品长来。

五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天气极佳。上午督仆（吴延增）清理室中各桌及窗台堆置之杂物信件等。并另排桌椅，以备客来，下午国际文艺谈话会在宓室中开会，由宓作主人，茶点仅费 \$2.00。

下午 1:30 王蔼芬女士先到，盖在欧未与蒋公子结婚，似若有隐痛者。然仍从容大雅，应对裕如，不愧交际长才。宓与谈欧洲情形，其见解甚高超。

2:15 张君川来，旋赴校门迎客。继而王友竹、靳文翰及王女士之表兄孙瑞璠来。约近三时，城中客至。其乘自用汽车来者，（一）成舍我夫人萧宗让；（二）林慰君女士；（三）胡木兰夫人，率女孩 Thérèse。其乘公共汽车来者，（一）徐芳女士；（二）郭麟阁君；（三）曾

^① 莫里哀之《恨世者》。

觉之^①君;(四)孙福熙君。续到者本校李群珠 Ariadne Lee 女士。坐定,由徐芳女士讲《中国歌谣》:一、叙歌谣研究之历史。二、列举歌谣之四优点。i 真情; ii 方言; iii 音韵之美; iv 实际生活。由郭麟阁君译为法语。毕,进茶点。但多谈中国话,极少说法语。林慰君女士谓昔年曾由容庚夫妇与张荫麟君陪导来此小坐,适必不在室中云云。

5:00 客辞。必先送乘公共汽车诸客出校门,上车去。必归,至校务处前院,遇乘坐自用汽车诸客方照像,乃并将必照入。然后送客登车去。

6—7 王友竹来。

五月十七日 星期一

晴。 上午 9—10 上课。

11:00 学务处浴室烟筒起火,幸未成灾。

读英文课本。

夕 6—7 洪谦来。又 H. C. Shaddick^② 来,为煦良事。隔年不见,其发之半如银白,吁可惊矣。

下午刘昌裔来。2—3 阅刘昌裔之翻译卷。

得周光午函,意甚忠诚,即复。劝其专事推销《白屋遗书》与《吴宓诗集》,勿为他项宣传。

^① 曾觉之(1901—1982),原名展模,字居敬,广东兴宁人。北京大学预科肄业。1920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文科习文学与哲学。1929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系主任。抗战爆发后,该校停办,转入汉学研究所。抗战胜利后,回中法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至北京大学西语系任职。1977年退休。

^② H. C. 沙迪克。时为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英籍教授兼系主任,后去美国康奈尔大学任中文教授,入美国籍。

五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8—10 上课。10—12 在室中浴。

下午，昼寝。又评阅《翻译》及《文学与人生》课卷。

晚 6—8 与贺麟、洪谦闲谈。麟谓熊、毛夫妇在香山，渠曾两次以电话探询，悉未得云云。

五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 晨与贺麟对坐用早膳，徐以言探麟，而遁辞知其所穷，始悉麟并不拟电熊、毛或往访，且即见熊、毛亦未肯为宓传书寄语。所以然者，畏毛子水等知之，泄于胡适，而胡适怒麟助宓，致有害麟之职业地位也。……夫麟如真信宓最好勿再恋彦而另婚，则对宓进此忠告，固属朋友善意，惟前既允为宓传书，今乃以真心示宓，其畏胡适也如此。所谓哲学理想，道德友情，宁非虚语！

麟上课去后，宓卧床约半小时，中心滋痛，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携，或所谓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弃我而归于敌方，尤其稍得胡适之沾溉者，则离绝我惟恐不速不坚。如曹葆华^①日前在学务处遇我，竟不为礼。其他更难悉数。若蒋廷黻、李健吾等，皆以攻诋宓为媚悦胡适之方，不亦冤哉。而女友如彦，不知胡适诋伊之刻毒，而竟违宓意以往访谒胡适。如绚，则嫁与胡适部下之姚君，虽未请宓宴于其家，其必恒与胡适夫妇及毛子水周旋，无疑也。又如薇，其所嫁之椿，与杨振声等亲好，李健吾讥讽宓之材料，未尝不间接由椿处得之。夫

^① 曹葆华(1906—1978)，原名宝华，四川乐山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1931 年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1939 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40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4 年起，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62 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宓之守正而遭困厄，而友、生、爱人如此背叛，更觉难以为怀，此宓今晨伤感之深，非仅因见彦之希望受挫阻也。……

9—10 上课。

11:00 偕麟乘汽车入城，在青年会午饭。

下午 1—3，在女院上课。3—4 共女院院长许寿裳，及英文系教授，英文系四年级学生；共摄影。4:00 至青年会，遇陈益、蒋恩钿夫妇。蒋言，嗣后本系助教必须兼教英文。宓为 K 忧。又遇熊大缜与马约翰夫人。

4:15 绛珠来，茶叙。5:30 绛珠邀请宓至真光观电影 *Magnificent Obsession*^① 坐楼上。7:40 毕，宓邀绛珠至东兴楼晚餐，即昔年与薇常共餐之室。

9:00 散。宓急赶至青年会，而汽车已开行，乃至清华同学会宿。念昔年宿此情形，不免感慨。即寝。

五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晨 5:30 起，6:00 至青年会。乘 7:00 汽车返校。8—10 上课。

午饭后，办杂务。阅翻译课卷。王友竹来。

晚 8—9 K 来，穿绿绸衫，淡黄短袜，黑白鞋。K 为助教事颇忧急，宓慰之。闲谈近日杂事。

9—11 仆已回家，宓独整理诸女友女生历年致宓之信件，一一分类编列，系以年月日。未完，即寝。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近始感树木繁荣，绿叶浩浩

① 《豪华的着迷》。

发明光,景物之美丽,居处之清幽,皆足以适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读佳书,即是真乐。……盖宓久为志业、道德、恋爱诸事所困,劳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顷始渐能超然,略获解脱,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长如此,则恋爱婚姻问题,无论如何途径解决,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为累矣。

8—10 撰讲义稿。接宪初函,即复以长函,述煦良事,并以欧家全治癣药水一瓶赠宪初(携至师大,托宪初父劭西先生转交)。盖宪初近日面生癣也。

敬今日未来清华上寅恪课,宓心滋戚。

10—11 孙惠方来。又蒋振东来,交翻译课卷。

11—12 穆渭琴来,谈政治思想问题。

下午 1:00 入城,2—4 在师大上课。讲西洋史中之爱情文学。4:00 回校。

5:00 方归自城中,披浴氈,而 K 来送书。着黑长衫,上罩红绿空花马甲。未留坐,即去。

晚 7:30 至同方部,赴外国语文学系会,演剧。凡二剧:(一)“The Dumb Wife”by Anatole France,^① 主演人王还女士、李振麟等。(二)“Little Man”by John Galsworthy,^② 主演人本系英文教员邱汉森、徐锡良及学生李赋宁、李世又^③、王佐良^④等。11:00 散归。

宓到会时,惟诸女生在。K 偕刘佩兰来,坐宓后之长椅。旋宓移

① 《哑妻》,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批评家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作剧。

② 《小人物》,英国小说家、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作剧。

③ 李世又,女,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9 年毕业。曾任路透社英文秘书。1946 年经商去印度。1947 年赴美国留学,后定居美国。

④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1935 年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1947 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茂隆登学院研究英国文学。1949 年回国,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顾问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前一排,与王文显夫人同坐,谈话。K亦移前一排,仍坐宓身后,亦与王文显夫人谈话。K是晚服深蓝色而有白长点条之长衫,外罩白线空花马甲,甚轻倩。惟K终不免孩子气,第一剧甫毕,即偕刘佩兰径去。宓以为憾。颀来,坐宓之右。剧毕,又送宓归室。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半阴晴。刘文典(叔雅)^①君,今日正午,假座王府井大街承华园饭庄,举行银婚典礼,并立胞侄庆章为嗣子。有柬来,宓未赴。晨8—10写录陈树人《专爱集》中五诗,以为贺。托颀代交。

读 Mme Chiang's Own Account of the Sian Rebellion Crisis.^②

11:30—12:30 K来,在此午餐。K服绿绸长衫,外罩白线空花马甲。K托代述剧本故事,又探询助教问题。宓允为力,又闲谈杂事。

阅报,知熊、毛夫妇已于昨晨离平南下,返沪居。会晤之机缘,又错过矣。

下午2—3,写一名单,荐任湖南大学英文教授,往访叶企孙面交。次至图书馆为K查找戏剧摘要之书。旋即函告K。

4—5 杨知礼来,求职事。陈明燾来,请教英文。

复学淑英文函。

晚6—8,叶企孙及张景廉、张景和来,陪赴西餐社,并同散步,登

①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求学。1912年回上海,在《民立报》任翻译。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再度赴日,参加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处任秘书。1916年任教于北京大学。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8年底回北大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至磨黑中学任校长,半年后回昆明,被西南联大解聘。不久,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九三学社,为全国政协委员。

② 《蒋(介石)夫人关于西安事变的亲自叙述》。

气象台之颠。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半晴阴。上午读 Congreve's "The Way of the World"^① 作本事, 以助 K 预备考试。

下午复校蒋振东、赵德尊毕业论文。

4:00—4:30 K 来, 着灰蓝色长衫, 蓝袜, 黑白鞋, 手提深浅蓝条之书袋。K 言宓所告戏剧巨著, 其中无本事, 现正赶读。K 又催宓往王文显处探询助教事。宓允之。

晚, 雨。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阴。晨 8—9 至外国语文系主任室见王文显君, 询助教事。答, 尚未定; 并述各种情形。仍拟以 K 为首选。宓乃力言 K 之特长, 及其求职之迫切。9—10 上课。

下午, 读 Thomas Otway's "Venice Preserved"^②, 并记其本事, 亦为 K。下午 6:00 作短函致 K, 连同笔记, 送去。

晚 7—8, 陈寅恪来。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阴。昨夜大雨。今日仍小雨, 连日甚寒。

昨阅报, 知熊、毛夫妇并未南下, 仅赴青岛。而据 The Peiping

① 英国剧作家康格里夫(1670—1729)的名剧《如此世道》(1700 年上演)。

② 英国剧作家托马斯·奥特维(1652—1685)的剧本《被救的威尼斯》。

News^① 消息,不日即又回平云云。

晨8—10上课。

12—1 黄品长来,在此午餐。

1:30—2:30 K来,着淡红黄色之薄绒长衫,鞋及书包亦如之。面容甚丰腴。斜坐门侧之椅臂上。K来为询宓昨见王文显君情形。宓告之,且力劝K专心考试,并休养身体,一切事暂勿萦怀,俟毕业后再议。

贺麟来,在此同晚饭,并宿此。麟原约宓暑假中同游日本,现拟居此养静读书,决不出游矣。

得逢函,即复,由王作民转寄。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昨晚雨,今日稍寒。

上午8—10上课。

11:00入城。在青年会午餐。

下午1—3,在女院上课。写柬,交绛珠。约至平安看 Ladies in Love^② 电影。而是日身心均倦,且烦郁,故中途变计不往,止于青年会。又就煤渣胡同口邮局,写一函,寄绛珠致歉。明日,又疑该地址未确。由清华再写函往。越日,得绛珠复函,言是日如约往。到平安,寻宓不见,遂独观。该片颇凄艳云云。

4:00回校。5—6 陈昌年来。

6:00 叶企孙偕张景康、张景和兄弟来,同至西餐社晚餐。又邀乘汽车,于7—10至颐和园内游步。是日为阴历十七日,月色微明,

① 《北平新闻》(英文)。

② 《恋爱中的妇女》。

云影依稀，境实清幽。乘舟由清晏舫至龙王庙，复归清晏舫，进啤酒一瓶。步沿后山，登景福阁。10:30 乃出园，仍乘汽车归校。宓过鱼藻轩，念王静安先生自沉已十年矣！

上午 10—11 李世又 Lucile Lee 来，问所讲书，备考试。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晨 8—10 上课。学生缘考试，询问甚多。直至 11:20，始克回至室中，而王作民坐待。悉已经卫士生君聘任 The Peiping News 社会新闻编辑。作民甚热心，欲即就职。并拟学习打字。宓力劝其勿急，俟考毕再往。又以宓之打字机借与之云。

下午 3—5，考《英国浪漫诗人》。倦甚。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晨 9—10 上课。是日敬仍未来，宓心滋戚。

下午 1:00 入城。2—4 在师大上课。而刘得天君坐待。乃于 4—6 同至中央公园游步，并在长美轩晚餐。6:00 乘汽车回校。

得 Harriet 五月一日来函。知现离家，居 Boston (20 Marlborough Street)^①。在 Hickox Secretarial School^② 肄业。两月为期。学为书记。至伊不能离家，不能来中国，则已为宓所预知者。故接函虽为 H 悲叹，却不十分失望也。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终日阅卷(考卷)。

① 波士顿城马尔巴勒街 20 号。

② 希克科斯秘书学校。

11:30—12:00 K来,着红绸长衫。是日,未多谈。K谓每星期中,此时乃为伊设,故来。宓则勉其专心考试,并告以 Winter 对宓赞誉其所作诗解。K言 Winter 在课堂中,并将伊及王作民之作,当众读出云云。

五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续阅《英国浪漫诗人》考卷。

夕周珏良、李赋宁来。赋宁在此晚餐,并同散步。宓为讲述“Way of the World”故事。

晚张宗瑤来,为教职事。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颢来,在此读书。

上午9—12赴本系会考研究生孙晋三。

下午2—4赴外国语文系会议,倦极。

夕,学生赵铨、郑庭祥来见,因不及格,请改分数,宓拒之。又王瀛洲来,以二门不及格,颇忧惧。宓因其词意尚婉和,知非,乃为改《翻译术》成绩,俾免开除云。

晚8—9陈荃^①来,谈,赠宓诗二首,另录。

六月一日 星期二

晴。日来甚热。昨夕致K一函,劝以专力考试,加意休养。

上午,评阅课卷,极忙。忽接刘天行君来函。疑前函有开罪宓

^① 陈荃(1912—),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时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

处，故宓久不置复。宓急即复一函，声明由于宓之事忙心苦，故恒对各方来函，迟迟不复。决无他意，望勿怀疑云云。——此苦亦迫我至不能受，而无人谅解者也。

下午，仍评阅课卷，修订分数。

夕，学生王瀛洲来。

6—8 周珏良来，在此晚饭。饭后，坐室门外阶上闲谈。而 K 来送书，着浅蓝色绸衫。宓接书。无言，颌之而已。K 即去。

晚，读 William Tell^① 剧本，作述要。

9—10 蒋南翔来，阻之，仍来。

又夕 5—6 靳文翰来，为衣家瑛成绩事。

六月二日 星期三

晴。晨起，仍续读 William Tell 剧本，作述要。9:30 毕，即送交 K。

11:30 入城。在同陞和购夏日草帽。在青年会午餐。

下午 1—3，在女院上课。是日绛珠着浅黄色、带红底花饰之长衫，未及多谈，赠我其所编之《妇女与社会》一期。宓由周自德处，为王作民借得 Chaucer 一册。4:00 乘汽车回校。

晚，早寝。

六月三日 星期四

晴，甚热。上午补写日记。接学淑稟，欲来北平过暑假。

下午 2:30—3:00 K 来还书。谈考试情形，关心职业问题。K 是日着白绸西式衫，浅褐色短袜，空条褐色鞋，似甚丰腴而欢愉。

^① 《威廉·退尔》(1804 年上演)，德国诗人席勒的著名诗剧。

4—7 赴教授会，选举下学年评议员七人。

7—8 在西餐社晚饭。同叶企孙，又共张景廉、景和兄弟散步。在女生宿舍直北之马路上，遇 K 乘自行车，迎面飞驰而过，极矫健之致。K 着白衣，自行车右扶手插红花一巨朵，甚鲜艳。K 与宓点首为礼。K 后随另一蓝衣而赭胖之女生，亦乘自行车，同驰。宓等登气象台，见有人写“夕阳无限好……”于台壁。

晚 8—9 张宗瑶来，为南开教职事。

9—10 陈寅恪来，共感叹学生不负责，缴入成绩及课卷须教授屡次函催，此在外国决无之情形也。

六月四日 星期五

阴，小雨。上午 9—12，赴外国语文学系研究生蔡文显毕业考试。陪梁实秋君来宓室中休息。12—1，同赴古月堂西餐社，由王文显君邀午餐。毕，同出，见 K 在院中站立，候见 Winter。K 着白绸衫，长发盛披，知其病矣。宓与交一语，颌首者再，乃陪实秋至宓室中坐谈。

1:30 接 K 电话，其声微弱，云上午因病未考 Winter 之《现代诗》一门，顷见 Winter 商补考事。而 Winter 甚为严正，尚须商之注册部，未定办法。伊甚焦急，托宓与 Winter 关说云云。

2—5 再至外国语文学系研究生孙晋三毕业（论文）考试。毕，将散。宓乘机为 K 言于 Winter，并力陈学校实情，谓一切全由教授自定，注册部不问云云。Winter 谓“既如此，即请宓转告 K，不必补考，当按伊上次所作论释 T. S. Eliot^① 新作之诗一文之成绩，给予分数”

① Thomas Stearns Eliot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云云。Winter 又谓 K 是 a very nice girl^①，今日甚病云云。宓喜甚，急赶回室中，作函告 K。即遣仆送去。（而 K 不在——后知在刘佩兰室中养病。）因无回音，疑 K 以病返香山其母处。遂于明晨由城中寄发一函，至香山，重述此事。俾 K 早悉结果云。

晚，大雨。

六月五日 星期六

阴，微雨。晨 9—10 入城，10—12 在女院考毕业《文学与人生》一门，会同监试。许寿裳院长约下年任《翻译》一课，宓允之。

在休息室与陈垣、严既澄晤谈。

昨得绛珠函，今日以 \$40 银币包封，于考毕出场后，面付之。宓告绛珠，将赴青年会午餐。绛珠云不赴，宓乃改赴欧美同学会午餐。（绛珠复至青年会访宓，未得。）

下午 2—4，在师大上课。

4:30 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遇林尹景伊。略谈。已而王作民、邵森棣二女生，卫士生君，先后如约来。7:00 邀三君至颐园，座满，改至承华园便宴（\$4.00）。8:30 同至青年会，乘汽车回校。

六月六日 星期日

阴。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鑑君来平。晨 8:00 招张宗瑶平寓：邱祖胡同太和里三十九号。来，命其入城谒见。

9:00 乘汽车入城。10—11 在凌风剪发。10—12 赴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楼上，访喻传鑑君，而张宗瑶女士已在。别出，又与张宗瑶在该旅馆客室略谈。备悉该生家庭情形及与倪因心相爱等

① 一个很好的姑娘。

情。时，微雨，宓即至太庙参观艺风社四次展览。由孙福熙君自为陪待，讲述。又遇艺术家王青芳君，承赠其《题画诗》一册。又命题字于纪念册中。

1:30 至青年会，遇邵景渊、王遵礼二女生，谈。2:00 乘汽车回校。宓命邵君告 K，晚间来见喻君。

4—6 黄品长来，在阶上坐谈，微雨。宓述系中诸生求职事，颇感愤，言之太多。

晚饭后，7:00 朱自清君，陪喻传鑑君及其女公子喻娴令来。在此晚餐，西餐。朱君为主人。

晚 8—10，先后召(一)邵景渊；(二)高棣华；(三)杨知礼来。喻君与英语谈话，藉便考察聘请。K 是晚先由电话中迟疑不愿来，再邀而后来，着红色白花长衫，上罩白色空花背心，骤见颇长而端丽。其对喻君谈话态度悉得体，宓心甚乐。结果，喻君谓 K 最好，其英语流利，而资性聪明，到任何环境皆能适应得宜，若 K 愿到南开任教员，随时可往，无需如他人先往试教云云。

是晚，喻君即宿于宓之东室。

六月七日 星期一

阴，雨。晨 7—8 陪喻传鑑君谈。8:00 朱自清君来，款待喻君及宓早餐。学生华忱之、黄品长先后来见喻君。10:00 喻君别去。宓旋即致 K 一函，告以昨晚喻君对 K 之评赞(此函迟到)。

阅女院考卷。于 Alceste 应否与 Celimène 结婚^①一题，实暗寓宓应否与彦结婚之意。观诸女生所述，其所读书虽不多，而对人生直觉

^① 阿尔西斯特(《恨世者》剧中男主角)应否与塞利梅纳(《恨世者》剧中女主角)结婚。

之了解，则似胜过于博学而年长之师（即宓）。下午 4:30 毕，交仆送发。

旋即 K 电话，知并未回香山，明晨始往，即邀之来。

5—7, K 在此晚餐并叙谈。K 着杂色（白、淡黄、淡绿）长条之衫，外罩红色雨衣，健康似仍未复原，而精神却佳。K 来还书，宓遂与述论荐举诸生职业之事。K 之为，人，外活泼而内端严，聪明而实多情，善修饰，美姿态，而用费却俭约。宓与 K 相见愈多，往还愈久，而愈爱之。特宓年老，而最近一二年中，身体、容貌、精神、心情皆骤老，何能为 K 耦？即成功，不恒为人齿冷，K 亦安得欢乐？K 至约近 7:30 始去，并撑小雨伞。

8—9 邵景渊来，话别。杂谈鲁迅等人事，谓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负责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9—10 张宗蠡来，为作函，并计划指示一切，俾伊明日赴津到南开女中试教云。

六月八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8—9 女生祝燧、陈慈来，请问下学年（二年）本系各课内容。

11:00 李赋宁来，在此午饭（西餐），并同步游朗润园燕京大学等处。在未名湖畔，遇陈昌年。3:00 回校。

以 \$ 796 由大陆银行汇给心一。内 \$ 720 为 1937 七月至十二月之月费，\$ 66 为捐助景海女校礼堂坐椅。\$ 10 为 1937 儿童节赐三女买玩物。此款于端节节前可到。

批阅师大课卷。

晚 8—9, 章克桢来。

六月九日 星期三

晴。晨 7:00 章克桢来, 作函, 介其往天津南开试教。

9—11 王作民、邵森棣来。又傅幼侠^①、唐云寿来。

续阅师大课卷。

下午 3—4 寢息, 而绛珠来叩门(纱门), 宓起。绛珠服浅红色, 带黄花底之长衫, 仍艳装, 但颇憔悴。宓与进冰点。伊从宓言, 遂于 4:40 去, 再见迅哥。6:00 来此晚餐。宓特备中餐, 如昔 F 时。谈次, 知绛珠与纪云秀亦熟识。7:00 别去。

六月十日 星期四

半晴阴。绿荷出水, 蝉声微响, 景至幽清, 亦不患热, 惜无女伴, 负此一生矣。

上午补作日记。为欧阳经介绍郑朝宗补习英文, 投考清华。

下午 3—4 王瀛洲来, 述其恋爱之经过甚详。宓为断定彼女必不爱王, 劝其速即止绝。

5:00, 方琦德来, 以某课不及格。宓命其谒 Bille 教授请求, 方知系笔写之误。方君去后, 宓即自往一院大楼, 观注册部揭示分数单。《现代诗》一门, K(学号 2081)全年成绩得 89, 知 Winter 所允诺者已行, 甚慰。晚间作函告 K 知之(该函明日由城中寄香山)。

^① 傅幼侠(1913—), 北京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8 年毕业。抗战时期从军八年, 战后驻留日本。其后从事国际文化经济事务, 驻留美国、韩国、尼加拉瓜、牙买加、斐济等地, 于 1976 年退休, 现居美国。

6—7, 本年毕业(四年级)之二学生(一)王映辰历史系, 河南唐河。(二)戴振辉历史系, 安徽祁门。来谒, 请问宓对于哲学人生等意见, 宓为畅述所感所思, 历一小时馀。既而悔之, 以其太耗精力。后此当力戒勿多言, 以养气而全神。

晚, 已寝, 而章克桢来, 起而接待。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五

附。晨写信多封, 致宪初, 致敬, 致绛珠, 以及其他。

10—11, 寅恪来。

11—12, 在工字厅与何鲁^①奎垣。谈, 共述 1912 年清华风潮事, 及碧柳等人之遭遇, 不胜感慨系之。何君长须, 长发, 当时少年, 今皆老苍。宓亦颓然中年已过, 老境逼临, 筋力大衰, 精神亦减其兴奋, 吁可惊矣!

下午 1:00, 入城。2—3 在师大上最后一课, 以代考试。

3—4, 刘锡晋^②如约来, 在师大接待室谈商刘君改职业事。宓作函介绍与卫士生君, 由其委用。

4—5 至琉璃厂师范大学会计科, 领取薪水, 捐修建校友楼 \$ 20。

次至中央公园长美轩, 独坐, 并晚餐。今日为王国维先生自沉十

① 何鲁(1894—1973), 字奎垣, 四川广安人。清华学校肄业。1912 年赴法国留学。入里昂大学, 习数学。1919 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历任东南大学、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广州学术院、中国公学、第四中山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 教务长, 校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科学院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

② 刘锡晋, 字天爵, 江西萍乡人。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 伊利诺伊大学学士, 习机械。时在上海某高中教书。

年纪念日^①。又念黄节师。

5:30 乘电车至青年会。6—7 回校。

晚 8—9 寅恪来,闲谈。

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卫士生君函,命刘锡晋即往就职,已委为《北平新闻》经理部书记,月薪\$20。宓即连致刘锡晋二函,属勉指教之。

王文显来函,述蒋恩锡以翁病,下年恐不赴美,亦不辞职,嘱为 K 另谋云云。即以原函寄 K 阅。

电询注册部本系毕业生情形,知 K 各科皆已及格矣。

下午 2—4,黄品长来,同至朗润园一带散步。

夕 4—6,甚觉烦闷,乃自打围棋谱消遣。

晚 8—9 文启昌^②来,求职。乃为作函介绍于南开,并于函中托求喻传镒主任在南开女中为 K 预留位置云云。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是日星期,又为端午节。

上午读书。10:30,偕研究院旧生谢国桢等,祭王静安先生(国维)于校内先生纪念碑前,行三鞠躬礼。盖王先生逝世(自沉)已满十年,前日为忌日,今日星期,补祭耳。

经济系学生学号 2596 鍾冠明来,为法文成绩事,宓助成之。

① 作者此处系依阴历五月初三日计算,即端午节前二日;如按阳历,则王国维先生自沉十周年纪念日应为 1937 年 6 月 2 日。

② 文启昌(1914—),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安徽学院英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任讲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教授,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下午，接袁同礼复函，命 K 于星期三四日往见。盖宓曾函介 K 往见袁君，谓即北平图书馆不能录用，亦望转荐于他处也。今接袁君复函，即寄 K 阅。

下午 2—5，作长函致郭斌龢，述宓离婚恋爱之往史，申明宓之冤抑及悲感。又复刘天行长函，改评其所作之诗词。

夕 7—8，偕叶企孙及张景廉、景和兄弟，在气象台一带散步。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热。晨 5:00 起，独出散步。复学淑函，谓俟后决定行止再复示。

10:00 赴教授会讨论并通过本届毕业生名单。外国语文系凡 19 人，未能毕业者三人，王作民与焉。讨论甚久，直至下午 1:30 始散会，宓亦屡陈词。而会中如冯友兰、陈总各院长，闻一多等各教授，皆显然攻诋王文显君（是日仍未到会）；宓亦未便明为辩护。盖事实之是非，与恩怨之争挟，两有之也。散会时，倦极，闷极。

下午 2:30—3:30，接 K 电话，即命 K 来。K 着酱色点花之薄罗纱长衫，内衬绸长裙。K 昨晚宿城中刘佩兰家，致两臂皆为蚊噬。宓原拟以为 K 详筹细思之三种计划告 K。即（Ⅰ）结婚；（Ⅱ）就职——不必清华；（Ⅲ）暂待——宜考入本系研究所，仍在清华肄业。乃因宓甚感倦怠烦郁，约 K 十六晨再来谈。是日仅略述此计划，而 K 即决然谓伊（1）此时无恋爱，不结婚。（2）不愿亦不必等待，而只（3）欲求职业，愿宓专就此一项助伊。又云，伊由其母抚育教养。一向不受他人之资助而成立。故今已毕业，更不需人助，但伊自身却欲多得薪金以奉贍其母，而必以职业得之。职业问题实比婚姻为急要云云。宓聆其言，心甚失望悲苦，知宓固年老难合 K 意，而宓对人生之经验，及宓详密之策划，亦非 K 所能了解而欣赏者也。……继作杂谈。K

言，其母甚欣赏宓之《诗集》，尝为 K 讲解，尤赞宓对彦之深情。因遂及彦。K 又问宓是否仍系念于彦？又谓彦似暴发户，具有阔太太之骄气，而艳装盛饰以媚熊公。熊公以老年而得少妻，故亦俯顺彦惟恐不至。又谓熊公与彦不日将来此主持慈幼院回家节，又或参加清华之中华教育会。宓谓甚不愿见彼等来此，扰我心神。K 谓何碍？伊甚望职业早定，而心安，则赴青岛游玩，宓亦可往青岛云云。又谓本校学生及各方，均不满于王文显而均称赞宓。宓实得人心。旋谓其母明日到校，如便，即同到宓室一晤。又谓伊与刘佩兰交情日密云云。又约定十七晨往见袁同礼君，遂去。宓按 K 求职业而不要恋爱婚姻，词意甚坚决。但于诸多零星小节，似对宓之情意颇好。致宓失望而又颠倒。其苦痛之时期，恐必将延长也。

4—5 张宗瑶来。宓示以喻传镒主任来函。意似欲聘请，而词则未定也。

5—6 曹觐虞来，曾读《新学究》，颇不以李健吾为然。

晚 7—9 陪叶企孙及张景廉、景和西餐社坐谈，又在园中各处散步。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甚热。晨整備赴会。9:30 至工字厅聚集。陈寅恪来。在会中，遇胡先骕等。

10:00 列队赴大礼堂。学生分班按系排列。见 K 衣白长衫，随众立学务处大门内东廊下。及入大礼堂，宓坐台上。见 K 坐第二排西端。当行礼及演说时，宓纵观堂中来宾，未知何人是 K 之母。又未见绛珠在座。其后发给毕业文凭。诸毕业生一鱼贯登台受领。K 之态度甚大方而合宜。既又全体在大礼堂外之草地上，环形列坐，摄影。K 等由宓后走过，坐于宓之左之环端。正午散会。

按宓之注意参加毕业典礼,此为第二次。其第一次则 1932 年, J 毕业。然是日 J 已回家,并未留校参加。今日第二次,则 K 在场,宓之欣乐可知。

下午,蔡文显来。

晚饭后,6—7,代王文显写公事信二函。又至系主任室接洽用印。

7—8,陪叶企孙、张景廉散步。

9—10,陈寅恪来闲谈。

六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连日复各友函,颇劳。今日函常燕生、纪云秀等。

上午,文启昌来。蒋振东来。李文彬^①来。

11:00 K 来,衣红花衫(白花),甚润腴。在此午饭(西餐)。正饭时,靳文翰来,送《销魂词》。宓肃之入。与 K 交一二语,然宓觉甚踧踖矣。宓原拟与 K 谈代其所拟之三种途径与计划,但甚觉倦怠,乃未陈说。K 讥宓曰(法语):“您常常改变!”宓乃答曰,非改变。乃觉言之不如无言之更能达意也。遂作杂谈。K 谓昨其母与多人偕,故未能来此。又述张肖虎等人求爱及交际琐事。

1:00, K 去。2—3,昼寝。

4—7,李源澄浚清,四川犍为。平寓:西单兴隆街二十一号张宅。偕其友陈兆年河北安新。平寓:新街口南,大帽胡同二十三号。来。宓昨方复李君一函,寄苏州。李君体胖,神豪,年少,精强。编辑《论学》月刊,甚为热心。谈甚欢洽,并导观校舍,在此晚饭。送登 7:00 汽车,入城去。(李、陈二君现年二十八九岁。)

^① 李文彬(1912—),湖南衡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7 年毕业。

六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是晨9:00,K入城,谒袁同礼君于北平图书馆。

必于11:00入城。正午,宴客于东兴楼(\$20),菜殊非劣。客为顾毓琇^①、萧公权^②、萧遽、潘光旦、叶企孙、袁同礼、金岳霖、张奚若。未到者查良钊、病辞。陈总。其中袁同礼君先到,有约,先去。袁君言,已见K。甚喜之,拟即位置于北平图书馆,月薪\$70,办英文秘书事务;但须再察预算如何。并嘱必先教K以英文公事函件之写作格式等,且将K之学绩记录及论文等送阅云云。必以袁君可用K,甚喜。谓暑假中可命K先到馆中练习。万一不克任使,必当于九月开学前另为位置云云。席间,奚若谈易俗社戏。

2:00席散。必至东安市场游玩书肆,忽于中原书店门口,遇K偕陈慈。K着酱色实熟葡萄色。点花之薄罗纱长衫。陈慈着白绸衫。必即以顷袁君所言,约略告K。K亦略述见袁情形,遂分途去。必至青年会候车久久。约3:30,K及陈慈亦来青年会西餐部,必遂再与二女士略谈,即先登清华汽车,K亦同车。

4—5回校,倦甚。盖必于昨夜中宵作英文长函致K,分叙为其

① 顾毓琇(1902—),名一樵,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留美,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电机科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交通大学校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国防科学技术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政治大学校长。1950年赴美国定居,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952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1959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被聘为美国科学院委员。1972年退休。

② 萧公权(1897—1981),江西泰和人。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留美,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返国,先后在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执教,1931年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抗战爆发后定居成都,执教于光华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台湾大学教授。1949年赴美国,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退休。1981年病逝于美国。

所拟之三种途径与计划。昨夜眠不足，故今日特倦。

晚 8:00，陈寅恪来，闲谈，至 10:30 始去。K 曾电，拟来见，未通。

是夕，接南开中学喻传鑑君复函。云，K 往任教，极愿延聘。惟（一）身体能否耐劳。（二）素性高傲之人，能否和蔼以对同事。以上二层，请注意，并望宓加以训导云云。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上午 10—1，K 来，着西装白绸衫，并在此午饭。与约定，每日上午来此受课，由宓教以英文公事函件程式等。是晨略为指授，并出六题，令 K 撰拟函稿。K 借去宓之打字机，缮写如式。又以昨喻传鑑君复函示 K，且谈袁君之态度极和善可亲。K 将行时，宓以昨所作英文长函携去读之。先是宓云，此函恐君读之不悦。K 云，既如是，即勿示我。旋复索阅，宓乃付之。别时，且郑重叮嘱，即君不悦于此函，仍望明日照常来此受课。K 颌之，而去。

夕 5:00，叶企孙邀同张景康、景和兄弟入城，先在青年会茗坐。7:00，乘企孙之汽车（405 号），至德国饭店屋顶花园，进晚餐，观夕照天色，极畅适。8—9，仍乘汽车，至北海漪澜堂外茗坐。9—10，在北海月下荡舟。10:30 乘汽车回校。

六月十九日 星期六

阴。 上午 11—12 K 来，仍着白绸衫，状甚愉悦，对昨所付读之长函，并未置词。缴入昨给六题之答案。宓于下午乃为详细修改之。以《北平新闻》授 K，命细读之。

下午 5:00 入城，雨。宓至王府井大街承华园饭庄，宴客（\$ 6.00）：李源澄（其友陈兆年未到），王荫南、汤用彤、贺麟。

席散后，宓乘 9:00 汽车回校。

晚,读《论学》各期,深佩李源澄君之学识与志行。

六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晨接学淑稟,云暑假不来平,拟至南京、上海,尽情游玩。即复,给以\$100。

10—12K来,衣红花衫(白花)。宓为讲授英、法文书店刊售之书目,及《北平新闻》满二小时。甚倦。K谓曾谒王文显夫人,告以外文系助教一职,王文显先生实内定以K承乏云。但闻蒋恩钿之夫翁已逝世,则将不辞职赴美留学,而此职不缺矣。云云。K意最乐清华。宓则以北平图馆为较妥适。然宓今者对任何事皆不持定见,而随缘应付,不计得失矣。

夕6—8,步行至成府访严景珊于其宅。叔昭病,未见。悉煦良已就燕京讲师聘,月薪\$205,等情。明晨即作函告宪初。又悉煦良在上海近以某事极失意,谅必恋爱之事,则是煦对宪初似无眷恋。此层则未敢告宪初也。

归后即寝。夜起,读小说 Manon Lescaut^①,感伤宓昔对彦及许君之旧事。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上午10:30 K来,仍着红花衫,如昨。是日,宓颇倦,故未多讲书,而多闲谈。

是午,K在此午饭(西餐)之际,陈寅恪适来还书。K即起立,寅恪点首为礼,未坐,即去。K则于1:00去。

① 《曼依·莱斯科》(1731年出版),全称为《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依·莱斯科的故事》,法国小说家普雷沃(1697—1763)所著小说。

2—3, 昼寝。3—5, 李源澄来。偕李君步行至王家花园, 谒张孟劬先生尔田。畅聆教诲。5:00, 李君别去。宓归来, 倦甚。

晚 7—9, 文启昌来。黄品长来。

是夕及晚, 雨。黄去后, K 来, 着红色雨衣, 张伞。因宓已着浴衣, 将寝, 未入室。留所缮就之函, 赠宓本年 K 毕业级之《清华年刊》一册。先是, 今午谈及《年刊》, 宓云未购, 故 K 赠我, 甚为欣感。K 去后, 宓乃细读该《年刊》, 中有 K 之照片多张, 直至深夜始寝。

又是夕袁同礼君, 送来一函, 言拟即聘 K 在北平图书馆文书组任职, 月薪 \$ 70, 等情。又如宓请, 附送该馆出入英文函件若干封, 以备 K 研究观摩之需, 亦可喜也。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阴。上午 10:15 K 来, 着新制之蓝色白花衫。宓迎入, 先谢其赠《年刊》, 遂取《年刊》, 共坐方桌, 同展评论。K 言, 适往燕京参观毕业典礼。至 10:00, 方入礼堂, 因忆宓约, 急即趋归云。未及多谈, 而段铮君来访, 自号房电达, K 乃匆匆别去。即以袁君昨寄各件, 及今晨宓在图书馆为 K 所借之英文函札规程三书, 交 K 带去阅读。

11—1, 段铮来。段君系巴黎旧识, 江西人, 治心理学。现任中国大学教职。是日宓留午饭(西餐), 并以《吴宓诗集》一部赠之。

2—3 昼寝。4:00, 接袁君寄来北平图书馆英文概况、报告, 等件, 系宓索者。随即写一短函致 K, 并各该件, 送 K 研读。

晚 7—9, 约陈寅恪散步于西园, 谈。寅恪谓熊十力之新唯识派, 乃以 Bergson^① 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 则以印度

^① Henri Bergson 亨利·柏格森(1859—1941), 法国哲学家, “变的哲学”的创始人, “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 Scholasticism^①，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云云。

夜中雨，甚凉爽。

3—4 颀来，辞赴沪。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阴。上午 10:00 K 来。着酱色点花之薄罗纱长衫。言将入城。(陈荃请宴于 Hempel's Launch)。遂于 11:00 前别去，未及多谈。只就图书馆昨件，略为指示。宓告 K，谓住宿及午餐处所，可徐为设法。祈勿忧虑。K 谓伊甚不欲赴图书馆。又谓，伊母言，职业乃正当出路，必要伊作事三数年云云。宓谓，从君所欲，我不再与闻矣。

下午 1—3，昼寝。

夕，读《学术世界》各期。

晚 7—8，偕陈寅恪散步。10:30 叶企孙偕张景和来，邀出步月(是日，望)。至 11:30 始归寝，甚倦矣。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阴。雨。凉爽。晨，复土作民八大人胡同十一号。一函。

10:30 K 来，着蓝色巴图鲁坎肩式之绸衫。在此午饭(西餐)。12:30 别去，入城，赴贝满校会。是日，为讲日报及英文常识，并闲谈。

近顷宓之精神甚为安怡，身体亦较健。不可谓非 K 之赐。然以宓今来之超旷心情，死生亦无所瞻顾，况世俗之浮名小利。以此求爱，所向必成，惜年老力衰耳。以此静居，永不谈爱，亦易做到，特以

^①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往婚姻恋爱，牺牲太巨，付价过高，未得丝毫之报酬及享受，为可惜可悲耳。人生真味，与其得失短长，密似已全部了解领略矣。

下午 2—3，昼寝。

4—5，赴陈福田、鍾慧英约茶会于 Miss A. M. Bille 宅。以 Bille 因病回国，藉作送别也。雨。

5:00，偕浦薛凤来宓室中，弈。而袁同礼来。雨益大，久不止。袁君索阅 K 之《学业成绩单》，云，决聘用 K 于北平图书馆，派在文书组，撰拟英文信函报告各件，月薪 \$ 70。八月十五日就职。午饭亦可在馆中吃，但甚菲劣耳。住宿当在女青年会。但恐久而沾染习俗，恒与同舍之人外出跳舞观剧，至于荒废云云。袁君又谈女院当局举荐周自德(鲁)到馆任职。其英文似乏成就。又谈李书华^①君荐绛珠到馆任职。宓力言其才可用，但适于管理人事，交际应付，及中文函牒之撰作。袁君颔之。窃思今年似又同于 1932 年，宓心爱之女生，又长谈之女友，皆将任职北平图书馆。今之绛珠犹昔之 Barbara，今之 K 则昔之 Julia 矣。将来结果，或亦同。……6:30 雨略止。袁君归城中。浦君与宓续弈。又在此晚餐(西餐)，谈校中旧事。8:00 别去。

晚，作短函，致 K。述袁君来晤事。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阴。微雨。是日为绛珠毕业之期。晨，致函绛珠申贺。

^① 李书华(1890—1979)，字润章，河北昌黎人。法国国家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法大学代理校长，中华大学副校长，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抗战爆发后，设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于昆明。1945 年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复任北平研究院副院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 年赴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研究“大分子”。1953 年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1979 年病逝于纽约。

接宪初函，甚短，似无甚意趣者，又还《新学究》剧本。

上午 10:00 K 来。宓告以昨晤袁君情形。又杂谈。并在此午饭(西餐)。下午 2:00 别去。是日 K 着红花衫，上罩白绒织对襟之褂。饭时，谈话，申明伊对宓只是钦敬(respect)，当然无所谓爱。又自谓是一小孩(child)，望宓亦以小孩待伊云云。宓闻此言，极为痛苦。K 去后，仆来整理衣物，宓俟仆去，即卧床侧寝，几于流泪而泣。

夕，7—8 偕浦江清，遇陈寅恪，同散步。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半晴阴。上午 11:00 K 来，着白绸翻领西服，持同学为伊所写之纪念册示宓。杂谈。宓述所苦；K 急致安慰，谓伊殊不欲使宓痛苦，苟所言有足伤宓心者，实出无意。宓应以小孩视伊，对其所言所行，不必重视。至于爱，则所可申明者，伊此时并不爱任何人。将来或者爱上一人，或即就今者爱伊之诸人士中择取一人，皆未可知。若然，宓固亦此中一人也。总之，伊自觉昨所言，实无足令宓痛伤之处。至于宓之于爱，似不宜急，当视为有爱无爱均可，不求必得，而从缓以俟之，斯为善矣，云云。K 又述其幼年琐事，及其母外出就职情形。知其母年与宓相若。而母之就香山慈幼院职，则因 K 之外祖父赵公为熊希龄君之友，而纯为 K 读书，母须随同照应，乃来香山云云。K 又极言其母德行完备，K 至切孺慕，必不能暂依其母云云。

K 在此午饭。下午 1:30 别去。K 去后，宓是日又甚快乐，盖至少 K 譬如主司，已核准宓为投考之一生员，即或落第，但已有参与考试之荣宠。以 K 之年少貌美，而宓之老成乖僻，受此荣幸，已应欣然自得矣。宓亦颠倒可怜矣！

下午，接纪云秀复函(南京，大方巷四号)。

晚 7—9 鲍志一^①、方琦德来。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阴、雨。晨 9:00, 王文显来, 告宓以昨夕校长已函命陈福田为外国语文系主任。吾侪此一年中, 当静观其变。当即议定, 助教一职, 已拟定之高棣华, 今即自行辞退, 便陈君布置云云。此举殊出宓意外。

9:30 电约 K。K 即来, 着红花衫, 红袜, 履式之鞋。K 闻此消息, 甚愤, 谓宓为本系学生人心所归, 一切均胜陈福田, 校长何以不命宓为系主任, 殊属不平云云。宓感其意, 温慰之, 旋作杂谈。K 曾言, 在政治上成功, 可有助于恋爱。不知宓之专诚恋爱, 正以厌弃世事, 嫉恶凡人, 宁甘在政治事业中失败云云。此则恐非 K 所能赞许也。K 昨夕在三旗营翻车, 伤踝。又述昨夜 2:00 顷, 为蚊扰, 起而捉蚊。登衣柜上, 误以房顶黑点为蚊, 徒劳, 因而失眠云云。

11:00, K 在此同午饭(西餐)。饭毕, 宓教 K 围棋。K 性聪明, 一学即得其意与法。又以围棋子为破五之戏, 各胜负一局。1:00 K 去。宓随即昼寝。时, 雨甚大。2:30 K 来, 还宓黑伞, 宓方寝, 起, 未能接待。

下午, 复杂函。

晚 8—10, 叶企孙偕张景廉、景和兄弟来, 邀赴礼堂, 观 1936 年德国《世界运动会》影片。在观此影片时, 仍念 K, 及其留德之爱友陈君!

^① 鲍志一(1916—1991), 江苏宝山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7 年毕业。历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助教、云南大学外语系讲师、副教授、教授。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阴,晴。又阴,雨。 上午10:30 K来,着藕色薄罗衫,云将入城。宓为改就所译闽教育厅公函。K言,其母命伊投考清华研究院,以城中住宿饭食均不便适也。宓阻之。K言,此吾母意,吾并未改辙。宓急谢。宓又劝赴德国。K言不可,因述昨晚在礼堂观电影情形。又述1934九月转入经济系又转回外国语文系之经过。

11:00,梁宗岱来,见K,未停留,即去。K亦于11:30辞去。

12:00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来。言外国语文系易主任之事,以宓欲潜心著作,故未征求及宓,求宓谅解。又言,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宓窃思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旋即避正题,而与冯君畅谈哲学,多所获益。2:00 别去。

4—5,梁宗岱来,旋去。

6—9,梁宗岱来,晚饭。与陈寅恪君同出散步西园。观天上各色雨云,及虹,至美。梁君更到宓室中少坐,别去。

写 怀

自乐今朝能静卧,真成万事不关心。
是非淆蔽天存道,因果繁明古类今。
伫看夕云翻丽景,忽来凉雨涤烦襟。
忤情赋后尘缘尽,治乱穷通一例任。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函陈福田,表示赞助,并贺就系主任职。

10:30 K来,仍着藕色(前写作藕色)薄罗衫。未及叙谈,而张振

先来，K 即辞去。张少留亦去。

12:00 方午餐，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君，送来教育部长公函，拟举荐宓至德国 Frankfurt-am Main^① 之中国学院任教授。月薪仅四百马克，不给旅费。按此职即昔年丁文渊君所任，原属微末，而校中当局乃欲推荐宓前往。此直设计驱逐宓离清华而已。蛛丝马迹，参合此证，则此次系主任易人之事，必有一种较大之阴谋与策划在后，宓一身孤立于此，且不见容，诚可惊可悲矣！

12—1，钱稻孙来。

1:00 入城。车中遇陈铨，谈系中教课之改动，知 F. T. 处心积虑，为日已久，且收取系中诸少壮教授之欢心，以推倒王文显，且排宓。忆敬旧句云：“人间岂少桃源地，却恨桃源蛮触争。”人徒羨清华风物生活之美适，岂知其政争与倾轧耶？……

2:00 在中央公园后河边，与绛珠谈。又借与绛珠 \$ 30，连前共 \$ 270。盖绛珠以迅哥赴津，数日无信来，欲往追寻。但近甚病且弱；与宓谈后，决暂不往。遇李灏镗。5:30，偕绛珠乘电车至青年会。宓 6:00 乘汽车回校。

晚 7—8，陈福田来，谈其对系中之计划。

8—10 陈寅恪来，其所见与宓同，亦认为胡适新月派之计谋。而德国讲学，实促宓离清华之方术，谓当慎静以观其变云。

六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晨 9:00 章克桢来，为保定中学职事。

10:30 K 来，12:00 去。K 告宓，袁同礼君请伊七月二日晚 7:30 在北海漪澜堂宴。客有法国大使等。又袁君已正式聘请 K 到北平

^① 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德国城市名)。

图书馆任职云云。K 求宓立为撰作复袁君之英文函。K 甚钦佩袁君。又劝宓在校内校外,作政治及职位之活动云。宓为 K 讲读北平图书馆公函。方 K 在此时。王岷源导中国大学毕业生曹松谔君四川。持罗昌介函来见,略寒暄,即去。

下午 3—4,接郭斌龢函,即复。盖郭君读宓六月十三日长函,甚忧急,即谒父,又函浦江清探询。郭意可感;惟若因此又使环伺宓左右之敌人,取得材料,造谣攻诋,斥宓为疯狂、乖僻、浪漫,则非宓之初望也。

5:00 入城,在校门遇 Wattendorf 与 Miss Stevens。谈次,又念 K。

6:00 在中央公园春明馆,与李源澄、陈兆年谈,并使餐。旋乘电车至青年会,9:00 回校。

七月一日 星期四

半阴晴。晨 9:00 蒋振东来,为保定中学事。11—12 K 来,着巴图鲁蓝绸衫。宓关心 K 明晚赴袁宴后,回校或住宿问题。K 谓极愿宓以汽车送伊回清华,但必邀 Wattendorf 等与俱,若宓独送陪,则伊不愿乘载云。又谓陈慈在此,陈家可住宿。宓谓如此亦好。

12—2,在 Wattendorf 室中,陪 Miss Stevens 午饭(西餐),玩牌。

下午,心一寄到苏蕙之友情慧云之《烟水庵诗稿》一卷,甚佳。宓为细批圈而寄还备阅。

5—6,洪谦来,同散步。

晚,读“Manon Lescaut”一书,完。宓读此书,恒以宓与彦之往事为比拟,故觉其趣味浓深,而描写真至云。

夜,雨。

七月二日 星期五

阴,雨。上午 11:20 K 来。仍着巴图鲁蓝绸衫。发则细心卷

饰，而涂膏使黑明。K之美日增。二年中，变化增长，几于每见不同。然宓对 K，譬如鲜花美物古玩珍品，可以把玩鉴赏，而精神则无深契，情感亦不易交流。此宓之所感也。K 是晨收拾诸物，将归香山。……又谓已决定今晚住宿陈慈家。陈慈且将伴送伊至漪澜堂云。旋闲谈，谈及叶企孙爱贺恩慈^①；宓谓未尝不可，而 K 则力言绝对不可。夫以此二人犹绝对不可，则宓对 K 不能有丝毫之希望可知。K 以此示意，使宓对 K 之情冷如冰矣。12:00 K 别去，宓独午餐。

1:00 入城，雨。2—4，在北京饭店与 Winter 谈。宓为 Winter 述校中本系近事，而 Winter 则表示不满于王文显，为 Jameson 抱冤，而不信宓与寅恪之所观察者。甚矣，人之各囿于其所见闻，而蔽于其所亲近者；虽 Winter 犹未能免。

4:00，至欧美同学会，参加赵访熊、王繁婚礼。宓已送《诗集》一部以为婚仪。大雨。六时行礼。七时入席。

7:30 乘清华大汽车偕众回校。时，雨益大，倾盆，如注。抵校后，又在科学馆陪叶企孙闲谈。

9:00 归室中，寝。大雨迄未止，终夜犹大雨。念 K 在北海赴袁宴，适逢雨厄。宓为预嘱办法，然亦不巧也。

七月三日 星期六

晴。晨，接绛珠函，述苦，求助。即复，慰之，并述宓之近情。

9—10 蔡文显来。

^① 贺恩慈(1913—)，女，广东番禺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6 年毕业后。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数年，后至上海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主席办公室任资料科长。1958 至 1985 年任重庆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研室副主任，并于 1978 至 1982 年举办英语师资班，任主任教授，培训大学英语师资。

11:15 K来,着藕色薄罗衫,发不整,颇倦。K述昨晚赴袁宴情形,谓事前颇顾虑,而到时则极平常容易;从兹当不以社交为难事矣。K之往也,着新制之米黄(条花)纱衫,白外套,白手套(必皆未见)。袁君命人力车在北海大门迎接。诸客已皆先到。法大使外,有周自德及 Susan Wang, K之新旧同僚。又有一法国留学生安君,人极年少而活泼漂亮。坐 K 侧,极意周旋。席散后,以汽车送 K 至陈慈宅宿。其宅中多蚊,致被啮,而几于终夜无眠云云。K 定于今日下午归香山。依其母久住。是日正午,在此午饭(西餐)。又谈及拟烫发为永久之波纹式。1:00 别去。宓按,今后 K 就职北平图书馆,身入交际社会,友朋日众,必益矜矜自负。宓不特决无“成功”之望,即求 K 待宓如在清华时之真实信托,事事请教者,亦必不可得矣。Julia 之往迹,可为殷鉴。宓今兹即不啻丧失两年半所培养眷注之 K 矣!

2—3,昼寝。4—7,卞慧新伯耕,天津。来,并在此晚饭。宓为卞君讲《蕙楼诗》全集之大要,属其研读。

晚 7—8,李振麟偕沈光祖^①来,促请宓函荐孙惠方女士天津,法界,三十五号路八十四号。至南开中学任教员。即办。

8:00,遇王作民与王次衡^②女士,在荷花池栏际。宓即与王作民直谈至 9:30。王作民较 K 为富于精神理想之美,然不如 K 在社交及衣饰方面之聪明而可爱也。

今夕汪德耀与王文铮女士。结婚,宓已送礼而未赴。

① 沈光祖(1913—),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6 年毕业。时任天津南开中学英文教员。

② 王次衡(1914—1982),女,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937 年毕业。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助教,甘肃天水女子师范学院教师。1949 年后,在西北铁路工作。1955 年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七月四日 星期日

晴。晨 8:00 何炳棣来,谈其治学计划,直至 10:30 始去。

阅报,知熊、毛夫妇将由青岛来平,而熊患感冒,故昨日未能成行云云。宓阅之,极为注意。

下午,接董维杰函,已为宓备就头等火车免票,邀赴青岛。宓居此实郁苦已极,然又懒于行动,不欲出游。于是进退皆非所愿,不知如何是好也!

晚 7—8,陈昌年率其胞弟舜年、堂弟虞年来。舜年赠呈宓诗一首,明日南归矣。

七月五日 星期一

晴。晨,禀父。复孙惠方函。10:00 黄品长来。遇严继光。

11:00 入城。在亚北晤王荫南,奉天省海城县人。如约来。乃邀至大美番菜馆午餐。步至亚北。乘 1:15 之市立汽车,出阜成门。2:20 抵八大处,即步行登山。历灵光寺等六寺,抵宝珠寺而下。忆 1935 春与 1936 八、九月三次来此之游。久未出游,身体活动,甚为畅适。

5:30 坐八大处汽车站,候至 6:20,始知 6:00 之汽车已取消。乃与王君雇人力车乘之,价一元,每车五角。归途甚凉爽。宓仍思念彦,终觉宓生平爱彦之深,及失彦之可惜可悲,恐无今生再见彦之机缘。宓又念 K,自知宓确爱 K,然终必不能得 K,而 K 之对宓,且远不如彦之对宓,似和实淡也。……

车至阜成门,车夫欲换车;宓力争,阻止之,因此甚气愤而疲苦。到西四牌楼,已将 9:00。旋清华汽车至,宓独乘之,回校。以香蕉二枚代晚餐云。

七月六日 星期二

晴。 上午 9—11，严继光佐兴，云南大理。寓此。来，多谈南京政界情形。

下午 1—3，昼寝。

晚 7—8，偕陈寅恪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至美。

终日甚患寂郁。读《学术世界》各期。

上午，蔡文显来；夕，蒋振东来，均谋职事。

七月七日 星期三

晴。 上午读《儿女英雄传》，深赏之。至第四十回，云：“语云，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便是妇人女子的志向，也有个不同。有的讲究个女貌郎才，不辞非鸦非凤的。有的讲究穿衣吃饭，只图一马一鞍的。”此乃人生实况，惜必知之太迟也。

下午，接绛珠函（晨间先发一函，致伊）。述伊事暂告一段落。

是日，中国教育会儿童教育会在此开会。故下午 3—4，卫士生来。4—5，郝耀东、安徽大学教授，寓花园饭店。赵宗晋甘肃学院教授，寓正阳旅馆。来，杨武之来。

又是日为香山慈幼院第三次回家节。熊、毛夫妇留青岛未来平。熊于七月一日来函印布。拟具救济各省灾童办法，并云：“弟因到青后即患腹泻，日十余次，委顿不堪。恐不能赴会并回家节矣。倚枕书此，为灾童请命”云云。必按熊之卧病青岛，或真或假。必意似系假托，盖于主持此会，为之已厌，且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故遂决定留青不来，而先期托病，预为布置。其非真病可知，此或亦彦之主张也！

必拟作诗一首，未完，俟后修饰成之。

七月七日晚作

香山慈幼院回家节，院长居青岛，未莅会。

今年七夕竟无诗，旧恨深愁只自知。

绮梦空时百事废，情丝斩后万缘离。

清虚洞府仙居稳，进退藩离抵触痴。

沧海横流伤溷鮒，浮生电逝许然疑。

夕 7:30，严景珊来访，未见，先逃。在古月堂晚餐。与叶企孙、熊大缜、张景廉、张景和散步。熊大缜并初教宓乘自行车，至约近 10:00 始归。

七月八日 星期四

晴。读《学术世界》。函复刘健，述了解同情局外局内之关系。

9—10，蔡文显来。

以对 K 问题，虔卜于《易经》。闭目翻《十三经》，以手指定，得《易》之䷗ 太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不能退，不能遂。……呜呼，宓苦已！

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

下午 2—5，郑朝宗来谈。

5—7，读《儿女英雄传》，感动，大流泪，盖自伤也。

7—10，

赴浦薛凤请宴于其宅，北院四号。陪严继光等，仍多感慨。

夜中，雨。

七月九日 星期五

阴雨。上午仍闻炮声。

函绛珠，约晤谈。读《世说新语》，颇念敬。

下午2:00，顾宪良来，谈。雨不止。顾在此晚饭（西餐），并宿宓之东室。直谈至夜2:00，始灭烛寝。倦极，然谈颇畅。宓述离婚及爱彦始末。又述系主任易人，学校及本系前途之危机，等。又述《石头记》概评。顾君述（一）蒋廷黻之婚姻史。（二）史久荣之婚姻史。（三）其对于《石头记》中王熙凤个性心理之研究，等等，不悉记。

七月十日 星期六

晴。自是日起，西餐社暑期休业，关魁元报效食物若干种量。与顾宪良君同用早餐，谈至10:30，顾君别去。

卢沟桥退兵，以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而日兵则未尽撤。

读《世说新语》。

夕，读《国论月刊》中《诗石之梦》小说，甚多感触。接学淑七月七日稟。

夕8—9，偕陈寅恪散步，观天上云霞，至美。

晚，大风，雨。

七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上午，发英文短函致K，告以宓留清华未他往，如有警，即函、电我，当即设法救助云。附寄改正之英译函牍稿二篇。

仍读《世说新语》。

下午2:00，接K九日自香山寄之英文长函。先叙忆念之情，感

激之意。次述八日入城见贝满管校长，约任英文教员事。宓深服 K 之勇敢明达。当即(如其所欲)将原函改正寄还，并另复一中文函(兼示其母)，劝其速函管校长，订定在贝满兼课一二班，钟点不拘，便得住宿校内。至北平图书馆方面，无须预告，俟就职后陈明袁君，必无不许之理云云。此函写就，命吴延增往饬关魁元乘自行车送往，而关入城，原函明晨始由邮寄去。

下午 4:00，香山电话线又通，但 K 外出。此时，靳文翰已来，谈时局及国事，直至 6:00。靳君识解明达而严正，可佩。谈及人生，宓似为年来之经验及情欲所蔽，所论偏于阴柔，殊惶愧。宓殆已成不可救药而毁坏堕废之人矣！

6:00，叶企孙、熊大缜、张景廉、张景和来，在此晚饭，食蒸饺等。又进果与咖啡。

8:00，陈寅恪来。

8—9，同叶君等西园游步，熊君教宓乘自行车。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昨夜闻炮声。宓个人无所忧惧。惟大则为国家忧愤。小则为 K 母女悬虑，恐日兵或土匪劫扰香山，宓既阻隔，且无术无力救护。

晨 8:00 电 K，至 10:00 线始通，而线中人声鼎沸，想见危乱之状。宓询香山是否平靖。K 答不甚平靖。宓乃嘱其危乱之际，即速电、函我，以将其母女接至清华或他处避难。K 言不可。宓答，此为危急之计，非可以常情论。K 称谢。宓劝 K 再函管君，商洽贝满教课。宓又欲 K 每晨电宓，报告情形。K 答电语极困难。不必每晨，有事即电知。云云。宓虽为 K 关切，实则宓亦并无避乱或善后之计，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

友好之人也！

下午1—2，昼寝。李源澄寄赠王恩洋《人生哲学》一部四册，煌煌名著。宓之废事耗神，殊可恨可伤也。

上午，严继光来，未久坐。下午2:00，绛珠来电话，约谈。宓答，拟明晨入城访之。仍读《世说新语》。

6:30 叶企孙、熊大缜、张景廉、景和来，在此晚饭。食高丽馒头，锅烤鸡，等。8—9 同出游步。熊、张二君仍教宓乘自行车。9:00—9:30 再来宓室，进茶与咖啡。

晚，作函（英文）致K，明晨付邮。大意即晨间电谈者。

夜中仍略闻炮声。

七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晨得绛珠电话，即于9:00入城。先至女子文理学院取六月份薪金。次至东四五条，铁匠营十一号，朱宅，访绛珠。借与绛珠\$30（连前共\$300）。在其宅中午饭。绛珠述其迅哥爱杨葆贤女士，已明白与绛珠决裂，分离，而赴津。宓慰之，劝其放手。绛珠又欲赴津，宓亦劝阻之。

1:30 辞出。乘2:00汽车回校。3:00抵宓室，觉其凉爽静适，真如仙境。蝉鸣鸟语，亦至可悦。念时世之危难，战事之紧迫，如此佳地，如此清福，又岂可多得？念此，深悔往日宓之恋爱种种，奔波经营，实为得不偿失，愚蠢之极。即今之绛珠，又何尝不愚蠢可怜。若夫K者。宓固爱之，欲助之。然亦应当割舍，从K与他人得适宜之伴侣，与圆满之幸福。而宓仍以逃于宗教、哲学遁世敛志之为正途耳！

夕6:30至叶企孙宅，与张景廉、景和同晚饭。又同外出至西园散步。张君兄弟明日南归。

七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晨 9:00 入城。在凌风号剪发。

11:00, 至簾子库姑母宅, 谒姑母, 并与家人同午餐。宓念 1917 七月初, 复辟之战, 宓奉姑丈及颀母子至清华避兵, 而姑母及颀兄等赴津, 迄今正二十年。故于危乱之际, 特谒姑母慰问, 并愿奉款以备家用。姑母谈次, 对宓亦甚关爱。惟(一)劝宓纳妾, (二)谓参与父年皆老, 宓应多储款以为诸弟妹之教育费云云; 则宓殊不悦。盖宓之痛苦仍非姑母所能晓, 而姑母重视家族观念, 以宓为家庭亲长无限之奴隶, 及其物质供养之牺牲, 则殊非宓所能承认, 所甘服从者。……旋辞姑母, 至青年会, 乘 2:00 汽车回校。

阅报, 知战局危迫, 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 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 玉石俱焚。要之, 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 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 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 然初未得所享受, 婚姻恋爱, 事事违心, 寂寞愤郁, 痛苦已极。回计一生, 宁非辜负? 今后或自杀, 或为僧, 或抗节, 或就义, 无论若何结果, 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 即宓本为踴厉奋发、慷慨勤勉之人。自 1928 以来, 以婚姻恋爱之失败, 生活性欲之不满足, 以致身心破毁, 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 我亦软弱无力, 不克振奋, 不能为文天祥, 顾亭林, 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 此为我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 生世亦何益? 思及此, 但有自杀。别无他途。……

晚饭后, 7—8 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 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 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 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 悉心备战; 将来或可逐渐恢复, 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 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 盖以

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必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涵被耳。……

8—9，寅恪、叶企孙、熊大缜在宓室中坐谈。

9—10，赴工字厅秘书长沈履、教务长潘光旦召集之谈话会。由沈等报告连日谒见秦德纯市长等所得消息。大致日军决意并吞华北，大战即在目前，而二十九军决志牺牲抗敌。云云。又讨论校防事。必念刘永济兄等1931九、十月之交，在沈阳东北大学之所遭；今正同此事境。回忆前言，不觉悲感！

10—11，作英文函致K，明晨发出。撮述近局，并筹划于危急时，接护K母女至（一）清华（二）北平（三）南京等处暂居避难。云云。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是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

上午甚感寂郁，读《新月》中梁遇春君遗作，论 Amiel^① 一文。述 Amiel 一生之性行，极与宓类似。其思虑过多，蹉跎自误，未获享受婚姻恋爱之真实幸福，更与宓同，因之引起宓极深之悲感。按宓于1932七月，在《文学副刊》中介绍 Philine 一书，已叙述 Amiel 之生平。彼时宓早已明白以 Amiel 自况。其后始得读其日记(Journal intime)，更有深契于心者焉。

正午，在叶企孙宅午饭。

下午，读杂书，阅报。蒋振东、章克桢来，为南开教职事。

^① Henri Frédéric Amiel 亨利·弗雷德里克·艾米尔(1821—1881)，瑞士日记作者，以其一篇自我分析的杰作《私人日记》而闻名。在日内瓦，先后当过美学和哲学教授。

夕 5—6 洪谦来，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 Troy 与 Carthage 之亡^①，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宓又按真理亦即正情。中国一般人既虚伪，又残酷，洪君深为痛恨，亦由居西洋（德国）久。即今赞同洪君者，其人亦极少也。……

7—9，叶企孙、熊大缜来晚饭。熊君又教宓乘自行车云。

下午，雨。晚，晴。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五

半阴晴。晨 9:00 电 K，知在香山安居无恙。宓谓拟明日来访，K 阻之。宓意亦不为见 K，盖欲商危乱时安顿 K 母女之计。K 谓避居何处，其母当可措置云云；宓略放心。宓为筹思 K 母女于香山或北平危乱时暂避居之地，计有（一）清华（二）城中（三）天津（四）南京等地，但皆无妥善之安置计划。因深愧宓之无才无勇，反不如 K 之从容不惧，而见事明通也。又按宓个人决不逃避，（一）因知命。（二）因耻逃。（三）因消极而轻生死。但念 K 母女孤露，无家可归。香山又远悬郊外。即不大战，地方暴扰，亦极可忧。故欲为之代筹，初非为宓个人欲见好于 K 母女也。K 云有函来，但久久未到。

是晨宓以英文《北平新闻》一束寄 K。夕 5:00 接 K 电话，云该报

①（古希腊）特洛伊城与（古罗马时代）迦太基之亡。

纸已收到。且嘱不必代订，盖不日将回清华云云。虽无多言，然宓接电话甚慰。

晨，严景珊电告，今日偕叔昭迁津。叔昭住珏良宅（天津，英界，泰华里，六号）。至杨开道夫人及诸女，已于昨日离此赴济宁去矣。

下午2:00，接芝润表妹电告，姑母一家决即南迁。宓有要物，可交颐银行中保藏云云。宓欲劝阻姑母等勿行，旋止。姑母南迁，殆亦为表妹嫁事，但不早行，而迟至今日，则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事之过也。

下午，大雨。1—2，昼寝。醒后，读《顾亭林诗集》。

夕，6:30—9:0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谈中国小说。因雨，故未练习乘车云。

七月十七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电芝润表妹，知姑母等又拟居津避兵，暂不南下。宓初拟入城送行，故亦未往。

正午12—1，访叶企孙，路遇何炳棣谈国难。

下午，接朱君毅航快函，谓十四日，有许冠华（女）者，冒称宓之夫人，来京视妹疾，访谈，借去二十五元云云。按今世变诈百出，但此擅骗之人冒称吾妻，则更使宓痛心。夫宓与心一于1929离婚，与彦于1934—1935之交断绝，既未正式恋爱，更何能有“夫人”？在彼仅系诈财，在宓则殊伤心矣。

5:00电宪初，知劭西先生尚未南行。家人是否迁避，亦正在考虑未决云。

夕6:30叶企孙、熊大缜来，在此晚饭。饭后，同出散步。熊君教宓乘自行车。是夕所乘，为马宅之女车。因车止，右足踏空（草地，路旁较低），致身向右前倾跌，右眼外角睑尖划伤，出血。熊君导至医

院，由值日助理刘君及看护刘女士处理，涂药膏。归，已 9:30 矣。

致敬姊弟函，慰问。

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 甚凉爽。晨，作英文短函致 K(香山)，仍申前意。函复纪云秀(南京，大方巷，四号)，亦为送 K 母女至南京避难地步，托纪预为筹计云。

上午，电芝润表妹，知姑母等计未决。宓乃力劝姑母等勿离平。硕兄亦有函来，同此主张云。

读《顾亭林诗集》。

下午 1—2，昼寝。4—5，张肖虎二次来访，询乐谱原理。宓允为作函介绍友人讨论。按张为爱 K 甚切之人，始宓疑张来为 K 之故，继乃不然。

下午 3:00，始接 K 十四日之英文函。内表对国事之敌忾心，与对清华之留恋意。至宓助 K 母女避难一层，谓必要时当接受云云。

夕 6:30，赴叶企孙宅晚饭。饭后，仍散步。熊大缜君，偕其弟熊大缙君(燕京化学系三年级生)教宓乘自行车，成绩甚劣。且车停被扶时亦仰跌一次，颇倦，而髀骨痛。因悟刘备“久不复骑，髀里肉生”之真切。三君又来此茗坐。至约 10:00 始去。

寝后，1:30 惊醒，闻巨炮声，继以连响枪声，似不远。(明夕始知为二十九军抵御便衣队而击走之，地在大红山即青龙桥一带，即当香山至清华中途正半之处。宓尚不忧，而殊为 K 惧矣！)宓颇警惕，乃着衣及皮鞋，仍静卧。2:00 后，寂无声响。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半阴晴。 晨 9:00 电 K。复述前函之意，谓事势危急时，祈 K

母女即来清华，由宓护送入城避居云云。K称谢，谓必要时，可考虑，到时再决。或借香山其他之人同到他处避居云云。按宓此举，纯为实际之必要。苟K母女有避难之地与伴，宓亦欣然，固毋须勉强，且省事省力也。然千虑且有一失，况处今之危局，而宓且无善策耶？

10—11，蒋恩钊来，孙晋三来，辞行。孙译 André Maurois “Byron”^① 原书及译稿，即交其带去，清结。

12—2，至叶企孙处午饭。

下午，雨。昼寝。5:00，靳文翰来，谈时局。宋哲元今日上午回平。

6:30 叶企孙、熊大缜来，在此晚饭。又同散步，看荷花。至 9:00 散，云时局略缓。

是夜，宓寝不安。但未闻炮声。夜，雨。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半阴晴，颇闷热。 昨接绛珠一函，今晨复一函。

仍读《顾亭林诗集》。

12—2，至叶企孙宅午饭。归后 2—3，黄品长来，谈骑自行车技术。4—5，昼寝。

6:30 叶企孙、熊大缜来，晚饭。遇靳文翰谈。饭后，熊电城中，知日人致宋最后通牒，要求今午撤卢沟桥之兵，未照办。故自下午 1:00 起，卢沟桥已开战，此当为大战之始云云。又悉燕京大陆汽车因恐应军差，故已停开。熊君遍电其重要亲友，或往访问，报告消息。宓独为 K 母女孤悬郊外者忧，即欲电 K 报告。乃因偕叶、熊二君至

^① 安德烈·莫洛亚（拜伦传）。André Maurois 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法国传记作家。

南院一带散步，至 9:00 始归，又已太迟，故欲电 K 而又止。即作英文长函致 K（明晨付邮）报告，并议事急时迁入城中避乱之办法，且条列（一）姑母家（二）敬家（三）宪初家之情形，以备必要时往依居云。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半阴晴。晨 8:00 电 K，未能接谈。9:30 K 来电，宓略述近局，重申前意。K 云尽知，且待读宓函。又云，伊等在香山安静如常，方谓时局已趋平静，且拟不日回校云云。

仍读《顾亭林诗集》。

12—2，至叶企孙宅午饭。

下午 2—3，昼寝。3—4，蒋振东来。友生多为个人逃避之计，或包运书物，而绝少激昂悲愤，以谈论国事者；遑言舍生取义耶？

6:30 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之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日来甚热，郁蒸。战士与被兵之农民，其苦可念也。宓素持感情即真理之说。近由经验，益明古来书史小说中所记叙之人物，其情与事，极真而非假。但必我有类似之境遇及经验，然后方能感觉

到,而信其真。如《诗经》《左传》中所载爱国爱君,以及同情于农民兵士之疾苦者,纵出自贵族或闺阁,然必其决非虚假,亦非矫情,实由身历其境,而发乎衷情者。此不足为一般俗人言也。

日昨曾函袁同礼君,托其为 K 母女在城中觅适宜之住处,以备迁入避难。今晨 8:30 得袁君电告:(一)命 K 于八月一日到北平图书馆办公。(二)K 于急难中,可住袁君家中。(三)北河沿 53 号陈太太宅,有房分租,月租 \$ 35,饭费 \$ 15,共 \$ 50。宅中并住一德国新闻记者 Müller^①,此房 K 居之或与一女友同居。似甚适宜。已为 K 保留云云。宓闻之甚喜,即照袁君所言,详函(中文)K 报告,函寄香山。宓同时又电 K,未达。约 10:00 始获与 K 电谈。乃 K 谓,现时局紧急,伊不能离母,母又不能离香山,而母与伊又另有计划。袁君所拟各条,伊均不能遵行。伊母亦必不允许如此云云。宓以 K 不审目前之危急与需要,不顾宓筹划之艰难,与袁君之善意,一概拒绝,甚为失望,遂至辩论,几于电话中不欢而散。宓以北河沿之房,似不可失,遂即函袁君,言 K 须禀商其母,但北河沿之房,宓愿自租定。即请代我接洽订约云云。盖宓租定之后,苟遇危急,仍可欢迎 K 母女来往。而宓另住他处。即不然,宓亦可以此房为我自己之行馆。若清华不能安身之时,即移入其中,而在平静之时,亦可在此休息会友,为适意之活动,未尝非善策也。

正午 12—2,在叶企孙宅中午饭。杨为桢电话,托荐英文教员于立达中学,即函荐蒋振东往,得成。

下午 2—3,昼寝。

4—5,张清常来,知敬前病甫愈,因乘人力车,堕车伤膝,复又卧床多日。念敬柔弱忧郁,过于慧敏,恋爱婚姻不顺,为之惻然。

① 穆勒。

5:00 接 K 电话,知已到清华,乃约于晚 8:30 晤谈。

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熊大缜亦来,又出散步。宓以有客先辞归。

9—10 K 来。服去年常着白绸上罩绿绸之西装,发饰绿带。彼此所谈,略如今晨电话之内容,仍不甚合。无结果而散。

下午函董维杰,述对熊、毛之所感,并以七月七日诗钞示之。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晨 5—7 独出散步,闻雷声隐隐,初疑为炮声,继乃黑云遮西山,大雨骤至,始信其为雷。过顷雨止。仍读《顾亭林诗集》。

上午 9—10 K 来,服白绸翻领短衫,黄布运动短裤,短袜,屐鞋,携照像机(其母毕业时所赐,值 \$ 260 或 \$ 280)。已而黄绍湘^①女士亦来,住医院,步履维艰。过顷, K 先去。黄绍湘谈国事,颇激昂。又托荐职事,(次日,即为函南开喻传鉴君) 10:00 辞去。而 10—11, K 又来,续谈 K 之问题。

12—2,至北院叶企孙宅午饭。下午 2—3,昼寝。

5:00, K 再来,服装如上午,为宓照一像。又续谈 K 之问题。结果, K 愿从宓劝。明日入城,观察(一)贝满(二)女青年会(三)北河沿陈宅三处,而择定一处居住。先是 4:00 接袁君函,详述北河沿陈宅房之情形,宓即以袁函送 K 阅。故 K 又来。宓谓一切听君自主,我不强劝,但君必有所决定。嗣后君未见委之事,宓即不代费心计虑

① 黄绍湘(1915—),湖南临澧人。1934 年转学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7 年毕业于清华人学历史系。后任中学英文教员。1944 年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美国史,1946 年获硕士学位。1947 年回国,在青岛从事美国史的研究与著述。1949 年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1951 年任人民出版社编审。1960 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77 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云云。K谓伊母在城中尚有亲友。又伊母甚负责，必不肯离弃慈幼院员生、职务而独迁避。即迁，必与员生同迁。若迁入城中，则石驸马大街熊宅，任何时皆可居住，甚便，云云。宓闻以上情形，略慰，且知宓前数日所思所行，实为杞人之忧。苟K母女得避居之地，宓又何必借箸。又是日两次会谈，K对宓之态度亦较和洽。因之略慰。

晚，6:30 K去后，叶企孙、熊大缜来，在此晚饭，又同散步。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仍热甚。晨8:30以英文报送K阅，并附短函，告贝满已聘人消息。

晨函宪初，慰问，且以劭西先生赴豫，愿为其家中效力。又为张肖虎作函，致(一)胡徵(二)郑颖孙介绍谈音乐之学理。

是日叶企孙约入城吃西餐，并看电影。旋辞之，未往。仍读《顾亭林诗集》。

下午，昼寝。2—3，入浴。

晚饭后6:30—8:00，与陈寅恪散步。

晚9:00 K来，服装如昨，仍为短装。K述今午由张肖虎陪伴入城情形。(一)贝满教职住宿均不成。(二)女青年会有空室，随时可往居。(三)北河沿陈宅房，去二次，未得见女主人。但曾看房，房虽佳，但似不适宜，云云。于是决定K住女青年会。又K谓曾奉母电谕，八月一日可往图书馆就职。宓甚喜。于是K之问题粗定。宓告K。今日静思，觉许多小事，左右无不可，日昨宓所劝告，实太坚持，决即一切听K自择其所好云云。K亦对宓深致感激之意，并致歉忱。是晚谈话，圆满而散。宓劝K早回香山侍母盘桓，俾准期就职。K则拟居清华颐养。又日来学务处各小门，于晚10:00上锁，晨7:

00 开启。于是 K 今晚去时,竟不能出宓室东之小门,而必经由前院各处焉!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是日未见 K。读《顾亭林诗集》。晨函袁同礼君,代陈 K 所决定(一)八月二日就职。(二)住女青年会。并谓北河沿陈宅房对宓亦似不适宜云云。

接绛珠一函。

正午赴叶企孙宅午饭。归后昼寝如恒。

蔡文显来,仍托谋事。

晚 6:30 叶企孙来晚饭,又同散步。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仍热甚。是日仍未见 K。读《顾亭林诗集》。

上午 10:00,赴物理工厂,请熊大缜修理眼镜。

10—11,黄品长来。复周珏良一函(天津,英界,泰华里六号)。

下午,仍昼寝。

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谈明末事,与今比较。

夜中,雨。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半晴阴。自今日起,天热骤减,而时局忽紧张。二十五时夜至二十六晨,日军占廊房,与我军接战。

晨 9—10, K 来。盖 K 昨日下午又入城,由张肖虎陪伴。在大光明,用电烫卷发。又在市场晚饭,过迟。仍由张君雇小汽车送回校(而不知是日下午,日军攻南苑。是日晚 7—10,彰仪门内有日军冲

入，在门内巷战。K于此时一意卷发，由各方面论之，均甚不合）。是日，宓始见K卷发（认为对K不适宜，有失天然年少之美），服西装（新制），白绸衫。领约蓝巾，甚轻倩。宓即告K以时局紧张，劝其速回香山，免其母悬念。随即为K雇定大利汽车（车价\$5.50来回），宓付给车资，而请张肖虎伴送K前往。于是K别去。时局危乱，未知何日可再见。K行事虽不尽合宜，然此来对宓之感情与态度，似甚好，颇慰。宓感念时危国难。只求助K母女脱险，宓宁以诗僧终，即对K亦有吴梅村之视下玉京者矣！

K于2:30离校。5:00接张肖虎电告，3:30安抵香山，张君已回校云云。随即接K自香山电告安抵等情。

晚饭后7:00小雨，至叶企孙宅。知日军昨晨占廊坊，与我军冲突。今日上午、下午，宋哲元开军事会议，诸将意见不一，无结果，战事必不免。企孙等赶急筹备，并送友人眷属，拟乘平绥火车，赴大同、太原等处避难（实则明日路已断，企孙等终未行）。

宓归室中，虔心卜易经卦（以手指定），得“䷧解，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宓所卜之一段文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9:00寅恪来电话，云此是吉卦。是时偶闻炮声，然似甚远。宓乃整衣卧床，于8:00即寝，以静待天命。陈昌年来，欲借钱偕两妹逃往大同、太原，宓拒而未与。

是夜，眠时甚多。然明晨身体乃极疲软！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阴。甚沉闷。5:00仆呼宓醒。日军飞机轰炸西苑（闻损失不重），窗壁为震。宓但拥衾静卧，坐待天命。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毕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飞机掷弹虽非甚多，然延

至7:00始止。宓乃起，又闻炮声时作。宓取屉中银币三百馀元，以\$100给与校仆吴延增，谓若命尽今日，即以此为彼身家营生之资，以了结十二年居此之情事。吴延增悲泣，泪落不止。宓以馀款及银行存款单据册，带藏身边衣袋内。略进饮食，复和衣而卧。

8:00后电K，知香山今晨亦闻西苑轰炸之声，与此处同。又悉伊母方与慈幼院中教职员开会，议应付。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母女愿出逃，只此一途。请于下午5:00前到清华，宓当护送同往。云云。K谓，当禀母知，但母必与慈幼院员生同进止云云（其实此时平绥路正有战事）。

闻宋已决应战，日军将于正午进攻云。自10:00起，直至下午约近2:00止，我军与日军战于沙河与清河之间。大炮与机关枪声，巨声密响，生平所未闻。其声由远而近，继乃由近而远，终于止息。传闻由昌平来之日军，与二十九军战，我军不支，幸得中央铁甲车开到，而汤恩伯援军亦自绥远来，遂转败为胜云。方炮声紧急时，诸同人率妇孺避于科学馆及图书馆楼下。宓则和衣蒙被，仰卧宓室中床上，愿毕命于此室。

正午，洪谦来。宓亦赴科学馆外，观察一次，仍归卧。1:30以后，炮声渐减。至2:00全停。宓乃进馒头，及汤。叶企孙来。熊大缜并电告，我军大胜，自昨夜已夺回丰台、廊坊、天津东车站、总车站，及通州。中央将要求日军于48小时内退出华北云云。众皆欢庆。叶企孙在宓榻中寝息。而张肖虎来谈，并围棋二局，于3:30始去。闻我军在圆明园布防，日军已北退。又谓中央飞机已到，且曾击落日机二架云云。

自6:00起，炮声复作，然较前为稀而远，似在南苑一带。宓略进晚餐，命仆购屯馒头。而黄品长来，多怨天尤人之语。宓于8:00前，即仍和衣覆被而寝。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得晋卦之六二，文

云“䷢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后半夜，不闻炮声，眠极酣畅。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天气明朗，而热已大减。

晨，在荷花池散步，花犹盛开。日机在空中整队飞翔，偶闻一二掷弹或炮声，旋即平静。8:00 企孙电告，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事实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陈昌年来，言拟随同众学生走门头沟，由此南行，以避敌锋，因学生将被搜捕云云。甘肃学生冯绳武两次来，以存款不多，生活无术，求为宓之仆。宓拒之。此时，见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而解散。

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宓原拟终留清华，全是，叶企孙力劝入城。陈寅恪亦谓“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宓以众教授如此行动，遂亦决入城（事后思之，实太急遽）。电 K，则香山电话已不通矣。

10:00 卞慧新来，还书。宓与吴延增匆匆收检随身零件，单衣，及一部分日记等，并二小手提箱。馀皆弃置（深悔平日不早决行止，双轨预备。此时尚可自雇汽车，多带要件及贵重物品书籍以行，乃全行弃置，悔咎无及）！至 1:00 毕。

约 2:00, 与吴延增别, 托其暂管宓之书物。又以彦函一包, 托彼携归家中保藏。吴延增又大悲泣, 挥泪送我。宓忽如此舍弃可爱之清华园西客厅, 一生美满舒适之环境与生活, 从兹尽矣! 关魁元亦来送。宓附乘叶企孙之汽车, 并熊大缜君, 入城。约 3:00 抵城内簾子库一号姑母宅中。

姑母等在交通银行库房避居二日, 今日始返家。姑母舍宓于颀室中。宓在此虽宾至如归, 然一念自 1911 年在上海姑母家避难, 迄今近三十年。宓既由少而长而老, 而国势亦日危迫, 何胜感惕! 宓罄所有银币, 得 \$ 300, 悉以奉姑母, 为共同度用之资。馀约 \$ 30, 自带身边。入城后, 得悉张自忠就任冀察……委员长, 潘毓桂任公安局长。

5:00 颀至自交通银行, 双目尽赤。入室, 即卧床, 仰面大哭。盖纯由爱国之心, 与亡国之痛, 感于最近一日夜之事变。又谓今晨 10:00 日人至交通银行, 命以现金核实存库, 不许运出(并以日宪兵守门)。行中命颀接待应付, 以颀通日语。而日人凌倨之态, 使颀倍增痛愤。馀不悉记。姑母家亦议路通即移家回陕。

晚饭后, 电清华(接者声音极生异), 托告吴延增, 宓拟明晨回校。又电香山, 拟告 K(已发一函), 而线阻。

晚, 仍闻炮声, 然不多。寝颇安。

夜中雨。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雨。晨, 老姨太拟同往清华取颀书物。外出探询, 知美富汽车不开, 城中汽车均不敢出城。旋知西直门今日仍关闭。因通州败退之保安队, 为日军追击, 绕城北、城西而走。故今午在西直门外万寿寺地方, 犹有战事; 宓遂亦止。上午, 曾电清华及香山, 均线阻。

下午2—3,昼寝。3:00 电钱稻孙(西四一一),知清华内部尚安靖(昨宓倘不入城,亦无灾难)。但今晨朱自清乘汽车回校,至西直门,以门关闭而折回云云。

芝润表妹,每日8:00赴故宫博物院。正午回家。颐则早出晚归。

夕阅报,知昨(二十九日)天津大战,日机掷弹轰炸市府,南开大学、中学,及女师、工业各学院。至今日,战事犹未止。又悉日昨(二十八日)通州保安队之反正,结果,全城俱毁,杀人甚多。保安队败退至北平城外,已不及追附二十九军,仍被日军歼灭。又闻人谈及二十八日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伤过半矣。

是夕尤闻二三炮声。宓仍获安睡。夜雨。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雨。报载咸日人消息,然亦可知(一)天津仍续战。(二)中央有大战之决心与筹备。今日各城门仍关闭,然未闻炮声。

上午,侍姑母闲谈,又与一谈(二毛,九岁)顽耍。读《萤雪轩丛书》与《青年界》。

下午3:00 电钱稻孙,知清华内部安靖。又告我以朱自清君在城中寓址——西单,兴隆街,21号,张明英宅。电话西局一四三六。闻人谈南郊之伤兵,厥状极惨。

八月一日 星期日

晴。上午8:00 电朱自清,约同回校。知城门犹未开,清华内部

平靖。日军驻清华园外。仅有日军官欲入校内架设无线电台,经守者婉拒,遂亦止。朱君谓清华决不能复开学,亦拟往取出书物云云。

是日城内市面渐复常。消息见于报纸者,仅为日同盟社讯。知平津稍南一段,均为日军占领,火车中断。

下午,有日飞机翱翔天空。宓仅与一洗顽耍。读《青年界》及姑丈《审安斋遗稿》之《入蜀日记》等。

晚,与姑母家人聚谈。宓为芝润表妹述吴梅村、卞玉京故事。闻前此约一星期,北平之《东方快报》,正版有一方,言吴宓以自己之事,供给材料,俾陈慎言撰作《虚无夫人》小说云云。闻之心恶;盖事实既非如此,而使熊公或彦见之,益似宓有意诋毁其伉俪、破坏其家庭也者。而当兹国难巨变,使宓之姓名只以此表见,诚不幸之至者矣!

补录吴延增家址:成府,三旗营,镶黄旗(或东门口)十六号。

八月二日 星期一

晴。 上午8:30电朱自清,知清华内部安靖。城门未开。昨有陈福田、吴有训^①等,乘汽车入城。至西直门,被阻,折回云云。报载仅救济伤兵难民等新闻。

上午10:00,李健甫来,姑母留午饭。下午2:30别去。据健甫谈战事及时局经过,似误于宋氏之模棱粗疏,漫无计划与决断。健甫任职津市府,明日仍拟赴津,遂述其经历,及为右公守宅待遇之屈枉。

^①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1927年任中央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系主任。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45年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5月后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数理化部主任。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盖凡人各有心萦意注，与遭际不平之事也！

下午3—5，张奚若夫人杨景任偕二女友来。宓未陪侍，而读《青年界》与1934《中国文艺年鉴》。

晚，与姑母家人闲谈。又读《故宫周刊》。

《世界日报》载，清华将迁长沙。宓雅不欲往，但又不能不往。宓昨夜回思多年之经历(以 $6\frac{1}{2}$ 年为一段)， $\wedge\vee$ 前后起伏，悲欢荣枯，百感丛生。后此未知如何。前此之生活似已告结束矣！

奉酬陈柱尊题《吴宓诗集》，依韵
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
巢覆更愁天欲压，身存未许口能歌。
眼前危境同骑虎，梦里韶华悔掷梭。
志事亭林难学步，梅村才薄奈予何。

八月三日 星期二

晴。晨8:00电朱自清，知清华安靖。城门未开。校役送信不达。又悉法商、师大两校，已为警署搜查。是晨《世界日报》载清华已发八月份薪金，未悉确否。前日晨夕(八月一日)各处地震，适当将来大战要区。天时人事，息息相关。然我中国兵灾同降，何不幸耶！

正午大雨。云微霁。下午复晴。宓惟与诜嬉戏，又读1934《中国文艺年鉴》。

夕4:30接K电话，知于昨日饰为难民，乘救护车入城，现寓石驸马大街熊宅(电话，西局三零二)。宓以为K寓平教会(电话西局二九五七)，电询始悉寓熊宅。其母仍在香山，不肯离其职守。顷其母转到宓二十九夕寄香山之函，故始来电云云。

晚饭时，宓电袁同礼君，命K明晨即赴图书馆办公，已交代王主

任云云。宓电熊宅，知 K 已赴陈慈家，即陈垣先生宅（新迁住址，什刹海，南官房口，二十号。电话西局二一三〇）。乃电该处，报告 K，并约定明日正午晤谈。宓原约同和居，K 提议青年会，实较善。

晚，与姑母家人闲谈。

八月四日 星期三

晴。晨 8:00 电朱自清，知清华内部安靖。昨日员生各有二三人出入，但皆异常费力。报载清华发八月薪之事，不确云云。

9:10 出，至琉璃厂师大会计部，领取七月全月、八月上半月薪金共 \$ 86.80。次赴中华书局，领取 1937 上半年《吴宓诗集》版税 \$ 10.80。次至西交民巷中国银行，捐助红十字会救济难民伤兵款 \$ 20，掣取护字 24 号收条。遇行员陈长济君字东元，长桐之弟，东局二七二七。为清华 1929 级校友。即由中央公园门口，乘电车至青年会。同车遇陈黎。11:10 至青年会。至对门礼和铺修二表（\$ 2.50），然后待 K。遇朱木祥^①，谈次，约 12:30 时，K 来。服藕色薄纱长衫。发未涂饰，容颜瘦损。即共餐。朱木祥君作东。K 述前日改装难民，乘救济车入城，一物未携带。又述在香山多日避兵及过兵情形。朱君去后，K 又述在图书馆办公情形，现作中国杂志论文编译摘要，命宓为代撰数篇。宓以 \$ 80 付 K 收用，俾置办急需衣物。下午 2:30 别去。

宓至欧美同学会，遇刘崇铨、陈福田、潘光旦等多人，皆留居清华，昨始入城，而此刻又返清华者，知校内安谧。又遇 Winter，述日前偕美国某君赴南郊寻救伤兵情形。可惨，可敬。顷又将往，熊大璞君

^① 朱木祥（1907— ），广东五华人。燕京大学文学士，曾任北平汇文中学教员。时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

偕往。宓与叶企孙略谈，乃归姑母宅中。先是宓由青年会出，即至东安市场。见书摊上惟存剑侠及性欲等下劣书本，各种学术及时论杂志，几于全无，可见变革之速！虽得《清华学报》，购之未成。

晚饭后，与姑母家人闲谈。晚9:30接K电告，明日仍拟外出，即约于正午仍在青年会会晤。

夜中，雨。

八月五日 星期四

晨大雨，迄午未止。宓原拟赴北平图书馆，以雨甚而止。

读《中国文艺年鉴》。11:30乃乘人力车出，景山东大街，直如河渠。12:00至青年会，阅报。惊悉卫士生君被捕。

12:30 K来，服白色细蓝花布衫，外罩灰呢短褂，遂同午餐。K述在陈垣先生宅居住情形。并今晨赴馆办公，途中人力车走入水坑，下车污衣，又归陈宅换衣情形。K又言，昨日下午在市场遇贝满女同学，由通州避兵祸来此者，K遽以\$40借与其人。宓殊不以为然^①。盖K缺乏经验，不知实际之艰难困苦，虽处危境，而乏警觉。其对宓之赠金，未能知其价值，而用之于己身之切要费用，遽以半数赠友，实太可惜。由是更感，宓虽爱K，K未必能与宓同心同德同力，在生活中，恐难互助合作。念此不觉惘然！今晨翻小箱取物，见彦1931八月初在Berlin代宓所写之日记，不胜凄悲。忽又念彦甚深，且悔昔年对彦太负气，太乏自制力。今我已几经磨折，已能束手就范，降心体贴，然失彦已久，人生错误矛盾，何乃如此！……宓力劝K购置切要之衣物，而慎用手中存款。2:10 K别去。

K去后，遇清华学生张志岳及滕君(?)，将回校。又雨。宓仍乘

^① 作者旁注：九月二日，K告我，其人已如数偿还K矣。

原车至八大人胡同 11 号王宅，访王作民女士，告以卫君被捕。遂同至东堂子胡同 20 号北平新闻社探询，知卫君日前捕去。现禁羁高等法院看守所，似无大危险。乃约定王作民明日去探访。宓乃乘车回姑母宅。在金鱼胡同遇 K 乘车东行，呼之不及。又途遇霍秉权^①君，下车数语。4:00 抵陈宅，休息。

夕，雨。接吴延增昨晨来片云：“今校内平安，诸无头绪。人数无多，饭食尚有。日人常走校门前马路，东西通行。谣言多，无非惊人，宵小好盗窃耶。”

夜中大雨。

八月六日 星期五

阴。晨大雨。8:00 电钱稻孙，已归自清华。云，校内平靖，可往居住。9:00 出，至北平图书馆，在杂志阅览室，读国联文化合作会报 *Vers une humanisme nouvelle*^② 一文，未完。K 曾来该室一次。宓作函致 K，留传达处，而于 11:00 离馆。赴青年会阅报。12:30 K 来，雨不止。K 服装如昨。新购手包一。遂同午饭。K 仍求宓助伊撰译杂志论文摘要。宓虽愿为之，而心殊乱，苦不能就。K 亦旁皇无所归宿。2:00 别。宓遇 Reicher，同至欧美同学会，雨不止。在会中，遇叶企孙，力劝宓勿回清华。谓无职守者，多一人在清华，即是增加办事人之责任与烦虑。又谓宓若往，宜当日即回城中云云。又遇戴中孚君，住校内，南院二号。约同雇汽车回校取物。4:00 归姑母

① 霍秉权(1905—1988)，字重衡，湖北黄冈人。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 1929 年毕业。英国剑桥大学博士(1934)，格勒学院研究员。自 1935 年起，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代理系主任，东北工学院教授，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郑州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

② 《走向新人文主义》。

宅。戴君电告，即回校。宓如能雇得车，可于明晨来云云。宓亦懒，遂无所施为。

晚读《中国文艺年鉴》。又与姑母家人谈。

夜中，雨。

八月七日 星期六

阴。晨早起。于8:05步行抵北平图书馆，预作函，留传达处，致K。宓在杂志阅览室，为K撮译张其昀《中国历史上之建国精神》一文。K不久亦来此室二次，以柬复宓。

11:10宓出，步过金鳌玉蜆桥，观北海及中海风景至美（晨大雨，此时晴），然几无游人！乘车至青年会。遇叶英，知燕京汽车上午九时，下午一时。自今日起开行。约12:10K来。宓已先午餐，从K意也。K言袁君在协和医院邀正午往见，乃匆匆交换译稿而去。

约近1:00，宓乘车再至北平图书馆。在杂志室翻阅。得读黄节师甲子六月致梁任公论《诗经》《楚辞》一函。次为K撮译全汉昇《清末反对西化的言论》一文。遇夏鼐，略谈。其时室中人满。宓热极，3:40出。该文即邮寄K收。于馆外遇陈昌年，知自今日起，日兵不许清华员生运取书物入城。4:30归姑母宅。接电话，遂又急赴欧美同学会见叶企孙。付宓清华八月薪金支票\$400。遇萨本铁在座，谈清华情形。6:00再归姑母宅。

晚7:00贺麟来访。

9:00黄品长（寓王宅，电话西局七七五）来。述三次返清华取物详情，并今日往清华之所见，且愿伴宓前往。盖前数日城门既开，众皆往取书物。途中日兵，亦皆放行。宓本可以\$6雇汽车往返，尽取所爱之书物。乃以连日与K晤会，且K命宓为撰译文稿，沉溺于此，遂失彼良机。今则已不便取运，然顾仍教宓以行事之方。

10:00 寝。倦极，喉痛甚。思宓为 K 故，牺牲损失已巨，而 K 并不爱宓，且处艰危而不自警觉，受帮助而不明其真价。只是要宓为撰文，对宓本身无关切慰藉之语，而但避形迹，只恐别人得知宓与 K 往还或护助 K 也者。夫 K 既无爱情，但思利用宓，且强制命令，不顾宓之利害，此非又「J」乎？宓至今犹依恋屈服，亦愚妄之甚矣！念此悲丧，几于一切撒手，都不闻问。旋入眠。

夜中小雨。王作民函告卫君在禁。

八月八日 星期日

晨阴雨。甚倦怠，头痛，喉痛。

上午 10—11 吴延增来，述清华近情，并携来《笔记》四册，来函多封。中有 K 七月二十九晚自香山寄宓清华一函，阅之甚慰。又有敬姊弟及韩文佑函，均见相契之深。

下午，晴。1—3 为 K 修改其所译《唐代奴隶制度》一文，重录一过。热甚，倦极，喉痛尤甚。夕 5—6 复作函致 K，附寄袁君八月二日致 K 书，寄清华付宓转交者。

是日，日军入驻城内，分营天坛等三地。

晚 10:00 K 来电话，言袁君已南行，伊极焦忧。宓时喉痛甚，约明午会晤，K 未允。宓只以数语安慰之而已。

夜 11:00 顷，闻枪声，约数十分钟。云在齐化门外之散兵，被解散云。

夜中雨。是日立秋。

八月九日 星期一

晨阴。作函致 K，旋毁其半，仅示以日前行事之方。9:30 接王作民电话，即出。先至北平图书馆留函致 K。次至欧美同学会。

叶企孙未在,遇赵人侗^①。

11:00至青年会。见王作民,告以清华解散之说未闻。乃与王作民同乘电车(途遇郭见恩)至司法部街。步行,观高等法院、地方法院门前之牌示。次步行至法部街后身看守所门前。适遇卫士生与同羁之詹君,随警兵,由法院步归,乃在道侧立谈。旋卫君入看守所。宓等在门外立待至12:30,乃知今日不许再晤,遂分手。

宓至西交民巷大陆银行,以适由中孚银行取出之八月清华薪金\$400存入摺中。次至欧美同学会,遇叶崇智、钱端升、饶毓泰^②等多人。由叶企孙招待众人及宓同午饭。宓既饥且渴。饭时,尚忆在柏林与彦等被叶、饶诸君请宴情景!饭后,饮茶甚多。

3:00归抵姑母宅中。自昨日起,燕京公共汽车开行;今日起,清华公共汽车亦开行。但每日仅二次。

张奚若夫人来,晚饭。谈国事,甚激昂。

晚,晴,热。宓就灯下作函致宪初、K(寄还其香山一函)、敬、韩文佑。宓为K费力费时太多。在城中旬日,未往访宪初与敬,殊歉然!

今晨,忽另拟一计划,即于今日下午4—5作英文函,致燕京大学当局Stuart、陆、梅^③三公,坦直请为燕京英文系讲师,替代已聘定之

① 赵人侗(1899—),字守愚,浙江兰谿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时期,在成都四川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复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

② 饶毓泰(1891—1968),字树人,江西临川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1922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研究。1932年回国,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33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1946年赴美国研究分子光谱。1948年回国,续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③ 指司徒雷登、陆志韦、梅贻宝。

周煦良君，薪金、职务一切如周君。只望得有一二室在燕京校园内，可带仆（吴延增）居住，以资保护，又可逐渐选取最珍贵之书物，运往存置。盖宓之意向，欲隐忍潜伏，居住北平，静观事变，置身局外，苟全性命，仍留恋此美丽光明之清华、燕京环境，故不思他去，不愿迁移，不屑逃避。宁脱离清华团体，而为自营之计也云云。

晚，又喉痛。

八月十日 星期二

晴。晨 6—7 整理行事，以《乐毅论》字帖送还宜珍。《波动》送还怡姑。

8:00 至南池子美富行，乘公共汽车，牌号已改为米那洋行，插意大利国旗。8:30 至青年会。9:00 开行。车上人坐立皆满。而众议论纷纷，注意小节，或相责难，殊见小人不能处患难之丑态。在西直门内停半小时，日兵及巡警来搜查。10:00 城门启，出。10:30 抵清华，沿途并无盘查。

宓抵校，至西客厅。几榻书物一切如旧。而能重临，恍如梦境。窗外荷花犹开，柳动蝉鸣，虽热湿，而秋风时至。念此静适之境，真世外桃源。能暂居此，不为兵扰，便当享受此景。即纵情物外，如《十日谈》中人之避疫，亦不为非矣。

校中人极稀少，然生活尚便。11—12 痛快洗浴一次。12:00 仍用西记厨房 \$.25 之午饭，弥觉其甘美。

饭后，1—3 命仆（吴延增）将昨所作之英文函，送交燕京校长收。又函赵紫宸君，复约晤。

下午 2—3 王瀛洲来，辞行，求为证明（函），向校中领取回籍旅费 \$ 20 如例。3—4 洪谦来。

回校，得见宪初日前来函，对宓极关怀，殊感且愧。又接怡姑函，

知迁居“东单，苏州胡同内，钓饵胡同，24 号”，按此为多年前国闻通讯社址。并盼往访晤。

[补]晨 8:30 在美富汽车上，遇王作民握别，明晨南归矣！

6:00 朱木祥来，在此晚饭，同出散步。西园荷花犹茂，荷叶极香。望西山落日，晚霞青天，美丽犹昔，而观赏几乎无人。胜境鞠为荒草，可胜慨叹。

7—8 同访陈福田夫妇于其宅。又在图书馆阅报。归来，路灯减少，月暗无光，大有“大观园月夜警幽魂”之境况矣。

八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晨，半阴晴。检阅旧函，又昼寝半时。

9:30 步至燕东园 36 号宅，访赵紫宸君，并见其长公子景心。在其宅中午饭。赵君谓必致燕京当局昨函，词意甚好，必邀欣赏。惟燕京维持亦极困难。今虽筹备开学，亦未知能办到何日云云。赵君又述其近顷感想及遭遇。

下午 1:00 仍步归。甚热。又寝息半时。续整旧函，将昔年 (1920—1925) 宓致心一函巨束，及其他函件之不关重要者，悉予焚毁。彦往来函，仍携带入城。因复阅旧函费时，故整理殊少成绩。

过午即晴。晚 7—9 仍与朱木祥游步西园，观落日，谈及陈仲贤及温源宁等。倦甚，9:30 即寝。

八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晨 6—8 整理书物，装满大小手提箱各一 (甚似 1930 游欧时行事，然苦乐顿殊)。8—10 偕朱木祥，携此二小箱，登美富公共汽车 (停校长之车场)。车中见李世又 Lucile Lee 女士。淡妆布衫，而觉其甚美，盖近顷容光丰焕，态度素极端庄，而具有灵魂之美，非 K 所

及也。伊将避居城中戚家，询知女生宿舍中今无一人矣！

9:00 汽车行。9:30 抵西直门外，待至 10:00 开城，日兵二名，与中国新警察守门，但毫无检查盘诘。宓由太平仓下车，运行李至姑母宅。稍坐谈，折阅（一）K 八月九日来函，知袁君已介绍王敏嫻 Susan Wang^① 女士及其家人，与 K 晤识，俾事急可以护助。宓心殊慰。K 函中对宓亦深致感激。（二）王作民留函，（详下），并还所借书。又以 W 君^② 名章一顆，交宓代存。

宓预写就约 K 午饭叙谈之函，至是急出（姑母留午饭，未用）。至金鳌玉蜆桥，诵叶玉森君诗句，以我为太液池中之鱼也！忽遇张肖虎君，骑车向东急行，点首为礼。宓知张适访 K。急奔至北平图书馆门内，见一藕色长衫女郎方入馆，宓视其背影，断定为 K，急追近之，且连呼“Miss Kao”。该女郎即回首视宓，颇含愠。宓见其人亦丰端可爱，始知错误。急退至大门，方拟唤醒昼寝之閤人，而 K 乃走出大门（此时为 11:40），服红线宽窄条之白布衫。宓即在大门外与 K 交言。约其午饭于青年会，拟告以城外情形。而 K 只屡言张肖虎在近处，可望见，且即将来此，要宓速隐避，伊自云将雇车径回陈宅云云。宓请（一）待张君来，三人同饭，共谈。或（二）K 可往陪张吃饭，而于下午 2:00 或 3:00 在青年会晤宓。二者，K 均不允；惟要宓速行，谓俟后电谈。宓以前数日牺牲回校取物，且冒暑劳苦致病，为 K 遵撰译稿，既立功，且已别五日，而 K 靳不肯一晤谈，一若 K 心实爱张肖虎（如彦之于许君），惟恐与宓形迹稍近，为张所窥见，而受张之责难者！否则，按交际通则，（一）请固可行，而宓之（二）请尤为屈己仁让，K 两皆不允。宓时怒甚，怨 K 薄情（残酷），否则幼稚（愚蠢），不明事

① 王苏珊。

② 即卫士牛君。

理；遂掉头径去，乘车西行，至西安门大街西口路南香积园蔬食处，简单午餐。毕，乘电车至欧美同学会，阅报。询悉叶企孙已迁居他处（未悉）。乃乘人力车（一）至甘雨胡同六号高本乐君处，取得王作民函托保存之件（系W君之银行存单九纸，共\$3000）。（二）至刚察胡同二号宅，还宓所借靳文翰之《江山万里楼诗钞》二册。见靳母妹。留坐，未肯。即归姑母宅中，时为2:30。李健甫在此。述日前赴津所见详情。又共论办事之方法与实际。宓颇悔谈话太多，劳倦将病。6:00同晚饭。饭后仍与姑母家人谈。9:00寝。

是日下午3:00，K电宓，宓勉接谈。宓问是否不愿见。K言亦无可。宓因约K至青年会或北海后门，K皆嫌其远，彼此敷衍久之，而罢。

是夕5:00，电黎宅，女戚答，始知宪初已侍其母，于九日（阴历七月四日）赴津南下矣！宓痛悔上次在城中多日，既未访宪初，又未电宪初。昨始复函，宪初行前已不及见。宓所云“助宪初家一切事”者，徒托空言，而宪初近顷两函，且对宓之安全“极念”。以宪初较K，孰为有情，孰为可爱，宓待K如彼，以K故，失宪初，殊悔恨，且内愧矣！

夜中微雨。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晨6—7整理带来书物，并入二小箱。8:00出。9:00抵水月庵8号温德Winter宅（电话W1533）。见其林草茂盛，异花馥郁，园亭雅洁，益成仙境。（而亦将不免毁弃荒落，可悲！）宓此来，因王作民函言，求Winter君助W君出狱。Winter允言之美国友人，相机进行。Winter遂又言其助诸友人所办之事。而深不以清华教授之纷纷离校离平为然。（但闻昨两日，有教授42人被捕，待审。）又言日军纪律甚佳，绝不欲为己甚。而中国人为虎作伥，以私人恩怨，残噬

同类，于是告讦之风盛，逮捕之事多。吁，可叹哉！

11:00 出，宓邀 Winter 至府右街南口，铁路公记。咖啡馆午餐（西餐，共 \$1.20）。12:00 别，归姑母宅。家人方午饭。

下午 1:30（宓闻人言，为 2:30）作函致 K，即付邮。言（一）城外不靖。人言南口、沙河有战事。宜劝母亲入城居住。（二）昨午君对宓对张肖虎如此心理，如此作法，宓甚怒。宓将转移其注意力其他女子矣，云云。旋即携二空箱，至青年会。坐待久久，始乘 4:00 开行之美富汽车回清华。久停，于 5:00 出西直门。雨，旋晴。

约 6:00 抵校，即晚餐。吴延增陈策，明日以大车（即骡车）运送宓之全部书物入城存放。宓采纳之。吴延增回家宿。宓独住西客厅，益感冷落。蝉声风雨声（晚雨）而外，仅闻仆役数人，毫无顾忌，群居坐谈。到清华即闻炮声隐隐，云较日昨为远，至 8:30 乃不复闻。宓占卦，卜今宵之安危，得“同人，先号咷，后笑”之语。

9:00 寝，园中真成异境，只闻秋蝉微弱断续之哀鸣而已！

八月十四日 星期六

昨夜大雨，今晨仍大雨。

晨 7:00 吴延增来。旋关魁元率西餐社之伙计亦来。8:00 关所雇之人推人拉之“排子车”二辆均小者。每辆价三元，共六元。到。关等协助装运。二车共装八件，即二木箱之书，藤包，皮衣箱，二地毯，《诗集》二包。时大雨不止，宓心甚恶。以二地毯覆馀物上，仍不免潮湿。8:40 车发，由关魁元押运入城，送至姑母家存放，雨仍不止。宓续行整理书物。逐厘清除。文稿及旧函，除最要者分类汇存外，馀悉焚毁。吴延增助宓装箱。

5:00 关魁元回报，书已送到。宓又命关购油纸及绳，付以 \$10，并开车费，馀款 \$1.80 即以赏关。又宓室中所存旧西餐社之器皿、

碗、碟、刀、叉等件，亦悉以赏关。此次搬运书物，极得吴延增、关魁元之忠诚效力。

夕及晚仍雨甚。宓未能出室门一步。晚间吴延增仍回家宿。

八月十五日 星期日

阴。晨雨，旋止。今日为宓第二次运送书物入城。由吴延增押运。计“排子车”大小各一，共二辆。车价\$7。凡载八件。即 T. H. 外国式木箱。装煤之湿木箱，四屉。以上均装书。画片小木箱，外国式大纸箱。衣服。再加《诗集》一包。8:00 装车出发。9:00 又派关魁元乘校中公共汽车入城，送留声机一具，及纸夹板软层箱一件。关留其伙计在此待宓。宓仍整理书物，焚毁旧函。凡薇及雪梅之函件，以及父民国三、四年兰州羁狱营救始末各函，悉予焚毁勿留。惟关于彦者，终不忍舍弃，而酌存之！

夕 5:00 吴、关二仆归来，又携来姑母所赐二箱，命宓益增运书籍。

晚饭后 6—7 散步校园，风景不殊，然运动场之跑圈中，及其他院落，已蔓草丛生。诸宿舍则扃闭，几无人迹。卒遇刘崇铨君及其夫人，挈二子散步。又值朱自清君自城中归来。7—8 在图书馆阅报，知上海中日两军，自前日起，大战。日空军飞炸南京等处。宓在此托上帝之庇佑，一身安乐。若爹、父以及家人，并心一及诸女，不暇问矣！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半阴晴。晨，整理书物。

9:30 接到 K 寄来《现代史料》一册，又十四日发之英文函一封，力言“十二日之事，是宓误会。伊并不爱虎，伊甚亲近宓，伊谨防虎之

猜忌与谣诼之兴，有害于宓或伊，而竟致误会！若宓读此函后，仍怒，即请如宓十三日函所言，转向分手可也。”又言“是日伊实急欲见宓，复为虎所冲散，故伊殊怒虎。宓最好携带珍贵之书物，入城居住，似较妥适”云云。（原函改正后，已交还 K 收存。）先是十四日下午，宓已由清华致 K 短函，谢罪。谓“十三日致 K 函，因一时心中不快而失言。殊非本意”云云。今读 K 此函，甚欣感。急即复一函，重谢。且言“误会早已不存，日内即入城访晤”云云。

10:00 陈老姨太来，往检理颀之书物；在此午饭，进酒，谈家中润、颀诸人婚事；乘 1:00 汽车回城中，宓托带宓之打字机及留声机音乐片一包。宓送至大礼堂前登车。遇周一良与邓懿女士，知槐树街四号景珊、叔昭宅业已代为结束。

下午，仍整理书物。

晚，早寝。

八月十七日 星期二

半阴晴。晨 8:00 派吴延增押运书物入城（第三次）。排子车一辆（价四元——此次运移书物共费 \$ 20）。载物八件。即姑母所给二箱，吴延增房中一木箱（均装书）。一铺盖卷，一手提红皮小箱（文件）。馀为颀及吴延增之物。（在城门，曾受拆开检查者三件）。

宓于 9:00 乘汽车入城，途中越过吴延增押运书物。至西直门，携小手提箱，下车受检查。旧年日记并遭翻阅。

9:45 由西四牌楼下车，径至北平图书馆，投送预写就之函，约 K 午饭（馆中传达处之人，明日 10:00 始以此函送交 K）。

至姑母宅，谒见。11:00 再出。11:30 至 1:00 在西四牌楼丁字街香积园蔬食处待 K，不至。乃简单自饭。1—2 至清华同学会，由会计处取回校中退还飞机捐四个月，凡 \$ 200；馀二个月（\$ 100）则代

捐救济难民。

归姑母宅。吴延增已将书物送到，去矣。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晨雨。 10:00 至中法大学访冯陈祖怡夫人，未遇。至青年会阅报，购邮票，取表。

乘电车至中央公园。步行至司法部街后身看守所，拟先挂号，俾来访 W 君便利（今晨接王作民十三日烟台来函）。而守门者不允。宓乃至大陆银行兑取飞机捐退款 \$ 200。（旋以其中 \$ 100 交颐代存，余自用。）按宓于五月中，以 \$ 200 借与姑母。七月底入城，又以 \$ 300 呈姑母存用，计共以 \$ 500 在姑母处。步至中央公园，乘人力车归姑母宅。补饭。宓以 \$ 30 呈交姑母，为宓八月分之食宿各费。昨所议定，得蒙姑母允许者。派车夫送还 Winter 黄色地毯一张，用之十年矣。

下午 3—6，为 K 撰《王安石变法》一稿（《现代史料》）。其时，接 K 今日上午函，知馆人迟投昨留函，K 并约明午宴叙。

晚 8—10 又为 K 改正其所撰稿三篇。

[补]王作民通信处：（一）南京，三茅宫，俞家巷，二十五号。（二）杭州，水沟巷，十三号（杭址较妥）。

八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晨，大雨。 9:30 出。9:50 至青年会。英文报已停，无可阅。遇陈达。10:45—11:15 乘电车至西四牌楼同和居楼上（是日，食客仅宓一局）。11:45 K 来。衣红黄条方格花布衫，发勒同色之布条，携红色橡皮雨衣。面容丰健如平日。宴（\$ 1.90）谈甚欢。K 述袁君临行时为 K 之布置，极为周到可感。又述伊母居香山不肯入城情形。又云有许多话要说。K 已领得八月薪金实数 \$ 63。时天甚阴，欲雨。

(K住什刹海,南官房口,20号陈宅。电话西局2130。)

2:00 别。宓至高庙内宅,访张敬、张叙姊弟,送还所借书。承其接待殷恳,以水果及挂面饷宓。敬服黄衫,端肃温厚如平日。二人方将其父之书邮包寄黔,已寄封四百餘包。5:00 始辞出,雨,归姑母宅。则姑母已率众人,将饭厅二间整理,为宓居住。(但宓仍暂宿韵室)箱篋书籍,均一一堆置如法。姑母不厌辛勤,俾宓宾至如归,弥深感激矣。

夜中,雨。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晨,雨。 7—9 为 K 撰《阅微草堂笔记》稿一篇(学笈)。

上午,阴。11:00 出,至法院看守所,书名,挂号。宓之本签本为 40 号,有人不愿待,以其 7 号签给我,遂得早见。于 12:45—1:00 得与 W 君,隔两重铁丝网之窗洞,谈话十五分钟。W 君今谓,居此亦佳,不必营求外出。又托宓设法代领 W 君八月份薪金 \$ 400。其他事另记。1:00 大雨(不久即止)。宓乃乘人力车径回姑母宅中,补饭。宓是日在看守所所见来探望囚人之男女人等之情形,顿忆 Fielding “Amelia” 等书中之所叙述。

下午,为 W 君电朱秘书,伯愉。未达。乃函刘锡晋约晤(住址:北平,北新桥,炮局东,椿树胡同,二号)。大雨,旋晴。乃于 5:00 顷,携洗至后门内大街送信散步。

晚早寝。(是日为中元节,宓触景回忆 1934 年“尚见莲灯图鬼饯,谁怜幕燕恋巢倾”之句,感喟无穷!)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 晨函周珏良转煦良,为燕京事。

10:00 刘锡晋来,衣履较昔整修。谈 W 事,托其代办领薪事。靳文翰、索天章来访。二君去后,已 11:45 矣。宓急出,至西长安街邮局,为 K 购二角五分之邮票,值 \$ 2。即至铁路西餐馆,而 K 已在,即于此与 K 午饭(\$ 1.35)。盘桓至 2:10。K 服镶黑边黑钮之黄纱衫。携红色雨衣,发勒黑绦。K 云,只想顽耍,又谓对陈永龄君将来亦未知如何,并无定案。又谓倘宓如 W 而羁囚者,伊必来狱中探望云云。

2:10 K 归去。宓即乘电车至青年会。即遇张肖虎君(!),寒暄。又遇陈立。

宓乘 4:00 汽车回校。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蛩,鸣不绝响。晚饭后,浴。吴延增回家。宓独宿。晚作函致 K。自今夕至明晨,闻炮及枪声。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阴。晨作日记,读杂书。

午饭后,在图书馆阅报,遇冯友兰。颇感寂寞萧索。复董维杰一函。又闻炮声,见飞机翔空。乃于 4:00 乘汽车入城。5:00 至青年会作短函致 K。次至煤渣胡同英文《北平时事日报》The Peiping Chronicle 馆,订该报一月,付 \$ 2。然后归姑母宅晚饭。姑母又已为整理箱篋,列置橱中。炮声仍隐隐可闻。

晚,早寝。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晴。晨作日记。10:00 韩文佑来,送宓结婚照像一大帧。

午饭后,携洗至后门内大街送信。

下午及夕,闻炮声甚显。读 Shelburne Essay 二篇。函刘锡晋。复王友竹(已与唐秀芝女士订婚)。函绛珠。

晚 8:00 K 来电话，云将于明日随红十字会救护队，赴香山，劝求其母入城居住。宓思 K 此行虽冒险，然其孝心可嘉，且吉人天相。遂答以可往，如需宓时，电宓即来，云云。

晚及夜间，炮声续作。宓以《易经》为 K 占明日之行，得䷥颐之“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口，十年勿用，道大悖也。”似甚不吉，或系道阻，不达。殊为 K 忧，惟期上帝护佑而已。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不闻炮声。9—10 刘锡晋来。正午接心一七月二十九日函，殷勤慰问。即复一函。是夜，寝亦不安，因心一之函，触动宓一生伤心之事，不悉记。

下午，外出送信，携洗。午及夕，恒晴，且无炮声。宓殊为 K 欣慰。知 K 此行当可平安也。晚 8:00 K 自石驸马大街熊宅来电话，云，K 今日并未赴香山，但其母则已入城矣！宓闻之，殊为 K 欣慰。K 又谓外间不靖，拟暂不赴图书馆。宓仍劝其每日赴馆办公。宓与 K 电谈未尽之意，续作短函致 K，于明晨发出云。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阴。晨至夕，均恒闻炮声，又心情亦甚不快。是日为宓阴历七月二十日。生辰，四十四岁初度。上午，向姑丈拈香，又向姑母，均行跪拜礼。讷、洗等亦行礼祝寿如仪。姑母家并为宓治饌买酒以祝，使宓既感且悲，反觉郁悒不乐。读书甚少。

午饭后，携洗外出送信。又寝息，读书。

晚，张奚若夫人来姑母宅中晚饭。

函王荫南。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阴，微雨。晨起迟。阅报，甚忧。读书。

11:00 接 K 自图书馆来电话，约晤。即出。11:30 至同和居。12:00 K 来，服红黄条方格花布衫。发勒黑绿。携红色橡皮雨衣。即同饭(\$1.70)。饭菜粗劣。盖两次来此馆，客仅必等二人而已。K 以今晨所作寄宓之函授宓。述前日欲出城迎母，为众人所阻，及母适于是日入城情形。缘香山以乱兵中国人。扰惊。母虽平安入城，而发增白，面及臂腕均浮肿生疮。侯云因忧急所致。现母居熊宅(石驹马大街二十二号，电话西局三〇二)颇安，当劝其勿再返香山云云。宓以数事戒 K，又闲谈久之。K 谓今日电约，只是想见宓。而宓疑为有危迫之事，需宓商助者。盖宓生性多忧，过于一般人。……

1:30 出，为 K 呼人力车，送归陈垣君宅，而宓撑伞南行。适于此时，清华汽车行过，而南。车中人满，当皆见 K 与宓，因之怏怏。时微雨，宓步行，归姑母宅。过金鳌玉隍桥，荷花荷叶犹盛。而秋风送爽，山岚叠翠，湖光云影。景美至不可描摹，惜时危耳！

是日为老姨太罗佩玖生辰与宓同年。治酒饌饷客。宓送银币 \$4 为礼。客为张奚若夫人及李炳乾(健甫)夫妇。又打牌。麻雀。晚饭复劝酒欢嘍，约近九时始散。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阴，微雨。夜 2:00 即醒，病矣。自是平均约二小时，腹泻次，发寒。晨，卧床。回忆三十年前往事，胡氏诸表兄弟姊妹，及父在家园所设安吴女校之诸女生，其每人之声容衣饰，以及情感遭际等，一重现心目，至为清晰确切。……

姑母起床后，命服午时茶。服之三日，甚有效。午饭进挂面。

下午，覆重被而卧，出汗，乃患倦怠。2:00 作短柬致 K。3:00 略读书。5:00 姑母来视。宓对姑母陈述此次宓病之五因，甚多忏悔自责之意。

晚饭进粥。是日共泻十次，直至中宵。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阴。雨。仍病。是日共泻七次。续服午时茶。畏寒，但热已退。卧床终日。

上午 11:00 接 K 来电话。告以病。午饭仍进挂面。

下午，略读书，倦不支。

晚作禀上父。又作短函致 K，劝其必留母在城中。连昨所为短柬，于明晨付邮。

晚饭仍进粥。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旋晴。病略愈。着衣起，泻仅二、三次。

上午 10—11 吴延增来，云西郊多半兵半匪者，乡间颇受扰。

王荫南来，略叙别情。

下午读《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史》。重译沙克雷之生平。思古贤之精心盛名之著作，多成于四十与五十岁之间。五十馀岁而歿，已可云晚。宓拟撰《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命笔无期，而年寿已催，已至古人完成大业之时。况经国难，恐此生淹忽，终于无成，何胜憬忧！昼寝有梦，其梦即系此事，宓自责自辩，心神奋昂。杜诗云“荣名忽中人，世乱如虬虱”。宓虽云解脱，而尚未能完全解脱也。

4—6 为 K 撮译《晋的占田与课田的考察》（《食货》半月刊）一文。

晚 9:00 接 K 自熊宅来电话,问病。

函复绚。又函陈寅恪。明晨付邮。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宓病已全愈。上午读穆尔先生之 Christ the Word^① 一书。

下午 4—6 为 K 撰译《校正江湖必读》(《食货》半月刊)一文。

晚闻炮声。以昨今撰成之二文,函封寄 K。又函硕兄,附柬复学淑,均于明晨付邮。

夜中,大雨。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阴,终日大雨。上午并闻机关枪声。宓前于二十二日订购 The Peiping Chronicle(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一月,即值停刊。自今日起,始按日出报,每晨送到甚早。宓闻中国战事不利,南口、张家口均于数日前失守,中心甚为悲忧!

续读 Christ the Word。午饭、晚饭时,宓失言,致芝润表妹甚不悦于我者。宓甚悔,宜力戒之。

昼寝。4—6 为 K 撰《三国时代的社会》(《食货》半月刊)一文。

晚,雨。与颐谈硕兄事业之失败情形。宓等经济均付托与硕兄,已全亏蚀尽矣!

九月一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 7—9 为 K 撰《五代军阀官僚的财富及其享乐生

① 《耶稣基督》。

活》(《食货》半月刊)一文。10—12 又为 K 撰《明末农民暴动之社会背景》(《食货》半月刊)一文。11:00 接 K 电话约晤。宓答以今午不能,遂约明日。

下午,在房中以盆水浴身。纳、洗助我布置一切。

夕,闻炮声。

晚,接 K 电告,黄品长赴津被捕,请营救。但宓实无其力与术也。

九月二日 星期四

晴。晨阅报。10:00 出。至东单牌楼凌风号剪发。遇萧遽。

约近正午,乘电车至府右街南口铁路公记咖啡室。K 旋如约至,服蓝花白地薄布衫。遂同午餐(\$ 1.40)。悉其母患胃病,余皆平善。宓以所撰文及杂志授 K。又教以在图书馆午餐之办法。盖 K 已全日办公。遂于 1:30 别去。

宓乘电车至西四牌楼,访钱稻孙君于受璧胡同九号本宅。知清华已改设校产保管委员会,预备交代(且将驻兵),并已通告教授等,自九月份起,不发薪金云云。稻公深知日本内部之盛强,中国之疏懈,故夙主和而非战,对前途极悲观。旋有清华图书馆陆震平等三员来访,求钱君助谋微职。宓遂出,乘电车,3:00 归抵姑母宅中,途遇霍秉权,述叶企孙致金岳霖函,似清华将在长沙筹备开学,校长欲诸教授往长沙集合云云。宓则决拟留平读书一年,即清华实行开学,亦拟不往。

3:30 再出,步行至二道桥二号贺麟宅,并见来访之陈铨及同寓之萧公权君。陈铨明晨南行,惟公权赞成宓留平读书之办法。

5:30 步归姑母宅,得清华转来函数封,内有清华校长办公处通告,言“开学无期,现组织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云云。

晚8:30电K,报告沈履夫人现在城内寓址,与贺麟同宅。俾复陈慈。为黄品长故也。

九月三日 星期五

晴。上午致燕京校务长 Stuart 君一函,为求任英文系讲师事,言周煦良君何日到校,我即退让。既系暂代,似毋须待周君之回信表示不来也云云。又致赵紫宸君一函。

下午,致英千里^①一函,求任辅仁大学英文系讲师,功课钟点随便。

夕接绛珠自津来函(天津,法界,浙江兴业银行,李声普先生转)。知寓该银行内,尚安。甚慰。

下午读 Christ the Word 二章。古云“嗜欲深者天机浅”。必殆属于“天机深而嗜欲浅”一流。必前此求爱办事,虽热烈激急,皆由理想之奔赴,绝不同于一般人之求利纵欲而为之者。自经国难,必益觉意味浓而世缘衰,不但欲望尽绝,淡泊无营,即爱国忧民之心,亦不敢守真乐道之意。隐居北平城中,而每日所读者,乃为宗教及道德哲学书籍,不及政治时局,非为全身远祸,实以本性如斯,行其所好所乐而已!

九月四日 星期六

上午,阴雨。函吴延增,交办各事。盖必本当回清华一行,携

^① 英千里(1900—1969),名骥良,北京人。英国伦敦大学毕业。1927年后任北平辅仁大学秘书长及西洋文学系教授达20年,其间并讲学于北京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194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2年任北平市党部书记长。1942年与1944年,两次遭日伪逮捕,抗战胜利后获释。1945年任北平市教育局长。1947年转任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专门委员,1948年任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1962年任辅仁大学副校长,后改任顾问。

取馀物，结束各事，而以倦怠遂止。续读 Christ the Word 二章。

下午，略晴。2—3，昼寝。3—4，夏菊来。

九月五日 星期日

晴。上午，接燕京校务长 Stuart 君复函，谓“究竟开学与否，及学生能有若干人，今皆未定。现须极力撙节，原有教员已足分配，故不能聘宓为讲师。至注册以后，如翻译一门可聘宓担任，届时当再通知”云云。

读 Christ the Word 一章。

下午 1:00 乘人力车出。访汤用彤于缎库前巷本宅。谈半时许。

2:00 至东单（苏州胡同内）钓饵胡同 24 号新迁宅，访冯陈祖怡夫人。接待殷渥，谓七月底迁至此宅，原多空室，拟招待宓来居住云。旋取照片多张，示宓，分二组：（一）为怡姑自垂髫至近今之照像。（二）为怡姑 1934—36 游欧洲旅途各地之照片。观之，如涉历怡姑之一生，又重温宓欧游旧梦也。怡姑颇镇静，又示宓其所蓄之金鱼十二缸。

4:00 乘原车，归姑母宅。途中虽见日兵甚多，然青天白云绿树金瓦红墙石路之北平风景，依然美丽不减。且秋雾秋烟，嘘空含翠，荷叶送香，哀蝉曳厉，使宓魂销，对故都更增眷恋，不觉其危，不知其辱矣！

九月六日 星期一

阴。上午，为 K 撰译二文（均《中华法学杂志》）：（一）《中华法系与民族复兴》。（二）《家族制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

张奚若夫人来姑母家午饭。

下午 2:00 接 K 电话，乃约晤。又为 K 改文一篇。付邮寄去。

3—5 杨宗翰来访,谈文学。夕,闻炮声。

九月七日 星期二

晴。晨 Winter 电询钱稻孙住址,谓传闻清华已为日军驻居云。12:00 正午,乘人力车至西四牌楼,丁字街 34 号依香园与 K 会晤。途中遇范新润夫人白富文^① 女士住帅府胡同二十一号。并车,寒暄数语。及至依香园饭馆,则 K 已坐待移时,遂同饭(\$ 1.10)。K 服蓝布袍,蓝色外套。K 述其母连日率伊寻看房宅,拟由熊宅迁出,母女另辟屋而居,但尚未得合意者,现暂住府右街,石板房 20 号李宅乐亭同乡。云。未后 K 述熊鼎女士与 K 之谈话,则知春间宓所托卫士生君秘告彦之言,卫君不惟未传达与彦,且径以告熊鼎女士。熊女士又以语 K。此殊有负宓托,大失宓意,而使 K 得聆悉其内容,尤为不幸!

1:10 与 K 别,宓乘电车,又步行,至司法部街后身地方法院看守所,时适 2:00,如约求见卫士生。旋有职员某君出,面色狞恶,目中指出火,言“卫君并未预求科长,今日断不能见”。宓乃径去。步行,穿天安门而东,归姑母宅。又欣赏北平之美丽景色。甫抵宅,3—4 贺麟来访。

晚读书。寝后,中夜忽醒,久不成寐。念宓一生多情而厄于遇。今生涯已尽,大难横迫,更觉伤心! 宓所托卫君告彦之言,实伟大真情之流露,恐无一人能解能赏。不幸偏又为 K 所闻。宓爱 K 费力已多且久,然 K 似为第二之 J,其所望于宓者,惟为代撰译文稿。宓以此工作,自己少读佳书,且不能著作,实甚不乐为者,而又未忍拂 K 意。K 今日且述留德陈永龄君之家庭种种。陈归之日, K 即与宓断

^① 白富文(1911—),女,字君雅,陕西长安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3 年毕业。时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服务。

绝，其结局亦与 J 同。宓较前更老五六年，不容再徘徊自误，虚掷机会光阴，而乃覆辙重蹈，何以自解？且爱情之有无与成败，片刻可决，一见即定。K 之理智重于感情，其对宓，有友谊，知感激，亦真诚，然无爱情，此则早已明白确定，宓之与 K 周旋，岂非庸愚自误！又 K 本不爱我，乃宓欲秘告彦之言，偏为 K 知其详。是则 K 之疑我拒我，更有所藉词矣。……愈思愈悲，逾四鼓，方始入眠。

九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读杂志。又读 Christ the Word 一书，完。

接学淑禀，又由姑母处得悉父已送眷回陕，心一仍居苏等情。接王作民自长兴浙江。原籍来函，知已安抵家中，甚慰。

晚 8:30 接卫士生快信，托宓（一）往访胡政锡卿，电话南局一五二二。交函，求胡往息陈中孚说项，营救开释。（二）往访袁二小姐敏宣住北池子二十四号，电话东局九四九。求助。宓爰先函致以上二君，说明情由，再往访谈可也。

夜中，雷雨。

昨以九月份津贴 \$ 30 呈交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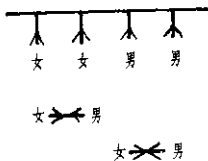
九月九日 星期四

上午，大雷雨。读书不多，与洗扫除院中积水，并作游戏。洗虽幼，然活泼可爱，且富常识，多能鄙事，又能道尽宓之病根，如谓“宓常带怒容或愁颜，且易发怒动气，以是，爰宓者几无其人矣”。又谓“宓读书愈多，则脾气愈坏。宓当学洗，洗可使宓变为活泼可爱之人”云云。凡此所言，与昔年彦之评语何异？今日之 K，其视宓殆亦如此耳。呜呼，可胜叹哉！

下午阴，雨止。

九月十日 星期五

晴。晨，思人生必有所系，如瓶之挂于钩。其高明而出世者，则上系于上帝。普通凡人入世者，则男钩系女瓶，女钩系男瓶。每一瓶(男或女)之生活事实境遇，以及其思想情感意志，靡不集合而悬系于此钩(女或男)。其对于世界、人生、社会之系恋，惟以此钩之故。此钩若脱挂，则该瓶即失坠，破毁，飘浮，无所依附，而自己亦毫无生趣。但上帝之钩，凡男女之瓶皆可挂着，其数无限，有求必得，且托赖己力，不需藉助他人。此譬喻尚可推衍，说明人生诸多情境，今姑止于此云。



晨，为K撰译一文《夏史三论》，顾颉刚等撰，《史学年报》。又为K改文一篇，即邮寄去。

10:00 吴延增运送清华密之书籍、杂物来。并代付洗衣及饭账，密付以\$5。(连运费代垫约三元馀)。吴延增(妹夫家——北平，鼓楼西，桥樨胡同，四号。关魁元——北平，齐化门外，南营，二甲，十号。)述校内保管情形，及西郊兵匪祸劫，大率匪抢掠勒索，而日军剿匪，用飞机掷弹，屡伤良民。清华园内，则尚安靖如昔也。

11:00 得袁敏宣小姐电话，约晤。下午2—3，往访于其宅。在客厅接见。密于一九二五年，曾随王国维先生到此一次。陈设犹昔。互出卫君函共读，且逐条商谈营救之法。袁小姐已为由各方面进行，且似甚有希望。密遂于3:00 辞归。

下午3:30—6:00，与洙共整理新运来之书物。

接辅仁大学英千里君复函，以经费奇绌，不能聘密为讲师云。

晚，得胡政锡卿。江苏吴县。现寓和平门内，北新华街东，安福胡同，九十三

号。原名庆保，东南大学文理科毕业。复函，约晤。

致卫士生短函。

九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读“Shelburne Essays”VI，至八十八页，正逢 St. Augustine 读圣经而顿悟皈依，决弃尘事，舍肉欲，而专礼上帝之一段，深契必心。忽于此时，接绛珠电话约晤。乃于下午 2:30 至福生番菜馆，与绛珠谈叙，直至 4:40 始别归。绛珠仍服红衣，发短卷，但甚消瘦，仍以 May Flower 及茶点佐谈（\$ 1.60）。伊似与信言归于好，意兴尚佳。

陈福田来访，未遇。

颐生日，宓送邮票 \$ 2。

九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晨 9:00 出，至北池子宅，访袁二小姐敏宣，并见其母（已故袁励準夫人）。悉其所托陶伯铭秘书，商托警察局司法科。结果，已由该科昨函地方法院，请将卫君从轻发落，酌予释放云云。原拟今晨往见胡政，未及赴约，乃补函往。

陈福田电邀至清华同学会晤谈，述赴津接洽，清华校长俞教授等即赴长沙，筹备在该地开学。每教授给予旅费 \$ 140，月薪一律 \$ 60。在津可领得 \$ 200，由周培源^①君英租界，中街，福隆洋行大楼，二层。Suite

① 周培源(1902—1993)，江苏宜兴人。清华学校 1924 年毕业留美，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博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研究。1924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3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及其他研究机构研究。1947 年回清华大学执教。1952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1956 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4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78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0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191A Victoria Road, British Concession^① 发给, 并代办购买船票之事。清华教授同人, 行止不一。宓可自决。但冯友兰等甚望宓能前往云云。宓答以容考虑后再决复。又悉叶企孙在津住 State Hotel, Race - course Rd.^② 在津患病甚重。陈福田夫人现住协和医院胡正祥医士家(c/o Dr. C. H. Hu, 32 North Compound, P. U. M. C.^③ 电话分机一三二号)。于此可觅陈福田君云云。

宓步归姑母宅, 午饭。

下午, 昼寝。2:30—4:15 萧公权君来访。宓意欲在此苟安, 闭户读书, 馀事付之天命。殊不愿赴长沙, 缘对人生根本厌倦, 故惮于跋涉转动也。与公权谈, 公权意正与宓同, 亦拟居平读书一年, 静待后变。且言清华留平之约 50 教授中, 赴长沙者恐不逾 20 人云。宓闻公权语, 甚欣慰。举曾刚甫《庚子平谷诗》示之, 且共吟。

夕, 历与姑母、老姨太、颀述此事。姑母等莫不坚主宓应即南下。以为早到长沙, 则见重于清华当局, 职位固保。即不恋恋于清华, 亦当在南京及他处活动, 以求个人之发展, 远胜困守此间也云云。芝澗表妹虽不肯言, 所见当亦同此。以此宓甚郁悒。

晨 8:30—9:00 韩文佑来, 借去冯著《中国哲学史》^④ 手批点本。一部。二册。又, 上午靳文翰、衣家瑛来访, 未遇。

下午, 接 K 昨日下午函, 述在图书馆午饭, 并骑车谒母等琐事。即复一短柬。约晤。

终夜, 大雨, 雷电交作。朝阳门城楼焚。庚子七月二十日曾焚。今又焚。久久不寐, 思去留问题, 甚为伤情, 卒不欲行。

① (天津)英租界, 维多利亚路 191A, 第 3 号套房。

② 马场道, 贵宾旅馆。

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院 32 号, C. H. 胡大夫转。

④ 作者旁注: 已于十月三日送还宓收。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晨阴、午晴。为 K 撰文一篇《靳辅治河始末》(燕京《史学年报》)。又为 K 改文一篇。统计以上共为 K 撰文十三篇,改文五篇。

下午,昼寝。3:30—4:30 靳文翰、衣家瑛同来,商询就学行止,宓劝其仍留居北平。

复刘锡晋函。致胡政短函,以 D 拟上陈中孚函附寄。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悉昨上海华军西退,淞沪线全归日军。又大同已失。

下午 1—3,为 K 撰文一篇《五李兵祸辑录》(燕京《史学年报》)。致叶企孙一函,问病。复王作民(杭州)一函。

夕闻炮声,似在城外近郊。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上午 10—11 靳文翰、衣家瑛同来,取宓所作介绍衣在燕京借读函。

11:30 至东安市场五芳斋。K 即如约来,遂同午饭(\$1.20)。K 服红黄白之方格花衫,甚健爽。K 言:(一)已租定迺兹府,关东店,七号,王宅(即沙鸥宅)之厢房,月租\$6。(二)其母日昨赴香山取运各物,尚未回城。宓告 K 以赴长沙之事。K 力劝宓勿往,并谓其留宓非仅为撰稿,实欲宓恒在北平耳。宓乃谓宓意亦雅不欲离此。K 仍为一少女,喜游戏奔走,而不按时在图书馆工作。宓劝戒之,恐未必有效也!嗣又闲谈。1:30 别。宓步行归姑母家。甫行至八面槽(锡拉胡同口外),即遇沙鸥持伞步行,遂寒暄数语。亦云巧矣!

3:00 在房中浴,而 3:30 萧公权来,盖因宓昨函,遂即来告,并无

南行之意，一切情形同前，使必勿忧。并述陈三立先生(伯严)逝世。又谈时局，颇悲观。4:30 别去。

夕，接袁昉(敏宣 Miss Frances Yuan)女士电话，询见卫君否。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晨以《吴宓诗集》一部，赠送袁昉女士。

姑母宅前院，住蒙古人鄂姓，一父二子，懒惰荒荡，不学不事。自前四日起，每晨 7:00 至晚 10:00，恒开唱留声机，并同时摹仿学习自唱，终日繁噪不停，使必心乱气愤，不能读书作文。其所唱如《定军山》《回荆州》等剧，尚可。尤难入耳者，为少女唱之新式艳曲，真靡靡亡国之音。再则所谓相声，即粗恶之市井谈话。而一日唱之至数十遍，曾无片刻休息。且随从事拟，如小儿之读书或习外国语文。一句半句，重复试唱，更令人不堪。夫必留平本为养静读书，而受此激扰聒噪，心神不宁，且异常气愤(愤中国人之毫无爱国心，与其艺术观念之卑陋也)。则居此之目的尽失，安乐何在？姑母家人，自姑母以下，无一人能了解必而同情必者。不但不设法禁止此类恶行，且视必之痛苦与愤怒为不合理，不识时，不应当。必本应能克己淡泊者，然必神经锐敏，易受刺戟，且精神之苦痛，非若恶衣菲食之易处置也。……

午，函陈寅恪唁慰。

夕，读法国文学史。

晚，早寝。中夜，多异梦，且患魔。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午后阴。 11—12，朱木祥偕林风君，自清华乘自行车，来访。

下午读 Shelburne Essays VI 之 Pascal 篇，近于宗教哲学道德之真谛及精意，续有所悟得，所藉以自慰，而欲以教人者，仅此区区。然日前无可与言此之人，世之知我，仅一英文教员。其进于此者，亦浪漫诗人而已。

晚，接 K 函，云，前日在市场门口，亦遇沙鸥，且询及我。此亦巧遇矣！为 K 改文一篇。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晨 10:00 至地方法院看守所，欲探访卫士生，而门警谓政治犯接见时间虽为星期三、六上午 8—12，然卫君在名单中，派在星期三之一组，故今日不能见云云。时适有西人某，乘汽车，方与卫君接晤而出，宓则不能。刘锡晋亦来探访，并携糕肴赠卫君，亦不能入。宓乃与刘君步谈，至太庙图书馆别。宓独在天安门内外一带散步久，恣意欣赏青天白云金瓦红墙绿树白石之丽景。值此秋爽，尤觉酣适。在端门前，遇靳文翰、衣家瑛，下车谈数语。宓更独步移时。念多年处升平康乐，而辛勤劳作，曾未如意游赏。值兹覆亡危乱之秋，乃宓独闲居北平游目骋怀，亦云奇矣！

11:30 步至铁路公记咖啡室。12:00 K 来，服蓝布长衫、蓝外套，容态轻媚。遂共餐，点菜（\$ 1.00）。K 述所觅定之新居情形，并其母不日回平等事。又叙说与陈慈击球嬉戏，并欲学习钢琴。宓劝以一切慎重。按 K 虽可爱，然实一娇憨之小女孩，未谙人生实况，未习世事，致宓诸多事实与感想，每苦不能向 K 陈说，只能就 K 所需所欲者助之而已。1:20 别。宓沿南北长街步行归姑母宅。途中仍恣意欣赏北平故都之壮丽景色，甚觉快适云。公园已改名“北平公园”。

下午，张奚若夫人及李健甫来姑母家晚饭，并彻夜打牌云。

晚，接袁防女士函。致卫士生一函。又接熊大缜复函，述叶企孙

病状。

下午，吴延增来，送来“藤影荷声之馆”匾框。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是日为阴历中秋节，在姑母家祀拜如仪。

上午，复绛珠昨函，拟借款助友某夫人，未允。

午饭后，张奚若夫人，率其妹及一女二子来。晚饭后，仍独留居此，终夜与姑母家人打牌。

是日，日本以飞机两袭南京。晚，与张奚若夫人谈。闻其述赵人偶对待其妻之苛虐，及离婚而又勉强复合事，深恶其人。又以其行事与宓之离婚恋爱比较，觉宓忠厚仁恕而横遭世讥，实至冤屈。因思及社会国家万千苛虐不平之事，悲愤至不能忍！而姑母等方专心打牌，宓虽陈述亦弗省，益增宓厌世之思，郁郁而寝。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上午，甚倦怠。读 Thackeray's "Pendennis"^①。近又另作笔记，以英文为主，记所读所思所感。

下午，致 K 短函。2—3 访袁昉女士于其宅，因电招故往，并见其母。谈卫君事。知卫母阅报惊惶，特托天津之西友来此探望，即宓十八日所见者是也。

归后，下午 5—6 陈福田来，传言，校长甚望清华教授均赴长沙。陈君尤盼宓往，主持外国语文系计划，俾陈君得所遵依施行云云。但又谓宓可自为计，随所欲而行。其清华留平教员，文学院可与钱稻孙随时接洽云。宓以性实懒动，故思苟安，而暂留此，非欲脱离清华别

^① 萨克雷之《彭登尼斯》。

就，遂以此意直答陈君。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阅报，甚念父，并与姑母谈，遂至午。宓情意固殷厚，然恒盲于事实，想象推测者错误，致情意亦缘之而误用或枉费。如此者已多次，今后当力戒。任何人，任何事，必先考察事实，知之详确，乃下判断，乃动感情，乃发为言论，乃见之行事。否则宁力守沉默，不妄参予，匪特远祸，且以惜养精神。宓自知五十六岁必死，今不足十二年，何以作成《人生哲学》及《新旧姻缘》，以了大愿而完此生；斯乃宓今后所应专注恒思之惟一问题也。

接绛珠函，即复。

下午 3—4，李世又来辞行（服浅蓝布长衫，蓝袜，白鞋，乘自行车），健美温秀，非 K 所及。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昨夜雨，今晨阴。初拟探访卫士生，以袁小姐来电话，故止。11:00 K 来电话，约晤，以已约绛珠故改期。11:30 至铁路公记咖啡室。12:00 绛珠来，仍着红衣，乃共午餐，并茗叙（\$ 1.70）。杂谈至 3:00，乃同乘电车至东四牌楼而别。

宓乘人力车至二道桥二号，访萧公权。出示近所作词十馀阕，甚美，皆哀时伤乱之作。又述长沙系三校合办，员生到者现尚甚少云云。5:10 步行回姑母家。

[补]晨 9—10 夏鼐来，借 \$ 50 为南归旅费。未允。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阴。晨，因车夫王某，不尽其以桶运水之职，遂出而以理责之，

严词使之听命。旋又自悔不应干涉世俗小事也！

11:30 至丁字街依香园饭馆。11:50 K 来，服蓝布衫，灰裤。遂共午餐(\$1.20)。K 出其所拟上袁馆长现居长沙青年会。英文函，求宓改削。函词意俱冗曲，晚归，为之改就寄去。K 母已自香山运衣物来城中，现已移寓迺兹府关东店七号王宅(即沙鸥家)。K 母谓俟渠母女另移入广美之寓宅时，当邀请宓来晤叙云云。盖宓曾邀请 K 母女便餐，K 言于其母，母云如是。K 对图书馆工作，殊未尽力，且恒请假。其对职业与爱情二种不同之交际及关系，不能分别。宓观 K 之为人，理智重于感情，惟现时年少而经验缺乏，故尚存几分天真耳。……

2:00 散。宓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行三鞠躬礼。先见登恪，次见寅恪。寅恪述病及其所感。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

3:00 乘人力车归姑母家。晴。正午来时，则秋阴清爽，烟雾迷蒙。宓方赏景物之美，在西安门内大街，遇王蔼芬女士，乘车而过，似较前清瘦，而服装淡雅，容态俊穆。K 所不及也。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阴，小雨。日军昨飞炸广州及南京，伤亡至二千及一千人。今晨 10:00 保定失陷。日人在北平先期筹备，饬市民及学生结彩挂灯游行。宓仍闭户读书。读 Shelburne Essays III 之 Laurence Sterne^①

① 《谢尔本论文集》卷三之劳伦斯·斯特恩论。Laurence Sterne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幽默小说家。

论,觉宓之离婚恋爱,与 Sterne 颇有似处。又 More 先生晓示 Sterne 作小说之方法,大可追效。宓夙私淑 Thackeray,近读其“Pendennis”一书,更证以 More 先生之论评,更知 Thackeray 为西方小说家之正轨极诣,极可效法。盖其(i)情理俱到(ii)大小合观(iii)理想纳于实际之中(iv)博学能文,迥非他人所可及。宓苟得采觚,其途径已完全确定矣!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阴。 10—12 刘锡晋来,以《国史读本》一部、《道德哲学新论》一册、《英汉合解辞典》等书,赠与之。又答其疑难。

12:00 朱木祥来辞行,邀宓至福生食堂午餐。2—3 同至大陆银行,朱君以其款 \$ 400 交宓代为存管。又同至中国旅行社,旋即握别。宓乘人力车归姑母家。时已晴,复赏秋景之美。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 晨为 K 撰译文一篇《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辅仁学志》)。

姑母等拟赴津居杨开秀所租之宅中,以避祸患。日来先事整备行李,出售什物。宓以北平颇可安居,迁津徒增费用,且偏仄不适,何若居平安乐,稍丰饮食,为目前真实享受之计乎?遂于午饭后进谏。阅二日,姑母云,迁津之议已作罢。而宓以姑母若迁,则宓须自为居处之谋。乃于下午 3—5 乘人力车至钓饵胡同,访冯陈祖怡夫人,谈叙。其西厢房寄居之友已归去,宓来当可居住。冯夫人出示其所撰录之丛书笔记,宓并携归叶廷珪之《鸥陂渔话》一部,拟助其撰录。5:00 归姑母家。行途经王府井大街,穿“庆祝胜利”牌坊而过。

晚,颇寒。为 K 撰译文一篇《汉书西夜传校释》(《辅仁学志》)。今日共成二篇。明晨由邮寄 K 收。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上午与姑母谈，密提议宜遣芝润赴津游耍，而不必移家。姑母未明密意。

下午，晴。读 Shelburne Essays V 之 Gissing 传论^①，颇觉 George Gissing^② 一生之三时期，思想精神之变化，与密相似。苟第三时期之大著作不能完成，则较 Gissing 且有愧矣。

晚，烦躁不舒，早寝。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晨为 K 撰译文一篇《中国井田制度之探讨》(《文哲月刊》)。

10—11 李揖祥来现寓北月牙胡同十一号。述长沙联合大学情形，并谓教授或可发给月薪之七成。

下午，又为 K 撰译文一篇《王充的知识论》(《文哲月刊》)以上共为 K 撰文 18 篇，改文 6 篇。即附函寄去。

4—5 萧公权来，述清华教授留平者之行止意向。与密仍决暂不离此他适云。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晨阅报。11:20 出，至东安市场五芳斋。12—3 宴冯陈祖怡夫人(\$2)，并进酒。

3:00 步行至煤渣胡同。续订 Peiping Chronicle(英文北平时事日

① 《谢尔本论文集》卷五之吉辛传论。

② George Gissing 乔治·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

报)一月(\$2)。

3—5 至遂安伯胡同 51 号,访浦薛凤夫妇,遇王裕光、熊大信。与浦君围棋一局,食烙饼。乘人力车回姑母家,晚饭。

袁防女士电话,卫君托借书。即以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精装)一部二册,送交袁女士,转借卫君。

接周煦良自扬州来电,云:“后门内帘子库一号吴宓转燕京大学司徒教长:煦(误熙)一时不能来平,现吴宓允暂代。校中如有需要,请与吴君接洽。周煦良。二十七日。”事虽已过,宓仍备函,以原电转寄司徒校长;并由珏良转寄函复煦良知之。

九月三十日 星期四

阴。上午 10:00 K 来电约晤,即整备外出。11:00 乘人力车(\$.50)行,微雨,浓云,雷,电。宓至西交民巷大陆银行取款。时大雨。候移时。乃乘原车冒大雨至东安市场。街衢深水急流。念昔 1932 年与薇“漫天急雨没城闾”之景,殊多怅触。

12:00 至五芳斋,雨益甚。候 K 至 12:40,不至,乃独食(\$.60)。旋 K 来,知 K 骑自行车回家,共母午餐后,得人力车,始克出。又曾电姑母宅。总之,K 之办法容或未敏密,其心则甚真纯,非不欲急赴宓约也。K 谓“昨接宓函,云不久或将南行,殊为伤怀。以宓现时处境,尽可暂时观望,毋须冒险急行,故伊甚愿宓留此”云云。又申明留宓并非为撰译文稿之故。宓甚喜,拟谒 K 母(K 母名赵令辰,字懿修。人称曰赵先生),而 K 母曾语 K“俟另迁宽大整齐之居宅后,再请吴先生来。”故宓不能赴其寓宅访晤。而如是日 2:30 伴 K 在东安市场中购杂物。值日本兵充塞络绎,殊觉不便。乃劝 K 即回家,而宓亦乘原车回姑母宅。夕,晴。

晚为 K 改文一篇,附函,明晨寄邮。

十月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以\$30呈缴姑母，为十月份宓之食宿费。

下午3—5，出。步行至煤渣胡同，为K订The Peiping Chronicle一月(\$2)。又经东单等处步行而归，欣赏故都深秋之景色。甫至巷口，遇毛玉昆^①、钱稻孙来访。毛出示由津携来梅校长电，命诸教授均赴长沙。如赶十月内到达者，当给九月薪之七成。以后月薪未定。津发旅费办法仍照旧云云。宓又陪二君同往北月牙胡同十一号，访李耕祥。李拟即往，并谓宓既无家眷在此为累，自应速往长沙云云。旋同出，宓步归姑母宅。

晚饭时，姑母家人仍劝宓即筹备南行。宓以对人生根本消极，雅不欲动作，心殊悲郁。晚及明晨，又致K一函，告以此事，并欲见其母云。

读李宗邛疑即沧萍之学友李仲业(宗拓)。编《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甚多感触。此种心情，非身历者不能感其真，非天禀甚厚者不能见其美。本书编者，赞叹彭之多情，是矣。而又责诋礼教，着重时代，视彭为例外之英雄，而为之辩恕也者。此仍是拘囿之见，非能通知人生与文学之全真。呜呼，宓之意，将向谁陈说耶？此宓所以但思出世也。

十月二日 星期六

晴。上午接K函，谓“闻宓迟早将南行，殊为忧伤。缘伊对宓极端信托依赖，视老师如长辈。故无论平日处境如何，以及心中如何忧虑悲戚，但一念及宓亦同居北平城内，在伊近旁，为伊筹划，为伊援

① 毛玉昆，夏威夷华侨。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

助，则立时坦然欢悦。……言止于此，余可由宓想象得知”云云。读之甚为欣喜，即将原函改就寄还。至“K托宓代订 The Peiping Chronicle，则宓昨已先有此意，并为之订妥矣。若夫宓之南行，十月以内，断不离此。余事关于K者，当一一布置筹划”云云。宓致K此函，于下午付邮。

下午1—3访萧公权于二道桥寓宅。读其近作五律多首。南行事，公权谓“战事方波及山东，道途危险，故一时不宜轻动。但稍缓道通之后，宓似宜即往南中”云云。宓实欲留此，而苦无其理由可以告人。亲友皆劝行，宓内心徒自伤而已！

又在公权处见陈铨。王孙。旋访贺麟，未遇。见其夫人，知麟接陈铨函，日内急欲南行云。宓步行至骑河楼，蒙福祿馆，三号，访刘文典（昨遇于途）。谈其拟编译某书之计划。3—5直谈二小时以上，宓方克辞归。

李健甫来姑母宅中晚饭，议暂埋葬姑父遗柩事。

是日，函宪初，探询其行踪及湘中宅址。

十月三日 星期日

半阴晴。晨9—10韩文祐来，借去《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册。宓以景著《道德哲学新论》一部赠韩君。

10—11 吴延增来，送来围棋、墨水等物。又姚从吾夫人陈宜珍来，行将分娩。谈半时许。

11—12 浦薛凤、萧公权偕来，所谈与昨同。

正午，接燕京 President J. Leighton Stuart 复宓九月二十九日函，并钞示致周煦良函稿，竟利用煦良之来电，将煦良解聘！宓致环良一函，述其始末。

又接K十月二日函，约于明日下午与其母晤会。云“其母不肯

赴宓请宴。至伊母女今所寓之宅，万不能欢迎宓前往，因沙鸥与彦同学识，且言词刻薄，必致造作蜚语，对宓及K均不利”云云。又申言“伊极爱敬伊母，凡事必以母之意向为依归，即虽虚荣或其他缺失，亦所不计”云云。宓读K函，甚觉不快。原宓欲见K母，纯为筹备他日护送K母女南下，以及K之职业婚姻问题之永久计划。非宓自欲有所私图。宓固爱K，然以年龄悬殊，为婚殊不适宜，故今决从旁以纯洁之心助K。非与K母熟识，何能进行？至在饭馆等处，不能畅谈，而宓到K寓宅访晤，在K母监护之下，有何不可？沙鸥等之信口雌黄，何足轻重？……

下午4—5 贺麟来，商南行事。

晚，奉到父九月二十一日自西安来谕。知回省已将匝月，仍寓“西安、大车家巷，四十一号”。爹一人仍留南京，住“东关头，六号”。至心一率文、昭赴上海，与淑同住母处，则宓早已知之。

又接到浙江大学郭斌龢慰问函，即复；并表示他日南来，拟舍去清华而教授浙江大学之意。

十月四日 星期一

上午阴。9:30 K 来电话约晤。乃于下午1:30 至东安市场吉士林咖啡馆坐候。时已晴。2:00 K 侍其母至经济食堂，邀宓往晤叙。约谈二十分钟，饮 coca 一盃，即别。K 母对宓致倾佩及感谢之意，而未能深谈。K 母发半白，衣咖啡色夹袍，谈话略有官派，而眉目间颇似未嫁女子之形态，与K亦有相似处。K 是日衣绿绸袍，外套，略施脂粉，甚为娇小妍丽。昨读“Pendennis”至 Helen 见 Laura 赴跳舞会去^①，而感念己之幼时。宓见K母女同座，亦有此感。宓虽拟有诸

① 读《彭登尼斯》至海伦见罗拉赴跳舞会去。

种计划与言辞，是日皆未能述说，只沉静温恭以应对而已。自思亦可笑也。

3:00 乘人力车，归抵姑母宅中，与洗追逐为戏。4—5 又与讷、洗在客厅中拍乒乓球(Ping-pong)。

晚作一函致 K(明晨发出)，述见其母之欣感；并再约 K 晤叙云。

十月五日 星期二

晴。 终日读“Pendennis”至觉有味，几欲尽忘世事。

下午 3—5，仍与润、讷、洗拍乒乓球 Ping-pong。呜呼，如此之生活与游戏，必亦不得长久享有之也！

十月六日 星期三

晴。 晨 9:00 乘人力车，访钱稻孙于受璧胡同宅，代王友竹领取清华七、八月份薪金及退还飞机捐，共 \$ 121.98。

10:20 至司法部后身地方法院看守所，拟如约求见卫士生。而閤人谓晨八时已有二客来见过，故今日不许卫君再接见。宓请留名刺以证宓曾来此，亦坚不许。宓乃去之。遇李濂镗，下车谈片刻。

次至大陆银行，将适由中孚银行取出之代领王友竹款 \$ 121.98 以其整数 \$ 120 汇交济南王友竹收(汇费 \$ 0.20，汇总号 1702，汇信号 23)。

次至新大路浙江兴业银行，缴销存折，提取活期存款本息全数 \$ 143.91，清。(按宓于 1929 年，为彦故，在此银行存款，今则何如，感慨系之矣！)即乘人力车，于 12:00 至东单牌楼福生食堂，门上纸条云，西洋料理。绛珠已如约先至，自进糕点。遂共餐(\$ 2.40)。绛珠以贫故，急思得职业，且劝宓南下。谈至 2:00 而别。日本军官就餐者多人，并有艺妓候客。宓步归。

3—5 访萧公权于三道桥宅。旋浦薛凤亦来，谈浦等日内南行之

计。公权仍拟暂缓。按宓原拟留居北平一年，养静读书。今诸同事教授先后南去，环宓之亲友一致促行；宓虽欲留平，而苦无名义及理由，以告世俗之人。今似欲留而不可，故决不久南下，先事整理书物，以为行事预备。呜呼，空桑三宿之恋，到处留情。宓虽欲苟安于此，亦不获如己意以直行。人生诚苦哉！

5:20 抵姑母家，晚饭。

晚，接周煦良函，知现住“扬州，普济医院”。明晨，又接来函，“扬州，梗子街，普济医院，许汉珊转”。

[附录]熊大缜、叶企孙现住天津，英界，十三号路27号，清华同学会。熊君于每日上午10—12时，在周培源旧寓，即英界，中街（Victoria Road）191号，A3号房，办公。

十月七日 星期四

阴，小雨。函熊大缜，谓欲与叶企孙及熊君同行赴湘，迟早均可。又函王友竹、周煦良。

正午，接K短函，即复一函，约晤。午饭后，为K改文一篇。连前共改8篇。

下午，晴。木匠来，制箱盖。见其人（少年）敦厚而勤敏，既觉中国此等人极可爱，且忆木匠为耶稣基督所操之业也。

夕，与讷、诒等为乒乓之戏。

袁昉女士电告，旦君不日可释出云。

十月八日 星期五

半阴晴。接K电话约晤，即乘人力车，于11:30至东安市场吉士林坐候。12:00 K来，同至经济食堂楼上午餐（西餐\$1.40）。K服浅绛色夹缎袍，外套蓝色外套。方食，忽其母电话报告，袁君有信

来，邀 K 偕 Jameson 同行赴湘，而图书馆之顾君日内即行云云，遂商此问题。宓力主张 K 当侍 K 母一同南下，但行期、路线、旅伴及其细节，则可酌量办理云。K 亦认为伊当南下，但谓其母恐难同行。又谓伊极欲与宓结伴同行。宓答，此固宓所乐为，但母女不宜分散。卒无定议。2:00 与 K 别，宓步归姑母宅。

下午，为 K 撰译文一篇《清雍正朝试行井田制的考察》（燕京《史学年报》）。6:00 K 电告，往访 Jameson 与顾君，均未遇。

十月九日 星期六

阴。上午，为 K 撰译文一篇《唐代驿制考》（燕京《史学年报》）。以上共为 K 撰文 20 篇、改文 8 篇。下午，缮录。

3—5 与讷、诤等为乒乓之戏。接 K 电话，知 Jameson 未定南行之计。K 亦不欲与余人同往云云。

十月十日 星期日

阴。晨，接学淑禀。上午 10:00 吴延增来。又陈鉴壬孙。来，求写册页。宓为书旧作七律一首。鉴谓袁馆长函高棣华命随 Jameson 南下，高与鉴谈商；鉴曾劝高求教于宓云云。宓答以日昨晤高女士，主张其母女同行赴湘，最为妥适云云。鉴久久俯首沉默，若有所思。

鉴已与邵幼章女上订婚，然与 K 恒多往还酬酢。鉴盖旧家子弟而兼青年英俊也。

下午 2—4，在房中洗浴。木匠来作箱盖。

近日惟读“Pendennis”。

晚 10—12，侍姑母谈。

是夜，寝甚迟。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

阴。自昨夜，大风，以迄今日，骤寒。

宓一再迟延，始于今日整理书籍衣物，分装木箱，以为南行之备。

正午，接叶企孙自津来函，劝赴湘，并盼于十四日与浦薛凤等同行赴津，云云。宓亦颇患焦急。

下午1—3，步行访萧公权于二道桥寓宅，并见吴文藻。萧君述所闻清华在湘开学情形，及诸友所函述道途实况，主张仍暂缓行，或于十一月中偕同南下云云。宓本不欲行动，自乐从之。……夕，仍整理书籍。

午，致K短函，约晤。

十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上午，整理书籍。10:00 K来电话，遂约定11:30在德国饭店午餐，并言明宓在饭店门外街衢立候，因K未尝至其地也。惟因钟表过慢，宓又忙于整书，出门稍迟，急乘人力车往，至德国饭店已11:25，即伫立门外，注视南来之车辆，而久不见K。忽遇Jameson来该饭店，寒暄数语。宓意殊不属，觉此会之不巧！直候至12:30已过，仍不见K来。宓乃入饭店，在餐室询问，云有女客在旅馆之会堂室候宓。宓至该处，仍不见K。该馆执事人曰：“高小姐11:30到此，坐候约一小时，适于五分钟之前去矣。”

宓懊恼万分，即出。雇人力车，拟至K寓宅访晤，说明一切情形。旋觉其违K之意，不许宓至其寓宅。恐滋不便，乃于中途作一函致K。宓止立于东安市场北门外，而命人力车夫送该函至K家中，关东店七号。候取回信。不久，K乃乘该人力车到，宓甚喜。遂共K在森隆馆用西餐（\$1.90）。K服红夹袍，蓝外套。彼此说明不遇之情由。

盖人力车夫界 K 止于孝顺胡同内德国饭店之旁门。K 由该门入，不知宓正在大门外等候也。K 曾至餐室，又屡于旁门外之胡同中，寻宓，均未获。此亦“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例欤。K 于宓之迟到，并未责难，宓亦不责 K 忘记宓昔所绘图中之大门、旁门之区别。是日未及久谈。K 述日前访晤 Jameson 与袁同礼夫人情形。K 意似决南下，其母不愿前往，但却许 K 自行。K 仍欲与宓同道，为旅伴。2:20 匆匆别，宓乘人力车归姑母宅。

3:00 萧公权导张准子高。来访。张君拟一时不赴湘，而居此观变。4:00 偕二君，乘人力车，至受璧胡同钱稻孙宅，访浦薛凤君，未遇，见其夫人。浦君明日赴津南下。5:00 同访钱稻孙夫妇，知日军决驻兵于清华园内，已选定一院、二院、学务处、甲乙丙所为驻兵之区域，云云。6:00 各散归。在浦君处，又遇雷海宗^①。亦明日南行者也。宓乘人力车归姑母宅。

晚，为 K 修改拟致袁同礼君之英文函稿，附函，于明晨邮寄 K 收。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 上午整理书籍。10—11 林风来。取去朱木祥欠款 \$ 21，留存收据。

下午 2:00，萧公权来，同乘人力车，至台基厂增茂洋行 The Pacific Packing & Transportation Co. ^② 询悉(一)转运书籍衣箱至津，每件取费约近 \$ 2。三日内到津。(二)书籍直运上海，只经海关照例

^①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清华学校 1922 年毕业留美，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主修历史。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52 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② 太平洋包装运输公司。

检查,每 40 cubic feet^① 取运费 \$ 19.60,其中约三分之一为现今临时增费。

次至六国饭店内美国运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Co. 询交通情形。遂由萧君领衔,托该公司代订由津赴沪或青岛轮船大餐间舱位,计萧公权夫妇及子女三人, K, 宓。共七客。

3:00 别。宓乘原车归姑母宅。而车夫无理,不详记。多索车资,致宓甚怒且愤,久久不舒。

夕 5—6, 与讷、洸等为乒乓之戏。

晚作函致 K (明晨付邮), 告以代定舱位事, 并谓 K 与 Jameson 及袁夫人同行较便利。但若愿与宓等同行, 宓自当沿途竭力护助。惟此层必须 K 先决定主张, 勿出尔反尔, 使他人笑宓之强欲攀附 K 同行, 而终遭拒绝也!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

附, 微雨。 整理书籍。复阅留美时期之讲义与论文, 不胜感慨系之!

下午 5:00, 接 K 电话, 言 Jameson 函告十一月初南下, 命转达袁夫人同为准备。宓即告 K 以代订舱位等情, 并约 K 明日正午在德国饭店餐叙。

夕李健甫来, 谈半时许, 夜间在姑母家打牌, 夜半始归去。宓饮 Vermouth 薄荷酒一盃, 因此遂致失眠。彻夜回思一己身世, 及事业爱情之遭际, 不胜感痛, 欲哭诉, 无人垂听。处此而不自杀或出家, 则只有撰作小说之一途。现自觉于此事甚有把握, 可以 Satire 与

① 立方英尺。

Sentiment^① 并用，兼写实与理想，期成“融真入幻可藏形”之旨。宓现既勉为闲适，力忘国难，苟不赴湘以就尘役，一年之内，小说必有成绩，然此乃为社会及亲友之所不许。夫事业（著作）生活（爱情）两俱失败，此宓之所以悲苦无端也。是夜兼多异梦，曾梦见彦，因心中确亦思彦。今后欲使宓再如昔之热烈爱彦者，以爱他人，不可得矣。此非彦如何之问题，乃宓爱彦为第一次最深彻之爱，亦宓生活、年龄、身体、事业、经济、精神最中心、最强富之时期之爱，故不可再耳！

晚，得绛珠函，即复，约午餐。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上午，阴，风，小雨。宓身倦而心郁，乃于8:30派车夫送信与K，改约明日（原定今日）午餐。然整理书籍，所成极少。

老姨太为宓购来三小木箱（\$2）。下午2—3，木匠来修补（\$1合计）。4—5，与讷洗为乒乓之戏。

晚，早寝。风，甚畏寒。

十月十六日 星期六

半阴晴。昨晚几于卧病。今晨8:00略好。因K昨晨复函，谓俟宓病愈再图餐叙。遂于今晨再派车夫送信与K，重约今午。10:40出，急步行至南池子，身体觉发热爽适，乃乘人力车至德国饭店，时仅11:30，独坐餐室中候K，百感横生。12:20K至，服酒银点蓝袍，外套亦昨所服之蓝色。乃共餐，宓进啤酒（\$3.70）。K言Jameson行途多滯滞，袁夫人拟暂居此不动，故K拟不与彼等偕，而去留亦未能决也。K又述制衣袍及同宅沙、邓诸人情事。宓为K略

① 讽刺与感情。

述赵人僂夫人事，K谓世间女子大多吃亏。宓告K：“宓极不喜闻此言。因世间无论男女，皆是好人吃亏。而以宓身为男子，且崇拜女性，其一生所吃女子之亏岂小也哉！宓犹不怨。而K尚无所经历，何必为全女性张目哉？”K笑而不置辩，又述张肖虎等琐事。是日，食甚美饱。1:30别出，宓步行归姑母宅。途遇（一）周学昌^①。（二）贺麟夫妇。

3—4 吴延增来，述十月十三日日军入驻清华情形。计占园内两河中间之区域，一切悉归享用指挥。学务处住军官。西客厅有二将校同住。宓之所遗书物，吴延增曾设法拟为运入城中，而毕正宣^②等不为助，且阻挠，故卒与他人之物同堆置于四院之临时储藏室中（吴延增述此段，潸然欲涕）。宓按，近者宓目睹世事之变，益信小说之真。如《桃花扇》之结局，付与渔樵。清华学校之结局，不付与校长，曹云祥、罗家伦等。不付与权威赫奕之教务长，张彭春等。不付与养尊处优之教授，吴有训、张翼若等。不付与力强势众之学生，去岁争斗之二派，及昔年驱逐校长之班级，等。更不付与名高望重、举世同钦之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等。亦不付与亲见其始终，而心伤魂断之诗人，吴宓等。而付与“服事校工”之吴延增等，换羽移枰，蒿自隕涕。（彼毕正宣之流，到校不久，亦犹《桃花扇》中，南都忽拥立、忽迎降之官吏，乘机自肥，何足道哉！）从可思矣！

晚，接王作民南京函（南京，山西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池际

① 周学昌（1897—1952），河北安新人。北京大学及广州中央学院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北平市教育局局长，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西康建省委员。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教育长，汪伪国民政府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汪伪南京市市长。1945年8月16日，被京沪行动总队逮捕。后卒于上海。

② 毕正宣，时任清华大学事务组事务员、清华大学“平校保管委员会”主席，1938年6月以后升任事务组主任。

英转), 知在国际联盟同志会任事, 月薪 \$ 50。原函转卫君阅。

十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 上午 10:30 访袁昉女士于北池子本宅。以书八册(另单存)交其送与卫君阅读。又携归袁女士纪念册, 中多佳书美画, 出之名手, 不同凡俗。

11:30 至东安市场经济食堂楼上, 邻座皆日兵。12:00 绛珠来, 服豆绿衫, 共进西餐(\$ 2)。谈至 3:00 始散。宓步归姑母宅。

昨得王荫南书, 附《移居诗》一首, 录下:

手种秋瓜正满除, 葵黄颜色未萧疏。
即看旧物皆难舍, 却览新居可自如。
万事沧桑同逆旅, 百年钟簪醒华胥。
思量转觉多沾滞, 付与他人任剪锄。

此诗甚佳, 在王君所作亦新格也。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 仍整理书籍, 分装十木箱(另单)。上午接 K 函, 系十六晚 10:00 所写, 言风高畏寒, 南行颇怯云云。其情甚纯真, 遂复短柬慰之, 并将原函改正(英文)寄还。又昨接杨宗翰函, 承告以下各书志, 均当分别购读者。计开(一)1937 夏期之 The American Review^①, 中有二文。一为 G. R. Elliott^② 论白师及穆尔先生之宗教思想。一

① 《美国评论》。

② G. R. 埃利奥特。

为 Norman Foerster^① 论学制。(二)白师遗著论佛教,附白师译文。(三)穆尔先生 New Shelburne Essays 卷二,卷三,以上均已出版,而宓迄未知也。

下午,拟往访敬,未果行。而 3:00 萧公权来,言,适赴 Thomas Cook^②, 询悉(一)运出书箱,仍必受检查。(二)购船票必须在津。萧君以日前托 American Express 恐不可靠。嘱宓即函叶企孙托代购船票。

5:00 挈说至后门外邮局送信,并购玉米蜂糕归食之。

晚 6:00 接叶企孙自津来函,言,准于十一月七日(或至迟十一月十七日)偕熊大缜乘盛京轮船大餐间(Saloon)赴沪。属宓同行,并望于十月底即到津云云。宓雅不欲行,然又不得留。晚,与姑母等谈说,甚多伤感。又晚 8:00 派车夫送信与 K, 约 K 母女明晨九时商谈。得复,约在吉士林楼上会晤。是夜失眠。

十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 8:40, 即至东安市场吉士林楼上等候。为时过早。9:20 K 母女来,仍至经济食堂叙谈,并邀用茶点。宓先陈说 K 去留之利害,实属两可。K 母谓, K 宜自决。伊虽为母,恒以 K 本身之利益及前途为重,且不效世俗之抚育儿女望于晚年得其奉养。故 K 如愿行,尽可不必以母为念云云。议卒未决。

归途 10:30 访萧公权,见全绍文。归姑母宅,知汤用彤、贺麟来过。

午饭后,1—2 写信致叶企孙托购船票,以宓及萧公权并相约同

① 诺曼·福雷斯特。

② 托马斯·库克。

行男女入等，分为三组，以别先后轻重，票如不足，则先使一组或二组能成行云云。

3:00 自赴邮局送信。访贺麟于其宅，麟劝宓南行。萧公权邀宓往，并见赵人儒。宓再见麟，同出散步。遇郑天挺^①及鲁光桓，遂偕鲁至本宅之别院外宅访何基君。何为何廉之弟，碧柳之学生，治史，能诗，今之英才，惜有肺病，今方在疗养中。出示近作诗词均佳。亦甚喜宓诗之一人也。6:00，归姑母宅。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晨，刘锡晋来，取书。

9:15 K 自陈宅来电，约晤。10:30—11:30 K 来，在客厅坐谈。K 不能舍其母，行意未决。陈慈亦不欲行，故欲退船票，并劝宓留此。

夕，得绛珠函，借款，为南行旅费。未即复。

晚，为姑母拜寿。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阴，微雨。是日为姑母寿辰。9—11 刘锡晋来，还书，为讲书。

午饭后，2:00 李健甫来。读“Pendennis”。

晚，打牌。宓早寝。

^①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北京大学毕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曾任教于厦门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曾任《京话日报》编辑，浙江民政厅、浙江禁烟局、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1933年，任北大秘书长，后兼中文系副教授。1937年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抗战期间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兼史学系主任、秘书长。1952年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1981年任南开大学顾问。

[补]晨，致K一函。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 11:00 步至同和居，赴钱稻孙招宴，因熊大缜自津来。据云，南行甚易，但学校情形仍模糊，又述旅行各事甚详。宴毕，偕萧公权乘电车归。

3:00 访贺麟，见赵淞^①。

4—6，偕麟赴毛子水宅茶会。居处园屋雅洁，花木绚美。宽街二号，故胡维德宅。更令宓依恋故都。茶会客为徐芳女士（子水有意为我介绍。（是日服黑衣，蓝花边，实甚温美）及方□□女士（子水所心赏，衣lavender^②全衣，刻意修饰，然不美。及霍秉权夫人孙德铨等。中西茶点，甚丰美。

6:00，归姑母宅。知K二次来电话。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 遣车夫送信与K，约午餐晤谈；而该车夫下午始送去。老姨太助宓整理衣箱。刘锡晋来，为讲书。函熊大缜。

10:30 K 来电话，始知信未送到。12:00 出，遇 Pollard - Urquhart 于青年会。至福生食堂楼上，K 来共餐（\$ 2.10）。K 言，已谢却 Jameson 而决留此云。1:30 伴 K，乘人力车，至崇文门外，西湖营，寻觅振华商行购花边。至则该门已闭歇。邻店邀入观，货多陈旧，遂原车归。至东单牌楼，与K分别。宓独缓行归。

3:00 抵姑母宅。见送信车夫，宓大愤怒。入宅又击桌，诉其痛

① 赵淞，字雨秋，四川阆中人。时任北京大学算学系副教授。

② （薰衣草）淡紫色

苦，姑母及老姨太咸甚不悦于宓。

5:00 杨宗翰来，同访萧公权，不遇。宓乃邀杨至北海仿膳社晚餐（\$ 2.80）。8:00 归姑母宅，再向姑母诉苦，心甚痛伤。是夜，梦与彦会晤，且似同居。

丑良函告，煦良已与其表妹陈忠榴订婚。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大雾。晨，思我与 K 仍当南下。

贺麟来，托转托熊大缜代购船票。9:30—10:30 至绒线胡同崇德学校访熊大缜。缜谓宓可不必南行。归后，于 11:00 访麟回报。借得 Mackenzie “A Manual of Ethics”^① 以归。

下午，晴。函 K，劝南行，并约晤。2—4 吴延增再来，助宓装箱（癸箱）。4:00 访萧公权、贺麟，未遇。5—6 昼寝。6:00—6:30 杈来。

以上乃逐日实记。此下则系次年七月在蒙自由记忆所及而补写者，故多阙略。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电约熊大缜明日同赴津，视企孙病，商决去留。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携 Oxford 箱^②，内装棉被。晨至东站，熊大缜已在，遂乘

① 麦肯齐《伦理学手册》。

② 在牛津购买之箱。

9:40 火车(二等\$4.20)行。车中多日本军官。同座林健次郎南苑,锦织部队。与缜谈,原系美术教员,服兵役二年余,颇思归云。

下午2:00至天津英界,戈登路(十三号路)27号宅外有木架。清华同学会(电话3·3700)。见叶企孙,病已大愈,惟须休养。必即宿于企孙与缜同住之室楼上。中。小榻,棉被留此。另有清华办事处,在英界,中街(三号路 Victoria Road^①)191号,福隆洋行别院,楼上由小窗入,上楼。二套房。女宾可住。现钟书箴^②姊妹居之,若K来亦可住也。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自昨夕到此,见企孙与他人接洽校务,所谈学校情形,业已明了。中夜即自决定南行。今晨告企孙,亦谓宜行。学校发给川资\$140,又预支薪金\$60。

上午,9—11,从缜至太古轮船公司及金城银行接洽事务,并资熟识。11:00至英界五十八号路。泰华里,六号,周宅,电话3·1873。访周珏良及严景珊、周叔昭夫妇,并见珏良之尊人周明暹叔嫂。^③先生。景珊夫妇邀宴于芦湖饭店。西餐。珏良为导。宴毕,在英、法界中街缓步,游观街市。必归清华同学会。

① 维多利亚路。

② 钟书箴(1910—),女,上海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3年毕业。时任清华大学教务处女生指导员。

③ 周叔嫂(1891—1984),名明暹,安徽东至人。生于江苏扬州,后移居天津。1919年任青岛华新纱厂常务董事。1925年赴唐山,任华新纱厂董事兼经理,同时兼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后又在滦州矿务局、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任董事、董事长等职。1944年,任启新洋灰股份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

晚，同饷饭于福祿寿饭馆，极拥挤。缜谈其婚姻问题。

晚，仍宿企孙室中，晤高文源夫妇等。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阴。晨，偕陈传绪同乘 7:00 火车(二等)返平。企孙命仆金玉送上火车。

十一时半抵平。即至福生午餐，在凌风剪发。次至迺兹府，关东店，七号王宅，访 K 母女。皆外出。见宅主王夫人沙鸥女士。次访萧公权、贺麟，以在津所闻告之。即归姑母宅。

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日

此数日中，在姑母宅中专意收拾行李。吴延增助宓封钉。南行计带以下各箱。内容，另单存。(一)书籍二：甲箱，乙箱。交增茂洋行(天津百利洋行)取去，代运至津交付。不受检查。二箱运费，共七元馀。其严景珊托向其友丁君索得之二铁箱丁君送来。亦交增茂洋行于十一月二日一同运去。(二)衣箱三，卯箱，辰箱，巳箱。铺盖卷一、申卷。以上四件，于十一月三日上午，由吴延增、刘锡晋随伴宓同运至西单牌楼北北宁铁路营业部，购赴津二等火车票。共购二张，一赠绛珠。即以诸件打入行李票，增费极微。(三)小箱二：子箱，丑箱，及伞杖，则于十一月七日起津南行时，随身携带。

此数日中，刘锡晋常来。如赴增茂交涉，皆刘君代往。临别赠以 \$ 20，坚辞而后受之。吴延增亦每日来助办各事。临别付以 \$ 10。

遇绛珠于东西牌楼。约定绛珠次日下午来姑母宅中，晤谈。赠以 \$ 30。又约定十一月四日同行赴津。宓之赴津，盖因缜代购船票，使萧公权等人不满。宓遂决自往立时解决一切。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访 K 母女于关东店宅，适陈慈亦在，并见沙

鸥。宓陈说久久，K仍不愿行。陈慈亦拟不往。但陈慈其后改计愿往。祝璫却未能同行，以家长不允。二人皆曾分别来姑母宅，与宓商议。最后，十一月一日上午K母女来姑母宅回拜，说明K决定不往。

十一月二日下午2-3顺道往访K母女于关东店宅，作为叙别之意。宓遂约K次日午餐，并力劝K居平宜深居简出。而沙鸥邀往北池子东亚日文学堂上课一事，尤宜从速谢绝，勿再往。K从之。

十一月三日正午，宴K于颐园，肴饌极美。宴毕，久谈，颇为依恋。旋伴至中原公司购旅行袋等。又至东安市场某肆，K取以虎皮冠改制之暖手套(muff)，而肆中拒不收用K之\$5币，宓乃代付之(是日共用\$10)。然后别归。

是夕，宓外出归宅，忽接K电话，言：现与其母商定，K决南行，而母留平，决不再改云云。其母亦与宓电谈。谓：K回家又思南行，诚恐宓行后，倘再撒娇滋闹，将何以处，故决遣之同往云云。宓答：只须赶速收拾行李，于十一月六日上午送往北平铁路办事处购票交运即可云云，并转知陈慈办理。

晚，又得K及张婉英^①电话，亦请加入同行。此局卒定。先是宓已以留声机一架赠K，遣吴延增送去。次日，又复带回。

十一月二日上午，王荫南来，乃同步至东安市场，邀至五芳斋午餐，饮酒。握手而别。又自津归后，曾访陈寅恪、钱稻孙各一次。寅恪先于十一月三日偕眷赴津。外此，曾往访瞿宣颖^②之。二次，皆中道以他事受阻，未及话别。

韩文佑来访二次。

^① 张婉英(1916—)，女，江苏淮阴人，生长北京。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0年毕业。先后在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天津市总医院、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工作。

二十九日上午，邵可倡(J. Reclus)^① 来访，本年八月，由法国回。并约再晤。旋杨堃、^② 张若名^③ 夫妇，招宴(三十一日晚7—9时)于水华园饭庄。到者皆法文会同人，而孙福熙君十月二十八日，由津归，同火车。及其夫人刘雪亚，曾觉之夫妇等亦在座。邵君述回国所见，及中学计划之作辍。此为宓离故都前，最后之公宴，亦感慨系之。

十月三十日夕，得袁昉女士电告，卫士生业已释出，现住本宅，请往午餐会晤，云云。

十月三十一日正午，宓赴袁宅午宴。肴饌精美。袁老夫人及袁昉姊妹陪待。卫士生君意气纵横，仍如往日。所借书，皆归还。

访冯陈祖怡夫人于中法大学，未遇。

又某日下午，访张敬及清常姊弟于高庙宅，适姊弟皆外出。与张铁光先生共客谈久之。

此数日中，姑母家屡治肴饌，为宓款待，以当饯送。宓意极依恋，姑母家实为宓之家。故别时倍觉黯然，尤以宓将行时，姑母适病，宓心更戚戚也。

① J. Reclus 邵可倡(1894—1984)，法国人。1930年前后来华，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燕京大学任法语教授。1951年携眷回法国。

② 杨堃(1901—)，河北大名。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1930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4年任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1941年12月转入中法汉学研究所，任民俗学研究员。1945年到北平大学临时补习班任教，后去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47年任云南大学社会系教授兼主任。1953年转入历史系。1976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③ 张若名(1902—1958)，别名珊陆，女，河北保定人。早年在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就读，1919年参加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主席，在请愿示威时被逮捕。1920年释放，后赴法国留学，入里昂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22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脱党，致力于研究法国象征派诗歌。1931年回国，任中法大学教授。1939年入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编辑《法文研究》。1948年赴云南大学任教，曾任云南大学中文系理论教研室主任。

十一月四日 星期四

阴，大雾。晨8:00后，即独至东车站。紫禁城为浓雾所蔽，街上行人尚少。因忆《荡寇志》陈希真父女脱离东京故事，仿佛似之。到站，先遇傅□□君李辑祥之内弟，清华助教。遂与同行。绛珠后来，服饰如平日。车将开，邵可倡来，赠卤鸡一只，并送上火车而别。二等车中，仍多日本军官，但均有礼貌，且腾座以让绛珠。检查亦不甚严。绛珠在途中诵宓春间赠伊诗。又指车隅一少妇，谓甚似□□（指K）。宓曰诚然。正午，宓请绛珠及傅君午餐于饭车中（\$5.00）。

下午，抵津东站。缜来接，遂雇汽车共载。行近清华同学会，缜等忽下车。宓因恐失途，遂亦急下，以追二君。匆匆别绛珠，亦未付车资也。宓仍宿清华同学会企孙室中。缜谓票已预购甚多。诸君不必忧。宓更以K等三人之船票托之。

宓电邀严景珊至清华同学会，以箱钥及丁君归还之\$5付交。景珊谓此\$5乃意外之获，必欲请宓至北安利分号晚宴。叔昭偕珏良来，同席。粤菜，甚浓。天津之繁华不减平昔也。

晓发北平十一月四日

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
相携红袖与绛珠同车至津。非春意，满座
戎衣。天津二等车中，几皆日本军官，甚霸图。
乌鹊南飞群未散，长沙设帐引大夫。河山
北顾泪常俱。
前尘误否今知悔，整顿身心待世需。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五

阴。晨，偕叶什金玉同乘火车（7:00）由津返平。宓二等，金玉

三等一车中对座一日本女郎，亦红衣，（疑舞女），因念绛珠。

车行迟，下午 1:30 抵平。金玉误以傅君之箱为宓之箱而携来。幸傅君仍将返平也。时，阴，风。宓以将离故都，益觉凄黯。先至凌风修容，念 De Quincey 所述 Dr. Johnson^① 之言，此理发店宁可再来耶？次至滋心园进咖啡糕点。随即访 K 母女于关东店宅，并见沙鸥，知诸事已办妥。K 母再三嘱托，谓遣 K 南下，因深信宓故，K 惟宓可为倚恃。宓诚以安慰之。次访萧公权、贺麟等，告以轮船日期、票价等详情。然后归姑母宅。

卫士生来，定明日先赴津，借某西人，藉资保护。宓又出访毛子水于其它。留柬，传陈寅恪言，约同行。归即整理行篋，子箱，丑箱。与姑母等闲谈。晚，早寝。

十一月六日 星期六

晴，大风，甚寒。晨 8:00 乘人力车至东单某胡同内城之东南角。十五号金玉宅，为叶企孙检寻书籍，俾金玉为之运津备读。10:00 毕。因至邻近之钓饵胡同 24 号陈宅，访冯陈祖怡夫人。先已去函辞行。坐待有顷，始出见。款叙移时，邀宓至东安市场五芳斋午餐，进酒。谓后此不知何时重聚，且亦不知在何地也。又欲邀宓至北海游步，宓亦欣为最后之流连眺赏，以大风而止，遂别。宓乘人力车至西城小酱坊胡同 32 号郑天挺宅。为樊际昌^② 在津托寄语，促法律教

① 德·昆西述约翰生博士之言。Thomas De Quincey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家和评论家。

② 樊际昌，字逸羽，浙江杭县人。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38 年至 1941 年，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抗战胜利后，回北京大学教育系任教，一度兼任系主任。

授陈瑾昆^①、李祖荫^②等南行。屡电未达，兹访又不遇，留函。次访钱稻孙，辞别。即归姑母宅。张敬、张清常姊弟坐待送行，且知清常与陈女士本月十五日结婚，具帖请观礼。宓念清常已娶，敬更难堪。敬是日衣红，容光辉艳。与芝润表妹周旋，与宓虽未多谈，然深情脉脉，实至真纯。宓方系心于K，况值此时此境，殊愧无以报敬也。李健甫来送行。托到南后稟父向右任丈请领房款。南来局势大变，此事不能办矣。

晚，姑母家设便宴为饯。宓生平远行惜别，留恋悲凄，未有甚于此日者也。彼今晚K母女之惜别，亦不堪想象。然宓南行尚多意兴与勇气者，以有K为伴耳。否则，则衰飒矣。

十一月七日 星期日

晴，无风。似为此行平安之预兆。

晨，早起。姑母仍卧病，已少愈。家人均起。治早点。7:00 郑天挺乘汽车来答访。吴延增、刘锡晋均早来。韩文佑亦来。顾送宓至东车站，吴延增、刘锡晋亦随行。到站久待。K母女及陈慈并其母妹先后到。张婉英亦由其姊伴送初见。并携行李至站，自办检查扣牌各

① 陈瑾昆(1887—1959)，字克生，湖南常德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士。回国后，任北京朝阳大学教授，修订法律馆纂修，北京政府司法部参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司司长。1946年春去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顾问。

② 李祖荫，名虞寿，湖南祁阳人。北京朝阳学院毕业，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法律系主任。抗战期间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在我国首次开设数理统计课程。1945年赴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萊分校等。1947年回北京大学任教，直到去世。

事。必等手携轻便行囊，皆未受检查。车站皆中国巡警，日本宪兵仅数人。旋毛准子水。来，遂同入站。顾及吴延增直送至车上。

二等车中，仍多日本军官，初颇拥挤，终皆得座。已而 9:40 笛鸣，车开。K 呢喃云，妈要走了——而 K 母先已退去，外极镇静，内恐悲伤。陈母以粤语叮咛，慈则立时涕泣。K 与婉英以巾拭泪，哽咽久之。始必甚忧车中日本军官或中国流氓之附逆者，对 K 等为无礼之注意，故早占定座位，使不致近接。又力戒 K 勿多言，但 K 是日仍与邻座之日妇嫫华语者，交谈甚多，几全说出吾等南行就教就学之目的。……

正午，必请三女士及子水在饭车中午餐（\$5）。K 生平极少旅行，此来甚觉事事有趣也。

下午 1:30 抵天津东站。熊大镇君在站迎候，一切毫无困难。即乘六国饭店（Hotel Moderne）之汽车，至法界该饭店居住。必与子水住楼下 55 室。K 等三人住楼上 92 室。房金每室每日五元五角。布署略定，必偕镇至清华同学会晤企孙。旋独返六国饭店，陈寅恪携眷住此已多日。汤用彤、贺麟等亦已到此。而卫士生化名魏慈僧。亦如约住此，均即相见。6:00 必邀 K 等三女士及卫同至北安利分号晚饭，又略在中街游步而归。K 稍觉不适，先乘车归。张肖虎下午来访 K，K 对之甚轻慢。众皆规劝 K 云。

晚，浴。与子水闲谈。

十一月八日 星期一

晴。晨 9:00 至清华同学会。在企孙处，领到校中所给旅费 \$140。又预支薪金 \$60。必偿付镇各款，赏金玉 \$2。10:00 随镇至太古轮船公司购船票。必以镇之办法太复杂而多纠纷，乃毅然断决，促镇立时为必及 K 等三女士购定海口轮船直开沪、港。至青岛之

房舱票四张。每票三十五元。次偕缜至法界八号路中国旅行社，委托运送宓等之大件行李上轮船。然后偕卫士生回六国饭店。

是日正午，卫君宴宓及缜及K等三女士于 Carleton Café^① 饭店。西餐，极精美，宓所提议也。费十元。又游步街市，而归。

下午至太古，悉海口轮船，明日不开行。

夕，景珊、珏良来六国饭店。宓与K等方在楼下客厅坐，卫亦在。景珊乃请卫明晚宴叙，并邀宓为陪。宓终辞之。今晚则系珏良请宓，先去数馆，均座满。后乃至北安利总号，叔昭未与。毕，景珊又邀至劝业场之小有天听说书。男女伶各半。女伶说书，其一甚少而美，又其一年长色衰而擅口技，且临时加唱二进宫，一人连唱生、净、旦三角，甚惫矣。所说书有《宁武关》周遇吉故事。太原方陷，沪战大场镇失，全线动摇；殊可感伤。景珊购一包廂，电约叔昭及珏良之弟老五来。弟殊不类珏良之英秀俊爽也。

夜半十二时，始回六国饭店寝。

十一月九日 星期二

晴，无风土。上午，偕卫士生及K等三女士至太古，知海口船明日开行。卫君亦购房舱票与宓等同舟。遇张肖虎来访K，遂同游观街市。而K对虎极轻慢，若不屑，且斥而挥之，虎卒引去。卫君欲访Rose熊鼎女士，辗转寻访至英界小孟庄2□□号熊宅，K昔曾来过，遂能寻得。入内，其男女仆识K。小主人（即瘫痪之熊公子）住此，Rose小姐则尚未由北平来。K进屋与宅中人周旋，宓徘徊园亭间，思彦若居此，将如何对待我？卒与卫君各留名刺而出。同乘车至劝业场附近。宓邀请卫及三女士在小食堂午餐，并电邀缜来。K点

① 卡尔顿咖啡馆。

一野鸡。菜甚可口，而价廉(\$2.50)。

饭后，散归。必与卫君沿海河岸游观，皆码头货栈。遂再至太古，确询上船情形，然后回六国饭店休息。

景珊邀宴，辞未赴。见前。而于6:00伴K等三女士至吉士林咖啡店，赴毛子水约茶会。其处有音乐，陈设精美，而咖啡及糕点极佳。必等食数种，已饱。子水犹欲请晚饭，必等谢却之。遂缓步回归六国饭店。必劝诸女士早息。

是日绛珠来电话，值必外出，亦未及复也。卫君赠必白面盆及德国热水瓶(连背带)，皆必心喜之物。

十一月十日 星期三

晴。早起。上楼。诸女士已齐备。每人各以\$100交必代管。必置于衣裤袋中，重重紧束。一路皆和衣而卧，无有疏失。……

8:00缙来。9:00乘饭店汽车，携随身行李。必二件。三女士小箱各一。又面盆一套，衣包一(袁夫人托带给守和者)。以上共七件。必之伞杖在外。卫君二件。登海河岸太古码头之驳船。小火轮。(Tug)。张肖虎亦来送行，助挈小箱，谓必曰：“公不宜多劳。前途方长，宜节省公之精力以为后用。”盖以K故而讥讽必也。必则极力让虎与K接近，K以必等之功，今日对虎亦较和好。

贺麟、汤用彤等，以及地质调查所杨钟健^①、卞美年二君，亦同乘

①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华县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1928年归国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周口店发掘事务，后任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1936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1938年组建并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任西北大学校长。1949年底，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兼新生代研究室主任。1953年专任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学部委员。195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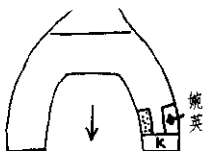
海口舟，但直往香港。等必原登驳船 No. 3，不误。而缜与其友太古中人。罗君，命宓等均移登 No. 5。其后 No. 3，竟先开行。宓等所乘之 No. 5 船，至下午 1:00 始行，沿海河而下。宓等坐舱中，食饼干及糖果。约 6:30，船抵大沽口，则海口轮船早已出海去矣！盛京轮船则泊于此处。而 No. 5 驳船竟停止不动。船中水夫及司机人均登岸游息。四围惟见许多轮船散泊之灯光，及近埠船舶货物起卸之声。人语喧嚷。宓等皆未晚餐，亦未午餐，心急殊甚。久久，司机人始归。此船（No. 5）开行，云将出海追寻海口轮船。宓以小舟黑夜泛海，危险既多，簸荡殊甚，尤为 K 忧。从卞君言，因倡议釀资，每人 \$ 0.50，共得 \$ 9.00 以贿司机人，俾其速驶。宓经理此事，极为赵淞君所称道。另一广东母女同舟者，亦赞宓为热心公益云。

舟出海后，遇另一 No. 1 驳船，遂命乘客悉移登 No. 1 船（所釀资，遂未用，仍分还诸人）。此 No. 1 船驶行较速。约于 10—12 在海口外行二小时，探寻海口船，不得。海中风浪渐大，水天墨黑，少见灯光。而本船摇荡益甚。舱内人满，赵君之妻女呕吐呻吟，诸女士亦甚感不舒。宓心至忧急，乃劝 K 与宓等共立舱外，背倚船室，目观远处。虽寒，尚易支持。……

中夜，乃见三四轮船停泊，其一即海口。然不下舷板，人物皆以绳梯并吊索缒而上。拥挤纷争，令人惊骇。卫君先登，以占舱位。宓卒出重价，雇脚夫，挈宓等之随身行李，并挽持宓等，始得登入海口舟。幸 K 等皆勇往，无怨怯。卫先导 K 等入舱就位。宓立船面，助中国旅行社随船办事员某君，督脚夫运上粗重行李。舱面露宿之乘客已满，行李货物堆积阻塞。情形极乱。直至上午 2:00 后始运毕。

宓入舱，侧几于无地插足。幸占得床位，在船尾下层之左侧室隅。宓命 K 居横床之上层，而宓在其下，又命婉英居纵床之上层而慈在其下。其时，众咸饥疲，方得据床休息睡眠，而与宓连接之床（下

层)中粤客货商。携有生蟹一篓,积压重叠,仅复以木盖。篓在床下深处,外为小件行李货物阻塞。篓中蟹恒逸出,沿床脚柱,爬入宓及慈床内,窸窣有声。宓惊见,急以婉英之一双高跟鞋,相向,持鞋端,诱蟹走入鞋跟内,而合夹之,以授婉英。命婉英伸手圆窗外,两手持鞋,转向下倾,蟹堕入海中。宓与婉英。以此法捉蟹,终夜无眠。



先是宓等不识蟹所从来。既察知篓之所在,宓走告茶房移篓。而茶房讪笑不动,盖畏客运货极多,在船底。其人恒乘船来往。不敢有所为也。宓是夜,共捉七八蟹。天明,此粤客始归。宓即向之陈说。客狞笑,顾即持蟹篓去,命茶房尽烹而食之。宓初不信,仍惴惴。

天未明,海口轮船已开行。此行风平浪静,船身极少颠簸,宓私为 K 庆幸,惟厕所极污秽,饭食则尚可。是晨,得遇毛应斗君,遂约同行至湘。毛君与杨钟健、卞美年、同舱。卫士生改居船中办事人之舱中,恒来聚处。皆常来,与 K 等为牌戏,又共食,故途中颇不寂寞, K 亦有乐无苦。……

是日,阴。晨间,蟹篓虽移去,而蟹之早已逸出者,仍潜伏床下暗处。是夜,一蟹忽入慈之被内,慈惊呼。宓急以鞋如昨法夹而投之海中。宓床中亦有蟹来。宓及慈皆不敢再寝。终夜,仍捉得五六蟹。某次,婉不慎,一蟹竟又堕床后,宓惴惴,恐其再出。故此夜仍未能安眠。K 则安睡无惊,其态至美。

三女士皆和善,一切从宓教。其中尤以慈为理想、实际兼具,聪明,勇敢,而能负责。婉英忠厚,善服从。惟 K 娇纵且憨,事事须人照料。某次,串钥堕床后,幸宓为捡得之。然 K 亦尊信宓甚至,故宓此行甚乐。且以宓须时常筹虑旅途各事,负责维护 K 等三女士之故,宓亦增其勇毅,而减其忧伤,虽当战乱,尚能坦适。不可谓非幸事也。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阴。无风，时有小雨，旋止。晨 8:00 海口舟抵烟台，停二小时。乘客有下船者。毛应斗君预为在其所居处，即船尾下层之右侧寔隅，占定五床位。于是宓及 K 等，并卫士生，均移至此处聚居，倍觉热闹。此处有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余谦大、刘锡祺等，及学生杨天□等，前赴西安者。杨生乃杨天菜之弟。……

是午，此侧仍发见一蟹。盖昨逸出者，爬行地板上，刘君手捉而投之海中。以此，是夜宓犹惴惴，恐蟹之再出。但终夜未见，宓眠较舒。

是日下午 4—6，舟在威海卫停泊，宓等皆未登岸。宓偶亦出舱面，舱板上坐卧皆满。此种乘客中，北平各大学学生甚多，亦有相识者。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舟行平稳。下午 2:00，抵青岛停泊。宓及 K 等并卫、毛二君，同在此登陆。以粗重行李（连宓之二书箱）共 18 件，预交随舟之中国旅行社办事员某君。宓并助其点记。登岸后，见中国青天白日旗，众颇感动。码头上，且有持白旗“招待平津流亡学生”者。来者列队以行。宓等在税关久立，行李方始到齐。宓持清华证明书，及徽章名片等，向该处宪兵警察陈说。宓等之行李悉免验放行，且辞态极为温和，令人追念北平之警察云。

此时已下午 4:00 过。宓等乃乘马车，行经街市。日人财产已经查封，店肆多关闭。宓等至中国旅行社住宿。其房屋之华丽整洁，招待之殷勤有礼，为此行所仅见。惜不日将沦战区矣！K 等三人住三楼。宓及卫住二楼，共室。

到青岛后，得悉，前三四日，日军已轰炸济南，但胶济火车仍如常开行。宓与毛君计议，决冒险速行，冀可平安通过。遂即在中国旅行社购联运火车票，由青岛至汉口（二等）每人 \$ 60。宓等五人（卫君拟由徐州直赴南京，另购票）行李共 16 件，均交中国旅行社代运至车站，打取行李票。凡三纸，由宓收执。书籍增行李费若干，然亦不多。

6:00 偕毛、卫、K 等三女士，并邀上岸宿游之杨钟健、卞美年，至□□西餐社晚餐，并进啤酒（每人出费 \$ 1.50）。食甚畅。K 等欲观电影，宓力止之，均 9:00 同归旅社。行李一一由毛君与宓点交社中人。然后卫君洗浴，宓则无暇，又补写账目，整理行篋。过 12:00 始寝。

此次到青岛，未及访董维杰君。而宓忆彦与熊公在此三年消夏之生活，不胜感慨系之矣。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早起。7:00 偕诸人至站，登胶济火车（二等）。8:00 开行。车中人极少。车甚敞洁而舒适，车中膳食亦佳美。遇一军官学生高君，云，新自上海战场来者。又有持白旗募捐助伤兵者，宓捐 \$ 1。沿途绿树葱郁，土田肥美，屋宇崇整，人民康和。宓于各省及各省人中，最爱山东，益信孔孟贤圣之生降此方，不为无因。但道旁已见掘战壕、运军械者，不日此区将罹惨劫，念之凄然。

下午 6:00，抵济南。车过黄台站，念及 Anna F.^① 于 1936 年在此任职，函我云云。今不知在何处，不及访寻。然 Anna 实仁厚忠诚之好女子，其对宓亦甚真纯也。

……既抵济南站下车，宓与 K 等，守视随身行李，群立站门口之

① 安娜·方，即方秀贞。

阶上，而毛君往奔走探访情形。6:30 归，乃雇一人力车，载宓等之随身行李。由胶济车站步行至津浦车站，立月台等候。

9:00 津浦南行车到，即登车。车为木架式，甚坚硬而窄狭。且中国军兵甚多。宓等挤聚一处，未能安寝。10:00 车开，宓等乃出所携面包果点，于中夜作晚餐。按宓等在津，已知泰安被炸，故此段经行中颇有戒心。又兵车来往甚多，宓等所乘车行甚缓，且时行时止，明晨始过泰安云。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晨餐仍进糕点。10:00 至利国驿车站。警报传来。众即下车，散行田野中，火车则开出站北二三里之处停避。宓等行约里许，得一防空壕。卫君引宓及三女士入。壕洞内极干燥而清洁，且足容五六人。惟须伛偻俯身，或跌坐洞壁间。宓但默祝上帝使 K 等无恙，宓初不畏惧。在洞中，卫仍与 K 等嬉笑，虽经宓劝戒勿声，仍不改其乐也。半小时后，日机飞至，远闻投二三弹，并以机关枪，由飞机中，向下扫射，正对车站附近。飒飒之声，显然可闻。旋即向北飞去。又久之，警报解除，鸣笛。宓等归站登车，续驶。

正午 12:00 抵徐州，下车，各挈随身行李。由宓分配，每次有定。人提二件，惟 K 最轻。一手提一最小之箱，一手持宓之伞杖云。过铁道上之木桥，至陇海车站。寄随身行李于候车室。同出，至车站后之一饭馆，登楼，午饭。极廉而美，盖天津人所开设者也。饭毕，送 K 等至某旅馆在车站大马路。辟一室休息盥饰。宓与毛君仍回车站，则候车室门自外锁。久不得入，时天阴欲雨。车站多伤兵乞丐，及各军各部之纸条布告，张贴殆满。及宓等入室未久，K 竟独来。宓恒虑祸，曾戒勿轻出或独行，K 未省也。时已近 4:00。宓乃赴旅馆结账，迎旦及慈、婉至站。至则毛君留片，言：“K 渴欲饮，故陪伴入市”云云。候车室中之

行李竟置不顾，宓颇不悦。卫君乘另一列津浦车 6:00 南行。诸女士往送登车，久而不归。宓留守行李，不得已，自往津浦车中促之归。及抵陇海站，则 K 又遗落手套于卫君车上。宓只得再赴津浦车中取之。途遇卫君奔驰送来。卫车开后，约晚 7:00 陇海车亦至，宓等登二等车。车座尚敞洁，人亦不多。有一年少美国教士 White 君，与 K 交谈，赞 K 英语之娴熟。8:00 后，车行。是夜即在车座中盹息。夜过半，食汤面，甚甘且暖也。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阴，小雨。车中对坐一老翁，疑农人，于车窗外购油条食之。而为锱铢让较，必用术还价至再至三，然后购之。盖其一生与人鬻刻争竞，殆成习惯；非必显图省钱，只以如是用术，对彼乃一种快乐，亦犹下棋、打牌之斗智消遣耳。宓旁观而悯之。……

9:00，车抵郑州。小雨，下车，住车站旁中国旅行社，共辟二室，以资休息。该旅社房屋形式，似上海昔年泰安栈等旅馆，黑暗而潮湿。10:30 同出，至某大酒馆午餐，食所谓黄河鲤鱼，进酒。又游行通衢闹市中，见伤兵累累。又军官战死前线者，兵士舁棺而过，棺上贴白纸条，以为旌识。始觉战祸之烈，与斯地之危也！

下午，在旅社休息。宓发二电，（一）致天津熊大缜，俾报告 K 等家人，以宓等已行过危地之消息。（二）致学校当局。文曰：“长沙，临时大学梅月涵、袁守和先生，吴宓率高棣华及学生陈慈、张婉英即到湘。宓。”

下午 4:00 再出，在近旁一小馆晚餐。5:30 携随身行李，同至平汉车站候车。时小雨迷濛。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其情形甚可怖。候至 7:30 后，火车至。宓等奔驰至二等车所停处。毛君先跃入车中，觅得室

座。宓等以手箱等由窗门口承递，备经危苦，几于堕车，卒乃得上车。

此车室中，行李堆满，共坐男女十二人，小孩之提抱者不计。一再腾挪，始各就坐。然拥挤已极。时有着长衫之肥人，隔窗与车内妇人交谈。宓开窗，以手撑之，彼言始得通。既毕，撞宓手至痛。宓责之，彼乃骂我，不惟不谢，且曰：“谁教你开窗来？”呜呼，如此之人民，其国欲不败亡，得乎？

入夜，至天明，渐有中途下车者，宓等始得安坐焉。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阴，雨。车行，两旁多山，林木湖沼亦极富，风物景色，与北方大异。过鸡公山，烟雾迷濛，雨未止。White 君向 K 告别，下车去。在车中晨午餐，半食自带物品。无饭车也。

下午 2:00，抵汉口大智门车站。雨不止。宓等投住江汉路之福昌旅馆，乘马车往。汉口旅馆人满，幸得寓居。宓等五人分居二室。该旅馆形式规模，似北京之中西、金台等旅馆。宓先至对门某店修容洗头，然后同诸人至对门广东酒家午餐。

归旅馆，电话（一）武汉大学陈源、刘永济君。（二）大陆银行凌宴池君，约访晤。

4—5 步行。至特三区，湖北街，宝润里，二号，大公报馆，访张季鸾君。楼下印刷。楼上一小室，即编辑部。季鸾方与战地归来之青年会谈。客去，宓致其诚悃，而鸾仅作抗战之乐观论，劝宓读新出之抗战小册子。宓颇失望。

5:30 冒雨，乘人力车，至大陆银行楼上寓宅，访凌宴池。凌君邀宓至银行公会楼上西餐，饮红酒，谈诗。8:00 雨不止，以其自用车送宓回福昌旅馆。宓赏车夫二角。宿。宓与诸君清算自津至此沿途账目。乃寝。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阴,小雨。 9:00 同 K 等及毛君至广东酒家早餐。10:00 渡江,至武昌,登黄鹤楼眺览。然楼已不存,奥略阁亦不能入内。由黄鹤楼下,乘三新公司汽车一送,或一接, \$2。至武汉大学(珞珈山),地临东湖,风景幽美,类 Wordsworth 之故乡一带。时阴雨泥滑,必与 K 等三女士上山,几经寻访,始得刘宏度兄(永济)之宅。至陈通伯(源)新遭父丧,必仅留名片候问而已。宓等坐久,宏度始下课归,即留宓与三女士午餐,盖早已整备,并有凌宴池之公子(甚健秀,借读生)同餐。时宓以受寒,腹痛。胡稷咸(稼胎)来晤谈。以雨,未便游步。

三女士饭毕,即先乘汽车去,为访陈慈之姊故也。宓至 3:30 始乘汽车下山,仍至黄鹤楼。则毛君、K 等三女士,及慈兄陈容^①,并容之学友某君,已先在。容字容之,亦健美英俊之少年(大学生)也。于是相偕,渡江,返汉口。渡船中遇师大学生刘俊德等。时,雨,且大风。渡船(小火轮)震荡殊甚。

5:00 陈容请宴于某馆(中餐)。然后,回福昌旅馆。上午已结账。取寄存之随身行李,乘人力车至江汉关,再渡江。一切由陈容及其友为导。时已晚 7:00,雨益剧。宓等手提小箱,上下渡口码头,已大费力,而至武昌徐家棚车站尤潮湿,路多浸水,木板甚滑,尤不易行。宓竭力奔驰,幸得陈容君与其友为助,直送宓等上粤汉火车(二等),至 10:00 车将开时,始别去。

^① 陈容(1917—1992),字容之,广东新会人。193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无线电专业。1947年美国维欧大学研究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56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工研究院访问教授。长期任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系主任。1992年病逝。

粤汉车极新而整洁，二等。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宓等所乘原系卧车，以客多，未能卧息。迨至今晨（即十九日晨）乘客沿途引去，车中遂宽敞舒适矣。过洞庭、岳阳一带，巨浸茫茫，雾雨蔽空，既则山林湖沼，相衔而至，三楚风景，宓生平今初见也。……

下午 1:30 抵长沙车站，下车，遇邵森棣迎候。邵实来接洪瑞剑，宓以为邵来接卫上生，初非为来迎宓等也。于是步行导宓等至大四方塘青年会，宓与毛应斗君住此。初到时，执事者云无空室，已而干事杨昌藩君素未识面。来，谓宓曰：“此非吴宓先生耶？余由尊著《诗集》中之照片而识先生也。”遂肃宓及毛君至三楼最轩敞之一室居，盖用以待贵宾者也。每人每日 \$1。

于是宓等及 K 等，并邵森棣即在青年会午餐（西餐）。宓为主人（\$8）。毕，邵为导，同乘人力车至浏阳门外，韭菜园一号湖南圣经学院，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联合。所在也。时，雨不止，且寒甚。入门，先至别院涵德女校本大学女生宿舍，见钟书箴，将慈、婉、K 之随身行李安顿，并觅定室位。宓乃偕 K 至图书馆主任室见袁同礼（守和），以 K 交付与袁。袁命贺恩慈陪待指示，K 随贺去。宓至四楼三层 57 室，见陈福田等。陈谓彼家在此，此室仅偶来办公读书，宓可移来此室暂住云云。对室为陈之迈，直下为 Reicher 所居，均常晤会。……

到此始悉临时大学文学院现设于衡山（南岳）圣经学院。今日开学，并上课。故宓等尚须赴衡山云。

4:00 乘人力车，至北门外，下麻园岭 22 号，清华办公处，访晤沈履、潘光旦，辗转导访，而后得之。

5:30 至湘雅医院内朱经农教育厅长宅。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

出。宓向梅陈述北平近况，及清华被日兵占据情形等，其详。梅但颌首而已，似颇冷落。

宓出，时，雨甚大，宓蹒跚泥路中，灯少，昏黑不能见，往返迷途，卒乃得胡彦玮子靖翁之佐。宅。欲谒子靖翁病起，仍寓此。宓度见告，故知。玮言：翁已寢息，请明晨来。

时已 7:30，宓仍冒雨踏泥，摸索纡曲而出。行久久，始得人力车，乘之，归青年会，已 8:00 矣。宓独自晚餐，并邀杨昌藩晤谈。杨答：往者在北平师大肄业，常住黎劭西^{棉熙}。先生家中，从黎宪初小姐处，得知宓之一切，并读宓《诗集》并宓所批点之徐志摩《爱眉小札》，故初见即能识宓也云云。因告宓以黎宅诸人近况，并其寓址。宓初到湘，已思及宪初。不谓在此能相见，喜甚。是夜大风，且雨，寒甚。而寓室高楼悬空，风从玻窗隙入，绵被又薄且小，甚苦寒云。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风，雨。晨餐后，再至圣经学院。晤陈福田等，迈命仆于 57 室置床，并以所借临大校第一号绵絮被移来，俾宓居住。11:00 遇陈之颀表弟于校门。自后颀常助宓办理各事。

12:00 再至湘雅胡彦玮宅，谒子靖翁。虽病初起，精神犹强健。由此冒雨持伞。步行，寻访，至北大路，大王家巷，四号，黎寓。宪初弟黎□^闾（字悦夫甫由法国学习飞机制造归来。）开门肃入。宪初旋出，衣咖啡色袍，软鞋。久病初愈，颇瘦损，述侍母南下途中辛苦致病情形。盖住湘潭不久，即以病来湘雅，住院两月，近始移出，仍常至院就医云。旋谒见宪初母，及悦夫之法国太太，并宪初之姑丈冯式枨。又一未嫁之姑，极肥，年二十馀。宓遂与宪初家人同午餐，时已 2:00 矣。饭后，又与宪初久坐。寒甚，以电炉来，就暖。近 4:00 始辞归。

是夜仍大风雨，寒如昨宵。胡徵彦久。来过，未遇，留片请宴。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阴，雨。 上午，10:00 来人力车至泰安里明德学校胡徵彦久。宅，午宴。见其夫人陈意超女士，并其友姚家闻君，叙谈甚欢。徵谓必似较昔冷静而能办杂务。徵宅即子靖翁久居之所。谈及宏度及碧柳之亡，感念同深。徵与姚君导必观明德校舍，指示宏度旧住之图书馆及碧柳之家宅。又登乐诚堂。饭后谈小说之著作，携徵所为小说《都成眷属》(未完)印稿剪粘本，以归。

4:00 由青年会移居圣经学院陈福田室中，雨仍不止。5:30 K 来，云曾到青年会访必。颀亦来。必邀 K、颀至三和酒家晚饭，颀为导。

晚宿圣经学院。室小而严密，风难入。且绵絮被虽小而温暖。始得安眠焉。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半阴晴，雨始止。街衢略干。但雨仍时来，雨止则寒威稍杀。

上午至织机巷电报局发电致 K 母，报告 K 已安抵长沙。是晨胡徵来访，再请宴。

晚，邀 K、慈、婉及邵森棣再至三和酒家晚饭，并游观国货陈列馆。必强劝 K 购毛衫。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半阴晴。 晨 8:00 刘朴柏来。来，布衣，长须，知卸任新田县长。邀必至必常往之汪德盛米粉馆，早餐。各进牛肉粉(面)二碗每碗 \$ 0.08，又米酒冲蛋 \$ 0.12，皆必所最爱之食品也。而别。瞿国眷亦曾来访，必外出，未遇。

自前日起，宓每晨午晚，或独往，或偕颀与 K、慈、婉等必至东车站检寻行李。布帐之室中，堆积如山之箱笼，积压重重，检寻极不易。其后又移至货仓内，须两处检寻。宓与慈，某次均误踏入板下之泥沟中。此检寻行李，殆为宓等到长沙后之正课。久无所得，宓亦心乱，未能读书。但陈福田室中，有 Milton 集，又有 Surrat 著之 Milton^① 一书，宓翻读一过，佳作也。

晚，6:30 赴胡徵夫妇招宴于青石街（司门口）徐长兴酒馆。以南京式之鸭席为主。盖同教徒。客惟姚家闻君。并约明日游山。

学生高承修见告，纪云秀已在芜湖（其叔任该地烟酒税局长）与姚抡元结婚。姚君为北平工学院毕业，安徽亳县人，为该县职业校长云云。宓甚为云秀欣喜，即去一函申贺，并述宓与 K 行踪，函寄纪叔转交（此函终至遗失）。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 每年此日，宓恒有奇特重要之遭遇。今年亦已注意，未卜其为何事也。见下。晨 9:00 至司门口，鱼市街，天然居旅社，谒于公右任，则昨已乘飞机赴汉，仅留二三不重要之随员，未能就询参与父之消息也。

10:00 至明德学校，徵邀同姚家闻君出发，乘人力车至湘江码头。换乘渡般，凡三渡，而至湘江西岸上下船，须走摇动之长板，甚不易。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至爱晚亭小坐。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至黄兴、蔡锷坟庙而止。饮茶休息，乃徐归。渡湘江，入城。姚家闻君请宴于李和盛牛肉馆，并电邀胡徵夫人来。宓入馆座，即得诗一首（另录。原稿存），立即写示二君（附粘）。

① 绪拉（法国学者）著之《论密尔顿》一书。

食毕，正将下楼(时为下午1:30)，而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余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乃下楼步行而北。行至中山北路，别微等，宓独沿大街东行。警察禁止行动，而街中人民拥挤奔窜。宓依檐徐进。至湖南商药局门口，被警察飭入局内。众留该局久久，至警报解除，始得出。此时街中人更多，盖群趋车站欲观轰炸之实况，无殊看热闹者，道途拥塞。及宓抵圣经学院已4:30矣。宓当时虽为镇静，惟为K忧。(是日K竟外出，还刘佩兰妹款，亦被阻于街中。宓事后知而深责之。)自后，每遇空袭，宓辄虔祷上帝。略谓：“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如今日宓当死，惟上帝所命，宓安心就死，毫无怨悔。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祸，使能生还至其母所，俾宓无负K母之托。K之南来，多由宓劝，宓不能不内疚于心。宓虽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洁之心护助之。惟上帝鉴我忠诚，降福于K母女二人”云云。

晚7:00赴梅校长请公宴(为南来教授洗尘)于下麻园岭办公处。席间宾主十四人，菜极菲劣。宓乘人力车往，而与吴有训等步行归。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上午9:00至黎宅，宪初与倪夫夫妇方进西式早餐，糕点丰美，邀宓同食。毕，倪夫自掘防空壕于院中。宪初陪宓坐谈。已而宪初之姑母冯式彬夫人自湘潭来，诉说该县黎宅，有训练壮丁之军官，欲强占，已贴封条云云。群商应付。宓即言，宓可求尹任先去函疏解。……宓一向心爱宪初甚，惟以K故，遂未求取。然揣度宪初之心，盖深感激宓而未必爱宓。在北平时，宪初还我一书，中误夹纸条，随意书写陈之迈之名，宓为心动。时在宓中央公园请宴之后。日前十一月二十日。在此初见宪初。宪初述南下途中情

形，无意中，亦云：“在天津火车中，遇见清华教授陈之迈等^①多人”。以此二微事，必断为宪初心实爱迈。而日来迈屡邀宓与 Reicher 深夜茗谈，亦言及宪初。谓彼如择妻，必取若宪初者（聪明干练），而不取若 K 者（天真幼稚）。盖彼经验甚多，故亦要有经验之女子，方觉有趣味云云。又日前宪初母独与宓谈。深称宪初之孝，述其久病情形，仍盼宓能为介绍佳耦云云。宓遂有宴客之计划。故今晨先询宪初能否赴宴（大病初愈），并告以拟请何客。宪初答以可，但云“到湘未尝赴宴或访友，于先生为初出也”。此宓今晨访宪初之目的。其弟妇（法女）误以宓为宪初之爱人，每从旁促宪初曰：“你现在应当唱歌，应当唱歌了”（原法语，今译）。……

宓于正午 12:00 归抵圣经学院，而毛应斗君仍坚欲请宓宴叙，遂同步至中山北路易宏发餐馆，进西餐。甫食一汤一菜（时为 1:30），警报忽响，飞机倏至。是日却未投弹。宓静坐餐室中，毛君甚惶惧，奔避馆中前后各处。宓祷如前，且与餐客中之军官南京来者。谈。3:00 警报解除，乃偕毛君步归。

晚 7—9 至徐长兴酒馆，赴陈福田夫妇请宴。客为周培源夫妇等。盆火熊熊，壶酒芬醇，室暖如春，诸客多操英语，令宓回忆北平不置。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下午 1:00 偕毛玉昆^①乘人力车拟赴湘雅医院，探 Wattendorf 华敦德病。中途，警报忽传，市人奔窜，警察禁止，不听。宓等乃舍车步行。至北大路，被阻。为警察拥入衡粹女学内，键户，与诸避难者坐厅中，移时，警报解除。宓与毛君仍步至医院视 Wattendorf，知其大病几殆，今渐康复。4:30 陪毛君至清华办公处取

^① 毛玉昆，时任长沙临时大学外国语文系教员。

款。6:00 归圣经学院。

晚 8:30—10:00 访财政厅长尹任先于其寓宅，即在圣经学院内。宓到此不久，即遇尹君，命汽车停，下车握手。今始造访。尹君布衣、布鞋，室客厅。中并悬基督教箴与总理遗训。备述其入耶教之始末。略谓 1928 年以前，事事失败，徒费心力。1928 年受洗入教之后，根本悔悟，身心强健，事事成功。即从事财政要职，亦能不畏强御，剔除积弊。有清廉之名，行刚断之事，而不为人所忌嫉伤害；谓非信仰上帝，皈依正教之效果哉？(Pragmatic argument for Religion!)^① 又力劝宓信基督教。而不赞成赵紫宸、曾宝荪等之说教，谓其人本甚好，无需宗教，宗教只为其文学及人格之装饰品耳。……宓静聆尹君之论。别时，呈纸条，请助湘潭黎宅事。尹君谓不必托人，彼自己便可写信去疏解云云。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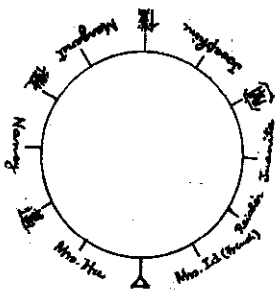
阴，微雨。上午 9:00 至车站，宓之卯箱已运到，遂自昇归。但已破毁，以绳索之。箱内之黑云丝棉袍亦已为人取去。后此宓将卯箱中物，归并其馀各箱，而此牛津纪念品之卯箱遂不复存矣！

上午 11:00，警报传来。宓时在圣经学院，乃随众至办公楼地室中藏避，校中师生皆集于是。或新交故知，互道寒暄，又述情意。此地室中，乃如一交际会。宓忆《左传》“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宓惟忧念 K。守和亦往来寻 K。宓见慈等，独不见 K。飞机回翔空中。楼外院中草场，则平铺一极大之美国旗。12:00 警报解除。宓等出。“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焉。

晚 6:30—9:00 在三和酒家第一厅宴客(\$15)。客及席位如图。宓

^① 为宗教所做的实用主义的辩护！

及近、Reicher, 与 K 等三女上步行先到。布署甫定, 胡徵夫妇即到(姚家闻君下乡, 未到)。已而宪初与僥夫夫妇亦到。宪初着黑绒衣, 黑鞋, 黑泽其发, 而红艳其颜颊。宪初先语我, 谓“苟非先生宠招, 我断不能来, 因病后未尝出门也。”席间迈敬宪初酒。宪初豪饮立尽, 且回敬迈。如是往复, 迈甚喜之。僥夫夫人原为荷兰种人, 而 Reicher 亦能作 Dutch 语, 谈颇洽。徐诸客恂恂而



(作者手绘图)

已。是日饮米酒，即醪醴之淡者。宓亦饮甚多，几醉，片刻即清爽。

归后，又在迈室中久谈。迟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是日下午，颢陪必出，在柳德和食元宵，然后到府后街一带购物。如火盆、火剪、煤油灯、火盆架等，须带往南岳也。

夕，遇李赋宁，遂同晚饭。然后偕至某小旅馆楼上，访与赋宁同火车到此之张君，搬取宁之随身行李，至圣经学院密所居室中。密以铺盖卷裹方褥。之半，分给宁，令卧地板上，即住密室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上午9—11至局关祠私立。艺芳女子中学，即所谓浩园。曾文正公祠之别院。有湖沼楼阁之胜，实甚清雅之地。宓访曾宝荪女士及曾约农君，与约农谈尤久，契合无间。约农出示郭嵩焘先生手批之《新旧约全书》，甚多精到卓绝之语。

下午4:00 宪初来访,欲邀宓至徐长兴,与其家人共晚餐。而宓

未在,明日接函始悉。但是晚毛子水在该酒馆遇黎劭西亦已知之,且告宓矣。

是晚6—8,宓宴廖增武^①、嵇同懋^②及颀于曲园饭馆。廖君暑假在上海,曾为学淑补习英文等。

日昨领到清华发给九月份薪金\$205,十月份薪金\$145(在津已预支\$60),又十一月份预支薪金\$50。共约\$400。支出要项,计(一)付颌学费\$100。(二)赠K\$100,为存校内金城银行,以作必要时之旅费。又还朱木祥\$100。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下午,颌来,助宓整备行李。盖宓之辰、巳、申各箱卷,先后均已运到。(惟甲、乙两书箱直至明年一月二十日始到。慈之铺盖卷,亦同。)校中催宓前赴南岳。适值伤兵滋扰,长途汽车停开。私人借车未成,一、托杨振声,二、函尹任先。只有乘火车之一法,此段旅行之困难乃过于由北平至长沙也!

是夕5:00谷家儒现任测绘学校教员,在四十九标内。来访,谈诗。适张起钧屢来过。述其自北平而南京而长沙之艰苦经历极详。住四十九标内。颌、宁均在此,宓遂邀诸君同至易宏发晚餐(中餐,和菜)。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三

晴。上午10:00,至黎宅,兼访陈寅恪夫妇(现寓黎宅楼上)。

① 廖增武(1915—1983),字腾侯,福闽侯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37年毕业,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工程系助教、教员,与友曹岳维等组织建筑公司,从事营建工作。后移居美国。作者表弟陈之颌之友。

② 嵇同懋(1915—),北京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曾任煤矿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

宪初等谓原拟请宓今日晚餐，今即改请午餐。肴饌甚为丰美，无非鸡鱼肉之类。他人之家所恒有，而必在家未尝得享受者也！与宪初久谈。宪初述其父恋爱女书记事，故宓屡来宅中，未得见劭西先生也。

下午杨昌藩及师大学生来宅。宓又在倪夫室中坐。至 3:00 始归圣经学院。

晚，小雨。8:00 聚集出发。计宓及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女士。南开英文系三年级。送行者：颜、嵇同懋。校中派閹人刘德生送上火车。9:00 以手推肩挽之板车数辆，载运行李，同至火车站，则站中人已满。遇清华助教郑丕留^①及其妻，抱幼儿，行李十馀件，已在站中守候。宓等置行李于入站处柱间，诸女士席地而坐。天雨，甚寒。

十二月二日 星期四

火车本定昨晚 11:00 到，乃直守候至今晨，天将破晓，约近上午 5:00，南行车犹未至。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寒威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郑丕留君及眷待至 6:30，竟上车而去。）全体遂复归来，叩校门而入。全校昏黑。宓乃至 Reicher 室中，敲门，Reicher 着寝衣起，宓向之取得 57 室钥。乃引全体人众至宓室中坐息，并食饼干果点，饮热水瓶中之水。直待天明，约近 7:00，乃各散去。时板车早已开发，于是嵇同懋自告奋勇，与颜等将诸女士之行李，一一搬移至女生宿舍。此时忽闻汽笛声，盖火车来到。宓对长沙殊留恋，暂缓行亦佳。宓遂与宁铺被而寝，醒来已下午 1:00 矣。

宓每晨恒食九如之面包 (roll)，不外出。午则多食牛肉粉 (汤

^① 郑丕留 (1912—)，字沛蓼，江苏太仓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1934 年毕业，时任长沙临时大学哲学心理系助教。

面)。在长沙未尝至校内食堂也。

夕,5:00 谷家儒再来。张起钧、李赋宁亦在。谷君必欲还宴,宓乃主张至近旁之四海春饭馆晚餐。菜劣而价廉,然亦能酣饱也。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

阴,雨。上午,雨止。宓衔迈命,至黎宅,请宪初明晚赴宴。宪初慨允。宓告宪初以迈在美国与犹太美妇同居二年事。宪初认为“此无可非议”。宓于是知宪初已倾心于迈,正如1932年J之倾心于何永佑,而宪初之于迈更类似 Amelia Sedley 之于 George Osborne 也。^①宓不禁怅然如有所失。11:00 归。

是日正午,似为毛子水请宴,肴饌甚丰。在某酒馆。客仅宓及K、慈、婉而已。

晚8:30 第二次再上火车。人员如前,惟送行之嵇同懋已回津。又汤用彤、贺麟、钱穆^②等,新自港绕来,是晚亦同行。诸事由宓料理。冒雨到站,拥挤如旧,待至将近11:00,火车仍无消息。宓遂又主张退回,彤赞之,遂复运行李归宿舍。宓与刘德生至公路汽车站探听。汽车多为伤兵占用,所余者又为军政部扣留,但有时亦开行。须晨4:00 前来购票,名云“挂号”。宓又从刘访周稽查于其寓宅,欲得其助力,终未能遇,乃草草归而就寝。

① 类似艾米丽·赛特笠之于乔治·奥斯本也。萨克雷小说《名利场》中故事。

②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30年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抗战初期,任教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后,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46年任昆明五华书院教授。1948年任无锡江南大学教授;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香港,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后改日校,易名新亚书院,任院长。1964年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任马来西亚大学教授。1967年去台湾,任文化大学教授。

十二月四日 星期六

晨，未晓。约 2:30 即起。3:00 后，即偕宁与慈、婉（赵世燕决留长沙，暂习历史课程），并刘德生，以及贺麟、汤用彤等，以板车运行李至汽车站，待久，始知南岳之汽车不开。如开，四小时即直抵南岳市。于是宓又主张退回，遂（冒雨，踏泥）率宁、慈、婉回校，（已 6:00 矣）。而麟、彤等，径至火车站待至 6:30，火车到，遂乘之而行。刘德生归报宓知。

上午学生李博高^①来。李湘潭人，适由南岳本校文学院（乘汽车）来，正欲回校。宓遂约之同行，藉得其助。正午，与李博高及宁，在某馆便饭。

夕，大雨。6:00 偕近及贺恩慈女士至潇湘酒家，赴近请宴。客有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及顾毓琇等。宪初座与宓连。宓以孟光已接了梁鸿案，并以宓即将离此，大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之感。故与宪初无多语，惟自饮酒而已。席散后，近乘人力车，亲送宪初归黎宅。宪初与贺恩慈是夕皆黑衣，服装恰成一对。宓归即寝。仍大雨。

十二月五日 星期日

阴，小雨。约 2:30 即起，3:00 后，再率宁与慈、婉到汽车站，刘德生伴送如前。在站遇李博高。约近 5:00 牌示，本日汽车仍为军政部调用云云。宓等决乘火车，不再希冀可乘汽车。于是遂仍冒雨运行李归宿舍（博在站失小箱，旋为警察寻得送回）。

晚饭后，K 与慈、婉等均在宓室中，而卫士生君忽至，众欢喜笑谑，诧为奇逢。卫偕二十九军中要人眷属甫抵此，今晚即赴汉口，遂同往火车站。K 及守和送至校门。宓率慈、婉及宁、博共五人，仍以板车载

^① 李博高，湖南湘潭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9 年毕业。先任重庆翻译学校英文教员。1946 年从商，后去美国学习，曾任纽约联合国总部高级翻译。

行李宁行李尚未到。冒雨踏泥而行。颢与毛子水送至站。寒冷甚。自11:00起,刘德生即争先踞坐售票窗台上以待。站中人多而潮湿,大雨不止。颢于11:00别去,以有考试。而宓等往来蹀躞,或坐行李上假寐。偶又食担卖之米粉冲蛋等,以御寒。如是守候至夜半2:00,北行车至,卫君等登车,旋即开行。毛子水归休,已而又来。……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一

晴。自昨晚直候至今晨9:00过后,晴日煦烁,南行车方到。时票已购妥,而刘德生有弟,管行李房事,遂于行李房尚未开门之前,先入内将宓等之行李票办妥,略较从容。然车中至为拥挤。勉力挣扎,子水亦力助,始得上车。而宓等五人已分在二车中矣。宓与宁一车。余三人一车。二等车中,多江浙小官员眷属。衣饰美艳,而礼貌不讲,且为小事争持计较。

10:00车开,正午12:00过株洲后,乘客下车者多,而空袭亦不足忧矣。

天仍晴朗,下午约近4:00,抵衡山站。宓等下车,幸得李博高为导,雇挑夫担行李,宓等提小箱随之。沿湘江行三四里,乃乘小艇渡过湘江左(西)岸,即衡山县城,聂云台君之故里也。入城已晚(6:00),觅旅馆,不得。皆已住满。卒于县署近旁之松柏旅馆即董氏宗祠,又办一小学校。得二室。宓与宁、博居其一,又一室则慈、婉与万卫芳燕京借读女生,查良铮^①偕来此。居之。万终未与宓识面。

^① 查良铮(1918—1977),即诗人穆旦。祖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到中国远征军中做翻译。以后因接济弟妹,工作调动较多。1948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习英美文学,1951年获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在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任副教授。1958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此后大量译诗,出版有雪莱、济慈、拜伦的选集,艾略特的《荒原》重译本以及拜伦的长诗《唐璜》全译本。1979年南开大学宣布错划,平反。

晚饭后，因寻觅挑夫及轿夫困难，遂偕博，具名刺，略叙经历及朋友。至县署，谒县长彭一湖公。宏度之友，曾购阅《学衡》全部。及延接，则见彭公白发丛生，极为忧劳憔悴。谈及国事，彭公甚为悲观而愤慨，盖负责求真之有心人也。彭公言及驻军供应之难，政府法令之多，如即日需索民夫 400 人，搬运汽油箱，即此已极难征求如数。……谈时（已晚 9:00）驻军某部，频来电话，又来员要见，彭公再三悲叹嗟吁。宓意良不忍，遂辞出，亦未敢述其来意。归旅馆，即寝。房室、床椅、油灯，纯然中国内地旧式，每日三餐米饭，房板价每客共只六角。如三十馀年前，住杨矜婆家，但倦极，故酣眠通宵云。

十二月七日 星期二

晴。在旅馆晨餐。湘俗，早餐亦系干饭，米甚红黑而多砂，饭甚硬。然菜蔬别有风味，宓等皆食饱而甘之。觅得四挑夫每人一元。分肩宓等行李，宓等手挈小件随行。8:00 离松柏旅馆，在街中雇得二轿，每轿二夫，每夫八角。慈、婉二人乘之。绕道越过汽车站（避公役也），已出县城，在公路上休息。雇人力车三，各一元。宁、博与宓乘之。沿公路行，极平坦，屡次休息，并遇临时大学学生多人。晴日当空，南岳初现于天际，渐乃岩壑分明，赭石绿林，深远葱郁，景色至美。……

正午过后，约 12:30，抵南岳市。人力车止此。稍休，即沿通行之石路（阶级）上山。约三四里，抵圣经学院，甚热且疲。即临时大学文学院所在地也。入门，稍休，在学生食堂共午餐。然后宓等五人各归宿舍。宓更上山，登 384 石级，乃至所谓“山上”之教授宿舍，仍在圣经学院内。二层楼，洋房，板壁。宓住楼上西北隅之 19 室，与沈有鼎君同室。每人一木架床，一长漆桌，一椅，煤油灯。室甚轩敞，居之甚舒适，诚佳美之讲学读书地也。教授饭食，有二团体。其一米食，其二面食。米饭每日一次。但此次仍有馒头。乃冯友兰君文学院长胡适、冯君代理

院长。所带来清华之河南厨役制办。必加入此面食团。每月约二十元。不但有馒头，且肴饌丰美。红烧肘子常有，炒菜亦好。在平昔亦不易得此。又此地气候温暖，无风无尘土。故必初来南岳尤觉欣然满足也。

与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叶崇智君(公超)接洽功课。必授三门：(一)《西洋文学史》每星期三小时。(二)《欧洲名著选读》三小时。(三)《欧洲古代文学》二小时。共八小时。比在故都时，空闲暇逸多矣。

十二月八日 星期三

晴。在教授宿舍登楼望远，眺赏山景，已极令人悠然畅适。而每晨7:00前，由楼东观日出，“云气欲浮山作岛，日光初涌浪如潮”张志岳在南岳所作诗句。其美幻正合于姚姬传《登泰山记》所描写者。是故由高山即可得日出之全景，不必到东海也。必一生极少与自然山水近接，故恒溺惑于人事，局囿于道德。即如 Wordsworth 之久居 Lake Districts(Grasmere etc.)^① 又如穆尔(Paul E. More)先生之退隐于 Shelburne^② 二载，皆有以助成其文章与修养工夫，亦皆必所未得尝受。故今来南岳居住，至为快适，而于自然之美，赏悦吸收者亦甚多也。

是日必本无课，休息，沐浴。

十二月九日 星期四

连日均晴明。自今日起，上课。学生在必班中北大五之三，清华五之二。南开几无。学生似皆勤学，所惜图书完全缺乏。必书箱亦未到，因陋就简，未免事倍功半耳。

① 即如华兹华斯之久居湖区(格拉斯米尔，等地)。

② 谢尔本。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南部城镇。位于哈利法克斯西南257公里，谢尔本港湾顶端。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 上午授课。

同人有游山之组织，宓亦加入（纳费二元，浦江清为经理）。适潘式伯鹰，鳧公。来。午饭后 1:30 同出发，登山。至南台寺少息，进茶点。再登，历磨镜台等名胜，更上，经南天门，至大封寺宿，已晚 6:00 矣。是日共行 40 里。近年所修山路，甚平坦易行。且同人笑语喧哗，亦能忘倦。

途中与鳧公略谈别后事，语及彦，未免感叹咨嗟。在上封寺用晚餐（素菜，甚佳）后，即分室各榻而寝，床及被褥悉由寺中供备云。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 未明 4:00 即起。相偕出寺，行不久，即登南岳绝顶，曰观象台。有小石室（甚似古希腊之剧场）及测量气候设备。宓等立石室外，甚寒。周先庚^①君以外套假宓，而宓亦携有黄氈自裹。下视昏茫，不辨高低，久久始见光；而云海浓密，吾侪仍如在平原之小丘上立。既而天渐晓，云海面亦渐低降，色由蓝紫而黄而红。山峰之高出云端者，真如大海中之岛屿。约近 6:00，日出矣。一粒赤晶之珊瑚豆，忽然跃出，闪闪而灭又出；卒乃大放光明。宓睹此奇美之晓景，忆 Rousseau 之“Emile”书中‘Profession of Faith of Savoyard Vicar.’一段。^② 益以平日诚虔，不能不使宓笃信上帝，为宇宙人生之理想主宰

① 周先庚(1903—1996)，安徽全椒人。清华学校 1924 年毕业留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1930 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33 年起，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代理系主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心理学组教授。1947 年赴美国考察一年。1952 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

② 忆卢梭《爱弥儿》书中“(法国东南部)萨瓦人牧师的信教誓言”一段。

也!

7:00 归上封寺早餐,如昨晚餐。8:00 出发,过南天门,崑公别去。宓等因失途,雇乡人为导,迂回经行,卒乃于下午2:00 抵方广寺(宓默诵曾重伯广韵。《三游方广诗》)。

午餐后,谒邻右之三贤祠,诸人往游黑龙潭,决在此住宿。宓欲即归,遂折回方广寺。下午5:00 出发,陈梦家夫人赵萝蕤乘山轿,而梦家与宓及吴俊升君随轿步行。先由小道上山,崎岖甚费力。继得大道,遂步行甚速。上下盘绕,路皆平坦,月明如昼,无需手电灯。至西岭谈义兴饭馆,少息即行,由是循小径(石级)下山。远见灯火,至9:30 安抵圣经学院。寝。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 上课如恒。身体甚疲倦,然精神甚快适。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上课如恒。

下午1—3 刘健天行。来,盖已来访宓者三次。今兹晤谈极欢。刘君天津人。父为刘式训。家住北平东安门,大草场内,口袋胡同,十一号。现年三十稍过,任行政院微职,旋被裁。现住靶子岭行政院秘书分处,该机关旋即移去。故与刘健君是日一面(留诗求吟正)之后,遂未得再见云。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三

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

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其，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四

阴，雨。上课。写大陆支票，寄颀转呈姑母，在北平取存款\$500。以\$300留为姑母家用，以\$200汇交心一。函写就，鬼公偕其友来，因托鬼带至南岳市邮局寄发。而以颀在长沙移居由肇嘉坪一号，移军工路五号。此函寓主不收，几经追寻，方始退还再寄，故直至明年二月方到姑母手中云。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五

自十七日起，阴，雨，且大风，寒甚。山上教授宿舍为风所撼，窗壁俱震动。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大风雨。是日上午10—12偕诸教授移居山下之楼上宿舍。原为中央研究院占用。今半移往广西。四人一室。宓与沈有鼎、钱穆、闻一多同室。四木床，草荐。二长桌，四煤油小灯。叠箱为置物处。私厨暂停，与中央研究院同人在楼下一室另一所房屋。共食。至此宿舍之楼下，即图书馆及教室。宓以楼下厕所至污秽，故每日或间日。仍冒雨登山，至原宿舍旁，山边小亭内之厕所。今日，原宿舍已有军官居住，布置一切。

宓此数日中，心境至为悲郁。国难时危，并深忧苦。而尤虑K之安全。盖敌氛日逼，本大学已有疏散女生（即讽令各自回家）之事。宓恐粤汉路断，慈、婉等欲去粤而不得。而K独在长沙将何从遁。

遂因沈履是日来南岳之便,托其带函与袁守和,一再嘱托。又召慈、婉一再商议。以慈有姑在广州(广州、河南、栖棚,生生医舍,陈珞卿大夫),又有叔在香港(香港、铜锣湾,天后庙道,飞龙台,葆卢,一号,陈宗强先生)。遂决于迟至粤汉路未断以前,而事势危迫时,电召慈兄陈容自武昌来,先在长沙接取 K,然后宓送慈、婉由衡山站上火车会集,俾容伴送三女士至广州慈姑、香港慈叔家中居住避难。此办法,先命慈函各方接洽停妥。然其后亦未用之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风雨如前,寒甚。细读胡徵彦久。撰《都成眷属》小说拆钉本,并加批注。三日而毕,挂号寄还。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风雨不息,重阴浓雾。宓授课如恒,而心仍悲苦,有诗二首。《乱离》一首,《大劫》一首。曾就正于钱穆君。另录。

二十二日接袁守和快函,言 K 事彼必尽心调护。K 母亦有函,命 K 始终追随守和,毋得他往。守和可负全责云云。宓心略安。

二十五日,领到 Nov. 1937 月薪实发 \$ 230(上月已预领 \$ 50,故为此数),即由金城银行汇长沙 \$ 100 还朱木祥。尚欠一百八十元。又 \$ 100 与 K,俾存为危急时行路之旅费。此 \$ 100 K 竟退回未收。

秦瓚^①、张佛泉^②由长沙来,汪一彪为驭汽车,二宿而返。又谢树英来,饭后即往游山,甚欣乐也。

① 秦瓚(1893—),号镇略,河南固始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胜利后留在昆明,任云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五十年代末期病故。

② 张佛泉,时任长沙临时大学政治系教授。

廉士聪求授，宓以其昔撰《读吴宓诗集》文有功，遂函颁在长沙面付廉君 \$ 20，单存。此款已还贖矣。

十二月二十七 星期一

阴。午饭后，与诸君游步至安定书院等处。初下山，至黄庭观前，从容肇祖君，不由径路，自短崖跃下，滑倒，俯跌于马路上。幸御旧皮袍，未着皮鞋。然右腿及左臂，痛甚，逾旬日乃痊。当时，宓仍力前，同游而归。容公有诗一首谢过。另录。

归后不久，空袭警报忽来。宓与贺麟等步出校门，在左侧山边鹄立。此为在南岳惟一警报，敌机实未来。宓足痛，行步极艰。

夕至校医室，乞得膏油及棉棒，每晚自擦痛处。时校医室中两女职员，方拥火盆，对坐，看《石头记》也！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阴，雨，雾。上课如恒。

晚，在图书馆，即宓等居室之楼下，开分校师生新年同乐会。沿长案列坐，进简朴之糕点。以视昔在北平清华，真可谓流离中之欢聚矣。有冯、钱诸公演讲；有自前线工作归来之学生报告；有各种谐谈；有涂文^①、李劭、傅幼侠等之唱京戏，浦江清、沈有鼎之唱昆曲。又有奏乐器者。8:00 开会。12:00 始散。

散会后，上楼。贺麟招宓至阅报室中，指示宓看日前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电讯，载称熊希龄君，于二十五日在香港病逝云云。宓

^① 涂文(1896—)，字奇峦，湖南浏阳人。南京东南大学体育科毕业。曾任江苏省立第四中学、第五中学、河南第一师范等校体育主任，东南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体育教员。1926年到清华学校体育部任教员。时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专任讲师兼代主任。

震惊，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一首，“杆情已醒浮生梦”云云。另录。于是起，燃灯小煤油灯，旋改用菜油。写之。再寝。思感缠绵，而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第一年 1937 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滿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1938 年戊寅

民國二十七年

一月一日 星期六

元旦。晴。至午，复阴，欲雨。

诸君往游山，宓独留。与贺麟联名电唁彦，文曰：“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湖南南岳市临时大学。东。”宓于麟晨出之前，先与拟定此电稿，上午即派人送至南岳市电报局。而以元旦放假，明日始得发出（\$6.40）。

宓昨夜就寝之前，燃灯作长函致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君，述爱彦之深情，及今兹悲悼之意。请其以彦现在情形及住址相告。此函竟未得复。今日又函毛子水君。长沙。旬日后得复，谓仅知香港熊寓为“跑马地，凤辉台，十六号”云云。宓按凤去台空，此地名亦不祥之征。此后两月中，宓几于无日无夕不思及彦。自觉我一生惟爱彦最为深至久长，熊公既歿，宓或可有机缘与彦重复旧好，终成眷属乎。……

数日后，见报载，知此次熊公由沪来港，拟赴湘、汉办救护伤兵事，到港即得病，遽逝云云。

一月二日 星期日

阴。正午，偕诸君至南岳市南岳大旅社，赴李惟果、荣学澧君委员长侍从室。招宴，肴饌甚美。其火锅及肉，极似吾乡之制品。

宴毕，宓至中国旅行社公路汽车站对门。见经理郑君，为陈慈等定汽车位。盖汽车久停，今乃复通。宓恐交通易断，危险堪虞。遂劝慈、婉即赴长沙暂住，故为定车位。每票四元。于是慈、婉二人遂于四日晨乘车赴长沙，宓未送。

一月四日 星期二

上课后，课堂中不见慈、婉，顿觉凄然。二人乘汽车颇历艰苦，至晚始达，仍住涵德女校。始知长沙本校女生多未疏散；而长沙频来空袭警报，远不如南岳之安，且耽误学课。宓之劝二人赴长沙，实为失误。幸校中不以缺课论。而学期大考，宓为转商诸教授，以月考成绩代替，差少损失云。

一月五日 星期三

除夕悲彦诗，宓曾以写示臧公。今日，臧公偕其同僚来，未及叙谈，乃约往访。

一月七日 星期五

今日晴，但路略有泥泞。

宓 8:00 上山，过磨镜台，至半亭中国旅行社。军事委员会秘书厅，分设于此。臧公任秘书。见臧公方理行篋。二三日后，遂随公迁往长沙矣。臧公赠宓诗二首，另录宓《诗稿》中。最能道出宓对彦之情事。宓甚爱之，尤喜其“可堪生死摇魂梦，死指熊公之歿。只与悲歌历夏秋。言宓之壮年、中年时期，如此过了，为伊葬送。”此二句至深刻也。臧公在邻近之村店中，款宓以酒饭。又久谈。臧公以为宓可存爱彦之心，但不必再去接近，与贺麟所见同。

1:00 别臧公下山，3:30 抵校。4:30 仍往上课。宓之右腿跌伤略愈，仍未复原也。

一月八日 星期六

得周煦良汉口书，旋即与陈忠愷女士在汉结婚。即复一电（\$2.70），

劝其入蜀。又函详。

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晚 6—9 与诸友公饯李惟果、荣学澧二君于南岳大旅社，每人费二元。饮米酒与 brandy^① 甚多。二君明晨乘公家汽车赴长沙，愿代运书物。

一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晨 7:00，即以宓之辰、巳二衣箱及刘崇铨君之二箱，由宓押运肩挑。下山，至汽车站候。铨 9:00 亦来。9:30 李、荣二君汽车到，即带去。

宓因将赴长沙，故先以行李如斯运去，藉求省事。在汽车站遇罗正晔，因得识以交际著名而美丽之女生王慧敏南开外文系四年级，即“Sophia”^② 焉。

一月十三日至一月二十二日

近日仍多阴雨，但亦有晴时，须臾又雾雨矣。

学校已定迁往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行即放假。宓遂乘此时，授课外，赶写各地亲友信多封：（一）爹爹大人，十二月中旬到长沙，未得见宓。旋赴香港，住祥弟寓宅中。宓特再禀候。（二）前此曾函广州李沧萍、李韶清、黄华、沈鹏飞，预托照料 K 等三女士到粤居住。李、沈均即复。兹更函约到广州访晤。（三）十三日，致彦一函，慰藉，并述宓三年来生活实况。十九日，又致彦一函，均寄港，约到港访晤。盖处今乱世，会晤极难。而宓今决由港、越航海入滇，乃

① 白兰地。

② “索菲亚”。

为过港晤彦故耳。但报载长沙人士将于二月十三日开会追悼熊公，届时彦是否到长沙与会答礼；宜如何布置，俾免与宓行踪相左云云。不知十九日彦已离港赴沪。对宓函曾不一复，且意图趋避，遑言约晤耶？（四）函绛珠。（五）函敬。已有函来，在途。（六）复袁昉女士。（七）函瞿宣颖、杨宗翰。（八）详禀姑母。（九）函王荫南。以上北平。（十）函卫士生。代寄袁函。（十一）复董维杰。（十二）复殷炎麟。董在汉口，殷在长沙，均托觅职事。谢未能。（十三）复靳文翰，并函萧公权，寄示《大劫》等诗。（十四）函缪钺。开封。（十五）复郭斌龢。江西，吉安，浙江大学。（十六）函方秀贞及其夫。近益念方秀贞之忠厚可亲而函终不达。其他不悉记。

一月上旬，中央研究院之余众，全迁桂、滇，故房舍多空出。同室闻、钱二君别迁。只宓与沈有鼎君同居一室，较为宽敞，写读较便。仅读 Benjamin Rand 编选之 *Classical Moralists*，^① 未完。惟天气极寒冷，且雪。宓购木炭一篓，炽火盆由长沙带来焉。

新岁以来，仍在冯友兰君主持之面团膳食，甚适。

叶公超由长沙归校，言宪初与陈之迈踪迹极密，传将订婚。然迈在平津曾与其嫂相爱，同居二载，关系未断。今迈对宪初是否诚心，恐宪初受损。杨振声君等，谓当请宓以此事告宪初，俾知所戒备。宓已闻贺麟言其大略。宓本爱宪初，况负介绍之责。遂即致宪初长函，委婉陈述。此函寄宪初家中。乃函发不久，即接结婚喜帖。知宪初已与迈于本月十六日，在三和酒家结婚矣。宓深虑函送至新宅，为迈所见，迈必恨宓甚也。幸无此失，见下记。

自到南岳，仅于十二月十五日接 K 长沙一函。直至一月十六日乃接 K 函，将宓十二月下旬汇去之 \$ 100 退还。仍由金城银行汇回。且若甚怒者。按宓为 K 关怀至切，惟十二月十八九日复 K 之函，语意

① 本杰明·兰德编选之《古典道德家》。

多失当，宜 K 之怒。然盛传 K 与袁守和君爱好，固系盲俗诬蔑，然亦必 K 今觉守和较可依倚，得其慰助，遂与宓疏矣！

学校本定二十四日起大考，然宓功课已授完，遂提前考试。各门卷均于二十二日阅毕，缴入成绩，而径返长沙。

二十二日，领到清华 Dec. 1937 月薪 \$ 280。近顷于此间女生，最喜李世又 Lucile。曾来宓处二次，述说家信断绝，情形困窘。宓是日乃借给 \$ 70，并言，异日还与不还均可。伊去后，宓数钱币，似多出 \$ 5，因疑误付伊 \$ 65。乃以函封 \$ 5 说明情由，于晚间置女生宿舍外之信箱中。

此次宓赴长沙，约汤用彤^①。兄同行。彤先于二十二日下山，住中国旅行社购车票。宓则于二十三日晨离此。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旋阴，未雨。早起，7:00 离圣经学院。校役周伯熙为肩挑行李送宓。早餐时，李世又来送行，以破折之信封塞宓手中，中裹 \$ 5。知昨所付之数无误也。刘崇鋈、朱自清送宓至校门。下楼，则见李世又淡妆素服，待于教室前，颌首再道别。宓于是辞南岳。下山，至中国旅行社，而彤仍未起床。乃至站，遇同行之本校学生五人。8:00 先购车票。9:00 汽车二辆至。彤来，幸得学生助上行李。

车中甚挤。车于 10:00 开行。途中小雨。正午渡湘江，食面及饼。下午 3:00 抵长沙下车。站中警察必欲检查行李。久始放行。宓等即至圣经学院，至甲楼。即第一教员宿舍。程毓淮^①迎入其室中

^① 程毓淮(1910—1995)，安徽人。1934 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微分方程式论，群论及拓扑学。1936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教授。1946—1949 年任美国纽约大学副研究员，1949—1950 年任研究员。1950 年以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坐息。已而毛子永归，已为宓等占定甲楼下东南角之二室，宓遂与彤分居之。宓居角室 No. 19，东南二面有窗。

4:30 与彤出至三和酒家楼下，彤浴而宓剪发。因争让坐位，而识刘子衡村笔名未名，在冯部下为食客。自云在南京与方令儒、玮德等均熟识，亦能道方家事。甚示殷勤，乃邀同至三和酒家晚餐。归圣经学院后，访颀于军工路五号寓中。知宓之甲、乙二号书箱，竟于三日前运到无失。宓喜可知已！

此后一星期中，宓遂在自己住室中，整理书箱，重行装配。甲箱已破，因召木匠换制乙箱之盖。以重而大之书，装满乙箱。颀来为宓封钉，上书“……外国语文系书箱”，又“叶公超先生交运”，托公超转交学校代运至滇。不索运费。此箱于二月二日交付庶务科李景曦君，二月四日取去。五月初，在蒙自领得，无损。至其馀之书，则封裹为二十三邮包。每包邮费二角三分。颀购油纸及皮纸来，为我包裹捆扎如式。

二月五日，颀作我，冒雨，乘人力车，送至邮政总局，挂号寄交“昆明云南大学熊迪之校长庆来。收下，祈交吴宓。”此二十三包之书，三月到昆明后取得，亦无失。是日寄书后，与颀步至老饕香居食馄饨，又至柳德和食元宵焉。

此次，宓再到长沙共住二旬。本居圣经学院甲楼之楼下，是为中央研究院之房舍。濒行前数日，以男女童子军来占据楼下全部，乃以研究院干事赖廉亭君之命，宓与彤均移住楼上。宓住 37 室。

此二旬中，无日不阴雨，重之以雪，极为寒冷。宓御狐皮袍，而未炽炭盆。此二旬中，宓未尝赴食堂，除宴会外，每日二三次，与彤或颀或颀等，行步甚泥泞之街衢中，至汪德盛米粉冲蛋铺该铺有联云：闲谈口口耶稣道，静坐常思教主恩。楼上，食“起码”最廉价。之“牛肉粉面”且“免育”。或“米酒即醪糟冲蛋”，皆价廉牛肉粉八分，米酒冲蛋一角二分。而味美，又裨滋养。宓所最喜者也。

一月二十四日

今日正午,宴颂与廖增武于天津馆(\$4)。晚,宴袁守和、毛子水及K、慈、婉于远东西餐馆,贵而劣(\$8)。遇颂等于座间。

是日下午守和来,以所拟编之《抗战中之国际舆论》Japanese Invasion & World Opinion一书,已选定之论文(英文)数十篇,交必校阅。必逐篇细为校正错误,并按其内容,分类,列成目录,未能即完,在蒙自始获完工。于四月十二日挂号寄香港交守和收。九月二十三日,在蒙自天南精舍又接守和寄下所作该书序文及目录,为之润色改正,函航空。寄香港,此役始毕,然其关系亦为K也。

必到长沙后,慈、婉来过,K独未来。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抵此,闻陈遼弱猷。在长沙,即出条告找寻。是晨遼竟欣然来此,由攸县甫至。晤叙甚欢。必为接洽,以迈为必在丁楼第四教员宿舍。所留占之一室,与遼暂住,并借枕被与之。

上午与慈、婉并遼同出,至中山东路新华照像馆照像,为护照用。遂至天津馆午饭(\$3)。自是遼时去时来,恒为必伴侣。至二月四日,始附乘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①、院长胡刚复之汽车,赴江西吉安旋迁泰和。该大学去。

①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早年求学于上海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室。1910年公费留美,先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读气象学。1918年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1927年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旋任所长。1936年兼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地理学会、气象学会会长,科学院学部委员。

胡、竺之来也，宓曾偕彤访之于张默君宅中，盖二月二日事也。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先是二十四日下午陈之迈来访，邀宓于今日下午 3:00 至其新宅中茶叙。二十五日晚公超等甫由南岳到，迈邀至其新宅中晚饭，而未邀宓。是夜有警，道阻。公超等在一理发店中坐夜。今晨遇之于途，故知其详。

今日下午，宓如约往，至其新宅，已 3:30 而迈未至。宓遂得见宪初。宪初仍服咖啡色袍，软鞋，比嫁前似更妍媚和柔。谈次，宪初谓甚感激宓之寄函告密。彼件迈已对伊说明，谓与其嫂已断绝关系，自可不究。惟若嫂倘南来，到家中滋闹，则诚不知如何对付云云。宓闻言，知宓函到时，虽在婚后，然宪初回到黎家见之，迈终未得知，亦不拟告迈知云云。宓心始释。宪初又告宓，J 已随其夫吴之椿到此，并参加宪初之婚礼。J 家今即住在黎家之楼上云云。J 并未问及宓。盖今已全忘怀，遑言晤叙乎？直至 4:20 迈方归，旋清华某毕业同学来访。迈以茶点款客，语态均甚骄矜。乃谓“今值危乱。我反娶妻，以重我之累，可谓愚矣。”时宪初垂足坐床沿上，迈忽曰：“你不要尽踏着我的拖鞋！”宪初怡然和色应之。总之，宓观宪初实甚爱迈，而迈生性骄吝，将来恐不免使宪初气苦。……

此后不及旬日，迈即改就教育部某职，初云学制委员。继闻迈之职乃督学，曾至湘西考察学校。遂挈宪初，乘飞机，至汉口就职。迈行前，来请宓至其家茶叙以为别。宓嫌其非礼，且天雨事忙，未赴。

宓三月间在昆明闻 Reicher 言：当时，宪初极欲迈仍为联大教授，共我等至云南，经迈之诸友再三劝说，始屈从迈赴汉云云。按宓恒以宪初比拟：“Vanity Fair”书中之 Amelia，今宪初嫁得迈，真如 George Osborne。而此时之汉口，危迫日甚，敌机恒来轰炸，则更类彼书中之

比利时京城矣。

宓以关怀宪初故，在蒙自曾函托纪云秀在武汉调查。七月中，得纪复函，谓“曾询之于宪初之同级校友白光里君，知迈与宪初爱情綦笃。且以宪初之和美，其夫若非豺狼，必不忍虐遇之。又凡品格恶劣，对朋友及公众不好者，对其妻与爱人未必横暴。迈之对宪初亦当能温存和善，可请释念也。”云云。

宓又按 J 之夫婿椿方辞教育部秘书而为武汉大学教授；宪初之夫婿迈乃弃联大教授而为教育部秘书或视学。其行事何出一辙耶？

八月，宓在蒙自得周煦良函，言“在汉口街衢中遇宪初，未招呼。又遇 J，煦良径前与语。且询其知宓所在否，答言不知。煦良告以赴滇等情，J 亦漫应之而已。”J 之心中早已无宓，宓在长沙未尝与 J 邂逅，实宓之幸事矣。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阴。雨。上午，至北门外，下麻园岭 22 号清华办事处，领得 Jan. 1938 月薪 \$ 275。归后，还朱木祥 \$ 100，尚欠 \$ 80。又付学费 \$ 100。连前共付二百元。领薪毕，即至上麻园岭 27 访鳧公，始悉鳧公已奉调赴汉口去矣。乃至泰安里明德学校访胡微彦久。夫妇。微方忙于指授僚属，办理明德迁往湘乡霞岭事。已而诸客皆去，乃留宓晚饭，肴饌甚精。酌酒，与微夫妇纵谈《都成眷属》之内容，及彦之生平。意超夫人述陈介之二女公子之情史，极哀艳之致。微赠宓二木箱，可载书。

9:30 乃以人力车自押运回圣经学院。时，大雨。微赠之二箱，卒未用，捐贈与联大焉。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阴，雨。晚 6—9 袁守和招宴于其寓宅韭园。客为慈、婉及袁

复礼及宓。比诸客到，则 K 衣蓝袍，手冻伤。已先在。助李君守和之表弟。指挥膳司，整治器皿，俨若主妇也者，宓当时心殊不乐。实则 K 素活泼，且恒在此三餐，自应多尽义务；特宓未免情妒而已。而席间守和笑谑，似若讥讽宓者，守和坐于宓与 K 之中间，曰：“我把你们的联合阵线切断”。宓尤悒悒。但强为冷静，应对无失。

席散，宓及诸人先归，K 留。归后自思：我等乱世作客，若 K 者正需人调护，守和能有此宅，肴饌丰美，陈设粗备，为 K 膳食息游之地。即此区区，已非宓之力与才所能供给，则 K 之崇拜守和而鄙夷宓，固极自然而合理者。惟以 K 与宓之情亲，宓赴南岳，仅一月有半，而变为如此疏淡乖违，则实宓所不及料者。遂与彤均断为守和直乃以术智离间我与 K 而夺取 K 以去。宓虽不如此想，而心亦滋痛。我之失 K，于是乎决。然宓似早已预知，盖十二月十五日以后，K 久不函我，已其明征矣。是夜悲感不能成寐，乃作英文长函致 K，自道其情思。函成，置屉中。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阴，雨。午饭后，自外归来。则 K 来访，于室门纸片上，书曰：“我已守候十四分钟！我今去矣。”英文。适宓归，乃入室坐。谈至 5:00，语多不合。宓不无讥讽，K 亦含愠。宓以昨晚写藏屉中之英文长函示 K。K 朗声诵读。若为显示其发音之清脆者。读毕，一笑，遽撕毁之。宓所怪者，K 来不久，守和即至。仅对宓申明晚之约，勗宓勿忘而已。

晚，与彤、逵至奇珍阁酒馆，以其面有名，而今夕却未备，乃食寻常酒菜而返（\$3）。雨。与逵久谈。

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阴雨。是日为阴历丁丑年除夕。午，毛子水招宴于某馆，肴饌

丰美。客有慈、婉(而无K)、吴维先(其人红衣,甚肖K。宓几疑是K也)、俞欣^①、俞成^②姐妹(平伯女)及郑华炽^③等。慈因赛球先退,余人久坐始散。

下午,与逵等在室中坐谈。戚长诚来,自言仍为《大公报》驻湘记者,因薪金未到,在此家中不能过年,求借与十元。宓付之如数。明知此人不可信赖,此款必不归还,只以推却无术,遂尔与之。今后决当力戒,不妄借款与人也!

晚6—9再赴袁守和招宴于韭园宅中,客主悉同前夕。惟客多一孟广喆^④,一轻薄油滑之清华毕业生。而K昔在清华曾探寻其通信地址。是日肴饌尤丰美,且多面食。

席散后,K等仍为外国牌戏,宓等先归。宓所感仍与前夕同。感伤身世,忧念宗国,遂成《丁丑年除夕》诗一首。另录。其三句“陪人每饮无情此谓缺乏爱情。酒”,即指两次陪守和与K宴。七八句“鼎足三分势”云云。盖因日来闻人谈中国抗日战争之结果,大约为(1)日本制造伪国,以占据我十八省之东北部。(2)苏俄卵翼共产党,以侵据

① 俞欣(1918—),女,浙江德清人。俞平伯之女。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1年毕业,曾在重庆独立出版社、北京劳动出版社工作。

② 俞成(1917—),女,浙江德清人。俞平伯之女。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1年毕业。曾在联合国影文宣传处工作,后任教师。

③ 郑华炽(1903—1990),广东中山人。南开大学物理系1928年毕业赴欧,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及奥地利格拉茨工科大学。1934年获格拉茨工科大学博士学位后,去法国研究分子光谱及拉曼光谱。1935年回国,先后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副教务长。

④ 孟广喆(1906—1988),北京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29年毕业留美,普渡大学科学硕士。回国后,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三校复员后,回南开大学筹建机械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转任天津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

我之西北部。(3)英、法、美扶助国民政府，以退保西南数省，其形势正如三国之：(1)魏(2)吴(3)蜀，恢复无期，统一难望，故曰“玉镜重圆好梦虚”也。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阴，雨。是日为阴历戊寅年元旦。甚寒。店铺多关门。宓等无处得食。偕彤、逵步行泥泞之街衢中。正午在饒香居中山东路。便饭。夕在东长街某茶馆，食粽及米团，价极廉。

二月一日 星期二

阴。上午，陪公超至艺芳女学访曾约农君，该校已驻兵。宝荪女上近丁母忧，危乱而兼孤露，可哀也已。

下午，与逵登天心阁。归途遇刘子衡，邀宓等至饒香居便餐，彤亦如约来。此君殊离奇恍惚，终莫能测其意向也。

夜，又与逵久谈。宓言将写长函寄彦，希望与彦结合，盖此生惟对彦为永久之真爱，余皆一时之寄托而已。逵极赞许宓之方针。

是夜，寝极迟。枕上作诗一首，另录。乃怀思彦至极而作者也。

二月二日 星期三

阴，雨。偕彤及逵访胡刚复于张默君宅，竺可桢旋亦归。

二月三日 星期四

阴，雪。逵在宓室中，待至 10:00，竺公夫妇及胡君以汽车来，逵遂附乘而去。

逵去后，宓乃闭户作长函与彦，历叙宓真切爱彦之经过，引咎自责、对于失彦之痛恨，三年来如何拒绝一切女子，今兹惟望与彦结

婚。至其手续与形式、或迟或速，由彦决定，宓必谨遵曲从。至熊公之遗产，可以一文不取，藉免世俗之讥评云云。此函情文至美。费一夜之力写成，于明日挂号寄彦香港。收。迨宓行期定后，又于二月九日致彦一航空函，香港。告以宓之行程日期及居停通信地址，请彦准备与在港会晤。呜呼，其后乃知宓之枉费心力也！

二月五日 星期六

今日将邮寄书籍 23 包送往邮局后，即于是夕移居楼上 37 室。

自阴历新年以来，无时不筹备由港赴滇之事，除(1)领护照(2)种牛痘等事，由学校经理，毫不困难外，惟注意加入团体旅行。近日结伴赴粤者接踵。宓率领慈、婉及吴维先、俞欣、俞成诸女生，始欲加入某某之团体，均未成。卒乃加入陈铨所主办之旅行团。包定粤汉三等车一辆，定二月十二日晚启行，团员每人纳费十元馀。火车票(长沙至广州)及车站上下行李费均在內。于是行事遂定。

南岳文学院全体学生，于二月五日悉来长沙。先是宓函李世乂，得其二月一日复函，甚喜。二月五日夕及次晨，李世乂二次来访宓。均未值。其后相遇于众中，未能多谈。及四月间再遇于蒙自，则情形大异矣。

二月六日 星期日

南岳学生到后宓于二月六日晚，宴张志岳、刘寿嵩^①、王静庵、余

① 刘寿嵩(1912—1969)，后改为绥松，湖北洪湖人。清华大学中文系 1938 年毕业。曾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员，西北工学院、兰州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9 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

诗稿中。于天津馆(\$3)。二月七日晚,宴李赋宁、李博高、许国璋^①、以上三君曾宴我于南桥校外山边之小馆,一月中事。张起钧、陈之颐于民众川菜馆(\$5)。

二月七日 星期一

上午,敌机来空袭,投弹于长沙北门外飞机场等地,死伤数十人。

先一日,雅礼大学教员钱无咎字吉甫,原籍江苏。君来访,写示其挽吴碧柳联云:“读白屋逸诗,字里特饶豪逸气;过黄鹄旧址,眼中无复振奇人。”钱君坐窗后之椅,必为开窗,致倒翻红黑墨水瓶,污染桌布。钱君归告,于是雅礼大学国文系主任邵子风^②君,系口识。于次日即二月七日上午来访,到此适值警报,乃共宓等至办公楼下地室中避。掷弹之声可闻。及解除,已过午,邵君于是匆匆别去,未及细谈也。

刘健天行。之女绮年九岁。写信与宓,宓详复。于是刘健夫人李如莹女士山东人。携绮来访;并赠宓绮之照片一枚。为K索去。坐谈片刻而去。

二月八日 星期二

七日下午,K在宓室中,而新由法国归来之程兆熊君,持许思园之介绍函来访。宓未及招待,乃与约定,八日上午10:00至茅亭子,二十八号,谭延闿公馆访之。盖程君为谭故院长之婿也,学农,而以

① 许国璋(1915—1994),浙江海宁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毕业。曾任教复旦大学外文系。1947—1949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天津参加集训。1949年底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授,1984年调任该院外国语言研究所所长。

② 邵子风(1903—),湖南常德人。长沙雅礼大学毕业。后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湖南《湘潭民报》主笔,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长沙雅礼大学教授等职。

思园之囑，故必为述人文道德救世兴国之大旨。程君今明日即赴汉口去也。

下午，赴明德学校胡徵夫妇宅中晚宴。新年，多来客，意超夫人之昆弟等同席，多谈昨日敌机轰炸事。

前奉父谕，父有好友邓寿荃先生，湖南人，亦监察院参事，同职。住长沙，小吴门，福康里，三号，命必往谒。必于日内遵往邓宅数次，宅门恒关，叩之不应，旁宅驻兵，似已迁避矣。

二月十日 星期四

十日下午，胡徵再来，邀至奇珍阁晚宴，并迎意超夫人来。肴饌亦佳美，畅谈人生与小说等。甚乐。其子名胡笃悦年七八岁。亦与宴。

此旬日中，除办杂务外，又写信多封：(1)复章用，^①俊之。赠诗。(2)复郭斌龢。(3)复徐英，武昌。寄诗。(4)复刘健，寄诗。(5)复董维杰，旋得其阴历除夕曹州来函，知随雷法章君，在山东省政府任事。函谓：必致彦“函，词简意清，态度正大。按此据实所言。杰极以为然。我之待人如此，正不必问人之待我如何也”云云。(6)闻女生言，卫士生、王作民已在汉口结婚。即致二人一函道贺，(此函寄递遗失，未达。)且告以见遯。

[补记]必于一月底，以到长沙后所见 K 之情形函告贺麟仍居南岳。二月十六日，与同人，乘汽车经桂林，陆路入滇。旋得麟二月二日复书。云：

来示引起我无限的同情与喟叹。先生所经过的爱情

① 章用(1911—1939)，字俊之，湖南长沙人。章士钊之次子，生于苏格兰阿保登，不久随母回国。17岁再赴英国，未几又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学习，兼习物理、化学和哲学，业馀又学拉丁文。1936年回国，任教于山东大学。193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9年去香港，12月6日病逝。

上的痛苦，好像同时也给了我精神上一种教训，心情上一种淘写(purgation)。古哲所谓“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君自此远矣！”可为一先生诵之。斩断尘缘，独向高明悠久之域迈进，与神明契对，与天地精神往来，此正天之爱一先生独厚之处也。凡此经过，非一先生之失败，实乃对方太薄弱太凡俗，不值得一先生钟爱之故，想一先生抚衷无愧，必有以深自慰藉也。下略。

然必将离长沙前数日，K 又与宓亲近，屡来宓室中盘桓。并声明：仍极信赖宓。对守和亦无爱情；且以谣言为苦云云。宓乃释然。亦以宓方倾心于彦，谋到港与彦会晤，对 K 遂亦淡然矣。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是日离长沙。阴，微雨。昨颢助我装箱。上午宓更收检诸物，完毕。

下午 2:00 K 来，盘桓久之。得萧公权成都航函，附诗，入蜀途中作，极佳。

晚，雨。宓邀 K、慈、婉三女士及子水、彤、颢似无守和。六人至奇珍阁，为叙别之宴(\$8)。肴饌尚佳。但宓呼前夕所食之洗沙米团饷 K，竟未得也。

8:30 归圣经学院。9:00 相偕，以小车，载运行李至火车东站。吴维先(又名吴若)、俞欣、俞成三女士亦同行。在站久待。雨旋止。到站相送者，有胡微，10:30 别去。曾托在港购避孕安全袋，宓上车即忘其名，未购。有颢与廖增武，则直候送宓等上车。有子水，亦先归。守和送于校门口。K 则送至车站，犹依依不忍别。11:00 后，微雨颇寒，乃与慈、婉各乘人力车，送 K 回校，直至宿舍门口。乃复与慈、婉乘原车回站。K 与慈皆不免涕泣矣。

2:00 A.M. 粵汉车始至(火车费每人十一元)。本团陈铨为团长。所包之三等卧车一辆,已为押车警兵所占。经铨等再三交涉,乃拥挤而上。胡节、君达、王秉厚^①、刘飞等,助铨扼守车门,强止其他旅客上车,且先送上所有本团之行李,堆叠车室门道中。宓等挤入,几无立足之地。2:40 开车。是夜,众皆危坐,或偃伏行李上休息,未寝。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上午过衡山站。至午,经铨等与警兵交涉,缩小其范围,让出床位,由铨另行分配。未能悉照原定号单。以妇孺占先,不免几多争执,卒于下午分配妥当。宓徙于靠窗之下床,甚安适。慈等亦各得舒休。车中尚有黄瑾女士服蓝衣、身材体态极似K也。等。宓卧闻王秉厚隔帷为铨述说薇与尹萃英等故事,并系以合理之论评。其后宓与林家翘^②等弈。象棋围棋兼有,颇不寂寞。

晚 5:00 至郴州,念秦少游词。此路火车皆沿山傍水而行,崖谷回环,河流纤曲,树木绿翳,雾雨迷濛。风景极美。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上午,至砵石站停车。已入粤境,天气骤热。仍阴。此站似一村

① 王秉厚(1909—),江苏仪征人。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2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7 年毕业。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助教。后赴美国学习,旋入联合国总部工作。退休后寓居纽约。

② 林家翘(1916—),福建侯人。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 年毕业,留校任物理系助教至 1939 年。1941 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1944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1943 至 1945 年任教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45 至 1947 年任布朗大学教授。1947 年以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市，无多人口。路东巨岩壁立，其形似虎，然方平面顶亦广，故曰碎石。宓等下车，慈邀，与婉，并吴维先、俞欣、俞成，在一粤饭馆午餐。

下午3:00，车行。晚8:00，抵乐昌县。停一夜。与林家翘等入市游览。纯为粤风，颇似在美国唐人街所见景象。而饭馆林立，肴点精美。宓未及食。是夜月明如昼，盖元宵节也。此路恒遭空袭，但客车前后趋避，绝少危险。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晨，盖有警报来，宓所乘列车由乐昌急速后退至碎石站停。后吾侨一日由长沙开之客车亦已至此，两车并为一列。

下午晴暖，诸女士竞换单衣，盛装艳容，步行站外，点缀春光。宓由津携来(卫士生君赠)之德商礼和洋行 Carlowitz & Co. 红色热水瓶，连皮带，且中有小磁杯者，交慈保管；遂在此站灌水时遗失。甚惜！

夜半，火车开行，重过乐昌，一路不停，但见车站及田野民家炸弹毁凿之痕迹累累。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阴，小雨。上午9:00，抵广州车站。甫下火车，即来空袭警报，众亦见惯无惊。众分住二旅馆。宓住爱群大酒店 Oi Kwan Hotel，与覃修典^①共一室，在七楼。先召发匠修葺，入浴；乃同至顶楼食堂，食粤菜便饭。

下午，宓独在舍休息。分电各处。

^① 覃修典(1909—)，湖北蒲圻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2年毕业。193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又在衣阿华州立大学研究水利工程学。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夕 5:00 后，李韶清广州市政府文书科长。沈鹏飞粮食委员会。先后来访。韶清请宓及沈君至新亚大酒店晚餐。西餐，甚美。

8:00 归旅舍，而李沧萍坐待。盖甫自澳门来，相见甚欢。旋陪宓出发电致 K，言“在粤港相候，盼速来，同行。宓、慈、婉”。次沧萍陪宓渡珠江，至河南，栖棚，生生医舍，访慈姑陈珞卿大夫。女仆传言：慈、婉虽寓此，然赴岭南大学未回云云。宓乃渡江独归。沧萍言：韶清寓宅（河南同福西路，三十一号，二楼）及黄师母之家，均在生生医舍之近旁云云。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半阴晴。上午 9:10 与陈铨等共在爱群楼下餐厅用早餐（西餐）。而向理润^① 广东省政府参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班教务组少将组长，兼特别班师生互助会干事长。四川。来，代付账。旋诸君均去。宓乃付清房金小账，而移至每日房金仅 \$ 2.25 之 727 室独住。

是晨 7—8 沧萍、韶清同来过，赐赠宓《兼葭楼集》一部，《黄师追悼会刊》一册。又《沧萍诗稿》暂留诵读，遂去。

正午将近 1:00，沧萍始来，遂请宓至爱群楼下餐厅午餐（西餐）。餐后同出，步游街中，且行且谈。经过省政府、市政府等处，宓既怀念陈伯瀾姑丈，又追悼黄晦闻师。最后登越王台，在越秀山上，有纪念塔，中山。防空部队驻焉。沧萍指示黄师诗中“马行石磴三君豪，鸟啖苍崖百步阴”之实迹，及黄师在教育厅长任内修葺之故事。至“东去珠江水复西”等句，则今来广州更欣然了解矣。

^① 向理润（1907— ），字泽荪，四川金堂人。清华学校 1927 年毕业留美，入威斯康辛大学习政治学，1932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第二厅少将组长。

广州颇有西洋都市气象，而纯由中国人建设，异乎平、津、沪、汉。此其所以可贵也。又至汉民路一带游步。沧萍邀至某著名小馆晚餐（西餐）。然殊不佳，座客亦稀。于是遂乘市立汽车归爱群少息。仍同渡河南，时已将近 9:00。宓再到生生医舍，得见婉与慈。告以已电 K 并必拟先赴港等情。岭南大学原邀明晚演讲，旋取消。然后独乘渡船归爱群，江心冷月，灯火万家，一身客寄，别饶异感也。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阴，微雨。是日复有空袭。白云山、中山大学一带，投弹甚多，故未能往拜谒黄师墓。晨起，受寒，微泻，甚感不适。坐读《沧萍诗稿》，似微嫌意思空疏，诗法则已深造矣。又读《兼葭楼诗》，到粤读黄师诗，殊觉精神之近接，如侍左右。

11:00 廖增武、林同嘏^① 来，知与许如琛^② 女士寓中国大饭店。因约明晨同赴港。由廖君购定船票，又宓之大行李四件，亦即托由廖君带至该旅馆，同运上轮船。廖为颀之好友，对宓甚尽礼也。

向理润来，再请宓至爱群顶楼上午餐（广东茶点），坐久，杂谈。12:30 李沧萍亦至，共食。1:30 散。沧萍即至宓室中，坐谈竟夕。傍晚，乃至长堤一带游步，并在某平民式之茶楼上，请宓晚餐。一律女侍役，而面较等均粤味也。时微雨，再至爱群宓室中，谈至 10:30，沧萍别去。

① 林同嘏(1915—)，福建福州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38 年毕业。曾参加滇缅路建设。后去美国，在纽约一中美公司供职。

② 许如琛(1917—1978)，女，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生物系 1938 年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任助教、讲师。1945 年赴美留学，获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任台湾大学农学院副教授。1948 年再度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1950 年回国，任南京大学农学院和南京农学院教授。1956 年后，任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与沧萍细谈二日，可谓倾心吐胆。于黄师生平之志业，家庭之状况，教育厅长任内之措施，以及对沧萍之训教，零星之言行；宓今均知其详。然仍有未审处，非沧萍与宓所可知、所能言矣。宓之十年来行事，亦为沧萍痛切述说，以及碧柳困苦之遭，沧萍均深具同情。是夜回思，来粤得此，深为欣慰。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晨，未明即醒，作诗一首《赋赠沧萍韶清兄弟》。另录。约7:00，沧萍来，乃送宓离爱群旅馆费约\$10。乘人力车，上“泰山”轮船。时阴且雨。廖君等亦到，韶清亦来送行。

8:00开船，宓等共占二房舱。票为二等，似值四元。约近10:00廖君请许女士、林同珉君与宓，在饭厅，进英国式之早餐，极丰富。时烟雨迷濛，舟出虎门。

下午1:30抵香港。宓与廖增武投住大东酒店永安公司设。四楼某号。两人合住一室(\$6)。污秽陈旧，而鸦片烟味薰人。林君、宓陪廖君以汽车送许女士至伊表姊黄太太家(湾仔，高士打道，六十号，三楼，黄寓)居住。然后廖君与宓渡海轮渡来往，每次，一等，港币一角。至九龙，访寻青年会不得。至新新大酒店在弥敦道 Nothan Road 三六三号，路西。则此处亦无临时大学办公处。叶公超寓此店六〇四室。正在为难，忽祥弟来电话询宓，言爹爹大人仍在此候宓，今在街头迎候，命宓即到祥弟寓中(汉口路，九号，二楼，1st floor)。宓即偕廖君往，果见爹爹发多白，甚衰矣。携学诗侄女迎候。廖君少坐即去。宓见祥弟夫人魏清仪女士，及学书侄女。

5:30祥弟归，俨然一洋场之 business man^①也。宓喜祥弟之能

① 办理实务的人。

自立，而深佩其遇事多用理性及处世之道。祥弟办公处，在“上海银行，四楼，合盛洋行：Mr. Zaing M. Woo, S. E. Levy & Co., Hongkong & Shanghai Bank Bldg.; Telephone 30101”。其友孙君。另在一洋行任职，亦出资在祥弟家中食宿。6:00 晚饭。晚 9:00，祥弟送宓至轮渡。宓仍归香港大东酒店宿，至则廖君已先在。

夜与廖君共床，叙谈至深宵。宓略述彦事，托廖君明日至跑马地……熊宅，言毛子水君托带小匣，须面交熊太太（匣内乃宓之函）云云。意在确探彦是否在港。如在，则视彦是否愿见宓。廖君乐允。且谓定能应付咸宜。廖君又述其爱许如琛之经过，现已两心确定，及颇爱 K 之情。廖君对 K 甚有微词也。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阴，雨。晨，廖君先去。梁府（罗便臣道，三十一号，梁士诒家）派人来取行李。祥弟电告：公事忙，派弟妇来接。宓又电许地山^①转告陈寅恪。于是寅恪夫人唐筼。偕陈乐素陈慧之长兄。乘汽车来，载取子水托宓由湘带港之寅恪衣箱以去。祥弟妇乃雇挑夫港币一元。荷宓行李，而步趋随之。渡海渡船乘二等。至九龙时，雨且甚。祥弟寓宅，居住。宓住临街一小室，以软长椅为床。帷幔华丽，空气流通，甚适。过午 1:00 祥弟回家午餐。下午仍往办公，星期亦然。

是日恒雨。宓惟侍 爹谈。爹述自南京出走之艰难，及在长沙访

^① 许地山(1893—1941)，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人。燕京大学文学院及宗教学院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研究宗教史。印度罗奈印度大学研究梵文与佛学。历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助教、副教授、教授，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33 年再去印度大学研究印度宗教史等。1934 年回北京。1935 年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并任香港中英文文化协会主席。1941 年病逝于香港。

宓遇颀之情形。宓奉呈 \$ 100 为 爹回上海三月初十。路费。祥弟治事精勤，有西人风。弟妇清仪内外勤劳，有心一之忠厚，而才敏过之。祥弟且常责弟妇太不精明。按宓将娶心一时，祥弟方十五岁。晨起，在上海寓宅，跣足行院中积水内，开门治事。今忽忽十六七年矣。学诗侄女屡与宓顽耍，以铜元猜卜，然宓不喜此侄。学书则病数日。

下午 4:00，廖增武来报命，言至熊宅，知跑马地……乃唐继尧氏之产业，熊家早已移去。熊太太（彦）已于一月二十一日回沪。沪寓址为：“上海，爱麦虞限路，46 号，熊宅。”有毛仿梅君，为新闻记者，现住新亚大酒店 402 室，隔数日来唐宅一次，将熊家之信件均取去云云。廖君即至新亚见毛仿梅。毛君告以上言之事，并探询宓到港否，甚愿一见云云。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 8:00 至九龙新新大酒店整洁有礼，房价亦廉。访叶公超、金岳霖等。住 604 室，其他清华教员住此者极多。公超约午宴。遂同渡海至香港。

10:00 至新亚大酒店德辅道中，二百零六号。内 402 室，见毛仿梅君。一温美之少年。自言系彦之堂弟（仿梅，字松友），而彦视之甚厚。彦之一切，梅均知之。彦且屡以宓函示梅，梅故夙知宓。彦嫁熊公后，恩爱慕笃，形影不离。南京既失，乃仓皇由沪来港。梅送登舟，熊公犹极健爽，躬亲诸事。原拟赴湘转汉，为难民筹救护。乃夫妇二人，未带仆从。熊公到港，微感不适。即寓居九龙一英人私家旅馆，名 Hollington Hotel^①。至跑马地唐氏之宅，租定而未迁入，

① 霍灵顿旅馆。

后来仅为停灵治丧之用。十二月二十四夕 Xmas Eve^①，晚饭后，熊公如例打坐，命彦退盥洗室中。乃是夜，久久不呼彦出。及彦出视，则熊公已垂危矣。不能言语，亦无遗嘱。彦在此生疏，又值 Xmas Eve，众皆休息行乐，故电话无能得医。彦乃自出奔走，始以汽车载一极平常之西医来，时已 Xmas Day^②天明，而熊公遂弃世矣！彦伤悲至极。急电上海召熊大小姐 Nora 朱有济夫人。及梅至，梅一月五日抵港。治丧，已暂葬于香港华人公墓。彦于一月二十一日偕 Nora 熊芷。回沪寓寓址见前。居住。梅以为彦嫁熊公不免世俗疑议，然所获财产实不多，今兹又成寡居，殊可悲悯。彦今后拟继承熊公遗志，尽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与一切朋友不欲往来。故望宓勿再去函致彦，更不可此时到沪访彦。恐反有损害。梅又言：曾于二月十七日寄宓一函，由香港青年会临大办事处交付。此函二十一日下午宓即收阅。又于十八日寄宓一函，至长沙临时大学。此函宓到蒙自始得见，二函文字全同。梅续言：前此宓寄来诸函，均已随时封转寄彦。嗣后宓如再致彦函，可寄交梅加封转彦。梅不日即赴重庆，函寄“重庆，盐务管理分局，转，总局，考绩股。”盖梅为科员，亦以彦与熊公之关系云。梅又谓：彦为慈幼院事将至广西。宓他日在西南，当可有相见之机会云云。

11:30 别出，徘徊街市。12:30 至 Hongkong Hotel^③ 楼上坐候，见裙屐满厅。已而金岳霖、叶公超来，同至德辅道中人同酒家午餐。粤式糕点佐茶。著名女招待冯氏姊妹，亦来周旋，金、叶劝宓亦赏港币一元。

① 圣诞前夕。

② 圣诞。

③ 香港旅馆。

宴毕，随公超至香港青年会临时大学办事处，方钜成^①等在焉。必为慈等护照事，几费接洽，终未如期寄到，遂未得同行赴滇云。

下午4:00归祥弟寓宅，则陈福田君来过。留函一封。即毛仿梅寄青年会二月十七日。者也。录如下。其寄往长沙(二月十八日发)转至蒙自之函，文略异，并附注于此。

吴先生：您寄来的信，我都给您转去了。彦姊在这悲苦的时候，您同情慰问她，另函作：您慰问她，同情她。是很感谢的！不过她这时另函作：时候。的环境，和从前不同。她以后的做人另函无的字。是很困难的。鄙意以为先生如爱护她，此后就不必和她写信了，更不需要去看她，以免外间流言。另函作：以免引起外间的流言。我现寓新亚402号。先生来港时，极愿一见，藉以面叙。望先打电话，约时候驾可也。另函，此一段，作：未悉尊意以为然否？专此，祝 旅安。另函作：即请教安。

弟毛仿梅顿首二月十七日(另函作：十八日)

宓细绎此函，及毛君所谈，断为：此函乃彦所授意或起草，故两函之文同。虽似合乎情理，实系外交辞令，只欲将宓远远推开，勿令侵扰，致妨害彦享受熊公之遗产而已。彦悲哀虽甚，然其中究有若干成分，系对熊公伉俪之恩情；更有若干成分，为自己取择之落空，及事实之困难，且恐旁人讪笑，而自伤自惜乎，则非宓之所知矣。至其此时心中是否仍有许宝驹，今后将与许恒秘聚于沪与否，恐亦未必然。孔

① 方钜成(1914—1992)，祖籍广东开平，生于南太平洋斐济群岛。8岁时随父母回国，定居广州。清华大学政治系1938年毕业。留学英国伦敦，研究国际问题。1949年底回国，先后在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局、《北京周报》任高级编辑。1986年与夫人姜桂依合作用英文撰写了《周恩来传略》，1989年又合编《西方人看周恩来》。

子所述人生三戒，实至真切。此时之彦，已不需要爱情，只图积聚钱财而保有之耳。宓乃勗以尽弃熊公遗产，一文不取，而轻身归我毫无储蓄之流转教授之人，不亦痴妄之甚耶？……按彦如此答复，虽给宓以剧烈之痛苦，然此后宓对彦遂冷落，且对爱情本身及一切女子均冷落！呜呼，我一生爱情，及离婚后室家欢乐之望，葬送于彦。结果，到今完全成空，夫复何言！

是夕即复毛仿梅君短函，并附致彦一函言：“恭敬不如从命，今后如君不寻问或致函与我，当如尊意不再来函浚扰”云云。

次日，即得毛君再复宓书。云：

吴先生赐鉴：昨承 驾临畅谈，甚快。 先生笃实诚恳之态度，弟亦为之感动，并将昨日之谈话函告 熊夫人矣。函中曾引 先生之言曰：“予绝不愿有一事而使熊夫人不快者。”至 先生之近状，以及晤见时纯情之流露，溢于言表，弟亦一一为 熊夫人告矣。前致各函，随时收到，即已随时寄去，可请先生放心。盖弟亦最富于情感之人也。顷承 赐示，及寄熊夫人函，亦当一并转寄。有暇尚祈 多多赐晤，藉听教益。先生处处以纯诚示人，对于彦姊，益见诚恳。弟不敏，固愿与 先生多多见面也。专复，即颂大安。

弟仿梅顿首二月二十二日（如 驾来，可请先打一电话）。

二十四日上午，宓往访毛君仿梅，未遇。二十五日下午4:00，梅来九龙访宓。至渡口旁海岸散步闲谈久之而去。二十八日上午，毛子水来。宓导水访梅。梅约水午宴。宓以是日有刘君之约，见下。未能陪宴也。此后遂未与毛仿梅君通函。梅告宓刘麟生（宜阁）地址：德辅中道，中四号，A三楼（电话二六九二九）。未往访。

二十一日晚，廖增武君腾候、国候。来，现住对门德邻公寓，梁士诒家所开设也。略告以会晤毛君之结果。廖君谓：先生之心已尽，置之可也，云云。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 宓以见彦事既失望，遂决离港。晨 9:00 至法国邮船公司 Messageries Maritimes 购定赴安南海防之广东轮船 S. S. Canton 船票。三等，港币 \$ 22，三月一日开航。该公司中人，对宓极倨傲，而对购二等票(\$ 40 H. K.)之吴有训、王烈则甚恭顺。

10:00 至大同酒家订座。甫言姓吴，司账员旁立一少年曰：“此非吴宓先生耶？——吴宓先生乃一文学家，各报中常见其文字。”遂挥笔书“五楼永乐”，字颇秀劲。

宓徘徊街市中，正午再到大同宴客。客为廖增武君，许如琛女士林同巖君，及许之表姊黄夫人，谢，未到。及祥弟妇清仪祥弟亦未能到。仍食粤式糕点佐茶，而不如前日之佳美。宓亦自觉心绪不属，酬酢无力(\$ 4 H. K.)。席散后，陪弟妇为爹寻购汾酒，乃归九龍。

下午 4:30 如约，至新新大酒店访叶公超、金岳霖。金日内即离港，是晚 6:00 金君请宴于金龙酒家。客尚有陈延寿伯庄，即吕谷凡之妹夫。及某君，谈笑甚欢。著名之女招待某短衣，蓝布衫裤，粤工装，艳冶其容，硕大，闻兼充广州警局女侦探。亦来周旋，然宓独爱金龙司升降机之某女士。黑衣，黑皮鞋。身材苗条，容色美丽，发尤黑光。其人性似甚婉淑，不多酬对，应是苏、浙之大家闺秀，逃难来此者。伊频频以白洁之手帕，拭升降机之门际手握之处，其司此役当甚劳倦。宓到粤港所遇见之女子，惟此君最系宓心。惜未与交谈，亦未访问其踪迹也！（按此女士，与宓 1924 十月在沈阳南满医院所见司收付款项 Cashier 之日本女子，及宓 1930 十月在伦敦偕郭斌舛访 T. S. Eliot 所见 Faber & Faber 书店楼下司电话交通之英国女子，三人实同一之美，其黑

发，黑衣，及韶秀柔和处，皆相似。纯以美论，实宓生平所见者之上选，然皆风尘中人，且失之交臂者也。）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写长函与暹罗苏迪、陈仲贤夫妇。述近状，且多感今昔。终未得复。

下午，祥弟未往办公，而陪侍爹爹大人及宓并携学诗侄女，游览香港一周。乘公共汽车，至深水湾、浅水湾（Repulse Bay）等处，并摄影。海边风景颇佳，私人园墅极多。游客裙屐联翩。仍乘公共汽车至晚7:00始归。（昨二十二日，为香港赛马之期，以兼有赌博，举市若狂云。）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半阴晴。晨，渡海赴香港，于舟中遇曹珽一作艇。遂邀宓至其任职之公司名已佚。楼上，办公室中，见吴新炳、苏乐真。约晚宴。

10:00 电邀祥弟出，同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访经理黄勤君，介绍祥弟相识，数语而别。宓独至新亚访毛仿梅君，未遇。在街市中遇廖增武，遂同购物，（在Bata^①购皮鞋、港币四元九角。甚好。鞋油、胰，等共费港币十八元，自来水笔值八元。）并在一小西餐馆中午餐。每客五角。遇陈国华（与戴淮清同寓云咸街，四十五号，A三楼，任军委会国际宣传处事。）于途。

至香港青年会临大办公处访公超等，领得赴滇过安南旅行须知各件。晚6:30至金龙酒家仍见司升降梯之美人。赴曹珽、吴新炳、苏乐真、陈器招宴，客有吴有训。前夕之女招待亦来款洽。

① 拔佳鞋店。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晨8:00至新新，陪叶公超出，早餐。至西服店，试衣。然后渡海，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35，换得港币\$32，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 H.K.（始终未还）。又在他肆换得越币 piastre^①三十五元。然后陪公超至青年会办公。旋公超邀宓出，至干德道55号，谒其叔叶恭绰先生。承 赐赠其所编选之《广篋中词》一部，铅印本，四册。此书宓读后，作跋，而以其书捐赠联合大学图书馆。本年八月事也。……

随公超至香港大学，寻得该大学西史教授英人 Norman France^②君，剑桥出身。以汽车载公超及宓邀至其宅中午宴。所居在海滨山上，离城市甚远。且由小径步行登山。至宅，则甚宏敞舒适，联大教授燕卜苏君 William Empson，乃其好友。亦客居于此。餐毕，闲谈久之。乃送宓等下山，乘公共汽车归。宓至样弟宅中略休息，而毛仿梅君来访。已见前二十一日。记。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上午9—12以公超命，至A.B.C.西书店，为外文系选定可购之旧书。正午，乃至上海即汇丰。银行大楼，寻得温源宁君“Mr. Wen Yuan-ning”之办公室。见温君，及全增嘏君，承赠英文《天下》月刊一册。旋公超携戴淮清君来。温君乃请宴于Wiseman地下西餐馆^③，甚佳且廉。

① 皮阿斯特，越南货币名称。

② 诺曼·弗朗士。

③ 威斯曼地下西餐馆。

下午 1—3, 陪公超至香港大学访许地山教授夫妇于其宅。次至邻近访陈寅恪夫妇于其寓宅(罗便生道, 104 号, 地下, 即 ground floor)。食橘, 以《天下》留阅。

4:00 归至祥弟寓宅后, 廖增武君, 陪导许如琛女士及许之表姊黄太太来访, 云仍将回广州岭南大学暂住, 黄则谢二十二日请宴未到。也。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祥弟仍往办公, 似归来甚迟。宓至正午已过, 急不能待, 径走出。祥弟妇追至宅外, 甚为惶歉。宓仍不肯返, 疾行至新新大酒店附近之一小西餐馆中, 自进午餐。乃归。未免嫌太劲直矣!

下午 2:30, 陈寅恪夫妇偕毛子水来访宓及祥弟夫人。宓乃陪之渡海, 至香港。先陪子水在安乐园楼下略进饮食。行街市中, 复与寅恪夫妇相遇, 乃共游街市久久。寅恪与宓, 各购呢帽一顶(\$3 H. K.). 又遇傅斯年于途。已而 5:30, 寅恪夫妇并其二女孩。乃请子水及宓在安乐园楼上晚饭(西餐)。寅恪谈, 《天下》中所载胡先骕君《陈散原先生评传》一文, 事实多误, 而如译“吾衰已著藏兵论, 汝舅原题: 示衡儿。此指通州范肯堂。还成问孔篇。”胡译, 竟误谓散原自作文章责诋孔子, 则尤荒疏不可恕矣。云云。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阴。晨 8:30 至新新对过之弥敦酒店, 访毛子水。与水同渡海, 至香港。先导子水至法国邮船公司, 购广东轮船四等统舱。票一张。港币十一元。售四等票者为另一人, 却甚和蔼。次导子水至新亚访毛仿梅君, 留宴。宓辞之。

宓过大东酒店。见刘树梅寓此, 遂往访之。刘君并介绍见其续娶不久之夫人福建廖坦字菊水, 福建省府考察南洋商务专员。女士。出廖

之诗，请宓评正。诗殊浅俗，宓敷衍而已。刘为福建盐政局长即兼昔日之盐运使。二年，今来港，为以金钱运动孔祥熙部长，以求续任而已。刘仍自诩廉直，宓亦不问。留宓在其室中午饭，菜甚恶劣。

下午3:00，回祥弟宅，侍爹谈。是晚7—11，全香港试行防空袭之灯火管制，祥弟布置如法。宓即在黑暗中，侍爹谈早年吾家旧事，余人皆支颐或和衣卧床寝矣。

三月一日 星期二

阴。早餐后，8:00即拜别爹，辞祥弟。弟妇清仪送宓，乘人力车，以挑夫运宓之大件行李至新新，交吴有训，代交该旅社运送上广东船。弟妇归。

宓至弥敦酒店助子水布置，并见罗庸夫妇。又陪子水购帆布床等。11:00在新新闻壁某小馆中午餐（西餐）。即同子水，携子水行李，乘弥敦酒店代雇之小汽油艇，价约港币二元。由弥敦酒店近处码头入海，上广东船。

艇至海中，摇荡滋甚。幸于十二时半登广东船。甫登，即遇船上运夫勒索滋闹，付以港币\$1了之。入三等舱，流氓群拥入，幸得茶房（安南人）力拒而键户，始免。逾时，同舱之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及其弟赵景伦，又范崇武君，及余人均至。闷热已极。

关员勒索，欲强取范君之照相机，且欲逮捕范君去。许贿\$3H.K.，犹不肯休。其后乃竟下船去，亦未取贿，盖惧上官（西人）之查知也。

下午4:00开船，出海较舒适。此时已晴。宓等所乘之三等舱在船头。宓居左舱室之上横床。梦家在宓下，而萝蕤则与梦家床成直角，景伦又在其上，均沿壁窗。三等舱外，人货满堆，厕所亦极不洁。且甲板上之左方为羊栏，群羊居拥，污秽可想，然比津、沪间之轮船已远胜之矣。每日三餐，即在舱内中室。宓如恒进食。至晚八九时，船

颠簸甚，宓尚可安卧，而梦蕤等已病，且呕矣。

三月二日 星期三

阴，且微雨。船之颠簸已减。宓出登上层一等舱之甲板，久立，或坐，或行步。识王烈、陈瑾昆等。王烈霖之。即李协宜之。之友而王蕙芬之父也，由其介绍，宓与梦家屡至二等舱在船尾，颠簸最甚，惟厕所甚整洁。之中厅，进咖啡面包。费港币一元。

午至夕，舟过琼州海峡，雾极重，水深蓝，而舟行乃平稳。

是夜月明，三等舱外甲板上，有安南电影业男女十余人，相聚欢呼，奏乐器，唱歌，以一女明星为中心。又识与毛子水同在四等舱下层。之粤侨李君兄妹，大学生，曾留沪，二人均极美，西服。至深夜，始各归寝。

三月三日 星期四

阴。晨起，已近安南海口，旋即入富良江，一名红河，舟行殊缓。约 9:00，抵海防 Haiphong 停泊。中国领事刘君，及临大办事处徐锡良君及雷夏君 E. Reichar，均至码头船边迎接。宓与范崇武君负责监理三等舱所有行李约七八十件，一一运卸至岸，交天然大旅店职员。而三等舱对室之戴良谟^①，眷属六七人，儿女皆粗野污乱，其行李共 36 件，悉以委宓等，而自率眷先赶到天然大旅店，占住最佳之室。宓服厚衣，外套，久立舱口，热甚，几病。若戴之所为，同人皆不直之。行李是日在税关悉免验。即乘人力车至天然大旅店投住。宓与毛子水、范崇武君，共居临街一室。住“天然”二日，共付越币约近四元。

午饭后，与 Reichar 君游步海防街市。此地已近热带，景物颇似

① 戴良谟，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教员。

1931年在 Sicily 岛 Palermo 城之所见。而屋皆黄色，若公园，礼拜堂，银行等，则纯然法国式之建筑布置矣。安南人多而贫苦。其语音多 th 音，妇人之声音动作，尤似宓昔所见陈仲贤之妹，及其他暹罗人。不悉记。此地人民，午皆闭户酣睡。宓除天然以外，只觉到处有硫磺气味。入夜，人静时，尤甚。且感呼吸困难，似气压过低，在高山。上。硫磺味，昆明亦有之；呼吸困难，则昆明最甚，地高故也。窃疑昔人所谓瘴气，盖即此耳。……3:00 Reicher 请宓至 Hotel d'Europe^① 坐，饮法国式之咖啡牛乳，又饮冰水甚多。旋回旅舍休息。

晚 7:00 宓邀请 Reicher 及徐锡良君至 Hotel de Paris^② 晚餐，法国式西餐，并饮白葡萄酒一瓶（越币 \$5）。而同舟来之李女士，亦由二少年男友，请宴于此云。宓以受热及食饮冷热过多，10:00 归天然大旅店，遂病，一夜起泻五六次。发热，不寐，甚念 姑母等。此病亦缘在湘在港，种种失望刺戟。K，彦，而以彦为最要。内有积郁，非发泻净尽，不能恢复健康也。

三月四日 星期五

阴。上午仍泻二三次，未能进食。下午略愈，少食面包。写二明信片：（一）致陈仲贤。（二）稟父。皆此地风景。

夕，微雨。由徐锡良及团长吴有训率领，将本团诸人之行李大件，均送至火车站，购票，过磅；宓由海防至昆明，滇越火车，四等，客票越币十元，另加行李费亦越币十元。并送上本团所包定之一辆四等火车，由旅店派人看守。6:00，步归旅店晚饭。

是夜，寝甚安。而夜中偷盗入室，前后窗门均开。取去毛君、范君

① 欧罗巴旅馆。

② 巴黎旅馆。

床前椅上之随身西服一套,但其中钱物无多。范君兼为本旅行团会计,幸昨夜一切已交代完结。明晨,发觉。毛君借梦家青衫着之,不无狼狈。宓和衣而寝,一切均在袋中。小箱亦置床内,故仅失去衣架上之冠一顶,即日前在港新购者也(到昆明后,另购一帽,值三元)。

三月五日 星期六

群同上滇越火车(四等),7:00 开行。今日车行甚速,多沿富良江上溯,两岸稻田茂美。宓与子水、梦家、萝蕤等同座。同车有曹保颐^① 夫人范女士,皆津人。周新民^② 夫人刘女士,皆鄂人。夏震寰^③ 等,皆清华毕业生助教。曹夫人范女士,貌甚类 K,惟为丰满明艳之少妇,故宓甚爱之。火车行之第二日晨,范女士急遽下楼,跌伤右足,连日不能自由行步,时呼痛楚,宓深为痛惜。但曹君老成练达,甚能温存服侍,可少忧云。……

晚 6:30 抵老街。作劳开。宿天然旅店。此与中国之河口实为一镇市,中隔小河有桥。而已。盖即法、中两国交界之处也。临大办事处雷教官寿荣,云南人。率张起钧,持白旗,迎于车站,起钧又来访晤。行李免验。护照由旅店代办入境签字,手续费越币 \$ 0.40。旅店费

① 曹保颐(1912—),天津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6 年毕业。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助教。

② 周新民(1911—),湖北沔阳人。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6 年毕业。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助教。1943 年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研究,获科学硕士学位。1947 年回国后,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任教。

③ 夏震寰(1913—),浙江余姚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1936 年毕业,留校任土木工程系助教。1938 年赴英国留学,1940 年获曼彻斯特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同年赴美国衣阿华大学研究院研究水力学及泥沙运动力学,1943 年获博士学位。1944 年在美国康涅狄克州联合飞机公司任工程师。1946 年底回国,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任教授。1955 年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副主任,同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工业大学进修。1957 年回国后,仍任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工程系副主任。

食宿一切。仅约\$1.10。

三月六日 星期日

晨，微雨。过桥，上火车。每晚，行李均带入旅店。约7:00开行，已入中国境。今日所经，万山重叠，林木丛茂，如在太古未开辟之境界。而铁路盘旋上下，危桥山洞极多，工程艰巨可知。又车之门窗洞开，车行迅速，故同车有患眩晕者。与萝蕤谈英国文学及刘廷芳夫妇之行事，有为宓所未知者。

午晴。下午4:30过碧色寨。夕6:30抵开远(旧名俗称阿迷州)，吴有训等往觅旅店。宓与子水及范君等，独在火车中守视行李。戴良谟一家，仍如前，抢去住宿。及晚，始定。已近8:00宓乃得与Reicher及J. J. Gapanovich^①俄人。君，至法国铁路旅馆Bungalow^②三人共住一室，宓与Reicher君同床。晚，用法国式晚餐。明晨，复进法国式早餐，而居处更为安舒。每人共费越币三圆馀。

未明，早醒，不寐。感念身世，怆怀今昔，兼以近在海防之病，遂作诗一乎，题曰《流转》另录。按顾亭林年四十五，作《流转》诗，“流转吴会间，……登高望中原，何处非吾土，……”我今年亦四十五，遭空前之国难，故窃用其题也。

三月七日 星期一

晴。晨约7:00火车开行，一切如昨。渐升渐高，而至高地之平

① 噶邦福 John Jan Gapanovich 约翰·简·加潘诺维奇(1891—)，俄国人。俄国彼得堡大学毕业。海参威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1936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希腊罗马史教授。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1954年离华赴澳大利亚。

② 孟加拉式平房(屋前或周围有平台)。

原。下午，将近昆明，见云日晴朗，花树缤纷，稻田广布，溪水交流。其沃饶殷阜情形，甚似江南。而上下四望红黄碧绿，色彩之富艳，尤似意大利焉。总之，初到昆明，甚赞美其风景之壮阔，规制之伟整。而游览所及，如圆通公园、翠湖等处，觉其甚似北平。宜称北京。盖自去年十一月南来所经历，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之具体而微者也。……

夕约 6:00，火车抵云南省城昆明（外人俗名均曰云南府）。联大（长沙临时大学，今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即三校长。蒋梦麟君等，及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林同济^① 夫妇夫人为美国女士。等，迎于车站。即由秦瓚续路，固始。秦树声先生之令子。等，导宓等至迤西、全蜀两会馆均在拓东路，旧名曰盐行街。分别住宿。行李由庶务员李洪漠等照料。

宓定居于全蜀会馆后院楼下大厅之西壁，与 Gopanovich 及陈瑾昆其人大声欢呼，极不重公德与卫生。为邻。汤用彤、并率子一雄。贺麟等，已由南岳取道广西汽车。先到此，住居本厅之东壁。……

是晚 7:00，赵迺抟、张春涛北大文书科。魏建功、姚从吾名士鼈，即陈宜珍之夫。合宴王烈、毛子水及宓等于共和春酒馆。其名菜有汽锅鸡、糯米鸡等。席间，遇周炳琳^② 夫妇等人。

① 林同济（1906—1980），福建福州人。清华大学 1926 年毕业留美，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1934 年回国，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1937 年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1940 年与雷海宗、陈铨等合编《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战国副刊》，主编“在创丛书”。1942 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45 年赴美国讲学。1947 年游历欧洲。1948 年回国，在上海创办海光图书馆。后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80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讲学，病逝于旧金山。

② 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黄岩人。北京大学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广州中山大学。1931 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34 年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7 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1939 年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三月八日 星期二

此后,至四月一日,均居全蜀会馆。联大教职员来者愈多,随时加板床。于是一厅之中,板床三四板,二横。栉比密连,凡住二十余人。后亦有移去者。其喧闹拥挤之情形可想见。全厅仅二大黑漆方桌,晚间仅悬一煤气灯,9:00即熄。不能读书写字。而诸君夜间必欲尽关窗门。彻夜空气秽恶,极不能耐。同人中既多鼻息如雷者。而巨大之群鼠,夜出,满厅奔窜,翻篋倒罐,搜索食粮,至烦宓以电筒照射而以杖击逐之。

宓素不喜群居,而此一月中,中国人不问其学问及他方面之道德如何。之恶劣习惯,凌乱偷懒,放纵自私,不顾公德,不讲卫生者,尤使宓饱尝熟睹,感愤内深。

宓床连西壁。壁内一室为刘云浦^①北大化学教授。与蔡枢衡北大法律教授,龂。二人所霸占。刘常虐待蔡,而欺侮一切人。宓某夜,因彼辈下棋与沈有鼎诵读德文书事,刘竟加阻止。与刘冲突。宓斥其非,众似直宓。刘归内室,击板壁,以恶声相报,自是彼此不理。

厅中诸君,惟闲谈或下象棋,读书者绝少。宓每晨早起,坐厅外廊下红漆椅上,读 Frazer & Squair 之 French Grammar^② 二十页。再则借读 G 君之法文书二种,一为历史哲学,著者名氏已忘。二为俄国文学史。著者名 E. Hoffman^③ 书系近十年内出版。第二书且未卒业也。

① 刘云浦(1902—1994),江苏泰县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抗战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讲授《物理化学》及《生物化学》。1943年离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大学化工系教授。

② 弗雷瑟及斯费尔合编之《法语语法》。此书美国出版,为清华大学法文教科书。

③ E. 霍夫曼。

每日晨夕，偕汤、贺等诸友，外出就餐。晨在万胜楼，食豆浆或菠菜面（\$0.12）。或在汽车站对门某小馆，食牛乳一碗，鸡蛋三枚（\$0.11）。午餐则多在时代或万胜楼，有红烧肘子（\$0.40）、烧白菜（\$0.10）、五香牛肉（\$0.10）等宓所喜之菜，且有馒头（\$0.02）。诸人合食，每人每餐只须三四角耳。盖旧滇币仅值国币通用中央一元票之十分之一，新滇币仅值国币之二分之一。而滇凤通用旧滇币，故初来觉物价廉而食饌美也。晚饭则多在共和春或万胜楼，与午饭同。有时亦至第一春“时代”之北邻。或城内新雅、海棠春等四饭馆，则非宓所喜也。在昆明饭食甚为满意（在昆明吃饭共费二十元）。宓晨更加食安南人制之面包（\$0.06）。若夫洗浴，则至商务印书馆西邻之美生浴室，尚适。在商务购《钱笈黄氏人境庐诗集》等书（\$6）数种。

昆明天气，此一月中，晴多，雨绝少。惟初来约在三月十二三日曾雪，连日甚寒。平日则碧天白云，晴空爽朗，而花木缤纷，浓艳照人。街市虽多牛车及骡马商驮，崎岖不洁，而如圆通公园则红墙金瓦，绿树碧空，极似故都中央公园，宓殊爱之，屡独游三月二十七日有诗，另录。或与诸友同游。其后毛子水、程毓淮二君，租居园内。宓更屡过，且与梦家夫妇，在二君室中茶叙。来客有朱、杨二女士。杨留学法国，后为蒋硕民夫人。

至出城随众游览，仅一次。盖在三月十六七日。浦江清任经理，每人费一元余。游侣近二十人。晴晨出城西门，乘二船，沿河而西，与柳堤马路并行。过大观楼，即入滇池，张帆，循弧弦，横过滇池之北角，而至西山。步登，前后游玩三寺。一曰华山寺。二名伏。三曰上清寺。待查。遇有汽车游客，男女共餐，奏乐唱歌者。三寺皆古，明时建。而最后之上清寺在悬崖中。依山为窟，壁屋层折，而下临滇池，如在空际，最可观。法国游客，全家在此午餐焉。夕，乘原船归，（下山路颇险，石滑而陡），入城，宴于海棠春。

前此数日,宓为访顾谦吉君。乃于晴晨似为三月十一日。偕汤用彤锡予。出城西门,乘人力车(\$0.25)至大观楼。顾谦吉君寓此。导游一周。甚似西湖之三潭印月,远望由舟中。尤似。今已辟为公园。楼悬150字之长联,宓今更细读。知其行文之法,上联为古昔历史,下联为现今撰联之时。地理。以此为题材,而每联用四字之四排句者数次,行以古文单笔,故能堆延至如斯之长,而文气不断也。谦吉为资源会调查森林,近曾游经青海、西康、甘肃、四川各地,所历多奇险,照像盈箱,选示宓等。谦吉已婚,敦吉则已在东省遇害。因念及1932北平与方令孺、白富文周旋时矣!谦吉留午饭,宓等辞之而归。外此,宓均未陪诸友往游,以上关于游览者也。

至于交际方面。则(1)到此后一二日,即偕汤用彤至云南大学访熊庆来迪之。校长。后又往一次,取回宓等二人由长沙邮包寄来之书。见一月二十三日所记。均无失。宓以书纳厅案展中。赴蒙自时,以二竹篓载之。旋宓为荐赵萝蕤任英文讲师,曾又独往见熊校长一次。三月三十日晚,熊君招宴于云南大学客厅及小园,客皆清华梅校长以下重要教职员也。(2)三月十日下午,偕 Reicher 至圆通街145号龚宅内教育局长龚仲钧宅,分租。二楼,访林同济君,未遇。是日下午四时,至螺翠山庄翠湖北路五号? 卅形洋房云南大学教授朱骏欧、王赣愚^①教授均清华校友。寓宅内,赴边疆问题讨论会,林君亦在座。会散后,主人朱、王二君留宓等四五人晚餐。临时整备,甚迟。晚朱夫人留美学生。归,招待甚殷。其人活泼能干,拟开设西式公寓云。三月十二

^① 王赣愚(1906—),福建福州人。清华学校1929年毕业留美,哈佛大学博士,继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1933年回国,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和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长沙临时大学转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旋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1949年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

日星期六。下午 4:00 以林君柬招，赴其寓茶叙。其美国夫人自制西式糕点，甚佳。旋出款客。以宓 1935 曾作英文函贺其结婚，今犹殷殷道及。林君则以英文谈说，纵横自喜。三月二十五日，林君函盼野游。二十六日下午宓往，则林君等已出城去矣。二十八日星期一。正午又往访，林君在校办公未回。其夫人留宓久坐，以中国神话及民俗鬼神迷信相询。宓初见林夫人即思及 Harriet。但林夫人种种不及 H 远矣。三月三十一日晚，宓宴林君夫妇于共和春，林君次晨赋诗为谢。诗另录。(3)识云南大学国文教授闻在宥^①及施蛰存^②君，但道倾慕而已。(4)初到时，R. D. Jameson 及其夫人(Dorothy Kemp)^③寓巡津街邮政局旁 Hotel du Commerce^④。三月十一日下午 3:00，约同 Reicher 往该馆茶叙，进洋酒。此为别会，盖彼夫妇旋即遣回美国去矣。在美国信址 R. D. Jameson, C/o Dr. Stevens, Rockefeller Foundation 49 West 119th Street, New York City.^⑤是日，此会毕，宓即随金岳霖至其所寓巡津街底。之□园，访候梁思成君，夫人林徽音以病未见。(5)约在三月十三四日间，时雪，甚寒。访赵元任夫妇于拓东路 363 中央研究院楼上寓所，并见李济，进茶点。赵夫人述南京逃出之损失。彼夫妇行将往檀香山，任汉学教授云。(6)萝蕤到此即

① 闻宥(1901—)，字在宥，上海人。1929 年起，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② 施蛰存(1905—)，浙江杭州人。上海震旦大学肄业。久任中学语文教师。1932 年在上海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35 年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刊》。1937 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员、副教授。1940 年旅居香港。后任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厦门大学、江苏学院副教授。1947 年回上海，先后任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1952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③ 陶乐赛·肯普。

④ 商务旅馆，亦称商务酒店。

⑤ R. D. 翟孟生，纽约市，西第 199 街 49 号，洛克菲勒基金会，史蒂文斯博士转。

病。宓三月九日由云南大学归，即至登华街联大女职员、女学生宿舍报命，萝蕤隔帷而语。旋与其弟景伦同迁入陆军医院。梦家导宓往探候，遇其素识之医生孙剑夷君，为宓开方，Potassium Iodine^① 1, Iodide^② 1, Water^③ 100c. c., 常服，以防止颈生瘰癧。宓遵服一剂(\$0.50)而止。及梦家夫妇莫居于林同济寓宅之另一座房中，宓数往访，且与子水在其家晚餐。萝蕤自治菜饭，叹言：淘米烧柴，半日，已苦死矣！子水数请宴。宓临行，始宴之。(7)宓多与子水共游或共食。除到圆通公园外，又曾陪子水至毛以亨寓宅与毛夫人徐文孚慕贞芳、陈仰贤之同学，具江浙女子之美，且有似彦处。坐谈。盖同遇于饭馆中也。毛以亨，名威。江山人。毅之早年乡友，留法。《留西外史》中之马大吉，即其人也。任昆明航空学校教官，伟岸而勇悍。航空学校政治总教官周儒翁庭，扬州。君者，朱自清之妹夫。以朱故，于三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6:00，请宓与毛子水、浦江清等，宴于共和春菜馆。自言，曾读宓诗。而是夕，江清与毛以亨及子水同座，宓殊为江清晚奈何也。又航空学校史地教官周光倬君云南人。南京高师毕业。缪凤林、景昌极等之同学。两来谒汤用彤及宓，礼意殷渥。旋于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晚6:00，请宓等二人宴于龙井街33号本宅。熊校长亦座客也。(8)到此之第二三日，途遇薛桂轮。志伊。次日正午，往访于崇仁街云南盐务管理局袁财部，薛君任局长。薛君导宓至其寓宅，即在崇仁街小巷愉园内。续娶夫人，为潘铭新之妹，未出见。稍坐即出。其后，某晚，似系三月十九晚，星期六。邀宓宴于其宅。肴饌丰奢。客为张伯苓、此老已将须薙去，殊不雅观。由是推知，熊公娶彦时薙须，亦必其损容仪也。曾琦、任可澄及其他政界财界居要职者，宓几叨陪末座矣。曾琦赠宓其近作

① 碘化钾。

② 碘酊。

③ 水。

诗写稿及印本一小册。诗极粗庸，只以伟人志士自诩而已！又赠其母遗集《荫远堂诗存》嘱题，未屑为之也。宓到蒙自后，于七月下旬函薛君荇浦江涛。仅命总务科长代见。其时运使已裁，盐政悉归局长矣。（9）云南省建设厅长张邦翰，字西屏，本省人。于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晚，请联大教授、院长理工为多。多人，凡三席。宴于东寺街西寺巷本宅，宅为西式，华丽而粗俗。藉示联络。宓亦与焉。6:00 偕陈总等乘人力车往。派员招待，8:30 开席，9:00 主人始归。饭菜极菲劣，宓未能饱。惟就周炳琳君略询蒙自校舍情形而已。（10）陶云奎^①与郑昕，及昕之妻妹房幼淑，同寓玉龙堆 15 号。某晚，与汤用彤往，在其宅中晚饭，饮酒。诸人为雀牌戏。宓则与陶君谈。陶君述学术操守与恋爱心情，与宓深相契合。陶君又出示在云南西南部考察照片多幅。评述苗人风俗，及男女相约远逃自杀情形，殊为悲怆。前读中华出版黄炎培所派考察团旅行滇、蜀各省所记，可与此参照。前数日宓已为陶君作函介绍往访谒张歆海光华文学院长。其后陶君依其所爱之粤侨女士于缅甸，竟未赴沪也。（11）汪懋祖典存，中政校教授，旋为分校主任。来访。过数日，乃偕汤用彤访汪君及夫人袁世庄于华山西路一六一号寓宅。读汪君近年诗稿，不乏佳句。汪夫人以鸡蛋煮汤相款。谈及心一近况。汪君仍劝复合。宓答谓，时至今日，复合与不复合实无异矣！（12）到此不久，偕 Reicher 访张奚若夫妇于翠湖北路西仓坡一号寓宅。仅见奚若夫人杨景任女士，谈约一小时（英语）。Reicher 甚赞美张夫人之态度及谈话，宓亦谓然。至三月下旬，又偕 Reicher 访蒋廷黻夫人唐玉瑞女士于黄道巷十一号宅。以桔饷客，多谈国事及外交（英语）

^① 陶云奎（1904—1944），江苏武进人。南开大学肄业，留学德国，入柏林大学，习人类学，1933 年获博士学位。1934 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员。1937 年后，历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1944 年 1 月病逝于昆明。

云。(13)此外在“时代”等馆就餐，屡遇蒋梦麟夫妇、周炳琳夫妇及秦瓚等，遂即同席共食，然仍各自出资也。又在“时代”遇王文山偕其妻与妻妹。以上交际之事迹略备矣。

次及通信。(1)到昆明后，接臧公汉口函，尚问彦事如何。未复。(2)接毕树棠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北平东四前炒面胡同甲二十三号寓宅来书。由长沙转到。节录如下：

顷自报端得悉，某老在港逝世。老大勉作人妇，新寡当伴旧愁。某女士之身世按指彦。亦太可悲！先生感时伤怀，或非新诗数首所能排遣净尽。际此风雨之秋，应勿任残红萎地。否则遗翠不免为竖子所拾，玉颜薄命，更不堪设想矣。不识先生以为然否？

呜呼，树棠岂知某女士对宓，一意推而远之，只恐为伊享受遗产之累耶！此函遂亦未复。(3)Harriet于193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自美国Boston寄宓书，以宓身受战祸为忧，致其慰藉。并告宓：“H前已在Boston觅得Dollar轮船公司^①速记打字员之职，颇为合适。而同时又适一少年名Howard^②者，已与订婚。拟春暖花开即结婚。此君出身农家，现在Springfield^③银行中任职。其人不漂亮，而忠实、诚朴、安静，亦甚可爱，将来幸福可期。但忧自己无才，恐不足助丈夫战胜一切困难”云云。函存。此函寄至清华园，历随宓所已经行之各地，而转到昆明，且于三月一日先宓而到，若在此迎候者！宓读函甚

① 金元轮船公司。

② 霍华德。

③ 斯普林菲尔德，美国马萨诸塞州西南部城市，濒临康涅狄格河。

慰，为 H 喜。喜 H 之有归宿。但今之 Howard 与 1931 年之 Philip Elliott^① 比较，适见理想之变为实际，有上天下地之别，不能不为 H 感叹惋惜矣。又按此一年中，既遭空前之国难，而宓之女友，如彦之寡，如 N 之嫁，总之，水落石出，各有归宿。今 H 亦将结婚，真如飞鸟各投林，使宓缘空累断，扫除净尽，俾得解脱了悟。是故宓今获读 H 此函，既多悲感，而又爽然安心矣！不久，汤、贺诸友悉往安宁县温泉游览，一星期不归。宓遂乘此暇，作函复 H，贺其得佳耦，且述宓之近况焉。(4)再致苏迪、陈仰贤一函，告以已到昆明。终未得复。(5)接王士生、王作民三月一日，自汉口法租界新成里 24 号来函，知二人已于一月二十六日在汉口结婚。此事必在长沙即已闻知。按去年八月士生被羁禁，作民奔走看慰，甚见忠挚；今兹结婚，实可喜也！(6)萧公权由林同济处寄诗，未复。(7)刘健寄函，并诗，未复。(8)父谕甚多，随即禀复。三月初旬，颇虑敌攻西安，父拟事急时赴兰州。其后危解。三月二十七日，曾上父长禀，详述彦与心一近情。(9)三月三十一日，得 K 函，知 K 已随守和及图书馆人众，于三月八日抵香港，办公。函由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转交。住香港女青年会云。即复一函。(10)得杨宗翰、瞿宣颖复函。至十月二十五日，始复二君。瞿君去年读全史一过，作有《燕都览古诗》(七绝)四百馀首，《读诸史诗》(五绝)百馀首。极思读之。

三月三十一日

晴。联大文法学院现决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署、海关、银行。宓初甚畏迁徙，雅不欲离昆明。至是乃决早往，与清华体育教授徐文奇密，湖南浏阳。君相约同行。昨已购办各物(共费十一元)。

^① 菲立普·艾略特。

计蚊帐，在民权街买，三元五角。但三元可得之。热水瓶，二元八角，德国礼和洋行制，全同所遗失者。惟内无磁杯耳。等。

今日上午至崇仁街46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办公处，又至四川旅行社见秦瓚等，领得清华Feb. 1938月薪\$280。即至中央银行兑换为一元票。遇毛以享夫人。午饭后，至金碧路建筑之屋舍中，寻觅行将开幕之金城银行，不得。又至四川旅行分社访金城银行经理吴君，亦未遇。欲汇款与心一及姑母，而未能也。

下午2—4访张奚若夫人于西仓坡寓宅。宓留款\$150，托其转交额，随大队步行来滇，五月初始到昆明。为额之学费旅费；遂久谈。张夫人言，近接心一函，诉苦，并探询宓之消息，怨宓不汇款接济并照顾伊母女云云。张夫人因劝宓善待心一，谓心一甚可怜，亲友多涎心一之财而时时剥削浸润之云云。宓急为解释。惟思宓待心一不为不周到，近顷实因交通阻塞，未能汇款。然已屡函心一，请其将自存之款，提出，作为借给宓，而取供伊母女度用，宓不久即还，无误云云。况今遭国难，宓辛苦奔波，以事实所限，汇款未能早到。宓今校薪七折，旅费自理。由湘迁滇，校中津贴旅费\$65，已随众捐助学生(但六月中又发还)。而宓对心一及三女月费\$120并未请求减少或折扣。心一于八月中仓皇离苏赴沪，不善处理，至损失财物不少。在沪与爹、母一家同居，乃心一自择自决。我以心一居住之故，不能不时供爹、母寓宅款项。可谓，间接代心一支付者也。亲友如奚若夫人等，所言固属善意，然惜未知实际详情，只觉我离弃心一，故心一为受冤吃苦者，而宓为冷残自私之人。呜呼，孰其鉴之？

是夕6—9，宴客于共和春(\$8)，用山楂酒。客为林同济及其美国夫人，梦家、萝蕤夫妇，萝蕤之弟景伦，及毛子水、贺麟。盖宓欲林君助萝蕤谋得英文教职也。坐次仍依西式，宾主甚为欢洽。散席宓已微醉。与前两次离长沙同。明晨四月一日。九时，林同济君赋诗

一首已另录。殆宓。其原题云：《战后入滇，离群索居。不意不久临大迁来。雨生、自昭诸兄相继南下，正喜重逢，而雨生兄又作蒙自之行。昨晚雨生兄置酒招饮，尽欢。散后回家，书怀一首。因由自昭兄转寄蒙自，并呈蜀中公权兄，以博一哂。四月一日晨九时。》

四月一日

晨 5:00 起。已而涂文君来，以挑夫运行李至车站，登滇越火车（四等）。此次由昆明赴蒙自，共费 \$ 25，学校给津贴旅费 \$ 14。以二书笈增行李费约 \$ 10。陈隆盛可，湖南。君相送至站。7:00 车行，天气晴朗。途中，与涂君谈旧事。涂君喜必在南岳大旅社饮酒之豪爽。涂君盖重诚实与负责者，此点与宓合。但读书不多，未免世俗之见。然其人长于庶务，对人亦各守分际。故宓后此经验所得，与涂君同居一室，胜于与诸多名士学者同居也。……

晚 6:00 抵开远，宿大东旅店每人每日，两餐。八角。前楼。晚饭，与涂君共饮此地特产之杂果酒。每瓶九角至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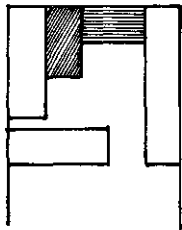
四月二日至八日

二日晨 5:00 起，早餐。再上火车。7:00 车行。天气仍晴明。约 9:00 抵碧色寨。下，步入彼站，改乘中国人自营之箇碧火车，甚小。四等票价仅 0.12，故甚拥挤。9:30 抵蒙自。前由海防至昆明曾同火车之曹保颐、周新民二夫妇，见三月五日所记。此次仍同车至蒙自。

在站有人接，随挑夫运行李，沿县城之东而南，约二里，抵所谓蒙自海关，领事馆与银行，均其中之一部区。即联合大学分校（文、法学院）所在也。此乃法国人昔所经营布置，为一法国式之花园。花木繁盛，多近热带植物，如棕、榕即白树。寅恪云，即玉树神油。其叶可避瘴气，制金鸡纳等。绿阴浓茂，美丽缤纷。宓有《蒙自校园即景》诗一首。另录，盖四

月十六日晨作也。

初来即觉所传非虚，居久更为满意。惟房屋甚稀少，半中半西式。且多破毁倾圯。现正在芟除修理之中。此间分校各务，暂由郑天挺君毅生，福建，主持。其人贤而才。而工程则夏震寰君任之。宓等均暂住银行一排有地板之半西式房内。宓与涂文君合住 311 室之前半小间。东北两面有窗。西为套室，可盥储。两床两写字桌到此后多日，方始有桌。即占满矣。饭食初来二旬，甚好。在教职员食堂。晨粥，一鸡蛋。午晚米饭。每桌七人，五菜一汤。每日饭费 0.40。恒患不饱，宓以安南人咖啡店所售之面包佐餐。每枚 0.06。至八月增为每枚 0.07。夜晚以线绳悬面包于空中，防鼠食也。



二日下午，随郑天挺君等，至校外法国医院内勘视。房屋多破败，本校终未占用也。

三日上午，偕涂文君至蒙自县城内巡游。日日晴明，且无风沙，惟较昆明为热。

初到此之一星期中，以教授学生均未来，此间仅十余人，故甚感静适之乐。除欣赏云天花木之自然之美外，仅读此室柜中旧藏之 *Revue des Deux Mondes*^① 一册，一九二五年。中有 Augustin Thierry^② 与 Princess^③ 忘录其名。之来往书函，及其他各篇，均有理致。

四月九日至五月三日

四月八、九日以后，教授来者渐多。于是银行一排，每室中均住

① 《双世界评论》，法国文学刊物名。

② Agustin Thierry 奥古斯丁·梯叶里（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

③ 公主。

教授四人。必与徐君仍旧。故 311 室中实住六人。而客室内均有门互通,故其喧扰纷乱之状况,与昆明全蜀会馆亦相差不多。读书写信均难。

十二日至二十日之间,经粤港来滇之男女学生,分批抵此。于是城内外及校园中,顿极热闹。女生多着蓝布长衫,男生一律黄色军服。亦有盛饰美容,与所谓“奇装异服”者。十三日晨,二门内墙角上,即发现“正风社”之通告,对黄锦淇君、李世又女士之“秽褻”行为,明加指斥。旋即有人撕去。窃疑是乃失恋之男生所为,且恨无名攻讦者之卑劣。乃作英文函致李世又解慰之。次日李世又偕黄锦淇来访,必与坐食堂中谈。二人除表示感谢宓外,且谓对若辈之威吓毫不畏惧云云。黄生粤人,或云,即爱群酒店之少东人。自是李世又与黄形影不离,又亦未再来访必求助。其学业亦似较前稍逊,又由 Lucile 改名 Flora^①,似均未满人意也!

陈慈、张婉英到此之次晨,即偕王原真来访,送还必在长沙托带各物,均无失。慈较前衣饰华丽,举止佻媚。在社交中地位骤升,而学业之精勤渐减。但成绩仍列极优等。不久得一南开经济系二年级生刘永理^②者为爱友,行止恒俱。而必以无特别事故,与慈、婉晤见除日日上课外。遂日疏矣。四月二十二日潘光旦到此,必为代潘君送交托带款项及信件,曾到女生宿舍一次。在早街(县前街)周宅内之三层楼,旁门。

李协宜之。兄,于三月初逝世,极堪悼惜。必于李赋宁由港到此之晚,与之详谈宜之兄之造诣、品德及其功绩,并与曾文正公比较,以见

① 由卢西尔改名福罗拉。

② 刘永理(1916—),福建闽侯人。南开大学经济系 1940 年毕业。美国南加州大学研究院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台湾糖业公司财务经理,台湾驻伊拉克、越南、泰国“使馆”经济参事,台湾东吴大学教授,1972 年退休。又任亚洲纤维公司、亚洲合成公司、亚洲成衣公司总经理。1982 年再退休。定居美国康涅狄格州。

勤俭和厚之且耕且读之家庭,实造就真正伟人之地也。宁恐未能尽解。

张志岳呈其诗稿二册。宓为批改,作序。并题名曰《铸新集》,以其稿中最佳之诗篇《上申江王瑗仲遽常。师七律四首》中有“每从忧患铸新词”之句也。更系以《题辞》五律一首。岳依韵和答。均另录。凡宓近作之诗,亦一一请岳斟酌改正。均另存。盖日前宓心契而相知之学生,实惟岳矣。

仅读杂书数种。如顾亭林《日知录》未完。叶昌炽《语石》、徐霞客《游记》及明史《南略》《北略》等。除接见新到之学生外,屡陪涂文君,于晚间,至早街城内。曹保颐夫妇、周新民夫妇寓宅中唱京戏。尚有其他同人。宓不能唱,听而已。曹、周夫妇治茗款待,又请晚宴并有夏君。一次。逾日涂君托代备肴饌,在其宅中同宴一次。宓皆与席焉。

又陪汤用彤等,为罗廷光君寻租寓宅,见建设局长马君焉。

梦家、萝蕤夫妇,寓居城内桂林街14号楼上。房屋陈设均甚敞洁而华美。宓间往访,与萝蕤谈文学,并借书与之。萝蕤后梦家,偕张遵骊^①来蒙自,宓亦迎于车站。

到蒙自后,屡奉父航空谕,并寄下三月二十日须曼妹与醴泉王观志君刘古愚太夫子之外孙。订婚照像(今粘存)。二人旋即同至武昌受军训,四月一日入学。此外,(1)接卫上生、王作民夫妇函,知二月中赴新乡军次,旋回汉口。三月中至鸡公山,卫君任河南大学教授。六月底再回汉口。七月中拟入蜀矣。作民补考《戏剧》事,宓于四月二十二日言之于潘教务长光旦。潘命宓出题阅卷。即日出四题择二。另存。作民答卷于六月初寄来。宓批给80分。于是作民遂于

① 张遵骊(1916—1992),字公逸,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执教于成都金陵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五十年代调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史研究。

今年暑假毕业清华矣。王作民附告，邵景渊住址：上海，霞飞路，霞飞坊 59 号。(2—3)接袁昉女士二月二十一日北平。复函，又张敬女士三月四日北平。复函，各以二月二十日之北平《实报》剪寄。今粘存。宓由昉处复张醉丐一函，以《独游园通公园》诗写示之，为谢。(4)接绛珠三月三日北平。复函。至八月底，宓始复珠云。(5)接陈鑒二月二十五日，自北平寄怀宓诗，三绝，集杜句；另录。又寄怀萧公权诗，三绝，集玉溪句，并存。未复，而托周珏良代致意焉。(6)章用俊之。又自浙大寄诗来，为批改寄还。逵亦有书来。

本校教授宿舍，分三种。宓初未知详情，自选一人一室之单间平房，抽签，得教室后排之 211 室。阴湿黯晦，且将倾圯，又蛇屡见之，宓深以为恨。后以此室处 Ermpson 君。其后见食堂近邻，图书馆后，347 室，乃二间平房，一门二窗，弃置未用。乃约涂文君，言于分校主任委员会主席。樊际昌君，遂得与涂君共居此 347 室。涂君又饬匠移来网球场拆卸之砖石水泥，修造案桌及箱架盥台等。除食桌外，每人一份。且于后壁开巨窗，通空气。宓让涂君居内而宓居外。光线仍不足，宓恒临室门移置书桌。又得校中不用之壁架，购蓝白花纹布，以图钉绷钉之，成为可移动之屏幔。

宓与涂君同移入 347 室居住，乃四月下旬事。至八月九日止。其时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之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古大族。次子周氏。兄名李澍溥字章三，县财政局副局长，兼县商会主席。行六。弟名李伴梅以字行。为中孚信洋货铺经理，后又兼为文康书局经理，行七。子侄众多，均勤俭治生产。Gapanovich 君先得知此房，宓与贺麟往见李伴梅君交涉，于四月二十一日订立租约，月付租金 \$40。其木器床、桌椅，藤椅，及厨房用之碗碟锅铲箕帚等，悉由主人借给，足用。宓等遂于二十四日迁入

居住，名之曰“天南精舍”英名曰 Jre Concordia House 举宓为社长（President），浦江清为经理（Manager）。宓为草定规章。房租照室分纳，有五元、七元、八元三种房。以月计。伙食及杂费，则统由全体社员平均分担。以人为单位。十岁以下之儿童不计。实计每人每月此项纳费约仅十二三元耳。于是雇一媪。三日而易一张媪，年五十八岁。并其子张恩源，年二十四岁。治饌、挑水、送信、服役、买菜等等。母子月薪渐增至十元。久亦一切合适。初移入之数日中，每日下午 4:00 分批邀请本校重要职员教授及熟人到宅中客厅茶叙。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宓有《天南精舍即事》诗四月二十六日作。记之。另录。时宓晚间仍宿校内。四月二十九日，始完全移住天南精舍。宓住楼上之南室。月租五元。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般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有诗《始居天南精舍》。另录。楼上与宓对室为汤一雄。亦 \$5。楼下为贺麟 \$8，Gapanovich \$7，汤用彤 \$7，浦江清 \$7，凡六人。四川人杨蕴昌君，小学教员。寓园内平房，亦时晤会。

半月后，宓等曾邀请房主人李尊三、李伴梅兄弟及杨君，宴于校内容肇祖、汤用彤室中（\$12）。房主人李君兄弟旋亦在园宅中回宴。又屡送肉与菜蔬，甚为友善。其子侄。李棣、桃、柱，侄女锦云等等，亦常来此顽耍。与 Gaponovich 及其俄女 Verta^①，九岁，善说北京话。甚可爱。均有相忘之乐，宓诗所谓“闲共儿童笑语哗”者是也。

昔人以滇南为瘴疠蛮荒，今则绝非是。此地但无烽警，便是桃源。长年气候温和，如春秋。花木终岁盛开，红紫交加。树木皆长大，不凋不黄。稻田割后九月底。再长绿苗，一年两熟。虽有盗匪，而一般人情均朴厚爽直。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也矣！

① 维尔塔。

四月，在昆明蒙自桂林街文新成衣铺，制蓝绒布(白点)之长衫一件，又西服上衣一件。共值十一元。七月又制绵布白小裤四件，值四元六角。该铺，壁悬上海新亚书局印行之[明]吕新吾撰《身家盛衰循环图》，甚似 Plato 之“Republic”中 Lyrauti Piogien^①一段之意旨也。

五月四日至七月三十日

联合大学文法学院，于五月四日开学。列队步行学生，已于四月底抵此。选课注册凡二日。叶、陈^②均未到校，托宓代办外文系主席事务。

五月六日开课，宓仍授课八小时，三门，同上学期。南岳。教室在 105 与 102 室。教室外院中，花艳树密，景色至美。宓比来授课亦甚尽心。

一星期后，叶公超、陈福田均到此，曾邀宓共商外国文学系诸问题解决办法。其后公超遵教育部令，拟就《国立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分年课程表》及本校下学年外文系课目一览。宓均为之润色损益。此七月初事也。

学生中，有叶桢^③、李鯨石^④二人，皆北大外文系四年级。聪慧勤敏，而笃厚可亲，均颇相契。叶下学年，在本校为外文系助教。张志岳时亦谈叙，作诗互相斟酌改正。刘寿嵩、赵仲邑^⑤亦呈诗请宓批改，且

① 柏拉图之《共和国》中(古希腊)僭主之进展。

② 指叶公超、陈福田。

③ 叶桢，字石帆，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8 年毕业。曾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纽约联合国总部高级翻译。

④ 李鯨石(1915—)，天津杨柳青人。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8 年毕业。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⑤ 赵仲邑(1913—1984)，字其信，广东新会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9 年毕业。1940 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助教、教员。1946 年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员。1950 年 8 月至逝世，历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

有诗赠宓。另录。此三人于将散学时，曾合宴必于美生馆一次。赵亦为客，张、刘主人。其形迹亲密，时共游步叙谈或至咖啡馆中进食者，为李赋宁。至女学生中宓本学期所最爱者，为赵世燕南开英文系三年级，以美有“皇后”之称。尝助之兼补完上学期之功课。燕常偕其爱友某男生名未悉。出入，恒于途中遇之。又八月中下旬，则共其姊若妹赵世宛三人午夕在自然咖啡馆中用膳。宓几于每日遇之也！

五月中旬，宓之乙号书籍运到，见四月二十三日所记交运。幸均无失。宓此三月中，除授课预备外，仅自读以下各书：（一）Tacitus “History & Annals” (Everyman)^① 及 Mackenzie “A Manual of Ethics” 二书，余均未完。

自五月初开学时起，几于无日不雨。除由校门入城之石路外，道途泥泞难行。其后修治较好。而由天南精舍至校，须横过田野。久雨则积水，成为泥淖，尤不易度越。宓乃于五月十五日，仍完全迁回校内 347 室，与涂文君合住。天南精舍经理浦君算还各费，计共收取必房租及会员费十三元三角。其后天南精舍又增 Gapanovich 夫人及其女 Verta。贺麟任秘书，废社长职。后又接任经理。

宓即在校内教职员食堂用膳。每日三餐，四角。然饭菜日趋非劣，宓尝不饱。始于每晨以二生鸡蛋，五分。继以面包每枚六分。佐餐。而自学生大众到此，新开饭馆极多。宓自六月底起，始屡与李赋宁至校门外自然咖啡馆食猪排(Pork Chop)一角。或西红柿汤。一角六分。南美、越华两咖啡馆(在城门外、内)亦曾去过，而最喜美生菜馆城内。之汤面一角。及包子豆沙、肉、馒头。均每枚三分。以其廉而适口，惟仅下午有之。……

① 塔西佗《历史和编年史》(人人丛书)，英国邓特出版社著名丛书。Cornelius Tacitus 科尔内留斯·塔西佗(约 56—120)，罗马帝国高级官员，以历史著作名垂千古。

阴雨连绵。直至六月下半月始间有晴时，七月下半月始常有晴日。而八月则全月又大雨不息矣。以久雨故，宓室中积水后由校中铺洒石灰。淹及床脚，时未用蚊帐。七月中始用之。蚊亦无多，蛇则见了邻室沈有鼎君之室中，及他处者屡。而五月二十日上午 11:00，正对宓教室门前之大树忽倒，声如巨雷，压毙数鸟。宓诗所谓“折树摧花未忍看”者是也。

诚以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感。而战事消息复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于是陈寅恪先有《残春》(一)(二)诗之作，而宓和之。均另录。因忧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又有《蓝霞》一诗。另录。蓝霞二字出吴文英《莺啼序》末段。李所瑞文《烛影摇红》词已用之(别录)。而寅恪用之则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之。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嫌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兵俘虏，亦有能言此者，见报。此则二十餘年来学术思想界所谓“领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

以久雨故，校外低地，绿草满覆者，悉变为湖，是曰南湖。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蒙自中学校，及联大教授寅恪与焉。居住之 Kolos 洋行^① 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则为堤，有桥，有树。堤西更为巨湖，有荷花红白。极广且盛。更西南为菰岛。遥南为军山公园。蓄三五鸟兽。湖岸环以柳槐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叠为壁，极美。夏日水涨，湖光鲜艳。自远观之，此地乃法国之一角，或瑞士之山水奥区，非复支那国土。宓等恒游步其间，宓独游时多。乐可知已。

^① 考洛斯洋行。

宓以南湖颇似杭州一九二八年特所留恋者。之西湖，故有“南湖独步忆西湖”之诗。寅恪以南湖颇似什刹海，故有“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昇平”之诗。皆合。惟当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时已六月上旬中旬间。据陇海路，决黄河堤，中日两军互讐，孰为决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千万人。我军势颇不利，故寅恪诗有“黄河难塞黄金尽”指国币价值低落。据云，语出《史记》封禅书或河渠书。之悲叹，而宓和诗亦有“舜德禹功何人继，沉陆殴鱼信有哉”之责讥。至张志岳和诗，“风云列国如翻掌”则指张高峰日俄守兵冲突，旋又归于和好也。

交际之事，则(1)五月六日梅贻琦校长来此。校中请茶叙。梅仅说笑话，再则谈及“奇装异服”而已。(2)六月初，蒋梦麟校长偕夫人陶曾毅来此。先由六分校校委请宴，全体教职员陪。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5:00 蒋公夫妇在法国领事馆请茶叙。十二日星期。上午10:00 又请文学院教授、学生茶叙。列坐廊下及草地上，男女生分坐。蒋公演说，述本校迁移及办事经过。(3)Mlle 黄伟惠在沪与毛玉昆结婚，至昆明，欲在联大授课而未得也。毛君在蒙自授二年英文，又遭学生罢课，久乃解决。于是黄伟惠于六月十九日始来蒙自游聚。二十日星期一。晚7:00 金岳霖、钟书箴合宴之于Kalos，宓亦被邀毛、黄夫妇，夕来访，同赴宴。饮中西酒甚多，亦热闹。座客有王爱荣女士。清华经济系四年级，山东人。二十二日午1:00 叶公超、张奚若合宴之崧岛；二十三晚7:00 分校主任樊际昌宴之于法领馆；宓皆与席。二十四晚7:00，宓及杨业治、陈寅恪合宴之于法领馆。每人五元。二十五日星期六。上午，毛黄来辞行，并以授课事相托。黄风度如昔，嫁后无人改变。人皆以毛、黄结婚为异。宓则以为此不足异，正如 Mme de Staël 之晚嫁 Rocca^① 耳。惟是国难后一年中宓所曾注意或眷恋之女子，皆嫁尽，

① 正如斯达尔夫人(1766—1817)之晚嫁罗卡。

无馀矣！(4)房主人李君，曾于星期晴日，遣其侄陪导，招待宓等游玩距此十里之新安所。明时置。憩于段师长之别庄，备简单之西餐焉。其后浦江清君离此之日，八月十三。李君兄弟又宴请我等一次，以为祖饯。是晚大雨，途为水塞，宓乘轿(二人)而归。又杨蕴昌君亦宴请我等一次。均在本宅。而李君开办文康书局于东门内中孚信号，在西门外。我等亦送联为贺云。均六月七月事。(5)同室涂文君，与宓皆喜饮杂果酒，常在本室 347 中，便饌对酌，互为宾主。其体育系教员夏翔^①、振鹏。侯洛荀先后来此，亦在本室中会食。此外，涂君又与宓至美生便酌，亦互为宾主。涂君游个箇旧归后，于七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 4:30，与包尹辅君事务组主任，钱稻孙之内弟。合宴金城银行张君与宓等于城内大井街云福食店。旧式饭馆。时联大分校已将结束矣。(6)六七两月中，宓恒共游谈者，为浦江涛君，并与习谈法文。六月十五日，宓所甚厌恶之陈瑾昆法律系教授。既遽返北京，此君为律师。为人理妻妾争遗产案，得胜。妾(年少)分产独立，陈乃逼诱而娶之。既得美妾，年少，且得巨产二十万圆(今此妾在香港)。以宓之往史与陈君比较，宓伤心极矣！乃使涛居邻室(348)。七月二十日涛赴昆明，宓为介绍于薛桂轮求职，无结果。其后涛另得职。

七月初一日，忽接雪梅自香港来函，言已与健群于五月二十八日离婚，启事登《大公报》。独到港，今欲来昆明就我，求职事，并叙情云云。宓即速复一长函，详述宓近年经历及感想，并劝梅仍与刘君复合。此函寄港，由(立报社)成舍我转交。函未到港而雪梅已来滇，此函遂终遗失，宓深以为憾。宓同时即致刘健群一航空函，告以已函梅力劝与健群复合。且宓已丝毫不愿再谈恋爱婚姻云云。此函为免祸，且亦

^① 夏翔(1903—1991)，字振鹏，江苏丹阳人。东南大学体育科毕业。曾任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体育主任。1933 年到清华大学任体育部教员。时任西南联合大学体育部讲师。1941 年去美国留学，获春田大学教育硕士。在美国依阿华大学研究院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体育卫生三年。1946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体育部教授。

宓之真见解真主张也。……七月五日，雪梅至昆明，即至联大办公处访宓，并函我。乃宓复函昆明玉龙堆十二号，由少熙转交。未到昆明，而雪梅又至安宁县温泉小学任教员。且在温泉访张荫麟，探询宓与陈心一现今之关系云云。旬日中，接连来函致情诉苦，欲与宓结婚，且在此邦为买田偕隐之计。宓亦即复，坚持“愿始终为兄妹——请以胞兄视我，而以吾父为义父。”雪梅欲访宓于蒙自。宓乃约其会于开远。然宓次函未达，雪梅径于七月二十四日到开远大东旅店矣。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下午2:00忽接雪梅二十三日电云：“祈明日到开远大东。梅。”宓即复一电(\$1.10)至开远，言准于二十六日晚到，祈候，云云。时宓正忙于考试阅卷。二十五日上午，致雪梅函。附寄《考试日程表》述不能不迟来之故。同时，接雪梅昨晚自开远来电云：“华来蒙自？兄到大东？电复。”二十六日星期二。晴。上午8—10考《欧洲文学史》。下午，乘1:40小火车至碧色寨。换乘4:00之滇越火车。下午6:00抵开远。车中与李安宅燕京人类学讲师。夫妇，及男女学生三数人为伴。雪梅艳容盛饰，接于车站。遂至大东旅店，后楼。住二日。雪梅比昔较和平温静，然仍健谈。先述健群平日之行为，及与分手之原因情形，甚详。宓闻雪梅言，乃承认其与健群牴牾实为不误。尤窃怪，以蒋公之英明威武，何以宠用此等人物握权任事，诚不可解。盖健群正如(1)《石头记》中之中山狼孙绍祖，又即是(2)Plato之“Republic”中所描写之Tyrant一流。武汉政府军财政学界中，如健群者当不可指数。值今强寇大举环逼，我国府首都之武汉，其中之人物如此，生活如此，行事如此，可为痛伤！雪梅所述，实亦时代洪炉之缩影，与历史悲剧之内幕或背景。也！是夜，寝甚迟。

二十七日，阴。上午9—10与雪梅游步开远街市，购酒。11—12昼寝。每日两餐，均在旅店中勉食。下午3—5复在车站一带步谈，雪梅又补述健群生活实况。宓亦以近事略告雪梅。雪梅陈说结婚同

居并买田隐遯之计。宓答以原意，即愿梅另寻匹耦。且不必执定文学造诣，而宜注重其他条件。而宓则当以兄妹关系，从旁代梅计划研究帮助，竭尽心力。梅颇谅解，仍欢谈如初。宓为梅书写《石头记》中红楼梦曲之中山狼一支，赠之。是夜，早寝。

二十八日。晴。5:00起。早餐。6:00出。各上演越火车(宓付两人归途火车四等票价及旅馆费共\$14.)。宓南行。雪梅北趋，仍由昆明赴温泉小学。宓车先开(7:00开)，车中遇一马姓回教商人，交谈。宓于火车中，作《开远晤雪梅赋赠》一诗。雪梅有《却寄》一首为答。并另录。仍在碧色寨换车至蒙自。10:30抵校。下午即阅学期考卷，至三十日上午毕，以成绩送交注册部，而本学年遂终。

七月七日，为卢沟桥事变周年。晨6:00微雨，在操场行纪念礼。樊际昌主席，致词。冯友兰演讲，言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散队时 Gapanovich 忽病甚。宓等扶至校医室外，寝以小床，覆以绒毯，幸即得医生注射，而免于危殆。昇天南糖舍，由夫人调护，多日乃稍愈，即送往昆明医治，夫人等八月始往。是日星期四。仍上课如恒，并举行献金救国。宓捐\$15。教授中有多至\$70者。

七月七日蒙自作 陈寅恪

地变天荒意已多，去年今日更如何。

迷离回首桃花面，寂寞销魂麦秀歌。

徐骑省李后主挽诗：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

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

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

按寅恪诗学韩偓。音调凄越而技术工美，选词用字均极考究。如右诗，中两联对仗已工，而末二句以影字与流字互相照应，然后

江汉之关系始重。更于影上，着一段字，则全神贯注矣。

五月中，学校派宓为校舍委员会委员。宓辞于樊公，不获。宓心殊不乐。盖宓可助学校之事甚多。乃只能备员于斯微末之事，未免负屈耳。其后仅于六月初，随诸委员主席汤用彤。至法国医院勘查一周，并与蒋校长会谈一次。不久迁校事起，一切均无结果矣。

此三月中之通信，汇记如下：(1)父来渝航空。约每星期一渝。甚多。兹节录五月一日之渝云：“汝现在蒙自，宜安心教授，自尽职责。有暇，除读书或著书外，务以涵养性天，锻炼身体为事。其他随时善筹应付，不足虑也。”按父所告说，对宓实最切要。惜未能时刻奉行之也。(2)父寄示须妹函，知军训生活情形，甚为勤奋。宓曾介绍须妹在汉访问卫生生、王作民夫妇及姚抡元、纪云秀夫妇，均未遇。盖皆迁移他地矣。纪云秀到武昌中正路书院街七号。来函候问，述结婚情形。六月底，云秀与女眷往甘肃天水避兵，（住址：甘肃天水后街106号，或国立天水临时中学，（侄女）纪新青转。）到天水之前夕（七月四日）来函，宓曾复一函，由父转寄。言N事。见一月二十六日记。又赞K之为人，对于恋爱，自有主见。虽与男友多交际，不逾越范围。又论彦事，谓彦此时一意悼伤亡夫，宓只宜慰藉。如欲与彦结合，应待他日缓图之，云云。又谓宓待人忠诚，凡在友生靡不感念云云。宓按云秀论K与彦事，皆明智之言，悔宓不早知而行之也！卫生生五月七日自鸡公山来函，曾询彦及Rose消息，谓熊公之丧，卫生生曾托香港中国银行副经理吴启诚代送花圈挽联等物，终无回音。或有以祁志厚询卫生生者，答以不知近情。又有在汉口传说宓与K之关系者，卫生生已为力辟，谓宓对K，纯系对学生之诚恳与爱护，且因受其寡母之托，岂有他哉？云云。宓即函K香港。询访，得K六月八日复函，节录，粘存。（六月中，K曾托图书馆胡君带一函来。）此数月中，与K亦恒通函。但对K已不存希望，只拟从旁助之。袁守和夫人及子女亦已到港。K则仍

住女青年会。K 英文似有进步。凡 K 来函，均英文。即一一改正寄还，不存来函，即使宓心不有所储积也。K 月薪 \$ 70，以港币高涨，增给津贴 \$ 23，仍患不足花用。偶见本年四月十八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第五版《记天然婚姻信托社出现》，文中一段云：

自然，去世不久的熊希龄在四年前刮光了胡子与年方花信的毛彦文结婚之后，不但打动了那些老年人，而且还暗示了当时的社会，流行了集团结婚。下略。

此外，关心彦事者，尚有董维杰君。董君于四月十九日夜半。由山东曹县军次，寄来怀念并候问宓之新诗一首。且询是否与香港指彦。常通信。徐州陷后，又于五月二十七日寄来《离城》由曹县迁东阿。新诗一首。宓感董君之情，且忧其生死莫卜。故接到来函，立复，然此后亦久无消息矣！（3）四月底，接爪哇华侨小学校长闽厦陈寒光君 Mr. Tan Han Kong, Wlingli. Java^① 三月六日 No. 1 来函，另存。评宓之诗为“典雅厚重，纯出血诚。拟之古人，其陆贽之文乎？”附来《婆罗佛塔歌》。宓即为批改寄还，自是订神交。后接其五月十五日 No. 2 来函，极长。另存。详述己之身世经历性情志业，甚可感人。又评宓“德胜于文，似梁任公之诚恳，而无其圆融。似畏庐之狷洁，而更倔强。”自是遂以兄弟相称。寒光极热心而富侠气，欲广读书籍，不惜巨金购买。寄来所著《林琴南》一书，宓为作跋，捐赠图书馆。又寄来畏庐少作《闽中新乐府》稿本等，宓于六月五日挂号寄还。其时，上海福州路二九八号，开明书店函购课寄来寒光所作《华鬘室诗钞初编》稿本。宓以行即迁校，略加审阅，即行寄还。寒光欲购《白屋遗书》10

^① 爪哇，弗林里陈寒光先生。

部，赠送知友。七月一日 No. 3 来函言之。定于八月四日，将北平寄到详下。之《审安斋诗集》一部赠送。《白屋遗书》一部取价三元。《吴宓诗集》书券八枚，七折，实值十三元四角四分。寄与寒光。邮费一元三角。八月六日又寄去《玻璃声》一部。存阅。另有专账，不悉记。

先是定于四五月间，函芝润表妹，请寄来北平家中所存之《吴宓诗集》与《白屋遗书》若干部。并声明，如常例，按旧法，每包邮费若干，逾此数，则勿寄云云。乃姑母与芝润表妹，未明必索书之意为售卖而得钱，乃以《吴宓诗集》五部、《白屋遗书》二部、《审安斋诗集》三部，及糖一盒，致张奚若夫人黑白绒线若干组，同装一方尺之小木箱中，钉固。交增茂即太平。洋行，运至香港。运费约近二十元。而祥弟在港接到后，未及待必阻止之函必请其留该箱于港，勿寄来。到达，径以原箱用白布密包，缝固，外加火漆印，一若内装极贵重之物品者。挂号邮寄来蒙自。包外贴香港邮票四元八角。约值国币\$9或至\$10。而经过法属安南，又征收过境关税并手续费国币\$8.25。计此箱内区区之书，由平至此，已花去运费近\$40矣！若再计入书之购入原值，则即使书均售出，其赔折亦已不资，而现售出极难，昆明中华书局现正发售《吴宓诗集》廉价。后知，仍售每部二元一角。而不日迁校，携带困难。今滇越火车价已增三次，而法国之越币兑价尤高，则火车中运费更须多出矣。此岂运来出售获利之本旨哉！此事使必痛恨多日。七月底，书籍始到蒙自。分配如下：《吴宓诗集》五部，赠周宝琬家一部，而托其代售出蒙自师范学校、蒙自中学各一部。收价四元八角。到昆明后，另购（\$2.10）赠李尊三、李伴梅兄弟一部，而文康书局共售出二部容肇祖，姚从吾各购一部，二元。收价四元。《白屋遗书》二部，托朱自清君介绍联大图书馆购一部，已收三元。另寄陈寒光一部。拟收三元。以上共收入\$12.60。至《审安斋诗集》，则赠联大图书馆一部，赠张志岳一部，自存一部，此案遂结。

自国难以来宓之经济收支情形，另制成图表，粘存。可以一目了然。账目只记巨数出入，不问细节详目。计宓一月二十二日，由南岳赴长沙时，实有现款 \$ 436。本年二月十二日离长沙时，实有现款 \$ 432。……惟此数似有错误。盖宓离长沙之前夕，颉又将宓所付之 \$ 100 交还。故宓离长沙之日，实带有 \$ 532。在港呈爹 \$ 100。由湘到粤，在粤，由粤到港，在港，由港到滇，抵昆明，凡国币、港币以及越南币，共用去国币 \$ 169。三月初抵昆明之日，实有 \$ 263。在昆明住约近一月三月之久。用去 \$ 50。离昆明之日，领到二月薪金 \$ 280，而留 \$ 150 给颉。如是，离昆明之日，实带有 \$ 343。由昆明到蒙自旅费去 \$ 25。在昆明住一月四月初至五月初。用去 \$ 55。托章灏带还朱木祥 \$ 80 朱项全清。尚存 \$ 183。但此时学校发还宓等在长沙捐助学生之（由湘入滇）旅费津贴 \$ 65，故按簿。五月十日宓实存 \$ 248 也。

其后学校又发给昆明蒙自来往旅费津贴一次十四元，来往二十八元。共 \$ 28，加入上项，得 \$ 276。此数宓居蒙自直至十月底离去蒙自之时为止。其中有七月七日，献金十五元。七月二十日，托涛带给颉五十元。故宓由五月十日至十月底，在蒙自共用去 \$ 211，即平均每月自约三十七元也。

至五六七月中，在蒙自所领到之清华 March April May June 月薪，每月各皆二百八十元。共得 \$ 1122，均存金城银行，有折可查。在离蒙自前，未尝自己取用。仅曾拨付张婉英第二次。北平 \$ 100，又借给王友竹汉口。亦 \$ 100，故离蒙自之日，此存折上有 \$ 922 余也。

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三日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自八月一日星期一。起放暑假，至十一月底止。

先是六月中旬即闻有迁校之说。缘柳州中央航空初级。学校欲

迁来蒙自，占用本校校舍。本校奉令出让云云。旋即确定，提前考试放假。近日航校人员已有来此居住布置者。本校分校遂于八月中迁回昆明。旋即昆明无安置学生之地，改于八月底始全迁。樊际昌任代理教务长，早去昆明。分校主任，由朱自清继任。于是宁静安适、布置初妥之联大分校，又在纷纭动扰之中矣！而当七八月之交，亦正国府各机关除军事外。全迁重庆之时。武汉大事疏散居民。

八月三日，接晃公七月二十九日书。密直至七月中下旬，始复三月在昆明所获晃公函。知随许世英公，在振委会任科长，今亦迁徙。新址为：“重庆，柑子堡，荆园，振务委员会。”节录晃公书如下：

在得 大函前，毛女士曾为香山慈幼院会事来汉。到振会，请许先生助援经费，并曾到会中两次。但皆值伯鹰外出，未得晤面。今以 大函所述，推其胸中感想，或亦悲慨万端。短短人生，乃有如许怫忤。又值此国土纷崩强寇深入之时，静言思之，惟恨人生有情耳！……昆明按当作蒙自。气候既佳，而大学校舍又复深蓊美，实为最不易得之地。值兹乱世，何啻桃源。尚望静居涵养，努力将大箸两种写成定稿。乃真为千秋大业也。

晃公此书，密至九月中始克作复。

八月一日至五日，连日阴雨，八月全月中，恒多雨。未出门。而将以下各书，一一写入序跋，捐赠本校图书馆。读毕，或且摘抄。另存。计：(1)《审安斋诗集》。(2)赵紫宸作《玻璃声》新旧诗词集。序跋已寄斋燕京赵君。另存稿。(3)邓平岩贵州人，昆明中央航空学校教官或秘书。作《西行感赋》五古诗。油印本，一小册。密于八月中下旬函邓君，立得复书。邓君（航校）通讯处：昆明邮政信箱第十六号。(4)叶恭绰编选《广篋中词》铅印本四册。

八月二日晚，金岳霖、叶公超合宴宓及刘崇鋐于蒙湖咖啡馆。西餐，洋酒，甚为丰美，入滇以来所未尝也。

八月六日上午，访叶君，偕归，订饯。七日晨 8:00 再往，邀金岳霖、叶公超、陈总至蒙湖咖啡馆早餐（\$3），以当送别。盖诸教授日间纷纷离去，三君中金、叶亦于今日行矣。

近日昆明有云南全省中学教员暑期讲习会之设，邀宓等往任讲师。宓辞未往。而同室涂文君主任体育，遂即行。先于八月八日午宴宓及包尹辅君于菜市街口永和园后楼雅座，饮酒。九日晨，遂行。宓与鋐送至校门。

连日仍阴雨不止。涂君去后，宓独居一室，甚觉宽展，乃重装宓之大书箱。原编乙号。并新装盛纸烟之二小木箱，新编为甲、乙两箱。共三箱。宓书尽在其中。叶公超书，在小甲箱内。更加封钉，书写“外国语文系书箱”字样，于八月十二日晨，交付事务组掣取收条 010 号，编号为 31、32、33 箱。公费运往昆明。

是日雨。上午 10—12 开清华本届毕业成绩审查委员会宓为委员之一。于法领馆。于是王作民、补考。王还、衣家瑛燕京借读。三女生亦均得毕业。

近日学生自行去昆明者亦多，于是叶桎、任本系助教。李鲸石、张志岳、杨荣春^①等，纷纷来辞行，冒雨而去。又学生中如王原真女生。及毕业生如鲍志一等，均函求举荐职事。而七八月间，以纪念册（album）来求书写者，尤忙于应付。宓最爱李鲸石与叶桎二生。二生均以爱读之书求题，宓因翻读叶桎之 Boswell's "Life of Samuel Johnson"^② 于 A.D. 1777 年下，得一条云：

① 杨荣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8 年毕业。

② 博斯威尔《约翰逊传》。

But Johnson was at all times jealous of infractious upon the genuine English language, & prompt to repress colloquial barbarisms. —E. G. “make money”; etc. ①

呜呼，今日中国之白话俗字则如何！此正宓情志也。

八月十日晚 6:00 梁汉章、校医。周宝琮、周宝琬三君，宴请本校教职员必在内。多人凡三桌。于美生菜馆。周氏所开设，统为本校庶务员。盖以地主之谊，为吾等送别也。

十三日晚 5:00，房主人李尊三、李伴梅兄弟亦即文康书局东家，及前开某饭馆主人。亦宴宓等于天南精舍本宅，另室宴请本校男女学生三桌。亦以地主送别之意也。是晚大雨且积水，主人雇轿二人。送宓及女学生，又男生之大醉者回校及宿舍。前已及之。

八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近屡与 William Empson 君同散步，或饮酒。今日午，其友香港大学教授 Norman France 君，率仆郑某，游历至此，住 Empson 之邻室中。宓于晚 5:30 宴其主仆及 E 君于美生菜馆，并请沈有鼎君 (\$6)。餐毕，又至南美咖啡店在湖滨。中饮谈。9:00 始散。

时袁同礼守和。已到，即至法国领事馆 Consulat de France 客厅中访之。其图书馆属员董明道、于宝桢、胡□□方陪坐，寒暄，顷之，同归寝。

八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晨 9:00 守和来宓室中，坐谈半小时。述 K 工作情形，并因港币

① “(但是)约翰逊向来痛恨破坏纯正英语语言的行为，并主张消灭粗野的俗话。如‘弄钱’；等等”。

高涨，每月增给 K 等津贴国币 \$ 23 等情。11:00 遇陈慈于银行，乃导之至法领馆谒守和。下午 2:00 遇守和，同至大南精舍，访贺麟，唁其丧母。

是日晚 6:30，朱自清、姚从吾、张佛泉、蔡枢衡^① 四教授，合宴周炳琳、梅荪，现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袁同礼于法领馆。宓为陪客。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午，周炳琳去此。宓访守和一次，未遇。晚 7—9 复访之，谈甚久。守和历述其图书馆南迁交涉办理之经过，及今后迁滇并增设分馆之计划，甚详。又论 K 工作情形，总之，不喜用功，不图上进，知曾氏兄妹宪三、宪文，今均留学美国。聪明自喜，而好顽耍。甚望宓寓书劝戒 K 云云。宓以港币 \$ 10 H.K. 交付守和收存，为宓购物。守和明晨即行。是夜，与昨夜，宓去二长函劝戒 K，如守和言。然宓今者对 K 已无甚力量与影响矣！

下午，接毛子水函。词意雅雋可喜，存。即发一电（\$ 2.60）至贵阳，致张敬女士，文曰：“昆华教职已定，请速来昆明。罗常培^②、毛準、吴

① 蔡枢衡（1904—1983），江西永修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研究院。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昌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工作。1958年起，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顾问。

② 罗常培（1899—1958），姓萨克达氏，字萃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北京大学文科国文学门 1920 年毕业，又入哲学门学习。曾任北京市立一中、天津南开大学、北平四存中学教员，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9 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4 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仍兼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7 年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4 年赴美国讲学。1948 年续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1950 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1952 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总编辑。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宓。”先是宓接张清常片函，知其全家于五月二十二日离平，六月三日过港，七月初抵贵阳。敬与弟妹住贵阳会文路十四号任可澄志清。先生宅。而清常则侍其父母回安顺故里。住址：安顺，南街，八十三号。又一信址：安顺、西门上，周伯超（女中校长）收转。及宓得敬七月十四日贵阳来函，备述地方污隘，生活烦苦，求为在昆明谋职事，宓即函请罗、毛二君图之。宓于八月六日复敬贵阳。一长函，劝慰并指示。此函敬于八月十六日时已回安顺。接到，而宓十六日之电，伪言事成，且托三人名，以速其来者，则敬于十九日安顺。接到。敬即于八月二十二日复宓长函。另存。中夜所写，情事真详，并述其婚姻问题。大率(i)只愿以毛君子水为友，而不爱之。(ii)极不愿嫁任华而家庭迫促，宜如何善为摆脱之。此层诚切求教问计于宓。此函宓于八月三十一日接读，即于九月初复一长函。寄昆明子水留交敬收。大意劝其明智自私，不屈不挠，更不可为家庭而牺牲自己。宜在昆明缓缓由交际寻求配偶。彼任华者，以宓所闻，丑陋乖僻，自当拒之。但须以己意婉直告之，别无他法。至毛君则当以友意善待，以对宓者对毛君可矣。云云。

八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八日

此后旬日，接连阴雨。宓多在图书馆翻阅近年国内新出之文史哲书籍，其中亦有佳者，不悉记。自读《魔侠传》Cervantes' "Don Quixote"^①。另有笔记。常共赋宁或沈有鼎君，在自然咖啡店食面与馒头等，或在蒙湖咖啡店食牛肉。加西红柿，一角。后增为一角五分。盖自八月一日起，宓即不在教职员食堂用膳。自由就餐，较适意而补体也。

又乘暇写信多封，均甚长，故写来颇费力。记其要者如下：(1)十

①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Miguel de Cervantes 米圭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小说家。

九日，接陈之黼表弟八月五日。自三原来函，借款数百元，并述恋爱婚姻问题之所苦。宓即复一长函，劝其毅然自决，教以偕女友径同出走，至四川另求职业云云。盖恐其迁延郁损也。不久，即接黼航函，知已于九月三日，在三原与王毓芳女士王曜楼之女。结婚矣。又于九月十六日来函，详述三年来之经过及波折。并寄双影一帧。粘存。粘时，不慎，污损。以致多黑点，不真。黼现在西安。信址：西安，建设厅。张午中科长，收转。(2)是日，又函周炳琳，荐缪钺为中政校教授。盖钺于七月二十九日，奉母抵重庆，函由重庆打铜街，交通银行(叔)缪士衡转。无结果。旋得钺书，知已以叶麀之荐，得于九月初到江安，任省立中学教员。月薪实计七十七圆。不几日而郭斌龢君又电聘钺为浙江大学教授焉。

十九日，晚6:00 英国 Norman France 教授，以明晨告归，叙别，回宴宓与沈君于美生菜馆。又至自然咖啡店，坐谈，至10:00 始散。参十四日记。

(3—4)得刘锡晋来函，仍在北京广安门大街，三六九号，德源隆地毯工厂供职。词意诚恳，谓念恩师如婴儿之失母云云。宓深感之，夫以宓平生所施于人者，恩爱钱财，备极丰厚，而人则弃我如遗，或且诋怨。刘君处极贫苦之境，宓仅赠以\$20，荐事又无成效。而刘君之报我者如此。有如《儿女英雄传》中，河台谈尔音于“包容量——诺义赙贫”一回中之所遭。宓昔读至此回，未尝不涕泪也。遂于八月二十七日复一详函。又补复毕树棠一函，因恐住址北平，东四，前妙面胡同，甲二十三号。已改，乃封交刘君转投。

八月二十七日，晨5:00 即起，肃衣冠。中国长袍，单马褂。偕朱自清、姚从吾君，6:00 至城内文庙外院今为蒙自民众教育馆。参加圣诞恭祀孔子典礼。县长李宝珍主祭。音乐乃民间婚丧俗乐，而学生唱歌则似中国耶稣教徒唱颂之声调，三牲则缺太牢，等。然比之“打孔家店”者，则胜过天渊矣。宓初到云南，处处见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金

字朱牌，宓甚喜乐。盖斯数者，匪特代表价值之等级，抑且显示生活或人生之各方面，即宗教、科学、或经济、政治、社会、哲理是也。此理容另详论。……7:00 礼毕。进糕面而归，未赴午晚祭席也。

（5）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复绛珠一函。十月十六日得绛珠回函见彼日记。

是日第一批学生男生。大队离此，赴昆明受军训。上午李赋宁来辞行。又曹宗震^① 山东人，一九三五年八月，曾陪方秀贞至西客厅访宓，时正欲入清华也。来辞行。宓托曹君代访方秀贞及其夫踪迹。又告以王友竹近事。先是王友竹与妻，今年三月飘泊至汉口，久困，无职事。七月中始得微末之翻译工作，而武汉极危迫，又值疏散人口；宓乃于七月二十九日函友竹（汉口，吉庆街，德润里，54号，楼上，山东同乡通讯处），愿借给\$100旅费，俾彼夫妇由粤港遵海回济南家。得复后，即写凭条求汉口大陆银行凌宴池君招友竹来，面付\$100。此款于八月十一日交付讫，宓于十六日，即汇还宴池收清矣。有友竹收据片，存。中间友竹急不能待，不思信函来往至速亦需几日，且于八月七日函宓，以悻悻无理之词进。而自得\$100后，则终无一字致宓，亦未知其行止如何。宓往者待友竹至厚，资助甚多，故甚为痛惜；因以告曹君焉。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是日第二批男女学生大队离此，赴昆明受军训。上午，陈慈来辞行。到昆明数日，即有函来。礼也。连日并遇赵世燕于咖啡店。

今昨两日，大队学生去后，顿觉冷落。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门步归。街中及城边，均不见诸多黄色军服之男生，与蓝袍或花衫之女

^① 曹宗震(1916—1991)，山东济南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肄业。1942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习经济学。1946年至1978年在联合国总部工作，任翻译司中文处处长。

生行聚。又不闻纯正爽利之北平官话。于是蒙自空城立成寂寞空虚，馆肆中尤闕其无人。而宓行过桂林街女生楼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诗中所谓“桥边鬓影，楼外歌声”者，渺不可见闻。即 Kalos 教授学生所居之楼上楼下，亦门窗严扃，栏柱尘封焉。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移入天南精舍居住。上午，校仆左育才为宓搬挑运行李，并安设床帐。赏以 \$2。前已给一元八角。下午，自加扫除。

宓再来天南精舍，仍居楼上旧室。月租五元。而脱卸管理责任，现社长已废。只设经理，贺麟任之。麟去后，由汤用彤继任。尤觉轻舒。独居楼上一室，如离浊世，进退自如。凭窗外望，绿稻盈田，杂花饰壁。而秋山青紫，秋云缭绕。白鸟群飞，牛铃续响。殊足畅怀适性也。

是夜，寝甚适。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阴，微雨。上午，将室中桌椅书架等，细心用水洗拭一遍，于是全室甚为整洁如意，居之更安。

下午 3:00，张起钧来辞行，以本年毕业生四五十人，均于明日结队赴昆明也。宓邀其晚餐，以当饯贺，并请汤用彤作陪。先至蒙湖咖啡店食牛肉。宓下午二时，已独食一次。又至美生菜馆晚饭（\$3）。7:30 归。

九月一日 星期四

宓昨日所食过多，兼之过劳，受寒；九月一日晨，遂病。泻一次，休养二日，而愈。病中极念姑母。因去年正当此日，在姑母家卧病，得蒙姑母调护也。

九月二日至九月七日

九月二日至六日，读汤用彤著《印度哲学讲义》北京大学铅印本。一册。凡一二七页。又多散步休息。

九月七日，读谢佐禹著《人生哲学》讲义中央军校铅印本。一册。另有笔记。

是日钱穆、姚从吾、容肇祖、均住楼下，每室月租\$7。沈有鼎住楼上，\$5。均移入天南精舍居住。连旧有之汤用彤、贺麟与宓共七人。故宓《再居天南精舍》并酬赠容君。诗，有“竹林栖隐”之句。诸君并借来学校之桌椅床等，宓得一写字桌。

联大职员即于九月七日尽行撤退。原校舍全归中央航空学校住居管理。宓最后于九月十一日，犹独步入校内一视，诸凡如旧。其后闻多所更张。且迄宓等去蒙自时，航校员生共只百数十人。飞机来者尤少。似实不需此宏丽之校舍，而须联大为之迁让也。

此数日均晴。

九月八日至十三日

连日阴雨。读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部，三册，凡八百餘页。并加圈点。盖彤以一部赠宓也。此书堪称精博谨严，读之获益甚大，宓心亦乐。

天南精舍每日三餐。晨粥，鸡蛋二枚。午晚米饭，四菜一汤。晚菜有红烧肉一盘。张氏母子制菜饭，已比五月间大进步。然宓恒不饱，且独早起、早寝。故每日必至蒙湖食牛肉。后增价为一角五分。然以联大学生尽去，顾客寥寥，各咖啡店如蒙湖等，先后赔累闭歇。宓只得每日购来美生之豆沙包子及白馒头各三分。晨夕充饥而已。其后又恒饮杂果酒，颈癭亦未治也。

九月十四日 星期三

雨。读杨衡之《洛阳伽蓝记》。另有笔记。

下午，得 K 九月八日自港来函，英文。述(i)九月五日之夜，与同室 Miss Prattheung^① 在海滨 (Chinese Bathing Club)^② 游泳，几遭灭顶。幸得不相识之少年救起，而腿被划伤，今犹卧息。(ii)八月份女青年会房饭费据守和言，系二十三元，当系港币。至今拖欠未缴，而适领到本月薪金，又在室中屉内全数遗失，被人偷窃。(iii)K 将留港欤，抑将随守和入滇欤？(iv)关于彦之消息。今另钞，粘。当晚，即复一详函。对(iii)，宓力劝 K 随守和夫妇入滇。对(i)宓严重告诫，勿再如此轻举，以其母为言。对(ii)即附去致祥弟一函，由 K 阅后投邮，函请祥弟即日借拨港币 \$ 100 H.K 送交 K 收用。又附示祥弟照片，俾 K 易于辨识。其实宓并不信 K 函中所言失窃之事。综合推断，必系 K 奢侈浪费，收入薪金不足度用，故言被窃，以求宓之汇款供给接济耳。……明晨，宓又函陈福田，请在昆明代领宓学校七月份薪金，全数汇港交祥弟收。此事办理结果，该款于十月四日由金城银行汇到香港，而该银行坚执不肯付给祥弟国币 \$ 276.49，乃强以 185 之行市外面悬牌行市为 181.5。吃亏。兑成港币 \$ 149.45 付祥弟收。先是祥弟已于九月二十九日，以港币 \$ 100 送交 K 面收，取有收据二份。祥弟作事精细周密，可喜。馀港币 \$ 49.45 存祥弟处。

九月十七日 星期六

阴。雨，旋止。接张敬女士片，知已于九月十三日晚抵昆明。

① 普拉特亨小姐。

② 中国游泳俱乐部。

又接罗常培函，知由其父铁光送来。初寓同仁街爱国旅社，旋迁入联大理学院女生宿舍。（十月初，又迁居青云街142号宅。月租\$10。）罗君受铁光托，为之照料，并为进行职业。二十日，宓函袁守和，力荐敬。旋知罗君亦已荐，宓遂再函守和言之。惟宓知敬财困，故于十七日即函毛子水代领宓八月份薪金，以\$100由罗君交付敬收，以供资用云。后因敬辞谢不受，故八月薪亦未代领云。

九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姚从吾旬前以事赴昆明，今日归来。午前，宓偕诸君迎于车站。

九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读 W. E. H. Lecky 之“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① 凡二册。约八百页。获益甚大。另有笔记。昔 Babbitt 师尝称此书，宓久已始读。今乃重读卒业也。十月三日读毕。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午饭后，至西门外粤人之中华理发店剪发。每两月剪一次。

下午3:00，王克寇^②来。先是，本年联大毕业生其三为清华。在蒙自任中学教员或兼小学校长者，五人。王克寇其一也，已来访宓二次。寇淑勤^③等，亦尝来此玩耍。登风车之顶，而招宓上，宓辞之。今日

① 莱基之《欧洲道德史》。1869年出版的两卷本，详细阐述了社会与道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 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

② 王克寇，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8年毕业。

③ 寇淑勤，女，清华大学经济系1938年毕业。

又来，乃相偕至蒙自中学借书。在办公室中，与校长周宝琮君及男训育主任万君、女训育主任万君、寇淑勤女士周旋移时，乃至王君室中小坐，然后借书而归。万君言，宓《诗集》中，有不少艳史云云。宓颇赧黯，勉答而已。

晚，作函致 K，再劝其随袁守和夫妇来滇，而勿留港。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半阴晴。 昨晚接守和二十一日函。今晨即将其英文《抗战中之国际舆论》一书之编者自序及自录，为之润色改正，并附函再荐敬，航空寄港。但十月八九日始到。

下午，接芝润表妹函，知张婉英二次拨款 \$ 100，已由其父养田于八月四日交到。即禀复姑母大人。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 晨 8:00，与同居诸君至西门外某馆，食过桥米线。四月，郑天挺君曾请同人食二次。又至南湖游步，军山公园饮茶。正午，将雨始归。

下午，接昆明联大事务组，封寄来函件一包，先是容君以“蒙自，大树街，五号”住址告事务组，致昆明来函均寄该址。经宓屡函声明，方得改正。有宓函凡十五件。费一星期之力，乃克复答。择记其要者如下：

(1) H 六月三十日，自美国 Port Murray N. J. ^① 来函。盖方以暑假，与其未婚夫 Howard 在 Natalie Rathbun 及其夫 Richard Wagner ^② (已有一子) 之田庄上小住，至为舒适。H 今秋嫁后，亦拟经营其夫家

^① 美国新泽西州默里港。

^② 纳它丽·拉斯本及其夫理查德·瓦格纳。

之果园也。在 N. Y. 省。函中谓曾以必去函，节读与 Natalie 夫妇听。且久谈昔年一九三一。游居意大利及巴黎之旧事，而感人生苦乐升沉之无定也。徐不悉记。函存。惟录 H 之函址，即 The Brooke House, 79 Chandler St., Boston^①。

(2) 心一来二函。盖宓夙尊心一之独立人格，除尽责付款外，一切不闻不问。近念心一向乏才智，况处今危难之时，似需宓之指导匡助，未可置身局外。遂于八月中致心一函，今得其复。宓知心一对宓意甚诚和，然宓读其函，仍不悦。附来收据二纸。(一)七月三日收据，今年共收到款 \$550。(二)八月二十四日收据，收到孙大雨^②送来款 \$208。以上共 \$758。并存。又心一答宓所询心一借与硕兄之款。历年计有公债 \$6000；折合现款二千三百元 0。股票 \$2000；现款 \$600 馀。且述硕兄沪家窘状，至于欠缴房租，被讼法庭，子女经年不能入学等情。宓即复心一长函，教以勿再借款与任何亲友。杭家、苏巢、光午等。并告以硕兄久营公债，养成赌博心理，不可救药。到处欺骗，攫得之钱，又尽投入公债之无底窖中，而使一家受苦受累，至于如此！故力戒心一今后勿再借款与硕兄，供其浪掷虚耗。如欲救助硕家，宜于最急时，每次以三数十元径交筠嫂云云。此事使宓多日郁苦。盖 1933 年宓即有万元之公债，在硕兄手中经营。迄今本利并失。而 1937 年三月十二日硕兄托言开办银行，借去宓电汇之款 \$4500，致使宓于国难起时，仅有 \$300 之存积。七月止。一年来，宓已呈付姑母 \$1000，助硕约 \$450。凡此皆宓所极乐为。然硕兄沪家，且待姑母

① 波士顿，尚德勒街 79 号，布鲁克宅。

② 孙大雨(1905—1997)，原名铭传，字守拙，浙江诸暨人。清华学校 1925 年毕业留美，入新罕布州达德穆学院、耶鲁大学研究院学习。1929 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46 年至 1958 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1981 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等时时由平汇款接济。则硕兄之所以负累其亲若友者为如何？宓亦以误信托硕兄，其损失款项之巨，当为宓生平对各人各事中第一。年老时危，难望偿补。此所损失，更为可痛矣！

(3)周煦良，于七月中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月薪实得一百六十元。寄来与夫人陈忠榴双照。另存。即复以长函。来函所述，关于N与J者，已见前记。备说近遭。嗣后常互通函。煦良寄来各件，托为许承康君住址：重庆，打铁街，三十七号报名入联合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煦良于九月初得一子。其现在住址，为“成都，东城根街，半节巷，新又新戏院后，寄庐。”先是宓于1936年二月，以所藏“Variorum Shakesapeare”^①一部，十九巨册，售与孙大雨。取债\$200，托其代存。近托煦良于八月二日函陈麟瑞，转告大雨，婉索此款。大雨即于八月二十二日，以\$208当连储蓄之利息。亲往送交心一面收。宓即函大雨谢之。函寄。“上海巨籁达路，大兴里，十七号，楼下，孙大雨”收。

(4)周珏良欲南来入联大，宓已屡函详述旅途及此间情形。近又函托陈福田为向校中领得复学证，遵寄其五姐“香港，皇后道十号内，332号，宏兴行，周叔嫻女士”收交。不久，又得叔昭四姐。津书。寄来二诗，即为批改寄还。

(5)须曼妹，在武昌毕业后，于八月十六日离汉口。观志被派回陕西。乘差船，继乘商船，九月十日抵成都。在“成都，皇城，川大法学院，学生集训，九大队，四十七中队”，任区队长之职。另一信址，为“成都，暑袜北一街，93号，时代村内，37号，李公馆，王侯小姐，收转。”寄来成都照片川大法学院。粘存。妹似甚勤奋，十月十八日函言，欲得钱制寒衣。宓即函煦良借拨，并介绍须妹往访。

① 《莎士比亚全集集注本》。

(6)父处,时有航渝来。七月下旬,父曾随陕西监察委员杨仁天叔蓝田。至外县视察。

(7)缪钺来函,知已任江安中学教职。见前。并劝投稿于卢前^①。今为参政,住重庆米花街二十号。主编之《民族诗坛》月刊。

(8)徐英来函,寄诗。知已随河南大学抵万县。住址:万县,四方井,三十六号。

(9)李源澄来函,知现任成都锦江街。蜀华中学教员;并悉《重光》月刊业已停办。仅出六期。殊可惜,盖此为抗战以来所出杂志之最佳者。中载马浮先生论学书,尤圆满精到。另存记。附唐君毅^②寓址。成都,长顺上街,一五五号。

(10)陈寒光 No.4, No.5 来函。已就原函批答寄还。另复一长函,详述种种,并加以规劝。至寄去书志,另有账单。寒光汇来之国币\$50,则尚未有消息云。

其他,友托办事,及寻常候问者,均不记。以上乃汇录前后多日之事,而总记之者也。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阴。是晨,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初次。联大教职员学生所居住之西门外昆华师范,落弹最多。一楼全毁。幸教授皆逃出,仅损书物。死学生二人,由津来复学者。校役三人,又教职眷属二三人。阅二

① 即卢冀野。

②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无锡江南大学教务长。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特约编撰,与周辅成创刊《理想与文化》杂志。1949年3月赴香港,与钱穆等在九龙创设亚洲文商专科学校,1950年改称新亚书院,任教授兼教务长。1957年赴美讲学。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74年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1975年秋,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1978年2月在香港逝世。

日，陈福田有英文函详述此事。宓倘早赴昆明，亦必住此楼中也，幸哉！

是日上午，蒙自亦发警报。宓及同舍诸君，过法国医院与精舍密邻，航校工厂在内。又东行。入乡野，沿大路，至河边止。过午，又步归。是日，宓方作长函，与陈寒光。

九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第二次警报来，时同舍六君皆往游箇旧，已至车站。宓独坐读书，即坦然下楼，仍依二十八日之道，至乡野避之。已而解除，遂归。诸君亦未成行。皆归，止不往。

十月一日至四日

晴。贺麟将以周炳琳之约，往重庆，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此议初起，宓即力赞之，今仍鼓舞其行。而彤始终尼之。今麟行期已定。此数日中，宓每日上午 10—12 辄邀麟出，至蒙湖食牛肉，又至三山公园久谈，甚为酣洽。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 The Good Life 之计划。欲仿效《宇宙风》等之形式及其廉价广销，而易其内容。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四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

四日晚 6:00，同舍连宓共六人，公饯贺麟于美生菜馆。每人二元。客有李澍溥、杨蕴昌君。

十月五日 星期三

阴，微雨。晨 8:00 李澍溥作梅大病初愈，邀请同舍诸君及宓至

菜市街口永和园后楼雅座。便宴，并食米线。为钱麟也。午饭后，共送麟至车站。李澍溥、伴梅兄弟亦到站送。杨君则送至碧色寨。1:40麟去。

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诸君虽多博学之士，然皆阅世甚深，结果皆为聪明之自私，但图个人安居静适，不问身外之事。日日看报，亦多注重身家利害。于是每日群出游览，终朝在外不归。午饭后，则又酣眠达夕。晚饭前后或又外出。游居所谈，无非琐事俗情。皆不免于顾亭林“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讥。

汤用彤君对友，于私情上甚为关切。然其世故最深，故亦最得人心。被举为教授会主席。现任哲学系主席，兼研究院主任，继胡适也。其治事处世，纯依庄老。清静无为。以不使一人不悦为原则，而是非利害不问焉。其御众，不为褒贬赏罚，而绝对模糊，绝对平等。不使人知其有斯须亲疏厚薄之差，贤愚善恶之别焉。然其议论及语调，则恒为鄙夷与冷酷，(cynical)。每作轻蔑之唾弃声口，使人闻之心恶。回念清华、哈佛同室时之彤，能不痛心！彤最私宠者为容肇祖。容之粗率幼稚，无学无识，使人惊异。且终日动转喧哗，不能安坐。徒以能为胡适所赏拔，故得厕任副教授。呜呼，今之联大，亦所谓羞朝廷而轻当世之士者矣！若夫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 Silas Marner^①。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谑之资。必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懔，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

① 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1861年出版)中主人公。

私之另一格耳。此外，钱君穆、静穆，姚君爽直，从简。以交谊较浅，接触亦少。

诸君长游，宓皆未与俱。偶出独游而已。宓居楼上，诸君不至。甚可闭户自修，行止均便。……

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此中西人生观根本之不同，宓亦未宜深求苛责也。

十月六日 星期四

阴。近传航校将迁石屏，宓极望联大文法学院能再回蒙自。遂函联大当局诸公报告。姚君等亦另有报告。后乃查知其所传非实。

是日得昆明联大转来邮函多封。三日始尽复。已汇叙于前。九月二十五日记。又近得以下各函：(1)郭斌龢七月十二日来函，述柳先生病情。又九月十三日来函，知浙大现迁广西宜山县。龢任国文系主任，聘戴为教授。戴惜已就江安。并命为浙大推荐哲学教授彤荐陈康(忠襄)。经济教授未有人。英文讲师彤荐钱学熙^①，无锡人，信址“四川。璧山县，初级中学，钟芳铭转交”。按宓今始知钱君即系作英文评赞宓诗集之人。文存篋中。长于文字学之国文教授或讲师宓荐张清常。各一位。宓加荐张志岳、田德望。请注意。附告梅光迪现住九龙。候王道，五号二楼。刘永济现在新宁东门外，王氏宗祠隔壁巷内，馥庆堂寿记。云云。(2)胡徵彦久。自桂林

① 钱学熙(1906—1978)，江苏无锡人。苏州桃坞中学毕业。自学研究英国文字学。抗战前研究翻译《韩非子》《大学》《中庸》《孟子》《道德经》。抗战初期，在四川璧山中学，为熊十力译《破破新唯识论》。1938—1941 在上海光华大学外语系任教，后回无锡隐居。1943 年赴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系专任讲师、副教授。1946 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1 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复宓函。现寓：桂林，中北路，义学巷，九号。妻病。商询移住何地为宜。宓劝其入蜀。(3)刘健天行。自长沙长沙，高井街，十六号，交通部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来函，寄诗。宓于八月中致健长函，寄其北京家中北京，东安门，大草场内，口袋胡同，十一号，本宅。转交，尚未收到也。

十月七日 星期五

蒙自西门内路北。有蜀人雷少卿翁所开设经营之粥饼铺。售甜粥，内多桂圆，莲子等，味美而滋补。每碗三分；又临时制作之米饼，俗名粑粑。每枚一分。宓极喜食之。于兹半载。雷翁似有道之隐君子，年六十馀，须发俱白，衣履整洁。手着玉班指。终日制饼，从容而熟练。有妾，年约四十，佐之。即住饼肆楼上。而其态和煦雍穆，使宓敬佩。与之语，尤温雅可亲。盖居此业粥饼肆，已三十馀年矣。宓乃赠雷翁二联，于今日下午，以红纸写成，送去。其一云：“年高德茂 物美价廉”。其二云：“无名安市隐 有业利群生”。是日晴。宓送去时，肆中方有航校学生十余人吸粥啖饼。宓亦食且付价而返。

越二日，翁使其少子名□□。年十七，其美秀。在简旧习篆刻印章业。与幼女名玉英。年十一二岁，读书。辗转寻访而来精舍，资古玩二件赠宓。其一，山茶木笔筒，玲珑盘旋，刻镂如假山。其二，外豆绿而内白纹之乳窑洗笔皿。盖翁夙爱收藏古玩，所藏甚富也。宓与子女谈，知雷翁有子女六人，长子在简旧营金矿之业。翁得宓赠联，极为珍视。宓亦感翁赠古玩之意。顾以迁徙无定，行李拥塞；遂于将离蒙自之日；十月二十四日。亲以二物送还。并作《还古物记》以酬翁，并为纪念焉。

十月八日 星期六

阴。今日中秋。同舍诸君，以宓言，共赏张仆母子\$2。仆购月饼酬答，蒸而食之。

自是日起，宓专力补作日记自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至本年十月底止。兼清理积存之函札账目。间作复函。直至十月二十二日始完成。

十月十日

晴。国庆节。航校飞机二十馀架，始自柳州飞至此间。次日，又飞去。往昆明。

十月十二日至十六日

十二日，另有飞机十馀架来。自是，晴日恒练习，其声轧轧矣。此日适晴。上下午有警报二次。宓仍如前趋避于东村。而同舍诸君，则终日在外，至晚始归焉。诸君之畏怯自私，实令人齿冷。

十三日，早饭时，彤强宓易其白色帆布裤为他色裤，恐为空袭目标！且曰：“吾为此劝告，非为足下之安全计，乃虑吾等并受其祸殃也。”宓心实轻鄙其言，顾即遵照易他色裤。宓原不与诸君长久游谈费时，至是更不与诸君同出。前闻昆明人士之惊慌，极不以为然。而颇赞同《云南日报》中沈从文《知识阶级应反省》一文。宓作《离蒙自赴昆明》诗，末二句，即言此意也。然自是天恒阴，雾重，甚晦暗。日机亦未再来滇。即警报亦无之矣。盖粤事新急。而诸君晨夕长游如故。

又自十月初以来，气候转秋，近日尤多风而颇寒。麟去后，沈君移居麟室。而杨蕴昌君来居沈楼上之室。杨君吸纸烟，恒扃窗户，而纸烟之气味流入宓室。宓素畏此。劝之，亦未能尽改也。

十三日，接K十月二日、四日函，言祥弟已以款送到。未言明数目，且无感谢之意。而以祥弟之再三盘查为嫌。又言伊喜香港之繁华舒适。伊年少，须及时行乐。故虽伊母及守和及宓均劝伊入滇，此次伊乃毅然自主，仍决留港。遂请于守和，幸蒙允许，即将船票退去，不随守和来滇矣。云云。又谓伊与陈君仅彼此互有希望而已，并无所确定。伊

但恐失败之痛苦，亦不敢即作与陈君结婚之想也，云云。宓读之颇不悦，即复云留港亦好。并以原函改正寄还。

十六日接祥弟函告付款，并详细账单，已见前。九月十四日记。十九日，得守和昆明函，言K以昆明被炸，恐累其母忧，为言，故留K与贺恩慈女士在港办事云云。（附记：守和家在昆明寓址：东寺街，花椒巷，九号。）宓按K之为人，喜顽耍，好虚荣，而感情甚薄。此次即违母命留港，而反托言恐致母忧，又需钱则顾我，得钱则不复必函，不如宓命行事。今后宓当对K淡漠，且不当再以金钱助之也。

先是宓于十月十一日，接张敬自昆明来函，言子水追求陪伴，请宓教以何术避脱云云。宓滋不喜，即以原函批改寄还。十四日晚，宓又作长函致敬。言子水事，可自决。惟由宓旁观代谋，敬嫁子水，实有诸利而无一害，子水之最可取者，为其贾宝玉式之性情，在此世中实不多见。但恐子水自己未必肯毅然决然结婚耳，云云。以上之函，敬均未复。二十二日晚，得守和函。昆明。言决聘敬至图书馆任中文编目事，月薪\$70。又得张志岳函述，敬以罗常培荐，得任重庆艺文社元曲编撰事。月撰稿10000字缴入，可得\$30至\$40之酬金云。敬既得兼此二职，即对其父母亦可无憾；宓心甚慰且安。

十月十六日 星期日

阴。一夕，得绛珠九月二十四日复函，知其家已迁至“北京，西城，什八半截，北骆驼湾，三号”。又悉绛珠自三月以来，即在天津河北，新开河西，市立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月薪\$88。与其迅哥业已仍归和好，俟经济稍裕即结婚云云。迅哥月入\$90，仍住其家。绛珠劝宓于某夫人指彦事，已尽人力，而前途希望极微，宜即淡然置之。至某女士指K，则与宓无结合之可能。即勉强为之，亦无幸福可言。应以友谊终始为上策。又劝宓今应“静居休养，致

力著述，以完成平生志愿。”盖宓缺乏把握女性心理之能力，故多失败。若再为之，失败痛苦更多。故当“清算过去，安度现在，静观未来”为是，云云（原函另存）。按绛珠所言，可谓洞明透辟。与十年前胡徵所言，如出一心一口。宓今者诚自知非而思止矣。然十年经营，初意欲安定内之生活，乃努力于外之志业，今终归惨败，内益崩离，则外亦难成。盖宓之爱情失败，其对宓志业之损失，如学问、著作、名誉等，为最大也。

二十日得崑公十七日重庆函，述人生公私小大皆相欺相凌。吾辈眼中的弱者，受吾辈之怜爱扶植者，转瞬已变为强者，而欺凌他人矣。宓按宓所见之J、K、王友竹、秦善璠等，皆属此类。宓回念生平所行所施，能不伤心痛悔也耶！且宓由此更知《石头记》之所以伟大。大宝玉之于女子，崇拜爱护可谓极矣。顾其梦游太虚幻境时，竟眼见诸多美丽之女子立地化为可怖之魔鬼前来追逐吞噬，宝玉急逃。盖即表现作者类此之观感而已。呜呼，人生如孽海乘筏，惟宗教为一线之光明灯耳。此最真至之人生观也。

十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自入十月以来，已是秋景。渐寒。近两日则已深秋，风威寒气并增矣。

是日得冯友兰函，知联大各院均定于十一月十五日提前。在昆明晋宁县之盘龙寺，亦在布置中。开课。于是同舍诸君议定，于十月二十九日离此赴昆明。宓即函托陈福田、陈岱孙代觅住室。

连日仍续作日记，并写信。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是日下午，独游南湖及军山一带，（有诗一首，另录）觉秋

景至美。斜阳照稻田，苗女方群刈稻。又反映树叶上，作金黄色。远山由赭而变紫变青。瀛洲亭映山前如屏。而军山附近池港中荷叶犹飘浮水面，青紫交杂，如古铜器。归途见农人以牛车满载稻束回家。因感此一片景象，正即 Keats 之 Ode to Autumn^① 所描叙者。及行至南湖之滨，见青天白云，绿柳红屋，倒映水中，明漪如画。绝似法国或瑞士湖之胜境。不觉悠然神往，徘徊久久始归。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晨，复守和函。改徐谟^②所撰英文。序文。航寄重庆，大溪沟，高家庄，胡家花园，马院长转。又附函致周炳琳与麟，述《善生周刊》之希望，语多矜冀，甚不合也。夕复晃公函，以汤若《佛教史》二册寄阅。

是日上午，寇淑勤等来园中游玩。夕4—5，王克成来，谈黄仲则诗。

晚，接守和函，命复校序文。守和自撰。知缓期赴渝，因函请将附致周、贺函焚毁。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上午，以古物二件送还雷翁。翁改赠密香木黑漆手杖。又悉雷翁夫人氏吴，蜀人。与上海母亲适相反也。

晚，接子水函，谓敬“孤峭如前，而礼貌颇足”，以癣疥在医院静养云云。子水住棉花巷四号，北大文法学院教授宿舍中。

① 济慈之《秋之颂》。

② 徐谟(1893—1956)，字叔谟，江苏吴县人。北洋大学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益世报》总主笔，上海特区法院推事，镇江地方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政务次长，驻澳大利亚、土耳其大使，旧金山联合国组织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6年当选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1948年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1956年赴西班牙参加国际法学会，当选为大会副会长。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连日大风。晨为寇淑勤、索瑞章^①二女士，写纪念册。又散步。

下午，写信。致钱学熙，谢其撰 Some Stray Thoughts on Life & Love(after reading Mr. Mi Wu's Poems)^②。又函郭斌龢。又今明日致芝润表妹二函。接K十月十八日港函，即改复，寄还。

晚，知广州日前(二十三日)失守，武汉危急，甚忧惶。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大风。上午王克成来。赴邮局。归途遇梁汉章医生。

是晨，必以彤命，作公函致箇碧石铁路蒙自站长王君，请加挂车辆。至是遂更托梁君进言。

下午写信。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上午写信。复涂文托代觅住室。来函与事务组包尹辅君，甚表关切。又复李沧萍、韶清兄弟探慰。函胡徵，告以赴昆明。函毛子水转告张敬，力劝张清常就浙大聘。

10—12 偕钱穆、沈有鼎至南湖军山一带游步。

下午，收检行李。夕，至白然咖啡店，食猪肉，如恒。又至校门侧，湖边，红顶白屋西式二层。中，安南人陶刚处，取所洗衣。濒行，事事作最后一次。不胜依恋之感。

① 索瑞章，女，北京大学经济系1938年毕业。

② 《若干关于人生与爱情的随想》(吴宓先生诗集读后)。

夕,知武汉已于二十五日失守,甚忧。

晚,被举为同赴昆明旅行团会计。彤续任团长云。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 上午,续收检行李。王克宸来。郭斌龢昨来函。又今晨得徐英函,寄诗多首。均即复。

下午4:00,仍至自然馆食猪肉。傍晚,在南湖湖心堤上久立。作诗一首。另录。

晚,彤命作公函,致李尊三、伴梅兄弟,致谢并叙别云。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 晨,杨蕴昌助必捆扎铺盖卷。行事悉具,昨晚,闻杨君谈主席龙云故事,如小说中之打擂台,以此发迹。又杨君借必款三元。乃于9—11偕彤外出,至邮政局、文康书局等处,告别,并托转信。必已作函并写诗三首。致蒙自中学诸君,道别。至是,与彤坐南湖北岸树下石上久久,细观蒙自景色。旋即回天南精舍与同人午饭,进酒。

正午十二时,与同人督率挑夫十二人。肩挑行李至蒙自车站。仆从张恩荣送至碧色寨。将行,检点诸门钥,为交还房主人。独沈有鼎君失其室之钥,必怒责之。在车站久候。12:30王站长来,谓已备妥专车一辆,送必等至碧色寨。于是共运行李上该专车。必舁荷独多。又任招待事,偕彤在站外茶馆中款待送行之友人。诸君旋同登火车。计是日送行者,为王站长、梁汉章医官、建设局长马君、蒙自中学校长周宝琮、教员王克宸、许倬、许猷^①、寇淑勤女士、索瑞章女士等,及房主人李伴梅君。

^① 许倬、许猷,均清华大学经济系1938年毕业。

1:40 火车开行。车费,四等,每人一角二分。二时抵碧色寨。以挑夫十二,运行李至滇越车站。容君购票四等。至昆明每人七元馀。惟行李运费极巨,六人平均分任,每人竟须付行李费十馀元。约近 4:30 滇越火车开行。座位宽舒,毫不拥挤。自离北京以来,此段旅行为最适矣。

宓前数日已预作成《离蒙自赴昆明》诗,并投昆明《朝报》。登出后,在昆明友生谓宓已至,有来寻访者。诗改正之稿。另录。

夕 6:30 抵开远,住宿大东旅店前楼。宓与杨蕴昌君同室。杨君以蒙自特产之年糕,付馆厨油炸,共食。

晚饭时,吴增诚江阴人,字逸三,以字行,中央农业实验所(经济部)技正。秦大钧法、德航空工程博士;新任联大教授。二君来访,同寓此旅馆者也。

晚饭后,偕杨君游步市中。怀念雪梅,七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在此会晤。作诗一首《三宿开远大东旅店》。另录。当即以邮片写寄雪梅。不知雪梅早已不在温泉,而返贵阳矣。又致郭斌龢一片。乃寝。

十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晨早起,再上滇越火车。7:00 开行。在车中食火腿面包。起坐尚适。下午 2:30 至宜良。钱穆、姚从吾、沈有鼎、杨蕴昌四君下车,在此小住。

晚 7:00,抵昆明。宓及汤用彤、容肇祖下车。各有人来接。理学院农校。事务组主任包尹辅君,派能干校役蒙自旧人。来,遂取运宓之行李及沈有鼎君之一箱。至农校。付费一元六角。馀铺盖卷及小箱,由颀及王德锡^①表姪运送至德锡所寓之张宅。

宓与来接之陈福田步行且谈,出站。而毛子水乃邀宓及在站迎

^① 王德锡(1918—),陕西三原人。无锡同学专科学校毕业。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肄业。久任北京东城师范学校教师。

接密之陈之颀、王德锡、李赋宁、许国璋，宴于共和春菜馆。入门寻座，即遇赵世宛、赵世燕姊妹及燕之男友汤衍瑞。

宴毕各散。颀送必及德锡至小西门内大街，铁局巷49号张子贞先生宅，门悬扁曰张□□医室。即德锡所寓处。小院一室，花石扶疏，窗明几净，甚可安居。惟颀去后，必与德锡谈至深宵。而德锡既辞去入寝，必又读毕王幼农十伯典章。之诗稿曰《安隐庐诗存》及寿州孙易撰之《王幼农先生年谱》各一册。寝时已近晓。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在张宅，与德锡共食早面。10:00出。至威远街，咸宁巷内，柿花巷四号，北京大学教授寓所。见蔡枢衡、张佛泉，访毛子水。借水至登华街25号楼上，访赵紫宸君，及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并见紫宸之次子赵景心。长子景德。三子景伦。即在其宅中午饭。次借水至青云街284号冰庐访宋自清。询悉王德锡已以转学录取，为联大中国文学系二年级正式生。现已内定，云云。

是日为阴历重阳节，乃借水至圆通公园登高，游步一周。

4:00独至迤西会馆联大图书馆，遇于宝巢于门，知袁守和馆长^①未至。乃至西南大旅社访章用。长沙，字俊之。未遇，留柬。归铁局巷张宅，与德锡同晚饭。

6:00再至西南大旅社，遇莫泮芹^②寓此。而章用亦归，遂倾谈，

①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时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长，1938年12月辞职，专任北平图书馆馆长。

② 莫泮芹，广东台山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英文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1943-1944年曾代理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1944年10月赴美国，任洛杉矶西方学院中文教授。

一见如故。用赠宓其外祖吴保初彦复、庐江。遗著在港新印《北山楼集》二部。其一部预交北平图书馆邓衍林行寄。君付宓。而邓君适来，谈及K。盖即去年秋冬在北平关东店七号与K母女同寓之人，而曾相识者也。7:00 陪用至青年会晚饭。用将于明晨离此赴广西宜山县浙江大学。

8:30 偕用至金碧公园内某戏院形式如宣统末年北京之戏园。赴毛子水之邀请，观女伶王守槐剧。是日所演皆演剧。王守槐色艺俱佳，不愧子水倾倒。剧名《九华宫》，盖敷衍《长恨歌》“九华帐里梦魂惊”之本事。王守槐饰杨太真，甚合。后闻子水言，正本名美琳。为某知县之庶出，侍母别居，遂由妓而伶，期于自拔。与中央银行行员顾复初君相爱，定于七月二日在共和春结婚。已发请帖，顾忽中变，王仍飘堕。至顾等述说顾因龙主席飭令中央银行行长对顾严加管束，或驱逐出境云云。据子水言皆属于虚。宓是以知中国今即有茶花女其人，亦无能为亚猛者也！

是晚剧情未免画蛇添足。盖于《长恨歌》既终之后，临邛道士欲治明皇相思之疾，乃使明皇梦中重晤太真。欢洽间，忽报安禄山兵到。禄山提剑入宫，欲杀太真。明皇以身蔽而护之。禄山乃说出洗儿钱之事，明皇惊痛，梦觉，自是遂不复念太真矣！宓按《长恨歌》之结局，如何超妙。此时明皇对已死之太真之爱情，业已化为玄虚美丽之理想，虽有洗儿钱之事实，明皇已不复顾念。又何必造此一梦，重行掘出地下泥沟之污秽滓屑，以破坏爱情理想之结晶乎？宓最喜《长生殿》之《补恨》一出，使宓今得与彦重聚，宓决不再思及许君之关系。此剧编者，正是代表普通中国人重事实而乏理想之心理耳。……

此剧甫毕，宓即与用及子水走出。用先别，水伴宓步行至华山南路，宓归张宅宿。德锡候开宅门，时已十二时有半矣。宓又读《北山楼集》一过，始寝。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二

晴。晨 10:00, 德锡作送必, 以人力车载运随身行李, 至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联大文理法三学院, 均将设于此中。东楼 44 室乃一大教室, 共三间, 居住。入门, 遇陈总。又访事务组主任包尹辅君, 约宴, 旋即入城。

正午 12:00, 必至光华街海棠春菜馆此间第一中菜馆。赴毛子水约宴。客为赵紫宸、陈梦家全家及张敬。徐芳未到。2:00 偕水陪敬步行, 至青云街 142 竹安巷二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楼上, 张敬与徐芳同寓之所, 茗坐。并见芳与芳弟徐宝潭。敬自今日起, 在图书馆供职, 办中文文案事。4:00 散。

必至云南大学教员宿舍第一中队第六室。访涂文, 叙晤, 甚欢。

5:00 微雨, 偕涂文步行至崇义街新云南饭馆。虽系南岳厨师大所主办, 而竟无面食。旋包尹辅来, 必请晚餐(\$3), 并饮酒。遇图书馆袁君以下, 于邻座。

8:00 乘人力车出城, 回农校宿。时仍微雨。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三

晴。晨, 整装入城。均步行。9:00 至威远街, 才盛巷原名财神巷。二号联合大学总办公处, 新迁。谒蒋梦麟、梅贻琦校长, 访樊际昌教务长。新托。并晤胡钦、傅任敢、朱洪^①、毕正宣等。在会计处领得清华八九月份薪金共\$560整。在收发处取得信件一束。该处主任罗某, 玩忽骄纵, 致必及同事及学生, 遗失信件极多。八月底教育部命密及影审查功课表之航空快函, 竟搁置至今始付给。而九月中教育部再催之函, 则必等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蒙自接到, 当时并立复教育部陈罪矣。内容择要, 另记。

① 朱洪, 时任西南联合大学文书组主任。

正午，至迤西会馆，遇颉于门，并遇李辑祥等。入内偏院，即图书馆、登楼，见戴明道、胡绍声、刘中藩等。次至楼下馆长室，见袁守和，敬及莫泽芹夫人，陈传惠、余瑞芝二女士，同室办公。约宴。又至金城银行存款。必出，偕颉至青年会午餐。遇于宝棠等。

下午 2:00，偕颉至正义路香宾号，茶点，叙谈。4:00，同访张奚若夫人于西仓坡寓宅，未遇。乃乘人力车至小西门外，颉助必在道旁小担上购本地人所制之灰面饼，每枚国币二分。必恒购之，以佐早午餐云。乃别。必乘人力车回校。农校。

晚，晤陈福田等。6:00，同至陈铨所主办之教授食堂晚饭。自明日起算，至十一月十九日止，缴纳饭费 \$ 16，又入会费 \$ 1。

夜宿农校，甚爽适。

十一月三日 星期四

晴。上午 10:00 王德锡来，以报载取录新生，有王德□而无王德锡，乃即相偕入城，至青云街冰庐，访问朱自清君。未遇，留柬。旋得复。乃同至才盛巷联大办公处，阅榜。知德锡已取录，无误。必独至柿花巷欧美同学会午餐，西餐（\$ 1）。

下午 2:00，再至联大办公处，以陈寒光自爪哇邮汇 \$ 50 来之函件，请事务组盖章。遇颉，即同至巡津街邮局取出该款 \$ 50。途遇陈意女士。次偕颉至金城银行，以 50 汇交熙良，成都。转付须妹收用。先已垫付 \$ 40。又取出 \$ 100 为付陈慈于八日票面付慈收。对拨，交由姑母转汇心一收用。在银行又遇赵世燕姊妹与汤君。4:00 与颉至再春园食面片汤，叙谈。以 \$ 100 面付颉收用。计自七月至十一月，三次共付颉二百元。5:00 别。

必至东寺街，花椒巷，九号，袁宅，坐待至 6:00 守和归，谈图书馆近况。又谈及 K。共以 K 居港为上策。必为王原真陈说，守和允聘

其入馆，月薪\$50。于是守和邀宓宴于共和春，并携其子袁澄、女袁静同往。

8:00 散。宓乘人力车(\$0.30)直回农校宿。

十一月四日 星期五

晴。自今日起，为学生补授功课。先是二日晚，与叶怪等谈，遂有此议。三日午，由赵瑞霖^①、李赋宁具名，出通告，宣布办法。每晨9—10，在农校中楼乙18教室，上课一小时。星期一、三、五讲《文学与人生》，星期二、四、六授《第三年英文》，用吴经熊等编之《近代英文散文选》第三册为读本。每日讲毕，答复学生疑问。且以宓之书藉，借与听讲之学生阅读。书籍三，均送到。是日，初讲《文学与人生》，听者约四十余人。叶怪、王德锡均恒来听讲。

11:00 王原真来，以守和拟聘入馆事告之。

下午2:00，偕陈福田等步行入城。3:00，在联大办公处开外文系会议。陈君主席。5:00，偕叶怪步行回农校。

十一月五日 星期六

晴。晨9—10授《英文》课，异书至讲堂，借与诸生。

曹宗震来，示宓王友竹致朱木祥函。旋接竹十一月四日来函，知已入蜀。现为中央工业学校教员。寓址：重庆，沙坪坝，58，野市西服店楼上。宓于二十二日接颐津函，知竹父王易周君已汇交颐\$150。此款宓即函颐，悉汇交心一收。除偿还宓八月初所借\$100外，余\$50遵即于二十二日由此汇交友竹重庆。收用。对拨，两清。

^① 赵瑞霖(1915—)，后改名瑞麟，浙江温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0年毕业。曾在南开中学、中央大学、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任教。后久任南京大学教授。

下午 3:00, 柳无忌^①、闻家驊^② 来, 借书, 另有单据。

4:00 颉来。宁邀请宓与颉, 步行入城, 至欧美同学会晚餐。西餐。晚, 与宁踏月步归农校, 久谈。颇倦矣。

十一月六日 星期日

晴。 上午 10:30 入城。11:30, 至光华街海棠春, 宓正午在此宴客(\$9)。客为赵紫宸、陈梦家、赵萝蕤、陈慈、张婉英、毛子水。请而未到者, 为罗常培, 来函谢却。张敬、来函谢却。徐芳二女士及赵景心。

2:00 席散。子水与宓步行, 沿大街, 经华山西路、南路, 而至小西门内连升巷七号寓宅, 访程毓淮及其新婚夫人蒋女士。蒋作宾之女, 留法, 治史地。

4:00 独步行回校, 作函致敬, 以敬今日不赴宓宴, 殊为失礼。盖敬不愿嫁水, 此敬之自由。但何可以避水而不赴宓宴。且阻徐芳使不能来。敬函中谓其父函责敬“不知自爱”云云。当指关于子水之谣传。而由宓观之, 敬得嫁水, 实为幸事; 惟恐水意未决耳。十三日, 闻水言, 对王守槐仅具同情, 对敬则诚心求婚。为多年所无。且不嫁尽可, 何必避之。宓关于交际办事用情各项, 所欲指示敬者甚多。拟今日下午与敬细谈, 即谓今日之宴, 半为敬设, 另一半为宸。亦无不可。顾乃不来, 殊使宓不悦, 故作函纠正其失。暂置未发。

晚, 接卢前季野。十月十一日重庆米花街二十号。复函, 谓于“以新材

① 柳无忌(1907—), 江苏吴江人。清华大学毕业留美, 耶鲁大学博士。1932 年回国, 任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主任。抗战后, 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及重庆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 再赴美国, 先后在耶鲁大学、匹茨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授。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时, 创办东亚语文学系, 任系主任, 1967 年辞职, 专任教授, 从事著述。

② 闻家驊(1905—1997), 原名闻籍, 笔名砚田, 湖北浠水人。汉口法文学校和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31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及格林卢布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回国后, 在北京大学教授法文。抗战期间, 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复员后, 在北京大学任教。

料入旧格律”外，复主“以旧技巧造新意境”。寄米(一)《中兴鼓吹》集，命评题。(二)《民族诗报》四、五辑。其中党国军政要人之作品太多，且除吴梅之七绝多首实叙避乱行程外，馀皆浮伪而非真诗。阅之殊为失望。(三)《时事新报》，中载其所撰诗话《米花笔屑》，亦粗疏。久未复。

十一月七日 星期日

晴。晨德锡来。9—10 授《文学与人生》课。

是日为离北京南来之周年纪念日。故毛子水于正午邀宓及陈慈、张婉英宴于欧美同学会。西餐。宓于 11:00 偕婉乘人力车先往。席间独缺 K，宓深念之。旋颀等亦至，另餐。

席散后，偕水至柿花巷。见罗常培，谈敬事。罗君谓敬于爱情，似以往有痛苦之遭。宓未知其详，敬亦未肯自白也。4:00 水送宓至小西门。宓乘人力车回校。

是晚募捐游艺会，慈奏钢琴。宓未赴也。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二

晴。上午 9—10，授《英文三》。

下午，复雪梅十月十二日自“贵阳汇灵桥 59 号张寓”来函。宓到昆明接该函，始知雪梅已于十月初归贵阳视母伤。现侍母孀子同居云。

夕 5:00，邀宇步行入城，在五华巷小有天饭馆晚餐(\$ 1.30)。复同步归。

十一月九日 星期三

晴。上午 9—10，授《文学与人生》课。德锡仍来听讲，直至终讲。同食面饼，或购携面饼来赠宓，以为恒。

夕，独出散步。晚在于佑^①、申义彬^②室中，进咖啡。

十一月十日 星期四

阴、风。 9—10，授《第三年英文》。11—12，与 F. T. 谈。F. T. 从宓劝，采用守和所编而宓助校改之 Sino-Japanese Conflict & World Opinion 书，为联大《第二英文》读本。宓遂于下午 1:30 入城。先至柳花巷，访容肇祖、汤用彤。次至迤西会馆图书馆，访袁守和，未进办公室。乃留函而归。见敬等方治案牍，起立为礼。宓步归农校，倦极。F. T. 是夕见守和。宓深悔多此一行也。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大风。 上午 9—10，授《文学与人生》课。

下午 2:00 入城。3:00 在联大总办公处，赴外文系会，讨论师范学院英文系课程。4:30，步归农校。宓快步热汗，开会时久坐寒室，致归来即病。勉起移床远窗。开箱取衣。

晚饭后，在申义彬山西高平。室中小坐，申述九月二十八日在昆、华师范遇轰炸受伤治疗详情。8:00 即寝。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阴。雨。寒甚。 小病。9—10，仍授《第三年英文》课。

下午 2—3，宁来室中补考《欧洲文学史》。

① 于佑，福建人，清华学校 1927 年毕业留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士，主修工业管理、会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商学系教授。西南联合大学初期任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40 年 10 月 4 日在昆明郊外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② 申义彬（1901—1978），山西高平人。1934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晚5—6、7—9 杨荣春来,求校改其所译法人J. Escara^①《论中国抗战胜利》之长文。宓力疾勉为之,意雅不欲。因今之学生,不为求知而问,仅为得钱财而求代作。可鄙也。

晚,仍早寝。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小雨。仍寒甚。 宓着旧羊皮袍。上午,王原真来,约赴殷祖澜宅,听黄女士讲耶稣道。辞未往。

下午,作长函英文。复K。盖宓到昆明后,于十一月三日、六日,接K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九日港函,并寄还宓所索各件。K似觉宓近函多责教之辞,故复申其情意,述决计留港之实情。又谓与陈君永龄。并无成约,但望终谐而已。祥弟约K家宴。祥弟寄物,K托金永和君带交宓收云云。金为图书馆职员。宓复函慰K,谓事实晓示,K留港实为上策。宓及守和均赞成之云云。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一

阴。 9—10,授《文学与人生》课。

11:00 陈慈来。谈次,宓谓甚望与刘永理君晤识;因慈友亦即宓之友云云。慈楨,不答。宓或有多言之失。到昆明后,屡遇慈与刘偕行或共食。而论者多不取刘君,宓未能断决也。

下午2—4,刘绪貽来补考《欧洲文学史》。4:00,邀宇步行入城,并访德锡,同至欧美同学会晚餐(\$3.30)。7:30步归农校。

晚,守和函迭代购橡皮雨鞋,港币二元二角五分。尚有港币七元七角五

① J. 埃斯卡拉。

分存守和处。及金君带来祥弟寄赠之美国细毛浴刷二付及荔枝一匣至。荔枝乃K为手装者也。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二

阴。 9—10, 授《第三年英文》课。11:00, 王原真来。宓告以昨晚守和函命真日内即赴图书馆办公。上午为守和家庭教师, 月薪二十元。下午任图书馆, 月薪三十元。真谓伊与陆家驹君相爱, 忌嫉者多, 造为流言, 致为袁公所闻。如是, 则伊宁不就图书馆矣云云。言讫, 哭泣久之。宓极力劝慰, 并告以行事之道, 乃去。

午饭时, 张奚若、钱端升等来。饭后, 奚若谈参政会议诸闻。俗士捧腹, 而有心人感伤矣。

夕, 阅赵瑞霖、黎锦扬转学考欧洲文学史卷。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三

阴。 9—10 授《文学与人生》课。

下午4:00入城。遇学生张中文为导。由大西门入, 直至云南人学涂文君室中, 坐待, 旋归。宓以蒙自雷翁所赠手杖转赠涂君。6:30涂文、包尹辅合宴宓于小有天饭馆。

雨。8:00, 乘人力车归农校。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9—10, 授《第三年英文》课。

颀来。11:00 与颀、宁同行入城。方过汽车检查站, 空袭警报至。乃离公路, 沿小石径, 向西直行。入田野, 于数树下, 有沟处避之。伫立至1:30, 警报解除。闻敌机仅至广西百色, 未入滇境。乃复入城。至正义路再春园饭馆午餐(\$1.00)。过赵紫宸君, 道别。又悉梦家

迁居。

次与宁至马市口南京店理发，每客四角。再至光华街美生号浴身。每客四角。复至新雅饭馆同餐。

5:30，步归农校。中途在华山西路吉庆祥号买糕点。

晚，始禀父，详述到昆明后琐情。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9—10，授《文学与人生》课。德锡介其女友钱君来听讲。11:00 偕宁、德锡由大西门入城，在翠湖公园游步。遇周延鼎^①夫妇。

正午，至西仓坡张奚若夫妇宅午饭。颢亦被邀。见其二子张文樸、张文柏。饭后，陪张夫人顽 Bridge 纸牌。

2—4，偕独访林同济夫妇于其新居。在青云街 167 号，园宅极美丽宏敞。同济出所译尼采名言相质。

4:30，偕至云南大学，偕涂文同至玉龙堆二号寓宅，赴夏翔翥^②夫妇招宴。肴饌丰备，均自制。情意甚殷。宓为其七龄女儿元庆取西名曰 Angel。

7:00 出。涂文送宓一段，乃乘人力车归。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9—10，授《第三年英文》课。日间即读该课本。

下午 2—3，袁守和来。

① 周延鼎，字君梅，浙江吴兴人。清华学校 1918 年毕业留美，入洛威尔纺织学院习纺织，麻省理工学院习工业机械管理，获学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回国后曾任职江南铁路公司。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日^①

晴。 9:30 到敬宅。旋访水,(邀请)同至敬、芳宅午饭。下午,失超约。于 3:00 抵校。

复蒲薛凤函,改诗,寄回。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晨,上《文学与人生》课。

下午 2:00,曼偕张苏生来见。速函。

陈柱来函,及诗。钱学熙函到。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晨,上《第三年英文》课。取薪。汇款(遇颀)一邮票一中央银行(公债)一东月楼(宁)。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上《文学与人生》课,完。复汪玉笙函(原函,录),交曼。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晨,作 Outline。上《第三年英文》课。德锡来(公债)。

下午,偕宁入城(东月楼关门),乃至香宾楼。遇冰心。买糖。

找冯,未遇。

^① 作者 1938 年日记,至 12 月 7 日止。11 月 20 日至 12 月 7 日日记草稿,系用铅笔书于废纸片上,字迹已模糊不清。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韩斌来(?)。

禀父。复雪梅十五日、十八日快函。复须曼函(寄照片;函煦良)。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上课未成。10:00 偕宁入城,中央、金城银行,取款\$200。青年会,共颧饭。王瀛洲来。过吴、张寓所。颧,同晚宴南丰。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晨,助办杂务。10:00 访敬、芳,留糖。访水。

正午,海棠春宴客(\$11)。客主共九人。偕寅恪、子水到柿花巷,独归。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上午,孙夫妇、董夫妇、梦雄来。约寻房。多人来访叶。

写信:K,晏,祥曼,心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会沈。锡来。改文。

入城,访寅恪。夕,昆明大旅社,赴夏彦儒、王化成、孙国华宴。钱锺书谈。李绍奴等来。王瀛洲来。晚,Empson 来。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阴,晴。晨,改袁守和稿。钱锺书来,11:00 同步入城。大西门。

过翠湖，遇徐芳。（新亚）欧美餐（2.10）。次至梦家宅（12号）。次访冯友兰。即至梅宅。会。叶讲。6:00 万胜楼饭。乘车归。

十二月一日 星期四

改袁稿，完。上午，读 Babbitt。德锡来，索书。

午饭时，alarm^①，偕赵仲邑走至堤岸。遇何永信等。2:00 归餐。函钱。夕，浦游步。

晚，许思园函。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五

阴，晴。改《书日》。函敬寄前函。读 Babbitt。德锡来，买面包。朱木祥等诸客络绎来。人极多。

下午，写日记。接父函，照片。又学淑稟，心一病。李绍如来。韩斌来。

晚，斌宁来。王原真来。稟父。

十二月三日 星期六

晴。上午，写日记。

下午，读 Babbitt。德锡来。3:30 入城，同购书。途遇邵森橡。

二三合作社晚餐（1.30）。月下，步归。

十二月四日 星期日

晴。改抗稿。下午 3:00，访敬，cold。访寅恪，悲观。5:00 归。

晚，函敬，还其长函，并责之。

① 警报。

十二月五日 星期一

晴。 10:00 顾宪良来。11:00 同入城，访钱锺书。12:00 钱君宴于万胜楼。→梁仲义楼上，食枇杷。→金城银行取款 \$ 100，为顾拨款心一事。→崇仁街钱诗集。4:00 办公处。遇蒋夫妇。E 来。→叶来（文心巷？）郑磨、云颂天→颢寻→海棠春（8.00）Soak。步归。
杨荣春来。函心一、学淑。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二

晴。 德锡来。选课。11:00 同入城，玉龙堆十二号由宅见李萍。午饭。见由今吾老人、由道、由稚吾……。萍述健群现况。
2:00 归校。下午，诸客继来。鼎来，助迁室 etc. 祥弟函（查带）。晚，函 K。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三

晴。 正将搬房，客来甚多。
上午，作日记。下午同。头痛。
夕，接周榆端航快函。
晚，7:00 前，寝（8:00，10:00 起；12:00，3:00 醒）。病。
开学改迟。